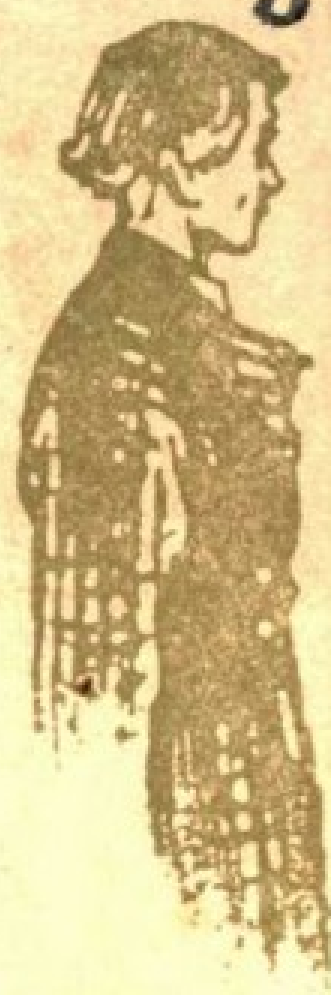


398348

X527
LSK02

X527
LSK02



列斯科夫 中短篇小说选



398348

X527

LSK02

X527

LSK02

列新

期表

中短篇小说选



外



C0439344

据 Н. Г. ЛЕСК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ОДИННАДЦАТ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
РЫ, МОСКВА, 1957) 选译。

封面设计：苏彦斌

列斯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LIESIKEFU ZHONGDUANPIAN XIAOSHUO 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8}$ 插页 9

198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400

书号 10208·200

定价 2.15 元



作者像

HA61103

目 次

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	陈焘宇 臧仲伦译 (1)
着魔的流浪人 ·····	陈焘宇译 (69)
左撇子 ·····	张铁弦译 (246)
巧妙的理发师 ·····	王金陵译 (293)
野兽 ·····	陈 馥译 (327)
昔日的天才·····	陈焘宇译 (353)
珍珠项链 ·····	陈 馥译 (366)
岗哨 ·····	陈焘宇译 (388)
译后记 ·····	(412)

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①

(特写)

“唱第一支歌前总要脸红一阵。”

——民谚

第 一 章

在我们这一带，有时候会碰到这么一种人，你尽管跟他们多年不见，可是一想起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免不了心有余悸。商人的妻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伊斯梅洛娃就是这样一种人。她曾经演过一出可怕的悲剧，从那以后，有人给她随便起了个外号，管她叫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于是她这个名字便在当地上流社会中叫开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并不是天生的美人儿，不过从外表看倒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人。这时她才二十三岁，身材不高，但体态匀称，脖子好象用大理石雕刻成的，肩膀圆浑，胸部挺实，鼻子端正而秀气，眼睛又黑又灵活，前额饱满

① 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女主角，曾怂恿其夫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弑王篡位。最后，麦克白夫妇得到应有的惩罚。

白净，头发黑得发蓝。她嫁给库尔斯克省图斯卡里河的商人伊斯梅洛夫不是因为爱他或者为某种欲望所驱使，而只是因为伊斯梅洛夫向她求婚了，她又是个穷姑娘，没法挑剔。伊斯梅洛夫家在我们城里不算最差的。他家做面粉生意，在本县开一座大磨坊，城外有一片出息不错的果园，城里还有一幢漂亮的住宅。总之，是一户殷实的商人家庭，人口又不多：老爷子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伊斯梅洛夫，一个年近八旬、早已丧偶的鳏夫；他的儿子济诺维·鲍里瑟奇，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丈夫，五十挂零；加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本人，一共才三个人。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嫁给济诺维·鲍里瑟奇五年了，还没有生育。济诺维·鲍里瑟奇和前妻生活了二十年，也没有生过一男半女。后来他的前妻去世，他娶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他本来希望续弦后上帝会赐给他一个儿子来承继他的商号和资本，可是娶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以后，他仍旧没有这份好福气。

膝下无子令济诺维·鲍里瑟奇十分痛苦，不单是他，老爷子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也是一样，甚至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自己也为此感到十分伤心。关在商人家的深宅大院里，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养着放开锁链的恶犬，这种极度的无聊时常令商人的少妻心情苦闷到了发痴的程度，要是有个孩子让她照管照管该多么快活——天知道她会多么快活啊。另外，她也烦透了别人的数落：“干吗要嫁人，你嫁人为的是什，既然不会生育，又干吗耽误人家呢？”好象她对丈夫、对公公、对这个诚实的商人家族当真犯下了什么罪似的。

别看衣食丰裕，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公公家里的生活是最乏味的了。她很少出去作客，有时即使和丈夫出去拜访他的商界同行，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那些人都爱挑剔，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很注意。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性格象一团火，当她还是个穷姑娘的时候，她就过惯了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生活：挑着水桶到河边去打水呀，穿件内衣在码头附近洗个澡呀，或者向路过她家门前的小伙子吐葵花子皮儿呀。但在这儿，一切都不同了。她的公公和丈夫起得很早，六点钟喝完茶就去干他们的事去了，留下她一个人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来回溜达。到处干干净净，到处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圣像前面的长明灯闪着亮光，但是哪儿也听不见一丁点儿活物的声音，更别提人声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一个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无聊得打起哈欠来，于是她爬上楼梯，走到高高的、不太大的顶楼上那间他们夫妻俩的卧室里去了。她在这儿又坐一阵，看着人家在库房旁边称大麻或者装面粉，看着看着，她不由得又打起哈欠来。她觉得这样也好：可以睡它一两个小时。但是醒来以后，又是这种俄国式的百无聊赖，商人家的百无聊赖，据说这种无聊令人情愿去上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喜欢读书，她家里除了基辅的《圣僧传》之外也没有别的什么书可看。

她和这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丈夫结婚以来的整整五年中，一直在有钱的公公家过着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可是照例没有哪个人对她的苦闷表示一丁点儿关心。

第二章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出嫁以后的第六个春天，伊斯梅洛夫家磨坊的拦河坝出了一个窟窿。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磨坊的活儿来了很多，而窟窿很大，水从空转的木笼捻底梁下面流跑了，想要很快截住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济诺维·鲍里瑟奇把附近的人都拉到磨坊来，他自己也寸步不离地守在那儿；城里的买卖全由老头一个人掌管，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则接连几天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家里。开头，因为丈夫不在家，她感到更加无聊。后来，她觉得没有他反倒好：一个人自由自在些。她对丈夫从来没有特别的好感，他不在家，至少又少了一个对她指手划脚的人。

一天，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顶楼上凭窗而坐，哈欠不断，神思恍惚。后来，她打哈欠打得自己也难为情起来了。外面天气真好：暖和、晴朗、愉快，穿过花园的绿色木栅栏，可以看见各种鸟儿在枝头跳来跳去。

“说实在的，我为什么老是打哈欠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我就不能站起身来到院子里散散步，或者到花园里走走吗？”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披上一件旧皮大衣出去了。

室外阳光明媚，呼吸也特别痛快，库房附近的过道上传来一阵阵嬉笑声。

“你们干什么这样高兴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问她

公公的伙计们。

“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太太，我们在称一头活猪。”
一个老伙计回答。

“什么猪？”

“就是阿克西妮亚，她生了儿子瓦西里，也不请我们喝洗礼酒，”一个小伙子大胆而快活地回答。这个小伙子有一张漂亮而粗野的脸，一头漆黑的鬈发，胡子刚长出来。

正在这时，厨娘阿克西妮亚那涨红了的胖脸从一只挂在秤杆上的面粉桶里探了出来。

“你们这群恶鬼，吃饱了撑的魔鬼，”厨娘一边咒骂，一边竭力想抓住秤杆，从那只晃荡着的桶里爬出来。

“中饭前她八普特^①重。可是吃了一筐干草后，连砝码都不够用啦。”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又说道，他翻倒桶子，把厨娘抛到角落里那堆布袋上面。

厨娘一边笑骂着，一边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

“让我来称称看有多重，”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边开玩笑，一边拉住绳子站到木板上去。

“三普特零七磅^②，”又是那个漂亮小伙子谢尔盖回答说，他把砝码扔到秤架上。“怪事儿！”

“你奇怪什么？”

“想不到您居然有三普特重，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依我看呀，就是把您抱上一整天，非但不会感到吃力，而且会

① 1 普特等于16.38公斤。

② 1 俄磅等于409.51克。

感到挺舒服的呢!”

“怎么，我不是人吗？说不定你也会累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答，略微有点脸红。讲这样的话她已经不习惯了，可又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想要开开玩笑，聊个痛快，说个够。

“我的上帝，我可以抱着您一直到那幸福的阿拉伯。”谢尔盖凑着她的话回答道。

“你说错了，年轻人，”一个正在装面粉的农民说。“咱们身上哪儿重？难道是咱们的身子吗？咱们的身子，亲爱的，是称不出重量来的：重的是咱们的力气，是力气，不是身子！”

“说得对，我做姑娘的时候力气可大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忍不住插嘴道。“有些男人还比不过我呢。”

“如果这话当真，请把您的小手伸出来，”那个漂亮小伙子说。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有些不好意思了，但她还是把手伸了出来。

“哎哟，快松手，疼死啦！”谢尔盖一捏住她的手，她就喊叫起来，一边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推了推他的胸膛。

小伙子松开了女主人的手，给她推得一个踉跄退了两步。

“这下子你可知道女人的厉害了吧！”那个农民惊异地

说。

“嘿，您肯不肯跟我摔交？”谢尔盖把髻发一甩说道。

“行啊，来吧，”正在兴头上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边回答，一边抬起了胳膊。

谢尔盖搂住年轻的女主人，把她挺起的乳房紧贴在自己的红衬衫上面。她刚要动动肩膀，谢尔盖已经把她抱了起来。抱了一会儿，再把她轻轻地放在一只倒扣过来的号桶上。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根本来不及使出她刚才夸耀过的力气。她涨红了脸坐在那只号桶上，把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的皮大衣整了整，就不声不响地走出了库房，而谢尔盖却得意洋洋地清了清嗓子喊道：

“喂，你们这些糊涂蛋！装呀，别错过机会，别用斗刮，冒尖的都归咱们啦。”

他装作根本不理睬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这个该死的谢尔盖是个撩拨女人的老手，”厨娘阿克西妮亚蹒跚地跟在女主人后面说。“这流氓，个子高，脸又俊，不由你不动心。随便碰上哪个女人，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就会连拍带哄，非把人弄到犯罪不罢休。这不要脸的东西就是朝三暮四，没长性，太没长性了。”

“那么你，阿克西妮亚……那……你那个孩子，”走在她前面的年轻的女主人说，“他还活着吗？”

“活着，太太，活着——他才不管呢！谁嫌他，他偏活给谁看。”

“你是和谁生下这孩子的呢？”

“唉呀，怎么说呢，一个浪荡汉。人生在世，都爱玩

玩嘛。”

“这个年轻人，他在咱们这儿很久了吗？”

“您指的是哪一个？谢尔盖吗？”

“是呀。”

“快一个月了。他原先在科普乔诺夫家干活，后来东家把他撵出来了。”阿克西妮亚放低声音继续说，“人家说他跟女东家好上了……这个该下地狱的家伙胆子可大啦！”

第三章

温暖而朦胧的暮色笼罩着这个城市。济诺维·鲍里瑟奇还没有从拦河坝上回来。公公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也不在家：他祝贺老朋友的命名日去了，还嘱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要等他回来吃晚饭。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由于无事可做，早早地吃了晚饭，打开顶楼的窗子，靠着窗框嗑起葵花子儿来。仆人们在厨房里吃过晚饭就分头睡觉去了——有的睡在板棚下，有的睡在库房里，还有的睡在高高的、喷香的草堆上。最后一个走出厨房的是谢尔盖。他在院子里溜达了一会儿，把拴狗的铁链解开，吹了一阵口哨，然后从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窗口走过去，抬头望了望她，并且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好，”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从顶楼上对他轻声说，接着院子里就象沙漠一样无声无息了。

“太太！”过了两分钟，有人在她那上了锁的门外低声

叫道。

“谁？”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惊慌地问。

“请您别害怕，是我，谢尔盖。”那伙计说。

“你来干什么，谢尔盖？”

“我想和您谈件小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有件小事求您帮个忙，让我进来一下吧。”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转动了一下钥匙，让他进来了。

“你来干什么？”她一边问，一边慢慢地退向窗口。

“我来问您有没有什么书可以借给我看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简直无聊死了。”

“我这儿什么书也没有，谢尔盖，我是不读书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答道。

“太无聊了，”谢尔盖诉苦说。

“你为什么觉得无聊呢？”

“你看，我怎么能不觉得无聊呢，我是个年轻人，而我们活象住在修道院里。我们也许就得这样冷冷清清地过到死。有时候，我简直绝望了。”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结婚，说得挺轻松，太太！和谁结婚啊？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财主家的女儿不会嫁给我，您知道，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们这个地方穷，人都没受过教育，他们懂得什么叫爱情吗？您也知道，他们有钱人对这种事情是怎么看的。拿您来说吧，任何别的男人，任何有感情的人都会把您当作一种安慰，可是现在您在他们这儿就象一只金丝鸟给

关在笼子里。”

“对，我很苦闷。”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脱口说道。

“这种生活怎能叫人不苦闷呢，太太！即使您也象别人那样干，在外面找了个意中人，可您想跟他见见面都不行。”

“去你的……你扯到哪儿去了！只要我生个孩子，我想，我跟他在一起会快活起来的。”

“但是，启禀太太，为什么生孩子也得有个道理，照现在这样可不成啊。我们给财主们干了这么多年活，老板娘过的日子也见得多了，难道说我们还不明白？有一支歌是这么唱的：‘没有如意的郎君，真叫人伤心。’启禀太太，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这颗心哪，太懂得这种烦恼啦，我可以拿宝剑把它从我的胸膛里剜出来，扔在您的脚边。这样我要好受得多，好受一百倍……”

谢尔盖的声音开始发抖。

“你尽跟我谈你的心干什么？与我不相干，你走吧……”

“不，对不起，太太，”谢尔盖说着又朝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走近一步，全身都在打战，“我知道，我看得出，我甚至深深感觉和明白，您在世界上并不比我幸福，不过现在，”他的声音低到几乎叫人听不见，“现在，就在这时候，一切都掌握在您的手心里，都在您的控制下。”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我要跳窗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她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难以忍受的压力，用手抓住窗台。

“你是我的命根子！你干吗要跳窗啊？”谢尔盖放肆地低声说，接着就把年轻的女主人从窗口拉过来，紧紧搂住。

“啊呀，啊呀！放开我。”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低声呻吟着，她在谢尔盖热烈的亲吻下瘫软了，身不由己地紧贴着他那强壮的身体。

谢尔盖象抱小孩似的把女主人抱起来，把她带到幽暗的角落里去了。

房间里静了下来，只听得挂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床头上那只她丈夫的怀表发出有节奏的滴答声。

“走吧。”半个钟头以后，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面对着小镜子整理散乱的头发一面说，目光避开谢尔盖。

“我干吗现在就离开这儿？”谢尔盖用幸福的声音说。

“我公公要锁门了。”

“唉呀，宝贝儿，宝贝儿！如果只知道从门里进来找女人，那还算个什么男人呢？我上你这儿来来去去到处都是门，”年轻人指着那些撑住阳台的柱子说。

第四章

济诺维·鲍里瑟奇又有一个星期没有回家。在这个星期里，他的妻子每夜都和谢尔盖玩到天亮。

这些个夜晚，在济诺维·鲍里瑟奇的卧室里喝干了多少瓶从老爷子的地下室里拿来的好酒，吃了多少糕点，女主人那甜蜜的嘴唇上印了多少个吻，枕在柔软的枕头上的黑

髻发又接受过多少爱抚啊。但是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时候也难免遇见坎坷。

有一夜，鲍里斯·季莫费伊奇睡不着觉，就穿着他的花布睡衣在静悄悄的风子里四处溜达，走到这个窗口瞅一眼，走近那个窗口望一望，突然看见那漂亮的小伙子谢尔盖的红衬衫从他儿媳妇窗下的柱子上轻轻地滑下来。真新鲜！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冲出去，抓住了小伙子的两条腿。谢尔盖真想挥手狠狠地打他一个耳光，但是转念一想，这会惊动别人，便没动手。

“你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个流氓？”鲍里斯·季莫费伊奇问。

“鲍里斯·季莫费伊奇老爷，我刚才去过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我了，”谢尔盖回答。

“你是在我儿媳妇那儿过夜的吗？”

“老东家，我在哪儿过夜嘛还是我自己知道，不过，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你听我说，做过的事，老爷子，是没法挽回的。你至少不要给你的商人家庭丢人现眼吧。你说说，你现在想拿我怎么样？你究竟想怎样出气？”

“我要抽你五百鞭子，你这条毒蛇。”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回答。

“我错了，你看着办吧，”年轻人同意道，“你说，跟你上哪儿？你出气吧，喝我的血吧。”

鲍里斯·季莫费伊奇把他带到他那间砖砌的小库房里，用马鞭抽他，一直抽到自己筋疲力尽才住手。谢尔盖没

有哼一声，不过他的牙齿把衬衫的半截袖子都咬烂了。

鲍里斯·季莫费伊奇把谢尔盖关进库房，让他先养好伤（他的脊背肿得象口铁锅似的）。他给了他一罐水，用一把大锁把门锁上，然后派人去叫儿子回来。

即使今天在罗斯的乡间小道上走一百俄里^①也要费些时日，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离开谢尔盖一小时就活不下去。突然间，她那觉醒过来的天性完全暴露出来了，她变得说一不二，谁也拉不住她。她打听到了谢尔盖在哪儿，隔着铁门跟他谈了一阵，立即跑去找钥匙。她走到她公公跟前说：“爹，把谢尔盖放出来吧！”

老爷子气得脸发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犯了罪的儿媳会这样没羞没臊，而过去她一直是顺从的。

“你说什么，你这死不要脸的臭娘们。”他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臭骂了一顿。

“放了他吧，”她说，“我用良心向你担保，我和他还没有发生什么不规矩的事儿。”

“没发生不规矩的事儿！”他咬牙切齿地说，“那么你每天夜里跟他干什么来着？在拿你汉子的枕头出气吗？”

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软磨硬泡：“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你要这样闹的话，”鲍里斯·季莫费伊奇说，“我告诉你：等你丈夫回来，我们就把你这个规矩的老婆拖到马棚里，亲手用鞭子揍你，至于那个下流东西，我明天就把他送

① 1 俄里等于 1.06 公里。

到监狱里去。”

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就这么决定了，不过他这个决定没有能够实现。

第 五 章

晚上，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吃了点蘑菇粥，他觉得胃里烧得厉害，心口也突然疼起来，接着就是可怕的呕吐。天亮前他死了，而且死得跟他家库房的耗子一模一样。要知道，向来都是由她，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亲手把交给她保管的白色毒药拌在食物里给耗子吃的。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把她的谢尔盖从老爷子的砖砌的库房里救了出来，也不顾别人看见成不成体统，就让他睡在她丈夫的床上养伤。她的公公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则按照基督教的教规埋葬了，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谁也没有想到这事有什么蹊跷。鲍里斯·季莫费伊奇是吃蘑菇死的，死就死了嘛，许多人也是吃这种东西死了的。不等他的儿子回来就把他草草埋葬了，因为天气热，也因为差去的人到了磨坊没有遇见济诺维·鲍里瑟奇。原来事有凑巧，他听说离那儿百把俄里的一个地方木材很便宜，就上那地方看货去了，临走时又没有说清他上哪儿去。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办完这件事以后，于是就完全无法无天了。她可不是个胆小的娘们，也真猜不透她心里究竟想些什么。她趾高气扬，在家里掌管一切，不让谢尔盖离

开她一步。这不由得使大家感到纳闷。但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善于用慷慨的手段笼络住每一个人，一切惊诧立即烟消云散。“还不就是老板娘勾搭上了谢尔盖嘛，”他们想，“这是她的事，由她自己承当。”

在这段时间里，谢尔盖的身体复原了，腰板又挺起来了，又是一个精神抖擞的漂亮小伙子了。他活象一只吐绶鸡似的，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身边昂首阔步，他们的恩爱生活又开始了。然而时间的周而复始并不光是为了他们，那个被凌辱的丈夫济诺维·鲍里瑟奇在外面耽搁了好久之后，终于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来了。

第 六 章

午饭后，天气十分闷热，一只苍蝇乱飞乱窜，令人十分厌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关上卧室里的百叶窗，又在窗内挂上一条羊毛围巾，然后和谢尔盖躺在买卖人家的高床上休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似睡非睡，浑身是汗，汗水从她脸上淌下来，她呼吸都感到闷热和吃力。她觉得该醒了，是到花园里去喝茶的时候了，但她怎么也爬不起来。厨娘终于走来，敲了敲门说：“茶炊放在苹果树底下，火都快灭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勉强翻了个身，抚摸起猫儿来。猫躺在她和谢尔盖中间，在他们身上蹭痒。这是一只非常好的灰色大猫，胖得不能再胖了，胡子长得就跟村长的胡子似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用手指梳理着它的绒毛，它便把

鼻子向她伸过来，用它的圆脸在她那富于弹性的胸脯上蹭来蹭去，柔声细气地唱着歌，好象在赞美着爱情。“这只大猫是怎样进来的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心想，“我在这窗台上放着奶油，一定会让这下流东西吃光的。得把它轰出去。”她下定决心，想把猫捉住，扔出去，但是这猫却象烟雾一样从她的指缝间溜走了。“这只猫是从哪儿进来的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噩梦中寻思着，“我们的卧室里从来没有猫，可现在却钻进来这么大的一只。”她再一次伸出手去想捉住这只猫，但是又扑了个空。“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究竟是不是猫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她突然心慌起来，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向屋里四处打量了一番——什么猫也没有，只有英俊的谢尔盖躺在那儿，把他火热的脸紧贴在她的乳房上。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爬起来，坐在床上。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吻着、爱抚着谢尔盖，然后把弄皱了的鸭绒褥子拉平，就到花园里喝茶去了。太阳已经西下，奇妙的醉人的夜晚降临在灼热的大地上。

“我睡过头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边对阿克西妮亚说，一边在那盛开着花儿的苹果树下的地毯上坐下来喝茶。“这是怎么回事，阿克西妮亚？”她用餐巾擦着茶碟向厨娘问道。

“什么事呀，太太？”

“不象做梦，倒象是真的一样，有一只猫老往我身上爬。”

“咦，你说什么呀？”

“真的，一只猫。”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把那只猫怎样往她身上爬讲给她听了。

“你干吗要抚摩它呢？”

“你看，怪不，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抚摩它！”

“这真太怪了。”厨娘喊道。

“我自己也觉得太怪了。”

“这一定是有什么人想到你身边来，也许，要出什么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究竟是什么事——这可谁也说不清，亲爱的。反正是要出事的。”

“我做梦老梦见月亮，现在又来了这只猫。”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

“梦见月亮要生孩子。”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脸红了。

“要不要我去叫谢尔盖到太太这儿来？”阿克西妮亚问，她很想成为女主人的心腹。

“随你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也好，叫他来吧，叫他到这儿来喝茶。”

“可不，我也说叫他来嘛！”阿克西妮亚决断地说，接着就象一只鸭子似的摇摇摆摆地朝花园门口走去。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也把猫的事讲给谢尔盖听了。

“尽瞎想。”谢尔盖说。

“那么，我以前为什么从来没有这样瞎想过呢，谢廖扎^①？”

“以前我们没有做过的事多着呢！以前我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你，害相思病，可现在，你瞧！你整个雪白的身子都属于我了。”

谢尔盖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抱起来转了一圈，然后开玩笑地把她扔在毛茸茸的地毯上。

“哎呀，我的头都晕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谢廖扎，到这儿来，坐到我身边来。”她叫着他，一边又风骚地伸了个懒腰。

小伙子弯下腰，走到盛开着白花的、低矮的苹果树下，坐在地毯上，挨近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脚边。

“你为我害过相思病吗，谢廖扎？”

“怎么没害过相思病！”

“你是怎么害相思病的呢？讲给我听听。”

“这怎么讲得出来呢？难道一个人能说清楚他是怎样害相思病的吗？我老是想你。”

“那我当时怎么就感觉不到这个呢，谢廖扎，我为什么不知道你为我神魂颠倒呢？人家都说，这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呀。”

谢尔盖不作声。

^① 谢尔盖的爱称。

“既然你在想我，那你为什么还唱歌呢？为什么呀？你知道，我老是听见你在过道里唱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继续盘问，一面亲热地偎倚着他。

“唱歌有什么关系？你瞧那蚊子，嗡嗡嗡地唱一辈子，总不是因为快活吧，”谢尔盖冷冷地回答。

接着是短暂的停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听到谢尔盖的这些自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她还想说下去，但谢尔盖皱着眉头，一声不响。

“看呀，谢廖扎，这里真是座乐园，多美的乐园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大声说，她透过笼罩在她头顶的鲜花盛开的苹果树的茂密枝桠，仰望那挂着一轮满月的蔚蓝色天空。

月光穿过苹果树的树叶和花朵泻下来，在仰卧着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脸上和身上形成许多奇幻的、明亮的斑点；四下里寂静无声，只有一阵温暖的微风轻轻摇晃着昏昏欲睡的树叶，送来开花的树木和小草的幽香。这其中有一种令人困倦、使人柔情缱绻、想要实现某种朦胧的愿望的气息。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没听见答话，也不再作声，她穿过那白里透红的苹果花丛的隙缝凝视着天空。谢尔盖也沉默不语，不过他对天空并不感兴趣。他只是两手抱膝，望着自己的靴子出神。

多美的夜啊！寂静、月光、花香和那种赋予人以生命力的有益的暖意。远远地，在沟壑那边，果园后头，有人唱起了一支嘹亮的歌；在篱边的稠李树深处有只夜莺啼了一声，

接着就放声高唱起来；高杆子上的笼子里有一只鹌鹑在梦呓，一匹肥马在马厩里懒洋洋地喷了下鼻息；一群快乐的狗从果园篱笆外的牧场上悄悄地跑过，消失在半已倒塌的旧盐仓的散乱的黑影里。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望着果园里高高的草丛。草儿正和泻在树叶和花儿上碎成斑斑点点的月光嬉戏。光怪陆离的、斑驳的月光把草地映照成金黄色；月光在草地上闪烁摇曳，象一群火红的活蝴蝶，又仿佛树下的草地都落入了月光的罗网，正在忽东忽西地晃动。

“啊！谢廖热奇卡^①，多美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看了看周围的景色，叫道。

谢尔盖无动于衷地朝四下里望了望。

“你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呢，谢廖扎？也许你腻烦我的爱情了吧？”

“别废话！”谢尔盖冷淡地说，接着弯下身来，懒洋洋地吻了吻她的脸。

“你是个爱变心的男人，谢廖扎，”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伤心了，“你这人靠不住。”

“我认为这话跟我毫无关系。”谢尔盖不慌不忙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这样吻我呢？”

谢尔盖一言不发。

“只有丈夫吻妻子才是这个吻法，”卡捷琳娜·利沃夫

^① 谢尔盖的更亲昵的爱称。

娜摆弄着他的鬃发接着说，“他们不过互相吹掉嘴唇上的灰尘罢了。你吻我应该吻得使我们头上这棵苹果树上的鲜花纷纷掉落下来。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边说边搂住她的情夫，狂热地吻着。

“听着，谢廖扎，你听我说，”过了一会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为什么人家都异口同声说你爱变心呢？”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说我的闲话。”

“人家都这么说嘛！”

“也许她们根本不值得我爱，我才变了心。”

“傻瓜，你干嘛跟那些不值得爱的人发生关系呢？就不应该跟不值得爱的人好嘛。”

“话是这么说！这种事难道是头脑清醒的时候干出来的吗？都是受诱惑驱使。你跟她关系本来很平常，根本没有犯戒的念头，可是她缠住你不放。就这样好上了。”

“你听我说，谢廖扎！别人怎么样，我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回可是你引诱我跟你这么好上了，你自个儿知道，这事与其说是我自愿，不如说是我上了你的钩。所以，谢廖扎，要是你对我变心，拿我去换别的女人，不论她是谁，那么请原谅我，亲爱的，我决不会活着跟你分开。”

谢尔盖听了一惊。

“你怎么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最亲爱的人！”谢尔盖说，“你自己看吧，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发现我今天有心事，但是你也不想想，我怎么能没有心事呢。我的心都快碎了。”

“说呀，谢廖扎，给我说说你的伤心事吧。”

“有什么可说的呢？第一，上帝保佑，你丈夫马上要回来了，而你，谢尔盖·菲利佩奇，就滚蛋吧，滚回后院去跟那班吹拉弹唱的人作伴去，坐在板棚底下眼巴巴地望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卧室里红烛高照，她正在铺床整被，准备跟她合法的丈夫济诺维·鲍里瑟奇睡觉。”

“办不到！”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摆着手，快活地拉长声音说。

“办不到？依我看，您根本不可能不这么办。但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也有自己的一颗心，我也能看见自己的痛苦。”

“得了，你别谈这事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看到谢尔盖在嫉妒，心里很高兴，她大笑一阵，又开始去亲吻他。

“还有，”谢尔盖轻轻地把他的头从卡捷琳娜的两条一直裸露到肩膀的胳膊中拔出来，继续说，“我还得跟您再说一遍，我的地位低贱，这一点我翻来覆去地琢磨来琢磨去。要是我和您门当户对，比如说，我是个老爷或者商人，那么，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一辈子也不会和您分离。嗯，您自己说吧，我到底算您的什么人？现在我眼睁睁看着人家挽着您那雪白的小手，把您带到卧室里去，而这一切我都必须心里忍受着。可能为了这事，我一辈子都得让人瞧不起。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总之，我和别人不同，别人无所谓，随便找哪个女人作乐都行。我懂得什么是爱情，我感觉得

到这爱情象一条毒蛇似的咬着我的心……”

“你为什么老跟我说这个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打断了他的话。

她可怜起谢尔盖来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怎么能不说这个呢？怎么能不说呢？也许已经有人把咱们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了，或许不要多久，甚至就在明天，谢尔盖就要滚蛋，这院子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

“不，不，你别讲了，谢廖扎！要我离开你，绝对办不到！”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百般温柔地安慰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不是他死，就是我不活了，我只要你。”

“这不可能，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谢尔盖愁眉苦脸地摇着头说，“得到这样的爱情，我并不幸福。我能爱上一个和我差不多的人，也就可以满足了。难道我能够同您一直相好下去吗？做我的情妇对您说来难道是件光彩的事吗？我真想到圣坛前跟您结为夫妇。到那时候，即使我一辈子会认为自己配不上您，我至少可以公开向世人显示我是多么尊敬自己的妻子……”

谢尔盖这一番话，他的嫉妒，以及他想和她结婚的心情，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弄得晕晕糊糊的——一个女人听到别人向她表示这种愿望总是愉快的，哪怕在结婚之前她和这个人的关系已是最亲密的。现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准备为谢尔盖赴汤蹈火、坐牢、钉上十字架。他已经令她爱到忠贞不渝、百依百顺的程度。她幸福得发狂了，她的

血在沸腾，她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她急忙用手捂住谢尔盖的嘴，把他的头搂在自己胸前，说：

“嗯，现在我可知道怎样使你做一个商人，并且和你光明正大地生活在一起了。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你别叫我无端伤心。”

接着又是亲吻和爱抚。

在板棚里睡觉的一个老伙计沉睡中时而听见那划破夜间寂静的窃窃私语和轻轻的笑声，仿佛是几个淘气的孩子正在商量怎样作弄他这个糟老头子；时而又听到一阵响亮的、愉快的笑声，好象一群顽皮的美人鱼在给什么人呵痒痒似的。这都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她正沐浴着月光，在柔软的地毯上滚着，和她丈夫的小伙计嬉闹。枝叶纷披的苹果树上的白花不断地向他们身上掉落，最后停止了，而短短的夏夜也就这样过去了。月亮躲到了高大库房的陡峭的屋脊背后，斜视着大地，光线越来越暗。厨房顶上传来猫儿的刺耳的二重唱，接着是一阵啐唾沫和恶狠狠的喷鼻息的声音，再以后是两三只雄猫吵吵嚷嚷地从靠在房檐上的一捆薄木板上连滚带爬地跌落下来。

“咱们去睡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慢吞吞地说，看来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从地毯上站起来，仍旧穿着她刚才躺着的时候穿的那件内衣和白裙子，迈步走过那死一般寂静的商人家的庭院，谢尔盖跟在她后面，拿着那块小地毯和她玩得高兴时顺手脱下来的那件上衣。

第 七 章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吹熄蜡烛，脱光衣服，躺到柔软的绒毛褥子上，立刻沉沉睡去。尽情地玩耍和取乐了一阵之后，她睡得那么香甜，仿佛连手脚都入了梦乡。但是在睡梦中她又听见开门的响声，不久前出现过的那只猫又象一只笨重的破鞋似的落到了她的床上。

“这只猫是怎样的魔障啊！”困倦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寻思道，“这一次我特意亲手把门上了锁，窗也关严了，但它还是进来了。我得马上把它扔出去。”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要坐起来，但是在睡梦中她的手脚不听使唤，猫儿还在她身上走来走去，怪声地哼哼，好象说着人话。她全身觉得不寒而栗。

“不，”她想，“没有别的办法，明天一定得去要些圣水来洒到这张床上，因为这只非常奇怪的猫老是到我这儿来。”

猫总在她耳朵边哼哼，把头伸过来对她说：“我哪里是猫呀，我怎么会是猫？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你可真聪明，你看，我根本不是猫，而是大名鼎鼎的商人鲍里斯·季莫费伊奇。现在我病得很重，只是因为我那儿媳妇给我吃了点东西，害得我脏腑俱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咕哝说，“我的身体才变小了，于是现在那些不知道我底细的人，不知道我究竟是谁的人，就以为我是只猫。你近来在我们家过得好吗，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你是怎样恪守妇道的？我

特地从坟墓里赶来看看你和谢尔盖·菲利佩奇到底是怎样熨暖你丈夫的枕席的。咕噜噜，咕噜噜，我什么也看不见。你用不到怕我：你瞧，自从我那次吃了你的东西以后，我的眼珠都掉了。你倒是瞧瞧我的眼睛呀，亲爱的，别害怕！”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瞧了一眼，立刻狂叫起来。猫儿又躺在她和谢尔盖中间，这只自称是鲍里斯·季莫费伊奇的猫的头跟那死鬼的头大小相同，只是原来长眼睛的地方现在换上了两个火球，不住地转过来转过去。

谢尔盖醒来了。他安慰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番，又睡着了，但是她的睡意全跑了——跑得正是时候。

她睁着两眼躺在床上，突然听见好象有人翻过大门进了院子。几只狗正要扑上去，又安静下来，——想必是走过去表示亲热。又过了一会儿，楼下的铁门哐响了一下，门开了。“要不全是我的错觉，要不就是济诺维·鲍里瑟奇回来了，因为只有他拿着另一把钥匙，能开这扇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了想，连忙推醒了谢尔盖。

“听，谢廖扎。”她用一条胳膊支起身子，竖起耳朵听。

真的有人悄悄地、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上了楼梯，朝反锁上的卧室门走来。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穿着一件内衣迅速跳下床，打开了窗户。谢尔盖也立刻光着脚跳到阳台上，用两腿盘着柱子，——他顺着这根柱子从女主人的卧室里下去已不是第一次了。

“不，你别走，别走！你就趴在这儿……别走远。”卡捷

琳娜·利沃夫娜低声说。她把谢尔盖的鞋子、衣服从窗口给他抛出去，自己又重新钻进被窝里等着。

谢尔盖听从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吩咐，他没有从柱子上溜下去，而是躲在阳台上的一只簾子下面。

这时候，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听见她丈夫已经走到了门口，正在屏息静听。她甚至听得到他那嫉妒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然而此刻袭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心头的不是怜悯，而是恶意的讪笑。

“你枉费心机了。”她心里想，象天真无邪的婴儿一样微笑着，呼吸着。

这样过了十分钟光景，最后济诺维·鲍里瑟奇不耐烦在门外站着偷听他妻子的动静了，他敲了敲门。

“谁呀？”稍停片刻，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才故意用一种没有睡醒的声音问道。

“自己人，”济诺维·鲍里瑟奇说。

“是你吗，济诺维·鲍里瑟奇？”

“是我！好象你听不出来似的！”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象躺着的时候那样穿一件内衣跳起身来，让丈夫进了屋，又钻进暖和的被窝里。

“天亮以前天气真冷。”她一边用被子裹紧身子，一边说。

济诺维·鲍里瑟奇走进门后，朝四下里望了望，念了祷词，点起一支蜡烛，又朝四下里望了望。

“你过得好吗？”他问妻子。

“凑合过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答说，她欠起身来，穿上对襟花布上衣。

“要不要给你生上茶炊呀？”她问道。

“随便，您去叫阿克西妮亚，让她生好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光着脚套上鞋子，跑了出去，有半个钟头没见她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她亲自生起了茶炊，还悄悄地溜到阳台上找了一下谢尔盖。

“你待在这儿别走，”她耳语道。

“待到什么时候呢？”谢尔盖也用耳语问她。

“哎呀，你这人真糊涂！待在这儿等我叫你。”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把他推回原处。

谢尔盖坐在阳台上，把卧室里的一切都听得一清二楚。他听见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回到她丈夫身边。他听见他们讲的每一句话。

“你怎么在那儿呆这么久？”济诺维·鲍里瑟奇问妻子。

“我在生茶炊。”她镇定地回答。

接着是片刻的停顿。谢尔盖听见济诺维·鲍里瑟奇把上衣挂到衣钩上去，然后动手洗脸，喷鼻子，把水溅得到处都是，接着他又要毛巾，重新开始谈话。

“您是怎么埋葬爹的？”丈夫问。

“嗯，他死了，就把他埋了。”妻子说。

“真叫人纳闷！”

“天知道。”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答，一面把茶杯弄得丁当乱响。

济诺维·鲍里瑟奇闷闷不乐地在房里踱来踱去。

“您在家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又盘问妻子。

“我们的娱乐，想必人人知道，舞会不参加，戏院也不去。”

“您好象不大高兴您丈夫回家，”济诺维·鲍里瑟奇斜着眼睛瞅着她说。

“咱们俩年纪都不轻了，见了面当然不会那么如醉如狂。您要我怎么高兴？我这不是在紧张罗，跑进跑出地来叫您满意吗？”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又跑出去拿茶炊，又一溜烟地去看看谢尔盖，拉了拉他说，“留心，谢廖扎！”

谢尔盖不明白这一切将会怎样，但他还是做好了准备。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来的时候，济诺维·鲍里瑟奇正跪在床上，把一只带珠链的银挂表挂到床头的一枚钉子上去。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您一个人睡觉，干嘛铺两个人的被子？”他突然向妻子提出了这么个怪问题。

“我总在等您回来。”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镇静地望着他回答道。

“多谢您的好意……您的褥子上怎么会有这个玩意呢？”

济诺维·鲍里瑟奇从床单上拿起谢尔盖的羊毛小腰带，提起带子的一头，拿到妻子眼前。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丝毫没有露出踌躇的神气。

“我在花园里捡的，”她说，“拿来系裙子了。”

“对啦！”济诺维·鲍里瑟奇特别强调地说，“提起您的裙子，我倒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您听到什么啦？”

“都跟您干的好事有关。”

“我什么事也没有干。”

“我们会弄明白的。我们都会弄明白的。”济诺维·鲍里瑟奇一边说一边把喝干的茶杯推给妻子。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作声。

“您干的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们是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向妻子扬了扬眉毛说道。

“您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并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她才不怕呢。”她答道。

“什么！什么！”济诺维·鲍里瑟奇提高嗓门喊道。

“没有什么——过来了。”他妻子回答。

“哼，你给我留神点儿。现在你可真会讲话呀！”

“我为什么就不能会讲话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

“你还是多当心你自己吧。”

“我没有必要当心我自己。那些好嚼舌头的在您面前诽谤我还少吗？难道我非得忍受种种侮辱不可吗？这可真是怪事儿！”

“不是人家好嚼舌头，一定是你的风流事儿传出去了。”

“我有什么风流事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真的发怒了，她喊叫起来。

“我知道。”

“您既然知道，那也好，您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吧！”

济诺维·鲍里瑟奇不作声，他又把喝空的杯子推到妻子跟前。

“看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以鄙夷的口气说，并且激动地把茶匙扔到丈夫的碟子里。“您说呀，告密的人跟您讲了什么了？到底谁是我的姘头？”

“您会知道的，您别太着急。”

“他们在您跟前瞎说谢尔盖什么了，是不是？”

“我会查出来的，我会查出来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谁也没有取消我支配您的权力，谁也不能取消……您自个儿招出来……”

“哼！我最讨厌这样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咬牙切齿地叫道，她脸孔刷白，突然跳了起来，奔出门外。

“喏，他就在这儿，”过了几秒钟，她拉着谢尔盖的袖子走进来说。“您问他，也可以问我，您到底听到什么了。也许你还能知道得更多些，超出你的意料之外？”

济诺维·鲍里瑟奇慌了神。他望望站在门口的谢尔盖，又望望叉着胳膊、坦然地坐在床沿上的妻子，不明白接下去会怎么样。

“你这条毒蛇，你想干什么？”他仍然坐在椅子上，使劲才说出了这句话。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一清二楚了吗？你问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十分泼辣地回答道，“你以为用殴打就吓得倒

我！”她又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说，“你永远办不到，也许在我还没有听到你这些赌咒发誓以前，就想好了对付你的办法，我说得到做得到！”

“你要干什么？滚！”济诺维·鲍里瑟奇朝着谢尔盖大喝一声。

“怎么！”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撩拨道。

她敏捷地锁上了房门，把钥匙往口袋里一塞，穿着那件对襟上衣，又斜靠在床上。

“来吧，谢廖热奇卡，到我这儿来，我的亲人！”她招呼那伙计到自己身边来。

谢尔盖甩了甩头发，大胆地在女主人身边坐下。

“主啊！我的上帝！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些蛮子，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济诺维·鲍里瑟奇气得满脸通红，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声吼叫着。

“怎么？你不喜欢吗？你瞧呀，瞧呀，我的漂亮小伙子有多好呀！”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面大笑，一面当着丈夫的面热烈地吻了谢尔盖一下。

就在这时候，一记响亮的耳光火辣辣地打在她的脸蛋上，济诺维·鲍里瑟奇奔向打开的窗口。

第 八 章

“啊……啊，好啊！……喂，亲爱的朋友，多谢你啦！我

就是等你来这一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大声叫了起来，“现在就好办了……这下可由不得你了，得由着我办了……”

她一下子推开谢尔盖，猛地向丈夫扑去，不等济诺维·鲍里瑟奇跳到窗口，就从后面抓住他，用她纤细的手指掐住他的喉咙，象摔一捆潮湿的大麻一样，把他摔倒在地上。

济诺维·鲍里瑟奇重重地倒下，后脑壳猛地撞在地板上，他简直吓呆了。他万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猝不及防的下场。他妻子的动武告诉他，她已下了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好歹要结果他。他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济诺维·鲍里瑟奇是在摔倒的那一瞬间认识到这一点的。他没有叫喊，因为他知道，叫喊也不会有人听到，而只会加速危险的到来。他静静地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把自己的充满愤怒、责备和痛苦的目光停在用纤细的手指紧紧掐着他喉咙的妻子身上。

济诺维·鲍里瑟奇没有自卫，他的两条紧握拳头的胳膊伸直了，抽搐着。他的一条胳膊是完全自由的，另一条则被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用膝盖压在地板上。

“按住他。”她向丈夫转过身去，毫不在乎地低声对谢尔盖说。

谢尔盖坐到东家身上，用膝盖压住他的两条胳膊，正想从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手底下去掐他的喉咙，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出一声惨叫。济诺维·鲍里瑟奇看到这个侮辱他的仇人，复仇的火焰激起了他身上最后一点气力，他拼命

挣扎了一下，从谢尔盖的膝盖底下挣脱出被压住的两只胳膊，顺手揪住谢尔盖的黑色鬃发，象头野兽似的向他的喉咙咬了一口。然而济诺维·鲍里瑟奇紧接着又沉重地哼了一声，垂下了脑袋。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脸色苍白，几乎喘不过气来，她俯视着自己的男人和情夫，右手拿着一个沉重的金属烛台，握住上端，重的部分朝下。只见一条细细的殷红的鲜血顺着济诺维·鲍里瑟奇的太阳穴和脸颊上流下来。

“神父……”济诺维·鲍里瑟奇喑哑地呻吟道，一面厌恶地把头向后仰，尽量避开骑在他身上的谢尔盖。“忏悔……”他的喃喃声更微弱了，他开始哆嗦，也斜着眼瞧着从头上流下来的热乎乎的浓血。

“挺好，就这样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低声说。

“别跟他磨蹭了，”她对谢尔盖说，“使劲掐住他的脖子。”

济诺维·鲍里瑟奇发出了嘶哑的声音。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弯下身子，双手放在谢尔盖的手上，帮他使劲掐她丈夫的喉咙，接着她把耳朵贴近他的胸口。静静地过了五分钟，她抬起身来说：

“得啦，他完蛋了。”

谢尔盖也站起来吁了口气。济诺维·鲍里瑟奇躺在地上死了，喉头有掐痕，太阳穴裂开来。他的脑袋底下靠左边有一小摊血，血不再从伤口流出来，因为它已经在头发下凝结了。

谢尔盖把济诺维·鲍里瑟奇拖到他自己不久以前被已故的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囚禁在那间砖砌仓库的地窖里，然后又回到顶楼上。这当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已经卷起衣袖，把下摆掖得高高的，正在用肥皂和刷子仔细洗刷济诺维·鲍里瑟奇留在卧室地板上的血迹。茶炊里的水还没有凉，济诺维·鲍里瑟奇刚才就是用这下过毒药的茶水温热了他那颗当家人的心的。血迹洗去了，没留下一丝痕迹。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拿起洗刷用的铜盆和打上肥皂的刷子。

“来，照个亮，”她一面朝门口走，一面对谢尔盖说，“低点，把灯照低点。”她说，仔细检查了所有的地板，查看谢尔盖拖济诺维·鲍里瑟奇到地窖里去时一路上留没留下血迹。

油漆地板上只有两处留下了两个樱桃般大小的斑点。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用刷子擦了几下，斑点就没有了。

“活该，谁让你象小偷似的钻进来偷看你的妻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挺直了身子，朝库房那边瞅了一眼。

“现在全办妥了。”谢尔盖说，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打了一个冷战。

当他们回到卧室里的时候，东方已露出嫣红的一缕曙光，把花园里开满花朵的苹果树染上了淡淡的一层金黄色，它穿过花园的绿色栅栏，向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房间窥视。

一个老伙计肩上披着短皮袄，一面画十字，一面打哈欠，懒洋洋地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板棚，穿过院子，往厨房里去。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小心地拉起百叶窗，仔细地打量着谢尔盖，好象要看透他的心似的。

“现在你可真成了商人了。”她说，把自己的一双雪白的手放在他的肩上。

谢尔盖什么也没有回答。

他的嘴唇哆嗦着，全身发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只不过嘴唇发冷而已。

两天以后，谢尔盖的手上出现了几大块用撬棍和重铁锹磨出来的茧子，不过济诺维·鲍里瑟奇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却被掩埋得极好，只要他的未亡人或者她的姘头不加指点，任何人别想找到这具尸体，直到末日审判。

第九章

谢尔盖不论走到哪里，脖子上都缠着一块大红手帕，他推说他嗓子痛。但是在济诺维·鲍里瑟奇的齿痕还没有痊愈之前，就有人找起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丈夫来了。谢尔盖对此事比别人都谈得多。晚上，他和一些年轻人坐在花园门口的凳子上，总是他先开口：“伙计们，真的，咱们的老板怎么到现在还不见呢？”

小伙子们也感到奇怪。

接着磨坊里传来消息说，东家雇了马车，早就回家了。那个替他赶车的人说，济诺维·鲍里瑟奇好象心里有事似的，打发他走时也很奇怪：他在离城大约三俄里的修道院附近就下了车，拿了口袋走了。听到这种说法后，人们就更加奇怪起来。

总之，济诺维·鲍里瑟奇失踪了。

派人四出寻找过，可是毫无结果。这个商人好象石沉大海。根据被逮捕的车夫的供词，只知道商人在河边修道院附近下车走了。案情不清，而这时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却同谢尔盖逍遥自在地过他们的日子。人们纷纷猜测，一会儿说济诺维·鲍里瑟奇在这里，一会儿说在那里，不过总不见他回来，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也回不来了。

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接着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感到有身孕了。

“财产是咱们的了，谢廖热奇卡，我有一个继承人了。”她对谢尔盖说过之后，就到市议会里如此这般地申诉了一番，说她感到自己已经怀孕，而现在生意萧条下来，还是让她掌管一切吧。

买卖不能由它完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是她丈夫的合法妻子，又没有任何债务，当然应该由她掌管。于是便批准了。

从此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大权独揽。因为她的缘故，人们开始管谢尔盖叫谢尔盖·菲利佩奇^①。但是突然晴天

一声霹雳，又出了一件倒霉的事：市长接到一封从利夫内寄来的信，声称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做生意的资本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其中还有他一个年幼的侄儿费奥多尔·扎哈罗夫·利亚明的钱在周转，而且比他自己的钱多。而此事尚待研究，不能全部交给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市长一听到这消息，便把事情告诉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大约一星期以后，突然有一个老妇人带着一个不大的男孩从利夫内来了。

“我是已故的鲍里斯·季莫费伊奇的堂妹。”她说，“这是我的侄儿费奥多尔·利亚明。”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接待了他们。

谢尔盖看着这次来访的人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对他们的接待，脸色白得象纸一样。

“你怎么啦？”女主人问他，她发现他跟在客人后面走进来，然后站在前厅里打量他们的时候，脸色象死人的一样白。

“没有什么，”这伙计回答，一边走出前厅，往穿堂里去，“我在想，这利夫内也真怪，”他叹了口气说，随手关上了穿堂门。

“现在该怎么办呢？”当天晚上他们坐下来喝茶时，谢尔盖·菲利佩奇向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问道，“现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咱们的事全完了。”

① 在俄国，对人称呼本名和父名表示尊敬。

“为什么全完了，谢廖扎？”

“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要和人家分了。这两手空空的买卖有什么可做的？”

“你难道还嫌少吗，谢廖扎？”

“我不是说自己，我只是担心我们恐怕再也不会幸福了。”

“怎么啦？谢廖扎，我们为什么不会幸福？”

“因为，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爱您，希望看见您变成一个真正的太太，不再过从前那样的生活。”谢尔盖·菲利普奇答道，“可现在正相反，财产一减少，咱们的日子可比从前差得多了。”

“难道我要的是这个吗，谢廖热奇卡？”

“那当然，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也许您完全不在乎这些，可是在我，因为我尊重您，而且当着卑下的、嫉妒心重的人的眼前，这是件十分痛心的事。当然，您也许很自在，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时候也不会幸福的。”

谢尔盖总是这样对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喋喋不休，说什么这个费奥多尔·利亚明一来，他就成了一个最不幸的人了，说什么他原打算使她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整个商业界春风得意，出人头地，可是如今，这种机会被剥夺了。谢尔盖每次都把话归结到一点上：要是没有这个费佳^①，那么，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就会在丈夫失踪以后不到九个月

^① 费奥多尔的小名。

生下一个孩子，她就会得到全部财产，那他们的幸福就是无穷无尽的了。

第 十 章

后来，谢尔盖突然再也不提起这个继承人了。当谢尔盖的嘴上不再提起他时，这个费佳·利亚明倒盘据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脑子和心。她变得若有所思，甚至对谢尔盖也不那么亲热了。无论她睡觉的时候也好，出去管理家务的时候也好，或者祈祷的时候也好，她老是想着一件事：“这怎么行呢？我到底为什么要因为他失去财产呢？我吃过多少苦，我犯了多大罪，而他却毫不费劲地跑了来，把财产从我手里夺走了……他要是一个大人也还罢了，而他不过是个小孩，一个小男孩……”

下早霜了。不用说，哪儿也没有传来关于济诺维·鲍里瑟奇的消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发胖了，然而她老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城里关于她的闲言闲语很多，想弄明白这个年轻的伊斯梅洛娃一直没生过孩子，一直那么憔悴瘦小，怎么会突然挺起了大肚子呢？这当儿，那个共同继承人，幼小的费佳·利亚明穿着轻软的松鼠皮袄正在院子里游玩，敲打着水坑上的薄冰。

“喂，费奥多尔·伊格纳季奇，喂，少东家！”厨娘阿克西妮亚跑过院子时总是朝他喊，“东家的儿子能在水坑里玩吗？”

于是，那个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和她的意中人大伤脑筋的共同继承人，就象无忧无虑的小山羊似的欢蹦乱跳了一阵，然后更加无忧无虑地睡在那个负责管教他的老妇人身边，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妨碍别人，或者减少了别人的幸福。

后来，费佳出水痘，加上胸口着了凉，病倒了。开头，他们弄些草药给他吃，后来便去请医生。

医生开始上门，开了药方，规定每隔几小时给孩子吃一次药，有时老妇人亲自喂他吃，有时她就请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帮忙。

“劳你驾！”她说，“卡捷琳努什卡^①，你自己在怀孕，也快做母亲了，上帝会报答的。请帮帮忙吧。”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并不拒绝老妇人的请求。每逢老妇人为这个躺在病榻上的孩子费奥多尔去做彻夜祈祷，或者为他抽出个把小时去做早祷时，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就坐在这个病人身边，给他递水，按时给他吃药。

有一次，在圣母进堂节，老妇人要去做晚祷和彻夜祈祷，她请卡捷琳努什卡帮她照看照看费佳，那时这孩子的病正在渐渐好转。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去看费佳，他正穿着他那件白松鼠皮袄坐在床上读《圣僧传》。

“你在读什么，费佳？”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面问他，一面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

^① 卡捷琳娜的爱称。

“我在读《圣僧传》，婶母^①。”

“有意思吗？”

“有意思极了，婶母。”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用手托着下巴，开始观察蠕动着嘴唇的费佳。前些时候她怪这孩子给她带来多少不幸的种种想法突然象魔鬼挣脱了锁链似的又一拥而上——要是没有他该多好啊。

“何况，”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寻思，“他在生病，他们给他药吃……病中什么事不会发生呢……就说医生开的药不对头，不就完了吗。”

“你现在是不是该吃药了，费佳？”

“请您拿给我，婶母。”男孩回答道，他喝完了汤匙里的药又说，“有意思极了，婶母，这是描写圣徒的。”

“好了，你读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冷冷地扫视一下空房间，然后把视线停在结了霜花的窗子上。

“应该叫人把百叶窗关上。”她说就走了出来，进了小客厅，又从小客厅走进大客厅，再从那里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坐了下来。

五分钟以后，谢尔盖穿着一件海狗皮镶边的罗曼诺夫羊皮大衣，一声不响地走上楼来，进了她的房间。

“百叶窗关上了没有？”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问他。

“关上了。”谢尔盖有气无力地回答，然后用镊子夹去烛

① 前面提到费佳是她公公鲍里斯·季莫费伊奇的侄儿，现在费佳又称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为婶母，显系作者笔误。

花，站在火炉旁。

接着是沉默。

“今晚的彻夜祈祷不会很快结束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问。

“明天是大节日，一定做得很长，”谢尔盖回答。

又是一阵停顿。

“我去看看费佳。他一个人在那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边说边站了起来。

“一个人吗？”谢尔盖皱着眉头看了她一眼，问道。

“一个人，”她低声回答，“怎么？”

一道闪电似的光芒在他们的眼睛里互相传递着，但是他们彼此没有再讲什么话。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走到楼下，穿过一间间空房子。到处是一片寂静，长明灯在安详地亮着，她自己的影子在墙壁上摇曳。百叶窗已经关上，窗上的霜花开始融化，滴下一颗颗水珠。费佳坐在那儿读书。他看见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后，只说：

“婶母，请您把这本书拿去，把神龛上的那本递给我。”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照他的请求把书递给了他。

“你不躺下睡一会儿吗，费佳？”

“不，婶母，我要等奶奶^①。”

“为什么要等她呢？”

“她答应做完祈祷带圣餐给我。”

^① 指老妇人。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脸色刷白了，她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在她的心脏下面动了一下，她倒抽一口冷气，在屋里站了一会儿，就搓着冰冷的双手出去了。

“怎么样？”她静静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看见谢尔盖还站在炉旁原先的位置上，便低声问。

“什么？”谢尔盖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又马上哽住了。

“他一个人。”

谢尔盖眉头一皱，开始沉重地呼吸起来。

“咱们走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完，陡然转向门口。

谢尔盖急忙脱下靴子，问：

“带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要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小声说，拉着他的手悄悄走了出去。

第十一章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第三次走进这个有病的孩子的房间时，这孩子哆嗦了一下，把书放到膝盖上。

“你怎么啦，费佳？”

“啊，婶母，我有点怕！”他回答，惶遽地笑了笑，一边紧贴在床的一角。

“你怕什么？”

“跟在你后面的是谁呀，婶母？”

“哪儿？谁也没有跟我一起来呀，孩子。”

“没有人吗？”

孩子向床脚欠过身去，眯缝着眼睛，望了望婶母刚才进来的那扇门，这才安下心来。

“可能是我看错了。”他说。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站住了，把臂肘靠在她侄子床头的扶手上。

费佳望了望婶母，告诉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脸色发白。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毫不介意地咳嗽一声算是对他的回答，随后期待地望着小客厅的门，只听见那儿有一块地板咯吱响了一声。

“婶母，我正在读佑护我的天使圣费奥多尔·斯特拉季拉特^①传——上帝一定会高兴的。”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声不响地站着。

“婶母，您要愿意的话，请坐下，我再念一遍给您听。”侄儿向她表示亲热地说。

“等一等，我一会儿就来，我去把大客厅里的长明灯拾掇一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完，便急急忙忙走出去了。

小客厅里传来一阵非常低的耳语，但是因为屋子里非常静，孩子的灵敏的耳朵还是听见了。

“婶母，您在做什么？您在那里跟谁低声说话呀？”孩子

① 按东正教风俗，孩子受洗命名时，常取一个圣徒的名字作为他的教名，而这个同名的圣徒就是佑护他的天使。

带着哭腔喊道，“回来吧，婶母，我怕！”不到一秒钟工夫，他又连哭带嚷地说了一声，只听见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小客厅里说，“好吧！”孩子还以为是对他说的。

“你害怕什么？”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面用带嘶哑的声音问，一面踏着勇敢、坚决的步伐走进房间，站在他的床旁，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病孩子，不让他看见通向小客厅的门。“躺下！”她接着对他说。

“我不想睡，婶母。”

“不，费佳，听话，躺下去，该睡了，躺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重复说。

“您这是怎么啦，婶母？我一点也不想睡。”

“不，躺下去，躺下去吧！”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声调又变了，不再是那么生硬了。她抱住小男孩，把他放倒在枕头上。

费佳霎时间发狂似地大喊了一声，他看见光着脚、脸色煞白的谢尔盖走进来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急忙用手捂住受惊的孩子那可怕地张着的嘴，喊道：

“来，快！把他按平，别让他挣扎！”

谢尔盖按住费佳的手和脚，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猛一下用一个大鸭绒枕头盖住了这受惊的孩子的脸，又用自己结实的富有弹性的胸脯压在枕头上。

大约有四分钟光景，房间里便象坟墓一样寂静下来了。

“完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低声说。她正站起身来，

准备把东西整理好，这座曾经隐蔽过多少罪恶的寂静的房子的围墙忽然在震耳欲聋的拳击声下颤抖起来，窗户在震动，地板在摇晃，吊着长明灯的链子也在晃动，在墙上投下各种奇形怪状的影子。

谢尔盖浑身哆嗦，撒腿就跑，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紧紧地跟着他，他们后面则是一片喧哗。好象有某些超人的力量在连根摇动这座罪恶的凶宅。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担心的是，谢尔盖在这阵恐怖的驱使下会不会跑到院子里去，出于害怕而将事情败露，但是他却直奔顶楼而去。

谢尔盖跑上楼梯，在黑暗里把头撞到半开的门上，哎哟一声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由于迷信而产生的恐怖使他神经完全失常了。

“济诺维·鲍里瑟奇，济诺维·鲍里瑟奇！”他喃喃地说，头朝下一个劲顺着楼梯往下滚，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也撞倒了，连她也一同滚起来。

“在哪儿？”她问。

“瞧，站在铁板上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了。瞧！瞧！又来了！哎哟，哎哟……”谢尔盖叫道，“听，轰隆轰隆，又响了。”

现在已经一清二楚：有许多双手在外面敲打着临街的所有窗户，还有人想破门而入。

“傻瓜！起来呀，傻瓜！”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面喊着，一面一溜烟跑回费佳的房间，把死孩子的头安放在枕头

上，使他保持一种十分自然的睡眠姿态，接着就毅然打开了人群想要砸碎的那扇门。

这景象是可怖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越过包围着台阶的人群往外望，只见一批一批不认识的人正在从高高的围墙上爬进院子，街上人声嘈杂。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台阶上的人群已经一窝蜂把她拥进了房间。

第十二章

这一场大轰大嗡是这样引起的：圣母进堂节前夜做彻夜祈祷时，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所有教堂里都是人山人海。（这虽然是个县城，但却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业城市）而第二天要摆供桌的那个教堂，甚至连院子里也挤得水泄不通。这里常有一个由商人子弟组成的唱诗班唱诗，由一个特别指挥管理，这指挥也是个声乐艺术的爱好者。

我们的人民是虔诚的，去上帝的圣殿也很勤勉，他们在这些方面又都有自己的艺术趣味：教堂的壮丽与谐和的管风琴般的歌声构成了他们最高尚、最纯真的艺术享受之一。无论哪里，只要一唱起圣诗，几乎半个城的人都会赶去。特别是商界的青年人：店员、学徒、伙计，工厂的工人，以至老板和老板娘，全都会涌到一个教堂里来。每个人都想哪怕在门廊里站一会儿也好，无论酷暑与严寒，哪怕在窗口站着

听一听那深沉的男低音是怎样唱的，那高亢的男高音是怎样唱出那变化无穷的装饰音的。

伊斯梅洛夫家所在的这个教区的教堂这次摆上了供桌，要庆祝圣母进堂节，因此在这个节日前夜，在我们上面所描述的费佳事件发生的时候，全城的青年人正聚集在这个教堂里。等到他们乱哄哄地走出教堂以后，他们一路谈论着那个有名的男高音歌手的种种优点，以及那个同样有名的男低音歌手的几次偶然的失误。

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对这些声乐问题感兴趣，有些人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问题。

“小伙子们，你们知道吗，据说这个年轻的娘们伊斯梅洛娃可风流了，”当他们走近伊斯梅洛夫家时，被一个商人从彼得堡带来开蒸汽磨面机的年轻工人说：“据说，她一天到晚都在和他们家的伙计谢廖什卡^①胡来……”

“谁不知道，”另一个穿蓝布面皮袄的说，“她今天就没有到教堂里来。”

“去教堂？这个臭娘们坏透了，既不怕上帝，又不怕良心责备，更不怕众目睽睽。”

“瞧，他们家还亮着灯呢！”那个工人指着百叶窗间透亮的地方说。

“你从窗缝里看看他们在里面干什么。”有几个声音怂恿道。

^① 谢尔盖的小名。

那个工人爬到两个伙伴的肩膀上，往窗缝里一瞧，就狂叫起来：

“伙计们，弟兄们！他们在把一个人活活闷死呢，他们在闷死人啊！”

于是他用拳头拚命捶百叶窗，接着有十来个人也学他的样，爬上窗台，用拳头擂起来。

霎时间人越聚越多，于是伊斯梅洛夫家的房子就被包围起来，这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亲眼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的，”工人指着费佳的尸体作证说，“孩子被按倒在床上，他们两个把他闷死的。”

当天晚上，谢尔盖就被带进警察署，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被带到楼上她的房间里，由两个卫兵看守着。

伊斯梅洛夫家没有生火，门又老是时开时闭，屋里冷极了。好奇的人一批又一批地轮流进来。他们都要看看躺在棺材里的费佳和另一口严严实实地盖上宽大的棺罩的大棺材。费佳的前额上覆盖着一条白缎带，遮住了剖验头骨时留下的红刀口。法医的解剖证明，费佳是被人闷死的。谢尔盖被带到他的尸体跟前，神父向他说到对犯了罪而不知忏悔的人的可怕的最后审判和惩罚，他一听这话就痛哭流涕，不但坦白承认自己谋害了费佳，还请求他们把他草草掩埋的济诺维·鲍里瑟奇的尸体掘出来。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丈夫的尸体因为埋在干沙里，所以还没有完全腐烂。掘出来以后，就被装进了那口大棺材。当谢尔盖提到他年轻的女主人是这两件罪行的同谋时，大家都大吃一惊。可是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管你怎样问她，她总是回答：“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于是人们迫使谢尔盖同她当面对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听了他的招供，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但并不生气，然后毫不在乎地说：

“既然他愿意把这事说出来，我又何必抵赖：是我杀的。”

“为了什么？”人们问她。

“为了他。”她指着耷拉着脑袋的谢尔盖说。

罪犯分别被关进了监狱，这件引起公众普遍注意和愤怒的可怕案子很快就处理完了。二月末，刑事法庭宣判，将谢尔盖和三等商人的遗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带到本城市场当众鞭挞，然后流放服苦役。三月初，在一个有霜冻的寒冷的早晨，执刑吏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赤裸的、雪白的背上用鞭子抽打出了她应得数目的青紫伤痕，然后在谢尔盖的脊梁上也抽出了他应得的一份，又在他的漂亮的脸上刻上了三道苦役犯印记。

在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谢尔盖始终比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得到人们更多的同情。谢尔盖走下黑色的执刑台时，满身血污，不断跌倒，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却神态自若地走下台来，她只是尽量设法不让那肥大的衬衫和粗糙的囚衣挨到她那皮开肉绽的背部。

甚至在监狱医院里，当人们把她的孩子抱给她的时候，她也只是说：“去他的，滚蛋！”然后就转过脸去，面对着墙壁，不哼一声，也不埋怨，趴在硬板床上。

第十三章

包括谢尔盖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内的一伙罪犯出发的时候，日历上虽然已经标志出春天的开始，可是太阳，正如俗话所说，还是“亮而不暖”。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孩子，已经交给那个老太婆，鲍里斯·季莫费伊奇的堂妹抚养。因为这孩子被认为是女犯亡夫的合法儿子，所以他现在就成了伊斯梅洛夫家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对于这样的处理非常满意，她就这样毫无牵挂地把这孩子交了出去。她对孩子父亲的爱，象许多过分热烈的女人的爱一样，没有一丝一毫转移到这孩子身上。

而且，白天和黑夜，善与恶，快乐和苦闷，对她来说也都不存在，她什么也不明白，谁也不爱，也不爱她自己。她只是迫不及待地等着队伍出发，以便在路上再见到她的谢廖热奇卡，至于孩子，她连想都不想。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希望并没有落空：带着烙印的谢尔盖拖着沉重的脚镣和她在同一队里走出了监狱大门。

一个人总是尽可能地去习惯任何糟糕的环境，而且不论在任何环境里他都尽可能地保持着苦中作乐的能力；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却无需去适应任何东西。她又见到了谢尔盖，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是在苦役的道路上也开放着幸福之花。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花布背囊里带的贵重东西不多，现款就更少了。可是，远在到达下诺夫戈罗德之前，她就把这一点儿财物送给了解差，为的是买通他们让她在路上跟谢尔盖走在一起，黑夜里让她跟他在押解站狭窄而寒冷的走廊的角落里拥抱上个把小时。

但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那个打上烙印的朋友却似乎对她并不亲热，不管对她说什么，总是粗声粗气的，他也并不十分看重这种幽会，并且对她省吃省喝从钱袋里拿出她自己也很需要的二十五戈比去买来的幽会，却不止一次地说：

“你与其跟我躲到墙旮旯里磨过来蹭过去，还不如把送给解差的钱干脆给我得了。”

“我一共才给了二十五戈比，谢廖扎。”卡捷琳娜为自己辩解说。

“难道二十五戈比就不是钱吗？这二十五戈比的银币，你在路上捡到很多吧，想必你送给人家不少了。”

“不过，谢廖扎，至少我们可以见面了。”

“受了这么多苦后再见面有什么快乐！我不但诅咒这些会面，而且诅咒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不在乎这些，谢廖扎，只要见到你就好。”

“这全是胡闹！”谢尔盖回答。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听到他这些回答，有时把嘴唇都咬出血来，有时她的不爱哭泣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愤怒和懊恼的眼泪，但她还是忍受着，保持沉默，希望欺骗自己。

他们就处在这种新的相互关系中，走到了下诺夫戈罗德。在这里，又有一队沿着莫斯科大道到西伯利亚去的罪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这支庞大的队伍里，各色各样的人都有，而在女犯里有两个十分漂亮的人物：一个叫菲奥娜，是雅罗斯拉夫尔的一个士兵的妻子。她是一个美艳的女人，高高的个儿，乌黑的大辫子，浓浓的睫毛象一层神秘的头纱似的披覆在她那懒洋洋的栗色眼睛上。另一个是个只有十七岁的金发姑娘，尖尖的脸，细腻的、红润的皮肤，小小的嘴，鲜嫩的面颊上有两个小酒窝，金黄色的鬈发从她那犯人戴的花粗布头巾下边顽皮地跑出来，耷拉在前额上。队里都管这小姑娘叫索涅特卡。

那个美丽的菲奥娜温和而懒散。队里的人都认识她，没有一个男人因为跟她勾搭上了而特别高兴，也没有一个男人因为她让别的男人勾搭上了而烦恼。

“我们这位菲奥娜大嫂可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谁都不得罪。”罪犯们异口同声地打趣道。

但是索涅特卡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们都说她：

“象条泥鳅，在你手边转，就是不上手。”

索涅特卡讲究趣味，她爱挑剔，甚至可以说很爱挑剔。她不需要你的半生不熟的感情。她需要的是你用带辣味的五香佐料，用痛苦和牺牲烹制过的感情。而菲奥娜却有一种俄罗斯的朴实无华风貌，她连“滚开”这句话也懒得跟人

家说，她只知道一件事——她是女人。这种女人，在盗贼帮里，在犯人堆里，在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公社里，是非常受器重的。

这样两个女人出现在同谢尔盖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合并到一起的罪犯行列里，对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具有悲剧意义。

第十四章

这支合并到一起的犯人队伍刚走上从下诺夫戈罗德到喀山的大路，谢尔盖就十分露骨地向菲奥娜献媚，而且不无成绩。慵懒的美人菲奥娜没有折磨谢尔盖，正如她慈悲为怀，没有折磨过任何男人一样。不知到了第三个站还是第四个站，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便用贿赂早早地给自己安排好了晚上跟谢尔盖的幽会。她醒着躺在那里，等值班的解差走进来，轻轻地推她，低声说：“快跑。”门开了一次，一个女犯一溜烟钻到走廊上去了；门又开了一次，又一个女犯从木板床上迅速跳下来，也跟着护送的士兵不见了；最后总算有人拉了一下盖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身上的囚衣。这个年轻妇人急忙从被无数罪犯的身子磨得发光的板床上坐了起来，披上囚衣，推了推站在她面前的领路人。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来到走廊上，只在那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暗淡的地方，撞见两对男女，她从远处一点也看不清他们。当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经过男牢房时，她听到

从门上的小窗里传出一阵压低了的笑声。

“瞧，吊上膀子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领路人嘟哝了一声，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推到一个角落里，便走开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用手摸到一件囚衣和一把胡子，另一只手却碰到一个女人的滚烫的脸蛋。

“谁呀？”谢尔盖低声问。

“你在这儿干吗？跟谁？”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摸黑扯下了情敌的头巾。那女人溜到一边，扭头就跑，在走廊里不知绊了什么一下，飞也似地逃走了。

从男牢房里传出了哄笑声。

“坏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低声说，用她刚刚从谢尔盖的新女友头上扯下来的那块头巾的一角，朝谢尔盖的脸上打去。

谢尔盖本想还手，但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轻捷地跑过走廊，抓住了自己的房门。在她身后又传来男牢房里的哄笑声，声音大得使那个冷冷地站在油灯对面的哨兵朝自己的靴尖吐了口唾沫，仰起头来，怒喝了一声：

“嗤！”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声不响地躺下，就这样躺到天亮。她想跟自己说：“我并不爱他，”却感觉到自己对他的爱比从前更炽热，更强烈。她老是看见谢尔盖的一只手在那女人头底下颤抖，而他的一只胳膊紧搂着那女人的热乎乎的肩膀。

这可怜的女人哭了，她不由自主地巴望那只手现在能枕在她自己的头底下，他那条胳膊能够搂住她那歇斯底里地颤抖着的肩膀。

“喂，我的头巾你总得还我吧？”第二天早晨，菲奥娜叫醒了她。

“啊，原来是你呀！……”

“请你还给我吧。”

“你干吗要拆散我们？”

“我怎么拆散你们？难道这是什么爱情，或者当真有什么意思，竟值得生气吗？”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了一会儿，就从枕头下面拿出昨天晚上她扯下来的那块头巾，把它扔还给菲奥娜，然后转过身去，对着墙壁。

她心里感到好受些了。

“呸！”她对自己说，“难道我竟吃这贱货的醋？滚她的蛋吧，真恶心，怎么能拿我和她比！”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你听着，”第二天走在路上的时候，谢尔盖对她说，“请你放明白些，一来我不是济诺维·鲍里瑟奇，再说，你如今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老板娘了，所以，请你别那么神气。这儿不是打架的地方。”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没有理睬他，她和谢尔盖一路走了大约一星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望过他一眼。她是受欺侮的，毕竟不肯示弱，不愿在跟谢尔盖的第一次争吵中主动和解。

但是，谢尔盖却趁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跟他生气的当儿，又去跟雪白粉嫩的索涅特卡去调情。他不是向她鞠躬“特此问好”，便是向她微笑，要不，一遇见她，就想法去抱她，搂她。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更加恼火。

“要不我跟他和解了吧？”她寻思，一路上跌跌撞撞，好象根本看不见脚下的地面。

但是，现在她的自尊心更不允许她主动去跟他讲和了。就在这时候，谢尔盖却对索涅特卡紧追不放。大家认为，这个不容易接近的索涅特卡，一向跟泥鳅似的滑过来滑过去，不肯上手，这一下倒似乎突然被制服了。

“你曾经怨我恨我，”有一天，菲奥娜跟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你不起呢？我不过是逢场作戏，你还是留神那个索涅特卡吧。”

“我也顾不得什么自尊心了，今天非得跟他和解不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终于作出了决定，她一心想的只是怎样做得更巧妙些。

倒是谢尔盖本人给她解决了这一难题。

“利沃夫娜！”有一次路上休息的时候，谢尔盖叫了她一声，“你今天晚上出来找我一下，有事。”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吭声。

“怎么，你还在生我的气？不肯出来吗？”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又是什么也不回答。

可是当这一群囚犯快要走到下一站的时候，谢尔盖和

每一个注视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人，都看见她偷偷地挨近上士，把她乞讨来的十七个戈比塞给了他。

“等我要到钱，再补给您十个戈比。”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恳求道。

解差把钱藏到大衣的袖头里，说：

“好吧。”

等这个交涉办妥以后，谢尔盖轻轻地咳了一声，向索涅特卡递了个眼色。

“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到站进屋的时候，谢尔盖在入口处搂住她说：“伙计们，全世界没有一个女人比这女人更好的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涨红了脸，幸福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天一黑，门就轻轻地开了，她立即溜了出去。当她在黑暗的走廊上伸手去摸谢尔盖的时候，她浑身发抖了。

“卡佳^①，”谢尔盖搂住她低声说。

“唉呀你，我的冤家！”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噙着泪说，把嘴唇紧紧地贴在他的嘴唇上。

哨兵沿着走廊走过去，停下来在靴子前吐了一口唾沫，又走过去了。疲劳的犯人们在牢房里打着鼾，一只耗子在啃一支羽毛笔，蟋蟀在炉灶下边比赛唱歌，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仍旧在尽情地享受这欢乐。

① 卡捷琳娜的爱称。

可是欢乐易逝，跟着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平淡乏味。

“我身上真疼啊！从踝骨到膝盖这一截又酸又疼。”谢尔盖跟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坐在走廊一角的地板上，诉苦道。

“怎么办呢，谢廖热奇卡？”她一边问，一边偎依在他的囚衣下面。

“要不到喀山申请住院得了！”

“啊呀，那怎么行呀，谢廖扎？”

“那有什么办法呢，真把我疼死了。”

“你留下，把我押走，那怎么行呢？”

“那有什么办法？我告诉你，脚镣磨呀磨的，好象快磨到我的骨头了。除非穿上一双羊毛袜。”过了一会儿，谢尔盖说道。

“羊毛袜？谢廖扎，我还有一双新的羊毛袜呢！”

“是吗！”谢尔盖回答。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再没说一句话，就一下子钻进女牢房，把自己袋子里的东西都倒在床上，拿了一双边上有鲜艳的羽状花纹的蓝色长统厚羊毛袜，急忙跑出来找谢尔盖。

“这一下就不要紧了。”谢尔盖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剩下的最后一双羊毛袜弄到手后，就同她告别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幸福地回到自己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她没有听到，她回来以后，索涅特卡又到走廊上去了，直到天亮前才悄悄从那里回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到达喀山前两天。

第十五章

这一群犯人走出闷热的押送站大门的时候，冷漠地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寒冷、阴霾、疾风阵阵的雨雪天。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刚出门时心情还相当好，但是一站好队，她就全身发抖，脸色变青了。她眼前一阵发黑，全身关节象散了架一样作痛。站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前面的索涅特卡脚上穿着那双她非常熟悉的边上有鲜艳的羽状花纹的蓝色羊毛袜。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上路时完全象个半死不活的人，只有她那双眼睛吓人地瞪着谢尔盖，眨也不眨。

路上第一次休息的时候，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从容地走到谢尔盖跟前，轻轻说了一声：“卑鄙！”并且出其不意地对准他的眼睛吐了口唾沫。

谢尔盖想要朝她扑过去，但人们把他拦住了。

“你等着瞧吧！”他抹着脸上的唾沫说。

“不错，她对你倒是够勇敢的。”囚犯们取笑谢尔盖，索涅特卡更是特别高兴地笑个不停。

索涅特卡给裹进了一场三角恋爱，这太合她的胃口了。

“哼，你别想着这样就完了。”谢尔盖威胁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由于长途跋涉和天气恶劣感到很

劳累，到了下一站，她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心神不宁地在铺板上睡着了，竟没听见有两个男人走进女牢房。

这两人一进来，索涅特卡就欠起身子，向他们指了指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然后又躺下去，用囚衣裹住身子。

就在这一瞬间，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盖在身上的囚衣飞上来蒙住了她的头，一根双股绳的粗头，用足了一个男人所有的力气，开始抽打她的脊背，而她背上只有一层粗布衫。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大叫了一声，可是因为她头上蒙着囚衣，别人听不见她的喊声。她挣扎了一下，也是白费力气：一个粗壮的男囚犯坐在她的肩上，紧紧地抓住她的两条胳膊。

“五十。”最后，有一个声音数道，谁都不难听出这是谢尔盖的声音，接着这两个夜间的来客便溜出门外不见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揭开头上的囚衣，跳起身来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只听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用囚衣蒙着头，幸灾乐祸地格格笑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发现是索涅特卡在笑。

这凌辱超出了限度，它此刻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心中激起的仇恨也超出了限度。她忘乎一切地向前冲去，又神志昏迷地倒在扶住她的菲奥娜的胸脯上。

现在，伏在这个丰满的、不久以前满足过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不忠实的情夫的淫欲的胸脯上，她放声大哭，宣泄出那难以忍受的悲哀。她象孩子偎依着母亲似的，紧贴在

这个愚蠢、肥胖的情敌身上。现在她俩一样了，双方的价值已经扯平，两个人都被抛弃了。

她俩一样！……一个是逢场作戏的菲奥娜，一个是主演爱情悲剧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

现在任什么也不会惹得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生气了。她哭干了眼泪，以后就变得麻木了，机械地、不慌不忙地准备出去参加点名。

鼓声咚咚地敲着，囚犯们，有的戴着镣铐，有的没有戴镣铐，一齐涌进了院子。谢尔盖、菲奥娜、索涅特卡、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还有一个分裂派教徒跟一个犹太人铐在一起，一个波兰人跟一个鞑靼人铐在一起。

先是大家集合在一块，然后整队出发。

这景象是最凄惨不过的了：一小群人，与世隔绝，被剥夺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跋涉在又冷又黑的烂泥路上。周围的一切都丑陋得可怕：无尽头的泥泞，灰色的天空，叶子落光了的湿漉漉的柳树，栖息在叉开的枝桠上、竖起羽毛的乌鸦。风时而呻吟，时而暴怒，时而呜咽，时而吼叫。

这些摧肝裂胆的地狱里的声音使画面的阴森达到了顶点，令人想起《圣经》中约伯的妻子的话：“你咒诅自己的生日，死了吧。”^①

谁不爱听这句话，谁想到死，而且死在这种凄凉的环境

① 参看《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二章第十节。原文为：“你弃掉上帝，死了吧。”而第三章第一节是：“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作者引用时略有改动。

里，不感到慰藉而感到害怕，那他就该尽力用一种更丑陋的东西来淹没这一片凄厉的哀号。平常人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就尽情地发泄兽欲，恣意胡闹，嘲弄自己，嘲弄别人，嘲弄感情。他本来就不特别温文尔雅，现在变得更加丑恶。

“怎么样，老板娘？贵体一向好吗？”犯人们刚爬过潮湿的丘岗，看不见他们过夜的村庄时，谢尔盖就这样厚颜无耻地问卡捷琳娜·利沃夫娜。

他说着朝索涅特卡转过身去，拿自己的囚衣下摆裹住她，用高亢的假嗓唱起歌来。

窗口的树荫下闪过一头可爱的金发，
我知道你睡不着，我那调皮的小冤家，
我用大氅裹住你，不让别人看你呀。

唱到这里，谢尔盖搂着索涅特卡，当着全队人的面，很响地亲了亲她……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可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简直象一个活死人似的走着。这时有人推她，叫她看谢尔盖跟索涅特卡在胡闹。她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

“别惹她。”每逢队伍里有什么人想要取笑跌跌撞撞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时，菲奥娜就出来打抱不平，“你们这群魔鬼，难道看不见这女人病得厉害吗？”

“她那双小脚想必湿透了吧！”一个年轻的犯人挖苦说。

“那还用说，商人出身，娇生惯养的。”谢尔盖搭腔了。

“可不，她脚上哪怕有双毛袜子也还能对付。”他又接下去说。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好象突然清醒了过来。

“你这条毒蛇，卑鄙！”她忍不住大声说，“你取笑吧，卑鄙的东西，你取笑吧！”

“不，老板娘，我决不是取笑你，索涅特卡倒有双很好的袜子要卖，我不过是想，也许我们这位老板娘要买呢。”

许多人笑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象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似的走着。

天气越来越坏。大片大片潮湿的雪花从满天灰色的云层中飘落下来，可是一接触地面就融化了，使难走的泥路更加难走。最后，出现了一条深灰色的带子，它的另一边看不清。这条带子就是伏尔加河。伏尔加河上刮着相当猛烈的风，把那缓缓起伏的、壮阔的、黑沉沉的波浪吹得前后摇晃。

这一群遍身湿透、冷得打战的犯人，慢吞吞地走向渡口，站在那里等候渡船。

一艘湿漉漉、黑沉沉的渡船开过来了，船员们开始让犯人上船。

“他们说，这条船上有人卖酒。”一个犯人说，这时落满潮湿雪花的渡船已经离岸，在波涛汹涌的河上摇摆着。

“是呀，现在哪怕喝到一点点酒也是好的。”谢尔盖说道，接着，他为了给索涅特卡取乐，又去捉弄卡捷琳娜·利

沃夫娜：“老板娘，看在我们的老交情上，请我喝点伏特加吧。别小气，我的宝贝儿，你该记得咱们从前的爱情吧！你该记得，亲爱的，咱们从前常常在一起寻欢作乐，在漫长的秋夜里坐在一起，咱们既不用司祭，也不用诵经士就让你家里的人一个个永远安息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冷得浑身打战。除了那穿透湿漉漉的衣衫刺入骨髓的寒冷以外，她身上还发生了某种别的变化。她的头象在火中燃烧；两眼瞳孔放大，熠熠发光，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奔腾起伏的波涛。

“我也想喝点伏特加，我冷得受不了啦！”索涅特卡用银铃般的嗓音说。

“老板娘，请请客吧，行吗？”谢尔盖还在耍贫嘴。

“你还有良心吗？”菲奥娜摇着头责备他说。

“这不会给你增加什么光彩！”这个士兵妻子得到了犯人戈尔久什卡的支持。

“你就是不在她面前，也该在别人面前觉得良心不安吧。”

“去你的，你这个烂货！”谢尔盖对菲奥娜喝道，“你也讲起良心来啦。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也许我从来就没有爱过她，可现在……我觉得，索涅特卡脚上穿的破鞋也要比她的臭脸蛋美，比这头掉光了毛的丑猫好看。关于这事儿，你对我有什么可说的？让她去爱那个歪嘴的戈尔久什卡吧，要不就……”他回头朝一个骑在马上、披着大氅、军帽上饰着帽徽的瘦小的解差望了一眼，又添补了一句：“要不最好

还是去向那个解差调情，躲在他的大氅底下，至少淋不着雨吧。”

“而且大家伙都会管她叫军官太太。”索涅特卡用银铃般的嗓音说。

“那当然！……而且买毛袜的钱不费多大的劲儿就可以弄到手。”谢尔盖接口说。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没有为自己辩护，她越来越专注地望得波涛，口中念念有词。在谢尔盖下流的辱骂声中，她只听到那忽开忽合的波涛在轰鸣和呻吟。突然间，在一个被劈开的波涛中，她仿佛看见了鲍里斯·季莫费伊奇的发青的头颅，从另一个波涛里她丈夫也探出头来，在浪间摇摆，手里抱着耷拉着脑袋的费佳。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背祷词，她噤着嘴唇，可是嘴里却嘟哝着：“咱们从前常常在一起寻欢作乐，在漫长的秋夜里坐在一起，一块儿谋害人，让他们归天。”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颤抖着。她的飘忽的眼神渐渐收拢来，变得粗野了。她的两条胳膊一次又一次伸出去，不知伸向哪里，然后又落下来。又过了一分钟光景，她突然整个身子摇晃起来，眼睛依旧盯着黑沉沉的波浪。她弯下腰去，抓住索涅特卡的两腿，纵身一跃，就一块儿掉进了河心。

大家惊讶得目瞪口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出现在浪尖上，接着又一个猛子不见了；又一阵波浪把索涅特卡掀到了水面上来。

“钓竿！扔钓竿！”渡船上的人大声嚷道。

一根系着长绳的沉重的钓竿扔到空中，落入水里。索涅特卡又不见了。过了两秒钟，她又挥动了一下胳膊，渡船旁的一股水流很快把她卷走了。就在这时候，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从另一个波浪中几乎露出半截身子，她向索涅特卡扑了过去，就象一条强悍的狗鱼猛攻一条软弱的小鳊鱼。两人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864)

陈燕宇 臧仲伦 译

着魔的流浪人

第一章

我们在拉多加湖航行，从科涅维茨岛去瓦拉姆，途中由于船舶本身的需要，在科列拉的码头停靠。乘客中有很多人兴致勃勃地上了岸，骑上芬兰小骏马到这荒凉的镇上去观光。接着船长作好了继续航行的准备，我们又继续前进了。

游览了科列拉，我们自然要谈谈这个贫困而非常古老的俄罗斯城镇；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什么景象比这儿更凄凉的了。乘客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更有一位喜欢来个哲理概括、扯上几句政治俏皮话的乘客说，他怎么也不懂，为什么一定要耗费国币，把那些在彼得堡碍手碍脚的人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去，既然离京畿不远，在拉多加湖边，就有象科列拉这样的绝妙地方。在这里，面对冷漠的居民，荒凉凄惨令人窒息的大自然，思想再自由、情绪再乐观的人也是受不了的。

“我敢断言，”那位旅客说，“这么办，准是墨守成规，或者至少是不了解情况的结果。”

对此，一位常到这里来的旅客回答他说，这里倒不断有人发配来，就是全都待不长。

“有个神学院学生，由于行为粗暴，被送到这里当诵经士（这样的流放我可莫名其妙了）。来到这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还老是对法院存着指望，想去上告。后来他喝起酒来，喝得完全失去了神智，向上面写了个申请说，最好还是尽快把他‘枪毙或者充军，不然，要是不方便，绞死也行’。”

“后来上面是怎样决定的呢？”

“那……不知道，真不知道，不过他没有等到上面作出决定就上吊死了。”

“做得对。”哲学家说。

“做得对吗？”讲故事的人追问了一句，他显而易见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个殷实的虔诚的商人。

“那怎么着？”哲学家说，“至少死了也就了了。”

“了得了吗？到了阴间怎么样？要知道，自杀的人永世不得超生，甚至没有人会替他祈祷。”

哲学家并不答话，只是尖刻地笑了笑；但是又有一个乘客出来反对他和那个商人，出乎意外地为这个没等到上面批准就自己判处死刑的诵经士辩护。

这是一位新到的旅客，从科涅维茨起他就悄悄地坐在那儿了。他一直不吭一声，因此我们谁也没有注意他。现在大家都转过头来看他，谁都少不得愣了一下：怎么可能他一直没有受到注意呢？他身材魁梧，脸盘黝黑阔大，铅灰色

的头发又浓又髻：这一头灰发确实是亮得出奇。他身上穿着一件修道院小修士穿的法衣，腰上束着修道院的宽皮带，头戴尖顶黑呢帽。他是带发的小修士呢，还是剃度僧人？这就很难说了；拉多加湖中那些岛上的修士不仅出远门不戴法冠，即便在岛上也很少戴，他们过惯乡下的朴素生活，通常只戴尖顶帽。我们的这位新旅伴看样子已经五十开外，后来发现是个极其讨人喜欢的人，他是个地道的勇士，而且还是个典型的、朴实善良的俄罗斯勇士，象韦列夏金^①的出色的油画上和阿·康·托尔斯泰^②伯爵的长诗中的老爷爷伊利亚·穆罗梅茨。看来，他这个人不应该穿这么一件法衣，而应该骑一匹“花斑马”，穿一双庞大的树皮鞋，在树林里游荡，懒洋洋地吸着“黑松林里树脂和草莓的香味”。

尽管他显得如此善良纯朴，但是并不需要多加观察就能看出，他是个见多识广，也就是所谓“饱经忧患”的人。他有一种豪迈而自信的气概，但是一点也不装腔作势、令人感到不快，他不慌不忙地以一种悦耳的男低音开始说话。

“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说，慢慢地、轻轻地从那撮浓密、灰白、而又向上翘着的骠骑兵式的小胡子底下把字一个个吐出来。“您说自杀的人在阴间永远得不到宽赦，我可不同意。至于说没有人为他祈祷，那也不见得，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他轻而易举、简简单单地就可以改善那些死鬼的处境。”

① 韦列夏金(1842—1904)，俄国画家。

② 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作家。

大家问他，那个替自杀的人死后料理事情、改善处境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位身材魁梧的修道士回答道：

“这个人就是莫斯科教区一个村子里的司祭，”勇士似的修道士回答，“由于酗酒，险些儿被撤消职务——就是他们料理事情。”

“这您怎么知道的呢？”

“那对不起，这事不止我一个人知道，整个莫斯科教区都知道，因为这件事一直捅到了总主教菲拉列特那儿。”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然后有人嘟哝道，这事未必可信吧。

修道士听了这句话，并不生气，他回答说：

“是啊，乍一看，事情的确是不可信。我们不相信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连总主教大人也是好长一段时间不相信，到后来，得到了确凿的证明，看到不相信不行了，才相信的。”

旅客们就钉住了那个修道士，请他把这个希奇的故事讲一讲，他并不拒绝，便讲了起来。

“据说，一天有一个督司祭向主教大人打报告，如此这般地说这个乡村司祭是个糟糕的酒鬼，成天喝酒，留在教区里不合适。这个报告说的都是实情。主教大人就命令把那个乡村司祭送到莫斯科去见他。主教大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地道的酒鬼，便决定解除他的职务。那个司祭这一下可倒了霉，酒也不喝了。他痛不欲生，老是哭啼啼的，‘我怎么让自己落到这个地步，如今除了自杀，我还有什么别的路

好走呢？’他想，‘我就只剩这条路了，那样的话，主教大人总得可怜可怜我的不幸的家眷，给我女儿觅个女婿好叫他接替我来养家活口吧。’这样，他就真的决心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连日期都定好了，只是他生性善良，随后又想道：‘好吧，死就死吧，不过我可不是牲畜，我还有灵魂，我的灵魂怎么办呢？’从此，他就更加苦恼了。好，他在那里伤心，主教大人可决定了，司祭酗酒就该撤职。一天饭后，主教大人拿着一本书躺在长沙发上休息，睡着了。好，他睡着了，也可能只是打了个盹儿，但是突然看到房门好象打开了。他大声问：‘谁啊？’他以为这是侍从来报告有客人来了，但是又一瞧，进来的不是侍从，而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主教大人一眼看出，来者是圣徒谢尔盖。

“主教大人问：

“‘您是圣徒谢尔盖吗？’

“圣徒答道：

“‘我是上帝的仆人菲拉列特。’

“主教大人问：

“‘圣洁的大驾光临，有何吩咐？’

“圣徒谢尔盖回答：

“‘尚望慈悲为怀。’

“‘敬请明示。’

“圣徒指名道姓说了那个因酗酒而被革职的司祭，就走了。主教大人醒来，想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个平常的梦呢，还是幻想，或者是圣徒托梦来指点？’他开始思索起

来。这位天下有名的聪明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梦，因为生前严守戒律、持斋清修的圣徒谢尔盖怎么可能来替这么一个意志薄弱、不守清规的司祭说情呢？好，主教大人这样一想，就对这件事采取了听其自然的态度，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时候他就上床睡觉。但是合上眼睛他又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把主教大人弄得更加心慌意乱。这是一阵形容不出的奇怪的隆隆的声音，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轰隆隆，轰隆隆……马队在奔驰……无数骑士穿着绿色甲冑，戴着羽毛头饰，坐下的马简直是些黑狮子，带头的首领也是类似的装束；他手里擎着一面黑旗，旗上画着一条蛇；他把黑旗往哪里一挥，这队人马就往哪里冲去……主教大人不知道这一群人究竟要干些什么，只听那为首的命令道，‘把他们撕个粉碎，反正现在没人替他们祈祷了。’说着，他纵马向前，队伍也跟着冲过去；他们后面跟着的是一群阴郁的鬼魂，活象春天里的一群瘦鹅，都愁眉苦脸向主教大人点头哈腰，哭哭啼啼地向他哀求：‘饶了他吧，只有他一个人为我们祈祷。’主教大人醒来，立刻派人去叫那个酗酒的司祭，问他是怎样祈祷的，为谁祈祷。胆小的司祭在主教大人面前手足无措地回答：‘大人，我是按照规定那样做的。’主教大人费了好大劲，才算叫他认了错。‘我有件事做错了，’他说，‘我意志薄弱，由于绝望曾想自杀，因此每逢做礼拜，我都为那些临死没做过忏悔或者自寻短见的人祈祷……’主教大人听他这么一说，才明白梦里看见的那群象瘦鹅一样的影子似的人是些什么东西了。为了不让那些走

在前面、一心想要毁灭他们的魔鬼得逞，他宽恕了这个司祭。‘行了，今后不要犯戒条就是，’主教大人说，‘以前为谁祈祷，还去为他们祈祷。’于是他就让司祭恢复原职。所以你们看，象他这样一个司祭，对那些禁不起生活考验的人们也是可以有用的，因为他愣头愣脑，不会罢休，为了他们老是向造物主苦苦哀求，因此造物主只好宽恕他们。”

“为什么‘只好’呢？”

“因为‘叩门，就给你们开门’^①，要知道，这是造物主自己嘱咐的，自然是不能改变。”

“请问，除了这位莫斯科教区司祭以外，还有没有别人为自杀的祈祷？”

“这个，真的，我就不知道该向你们说些什么好了。人们都说，不该为他们祈祷，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独断独行，但是有人不知道这一点而为他们祈祷，那也是可能的。不过在圣三一节，或者圣灵降临节，任何人都可以为他们祈祷。这一天就念特别的祈祷文，那些祈祷文真叫人感动，我一辈子也听不厌。”

“这些祈祷文在别的日子就不能念吗？”

“我不知道，这要去问有学问的人了，我想他们一定知道。这种事与我无关，因此我就说不上来。”

“您有没有注意过，做礼拜时，是否有时也念这种祈祷文呢？”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

“没有，我没注意到；但是我的话也不能作数，因为做礼拜时我难得在场。”

“为什么？”

“我的职务不允许我去。”

“您是修士司祭还是修士助祭？”

“都不是。我只是穿了件法衣罢了。”

“那么您总是个僧人吧？”

“是啊，一般说来，大家都这样认为。”

“这样说是可能的，”那个商人应声说，“不过，即使穿了法衣，也还是可以脱了去当兵。”

这句话并没有使那身穿法衣的勇士生气，他沉思了一会儿，说：

“不错，有可能，而且据说有过这种事情，只是我已经上了年纪，五十三岁了。说起军队生活，我倒并不陌生。”

“难道您在军队里干过吗？”

“干过。”

“怎么，你当过中士吧？”这问题又是那个商人问的。

“不，我没有当过中士。”

“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当兵，守卫，洗刷，赶车？”

“都不对。不过我倒是个地道的军人，几乎从小干的就是军队里的活儿。”

“那么就一定是世代吃粮的了？”商人生气了，非问个清楚不可。

“也不对。”

“鬼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啊？”

“我是个‘马头军’。”

“什——么？”

“我是个马头军，换一句普通的话来说，是个养马的行家，专门给军官们挑选马匹的。”

“哦，原来如此！”

“我一辈子挑选、训练了成千上万匹马。我驯服过最烈性的马，比如有一种马常常抬起前腿，使劲仰面倒下去，那马鞍一下子就能把骑马人的胸部砸伤，这种马可就不敢这样对待我！”

“您是怎样制服它们的呢？”

“我……很简单，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一种天生的特殊本领。我一跳上马背，不等它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用左手使劲揪住它的耳朵，把它的头扭过一边，右手握成拳头朝它脑袋上两耳之间猛力捶击，咬着牙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吆喝它，吓得那马连脑汁也要从脑门里和血一块儿通过鼻孔流出来，它也就老实了。”

“以后呢？”

“以后我就跳下来，把它抚摸一阵，让这畜生好好把我看看，脑袋里留下个清楚的印象，接着我再跨到它的背上，就骑着走了。”

“后来这匹马就安分了吗？”

“安分了，要知道，马是有灵性的，它感觉得出对付它的是怎样一个人，对它有些什么看法。可以说，任何一匹马都

爱我，对我满有感情呢。莫斯科练马场里有过一匹马，谁都拿它没办法，这头无知的畜生竟想出一个招儿来，咬驭手的膝盖。这该死的东西干脆大板牙一咬，就把整个膝盖骨都咬下来。多少人把命都送在它手里。这时候，莫斯科来了一个名叫拉莱的英国人，大家都叫他‘驯马能手’，那匹马，坏东西，也差点儿把他给咬了——至少叫他出了洋相。据说，只因为他膝盖上裹了铁的护膝才算保住了性命，那马虽然也咬了他的腿，但没能咬穿那护膝，就算了。不然，他少不了把命送掉。后来还是我制服了那畜生。”

“请问，您是怎么制服它的？”

“靠了上帝保佑，因为，我再说一遍，我天生有这种本领。那位被称做‘驯马能手’的拉莱先生和其他所有想驯服这匹马的人，都以为对付它的诀窍全在缰绳上，拽住它，不让它的头随便摆动。而我却想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等到那个英国人拉莱退了下来，我便说，‘没什么，容易极了，这马不过是被鬼迷住了。英国人不懂这个，我懂，我来治它。’上司同意了。我说：‘把它带到德罗戈米洛夫关卡外去！’马牵出来了。好，我们把它带到菲利的一块洼地上，菲利是贵族老爷们的别墅所在地。我看中这儿宽敞合用，就干起来。我跳到那匹咬人畜生的背上，光着脚，只穿了一条马裤，戴一顶便帽，衬衫也不穿，身上只缠了一条编带，那是诺夫戈罗德那位圣洁英勇的弗谢沃洛德—加夫里尔公爵赏赐给我的，我钦佩他的英勇，敬仰他；那带子上织着他的箴言：‘我决不把荣誉让给任何人’。我当时并没有

特别的工具，除了一只手里的一根结实的鞅鞅鞭子，鞭子头上拴着一个充其量不过两俄磅重的铅球，另一只手的一瓦罐子面糊。我骑上马，另外四个人拽住缰绳把马头向四面猛拉，使它不能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冲过去咬他。那鬼东西看到我们都冲它来，就大声咆哮，汗都淌出来了，愤怒得浑身发抖，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看到这情形，我向那些拉马的人喊道：‘快把这畜生的笼头揪下来！’他们还以为听错了，不相信我会对他们发出这种命令，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你们发什么呆？’我喊道，‘还是没听见？我怎么说的，你们就立即照办！’他们回答道：‘伊万·谢韦良内奇（在我未穿上这件法衣以前，人们都叫我伊万·谢韦良内奇·弗利亚金先生），你要我们去掉笼头，这怎么行？’我这一下真忍不住发火了，因为我看到，而且我的两腿也已经感觉到，马要发疯了，我一边用膝盖把它紧紧夹住，一边对他们大叫，‘卸下来！’他们还想申辩，但是我简直发狂了，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他们这才一下子揪下笼头，撒腿向四面飞跑。就在这时，我出其不意地把瓦罐子向马头上砸去，瓦罐破了，满头面糊直往它的眼睛、鼻孔里灌进去。那畜生着实吓了一跳，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立刻用左手摘下帽子，不断地把面糊往它眼睛里抹，同时用鞭子抽它的腹部……它抖擞着向前跑去，我继续用帽子把面糊往它眼睛里抹，使它看不见，又用鞭子抽打它的另一面腹部……我抽呀，抽呀，不使它缓过气来，也不让它张开眼睛望一下，我就这样用帽子蘸面糊往它脸上抹，同时咬牙切齿地吓唬它，用

鞭子在它两边的肚子上反复抽个不停，使它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它懂得了，不敢站住使性子，而是驮着我一个劲儿飞跑。那头可怜的畜生就这样驮着我跑，而我就不停地抽打它。它跑得越快，我就抽得越凶。最后，我们两个都累了，我两肩痠痛，手臂也举不起来了，它呢，我看它也不再斜眼看我，连舌头都伸出来了。这表明它已经服输，我就赶快跳下来，擦去它眼睛里的面糊，拉住它的鬃毛说，‘站着别动，你这杂种，中了邪的畜生！’我使劲把它往下一按，它就在我的面前跪下，从这个时候起，它变得别提多温顺了，任何人都能骑它，可惜不久就死了。”

“怎么，它死了吗？”

“死了；那畜生太傲气，行动上驯服了，不过性子分明没法改变。拉莱先生听到这情形，就邀请我上他那儿去。”

“怎么，您给他干活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叫我怎么说才好呢？首先，我是个马头军，干惯了自己这一行——选马，而不是驯马，而他只要我驯服那些疯狂的马匹。再说，我认为他不怀好意。”

“怎么说呢？”

“他是想掏我的秘诀。”

“那您就卖给他嘛！”

“对，我本来想卖。”

“那不就行了吗？”

“是这样……准是他被我吓怕了。”

“请给我们讲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吧，其实并没有什么事，他只是对我说，‘把你的秘诀告诉我吧，老兄，我给你大大一笔钱，还请你做我的马头官。’我是从来骗人的，就照直对他说，‘有什么秘诀呢——什么也算不上。’但是他并不相信我的话，因为他是英国人，照读书人那样看问题。‘好吧，’他说，‘要是你不愿意就这么讲出来，那么我们去喝点儿甜酒吧。’这样我就同他喝起酒来，喝了好久，他喝得满脸通红，大声说道，‘好吧，现在请说说：你是怎样对付马的？’我回答道，‘是这个样子……’我凶狠地望着他，尽量装出可怕的样子，还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当时手头没有一罐面糊，只好随手抄起一只杯子向他一挥，摆个样子给他看看。他一看我这个样子，赶忙往下一蹲，钻到桌子底下，然后拖着脚步出了门，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面。”

“啊，因此您才没有给他当差？”

“就是这个原因。是啊，他从那以后不敢再同我见面，我怎么还能给他当差呢？我当时很想跟了他去，我们一起比赛着喝酒的时候，我就喜欢上这个人了，但是人总拗不过命，我注定了有别的使命。”

“那么您认为什么才是您的使命呢？”

“说句实话，我自己也不大知道怎么说才好……我干过的事可多了。且不说马上马下，我还被人逮住囚禁过，参加过战争，杀过人，自己也被弄成残废，那苦处可不是每个人

都能忍受得了的。”

“您什么时候进了修道院？”

“不久以前，一共才几年，在我饱经沧桑之后……”

“您是不是觉得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呢？”

“这……我不知道怎样说才是……不过应该说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您为什么要这样说……好象您不敢肯定似的？”

“因为……咳，我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捉摸不透的事情，我又怎么能肯定呢？”

“这是怎么回事呀？”

“因为我干过的许多事情都不是我自己要干的。”

“那么是谁要您干的呢？”

“都是我父母许下的愿。”

“父母许下了愿，您就怎么啦？”

“我这一辈子碰到的事情都是叫我必死无疑的，但是怎么也死不了。”

“是吗？”

“没有半点儿假。”

“那就请讲讲您一生的遭遇。”

“行，只要我记得的我都可以讲，要讲，就得从头讲起。”

“太好了，那样更有意思。”

“能有多大意思，我可就不知道了，请你们听吧。”

第二章

这位当过马头军的伊万·谢韦良内奇·弗利亚金先生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农奴家庭，父母是奥廖尔省一个伯爵的家奴。老伯爵在世时家大业大，传到少爷们手里就衰落了。伯爵住的村子，那府第可大了，客人来了有专用的客房，有剧院，有特设的九柱戏场，有猎狗棚，狗熊就拴在柱子上，还有花园。自己的歌手开音乐会，自己的演员演各种各样的戏。还有纺织工场和各种作坊，但是最使人感兴趣的要数养马场了。各样事情都有专人负责，而最受重视的是马棚。过去当兵吃粮的，他的儿子总得当兵打仗，同样，赶车的儿子就该驾马，马夫的儿子就该看马，看管饲料的奴仆的儿子，就得从谷仓到牲口棚来往搬运饲料。我父亲是赶车的，名字叫做谢韦良，他虽说不上是个顶拔尖儿的赶车的，那时赶车的实在太多了，但是他赶的是六匹马驾的大马车，有一次皇上路过我们那儿，我父亲在接驾的行列里排在第七位，他还得了一张蓝钞票^①的赏赐呢。母亲我记不得了，她死的时候我还是个奶娃娃。我是她‘求来的’儿子，这就是说，她好些年头没有生养，总向上帝求个孩子，等求到了，生下我，就死了。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头特别大，人家都不叫我

① 票面值五卢布的纸币。

伊万·弗里亚金，只管我叫大头。我和父亲住在车夫房，成天待在马棚里，因此也就学会了鉴别马匹的诀窍。可以说，我爱上了马，因为我从小就在马肚子底下爬来爬去，它们也不伤害我。等我长大，我就和它们完全混熟了。养马场和马棚在我们那儿是分开的，我们车夫不管养马场的事，马养到一定时候，我们就领几匹来调教。每一个车夫加上副手都有六匹马，各种各样的马种都有：维雅特卡的、喀山的、卡尔梅克的、比丘格的、顿河的，都是外地运来，从马市上买的。当然，大部分是自己养马场养的，可是这些马不值一提，因为它们都比较温顺，个性不强，脑子也不灵。只有那些野种才称得上是野兽。伯爵总是大批大批的买马，整整一群，价钱便宜，八个卢布、十个卢布一匹，赶回家来就开始训练。这些马可真难对付啊。有时候，几乎一半至死不服调教。它们站在院子里发呆，看见墙也吓得往后退，还老是斜着眼睛望天空，象鸟儿似的。看到它们那副神气，象是巴不得长上翅膀飞走，我也不禁替它们难受……起初，这些马说什么也不肯从槽里喝水、吃燕麦，于是渐渐消瘦下去，以至骨瘦如柴，终于倒毙。有时买来的马多一半就这样损失掉，尤其是吉尔吉斯马，它们酷爱草原上的自由生活。不过那些给我们驯服了的就活下来，其中也有不少在训练过程中变成残废，因为要治它们的野性只有一个办法：用鞭子抽。凡是经得起调教的，就成为骏马，拉起车来，养马场的哪匹马也没法跟它比。

“我父亲谢韦良·伊万内奇赶的是六匹吉尔吉斯马。等

我长大一些，他就让我给他当副手。那六匹马可厉害了，跟如今骑兵队挑来给军官们用的完全不同。我们常常把军官们骑的那些马叫做‘宫廷侍从’，因为骑这种马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为连军官都能骑，而我们的那些马干脆是野兽、妖龙加毒蛇，只要看一看它们的嘴脸，那牙齿，那腿脚和鬃毛……简直不得了！它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倦，不要说七八十里^①，就是从乡下到奥廖尔城，跑上一百、一百十五里，或者从城里照这样跑回来，它们也不用休息，毫不在乎。它们一跑起来你就得注意，别让跑过了头。我第一次骑上有马鞍的前导马才不过十一岁，但是我这条嗓子却是极体面的，完全符合给老爷们赶车的要求：那是又亮又尖，而且能持久，我可以接连‘哧—哧—啞—啞’地喊上半个钟头不歇气。但是那时我的体力还不够，我还不能自在地骑着马赶远路，我常常被捆在马上，换句话说，就是用皮带把我捆在马鞍和马兜带上，扎得牢牢的，根本掉不下来。我浑身疼得要命，不止一次给折腾得头昏眼花，失去了知觉，但我既然被捆在马上，不住颠簸摇晃，就又苏醒过来。说句老实话，那玩意儿可真不好受。在路上，这样晕过去又苏醒过来，总得要有好几次。到家以后，我从马上被拖下来时简直就象死尸似的，父亲安顿好了，就……给我闻辣根。后来我习惯了，这都算不得什么了。有时赶着马，我还老是想，碰到一个农夫就抽他一鞭。小孩子赶车的这种淘气事儿大家

① 这里指的是俄里，下同。

都知道。有一次，我们送伯爵去做客。那是夏天，天气好极了，伯爵带着他的狗坐在敞篷马车里，我父亲驾着四匹马，我骑着马在前面引路。我们撇开大道，转到一条通向修道院去的有十五里长的专用小路上。那修道院地方很偏僻，这条小路是修道院为了招揽游客修筑的：那些官方筑的大道自然满地都是垃圾，路旁的杨柳歪歪倒倒，只有一些光秃秃的树枝；但是这条修道院的小路却扫得干干净净，沿途栽了桦树，绿油油的，散发着清香，远处可以看到开阔的田野……总之，美极了，看到它我真想大声呼喊，可是无缘无故喊叫当然不行，因此我克制住了，赶着马往前跑。在离修道院只有三四里地时，路面开始向下倾斜，我突然看见前面路上有一个黑点……象只刺猬在爬行。看到有这样一个机会，我高兴极了，使出全身力气拉长了声音喊‘哧一哧一啞一啞’，喊了足足有一里地。等我赶到跟前，发现我吆喝的原来是一辆双驾大车，我这时越发来劲了，踩着马镫子站了起来，只见大车的草堆顶上睡着一个人。看来这暖和的太阳和微风使他太惬意了，他在车上无忧无虑已经睡熟，背朝上，舒舒服服地伸展着身子，把头埋在草堆里，两只胳膊叉开着，好象要把车子抱住似的。我看到他不可能给我们让路，就自己靠边。当我们走到他的车子旁边时，我站在马镫上生平第一次咬紧牙齿，狠狠地朝他背上抽了一鞭。他的马拉着车一个劲儿往坡下冲，他也一下子惊跳起来，原来是个瘦小的老头儿，戴一顶修士帽，就象我头上戴的这顶一样。他的脸可怜巴巴的象个老太婆。他吓得要命，眼泪淌

了一脸。他在草堆上扭了几下身子，活象一条油锅里煎的鱼，大概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看不清哪儿是车子的边缘，一下子从车上滚了下去，摔到轮子底下，在尘埃里滚着……脚给缰绳绊住了……开头，看见他一个倒栽葱摔下去，我和我父亲，甚至伯爵都觉得好笑，但是后来我看见，大车往下走到桥边时，车轮卡在一根桩子上，马停住了，他既没有爬起来，也没有动一下……等我们把车赶到他身边一看，只见他一身都是土，脸上连鼻子也没有了，只有一个窟窿，血从里面流出来……伯爵下令停车，他走下去，看了看，说：“轧死了。”他还吓唬我说，回到家里一定要好好揍我一顿，接着就叫赶快赶到修道院去。修道院里派了人到桥头去，伯爵和修道院院长谈了好久。那年秋天，我们赶了整整一长列车子，载了燕麦、面粉和干鱼送到修道院去。在修道院里的一间披屋后面，我父亲用鞭子在我屁股上隔着裤子抽了一顿，但他没有使劲打，因为我马上还要赶车去。事情就这样结束，但是那天夜里，被我害死的那个修道士给我来托梦，仍然象个老太婆那样哭泣着。我问：

“‘你找我做什么？滚开！’

“他回答：

“‘你害得我没做忏悔就送了命。’

“‘比这更糟的事有的是，’我说，‘现在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那对你又有什么不好？你死了一切不就完了吗？’

“‘你讲得很对，为此我非常感谢你，’他说，‘现在我是

从你去世的母亲那儿来问问，你知不知道你是她“求来的儿子”？’

“‘那还用说，’我回答，‘费多西娅奶奶跟我说过不止一次了。’

“‘那么你知不知道你还是个“许了愿的儿子”呢？’

“‘你说什么？’

“‘你是被许给上帝了的。’

“‘谁许的？’

“‘你母亲。’

“‘那么让她自己来告诉我好了，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捏造出来的呢？’

“‘不，’他说，‘我没有捏造，只是她不能到这儿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儿和你们人世间不同，这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说话走动的，谁有本领干什么才能干什么。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兆头，证明我没有说假话。’

“‘好吧，’我说，‘是什么样的兆头呢？’

“‘这就是，’他说，‘你要死许多次，但是每一次都死不了，直到你真正该死的时候到来，到那时你就会记起你母亲许下了愿，你得出家。’

“‘好极了，’我说，‘就这样吧，我等着瞧。’

“他就不见了，我醒来，把这些话忘得精光，不料灾难真的接二连三到来。这之后不久，我跟着伯爵夫妇到沃罗涅

日去，因为他们小女儿脚残废了，为了治好这毛病，就带她去朝拜最近出现的一位圣徒的遗骨。我们中途在耶列茨县的克鲁托耶村歇脚喂马；我在马槽下睡着了，又梦见那个被我害死的修道士走来说：

“‘大头呀，听我说，我真可怜你，赶快向主人请求让你进修道院吧，他们会放你去的。’

“我问：

“‘这是为什么？’

“他却说：

“‘你瞧着吧，不去你就会遭到多少灾难！’

“我心里想：‘行，一定是因为我把你害了，你才来对我说这些倒霉的话。’想着想着，我就爬起来帮父亲套马，我们把车赶出了村，这儿的山路很陡，一边是悬崖峭壁，摔死的人多得数不过来。伯爵对我说：

“‘大头，多加小心啊！’

“我干起活来是很机灵的，虽然辕马的缰绳掌握在赶车人手里，但我却有许多办法帮助父亲。他的辕马又都强壮、可靠——走下坡路时，干脆可以蹲下来，屁股着地，但是其中有一匹真混蛋，就爱当天文学家，你一拉缰绳，它就抬起头来望天，真是活见鬼。由这种天文学家驾辕真糟糕透了，如果拉单辕，那是最危险不过的。当副手的碰见这种马就得特别留意，因为它不看脚底下，乱踩一气，天晓得会走到哪儿去。当然，我对这种天文学家式的马是完全了解的，经常帮着我父亲对付它——我用左肘弯拉住了我骑着的马

和它右边那匹马的缰绳，把它们放在这样的位置上，让它们尾巴一甩就能碰到驾辕的马的笼头，而那辕木就搁在我这对马的屁股中间。我右手始终提着马鞭，搁在那天文学家的眼前，一看它要望天，我就朝它鼻子上打一鞭子，它就低下头来，车子也就顺利前进了。这一次也是这样：车子下坡时，我在车辕前来回转，用鞭子管住天文学家。但是突然间，我发觉它对我父亲拉着的缰绳和我的鞭子都毫无感觉，它的整个嘴被马嚼子勒得鲜血直淌，眼睛也鼓了出来。蓦地我背后什么东西嘎吱响了一下，整个马车往前倾斜……车闸断了！‘拉住！拉住！’我拚命对我父亲喊叫。‘拉住！拉住！’他也叫嚷着。但是拉什么啊，六匹马全都发疯似的直冲下去，什么都看不到了。我眼前突然有什么东西一闪，我一看，原来是父亲从车座上摔下来了……他手里的缰绳断了……面前是可怕的深谷……我也弄不清那时究竟是替主子们担心还是替我自己担心，不过，既然非死不可，我立即从马鞍上跳起身来，吊在车辕的末梢上……我不知道当时我的体重有多少，反正压在车辕上这分量小不了。我把驾辕的马儿压得直呼哧……我抬头一看，头里我的那两匹马已经跑了，就象有人把挽索割断了似的，我的身子悬在深谷上空，马车已经停住，被我用车辕压住驾辕的马把它给堵住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不觉吓了一跳，手一松，人就下去了，以后便什么也记不得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才醒过来，醒来一看，我在一个农民家里，一个壮实的庄稼人对我说：

“‘啊，你还活着，小伙子？’

“我回答说：

“‘大概是活着吧。’

“‘你还记得刚才出了什么事吗？’他问。

“我开始回忆，想起了马怎样拖着我们奔跑，我怎样跳到车辕末梢上，悬在深谷上空；再下去我就知道了。

“那庄稼汉笑了笑，说：

“‘你哪儿知道。你前面那两匹马滚到谷底当然活不成，摔成肉酱了。你呢，好象有只看不见的手救了你的命，跌到了一摊稀泥上，简直就象滑雪橇似的。我们都以为你送了命，谁知一看，你还有气儿，就是灵魂出了窍。现在，你如果有力气的话，就站起来，赶快到圣徒那儿去。伯爵留下了钱，他说，你如果死了，就用这钱把你埋了，不死，就送你去沃罗涅日。’

“于是我就到沃罗涅日去了，不过一路上没讲一句话，只是听着送我的那个老乡用手风琴奏着《娘子舞曲》。

“我们到了沃罗涅日，伯爵把我叫到他房间里，对他的夫人说：

“‘夫人，就是他，你看，这孩子救了我们的命。’

“伯爵夫人只是点点头，伯爵又说：

“‘你想要什么，就说吧，大头，我全给办到。’

“我说：

“‘我不知道要什么。’

“他又问：

“‘那么你喜欢什么呢?’

“我想了又想,说:

“‘手风琴。’

“伯爵笑了,他说:

“‘咳,你真是个傻瓜,不过,不用说,一有机会我不会忘了你,’他说,‘手风琴这就给他买。’

“于是便打发一个下人到商店里去买了手风琴,送到马棚里来给我。

“‘给你,’他说,‘拉吧。’

“我本想接过来拉,但是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拉,就把它扔在一边,第二天被几个朝圣的妇女从棚子里偷去了。

“我那时真该听从那个修道士的劝告,当伯爵问我要什么的时候,趁机要求进修道院。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要手风琴,从而把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放弃了,只落得接连不断地遭难受罪,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可就是死不了,直到那修道士在梦中对我说的预言,不由我不信,在世俗生活中全都应验了为止。”

第 三 章

“我就这样受到主人的恩宠,驾着新从沃罗涅日买来的六匹马,和主人一同回家。还没到家,我就打定主意在马廐里养一对凤头鸽子。公的羽毛是灰褐色,母的是白色,那脚却是红的,真是美极了!我非常喜爱这对鸽子,特别是那只

公的，到了晚上就咕咕咕咕地叫，非常好听。白天，它们在马群里飞来飞去，栖息在马槽上，啄着麦粒，互相亲吻着……年轻人看着这一切实在是赏心乐事。

“这样亲吻了一阵，小鸽子就出世了。孵出一对小鸽子，等这一对长大，它们也热烈地亲吻起来，也下了蛋，又孵出了更多的小鸽子……这些小雏儿全身长着柔软的绒毛，还没有羽毛，颜色黄得象锦葵草的籽儿一样；那嘴却不大好看，大大的，象契尔克斯^①公爵的鼻子。一天，我想仔细看看这些小雏儿，为了不至于揉皱它们的毛，我抓住一只小鸽子的嘴，提起来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多么可爱的小东西啊！那只公的老鸽子总想把它从我手里抢走。我索性和它开玩笑，用小雏儿逗弄它，等我把雏鸽放回窝里，它一丝儿活气也没有了。咳，多可惜！我把它捧在手里，暖和暖和它的身体，对它吹着气，竭力想把它救活，不行，没有用了，它已经死了！我发火了，把它扔到窗外。这没有什么，窝里还有一只，可是那死了的小鸽子被一只白猫拖走了——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啣了就跑。那猫我看得很清楚，全身雪白，只有前额上有一块黑斑，活象一顶帽子。‘咳，该死的畜生，’我心里想，‘这只死的，它要吃就吃了吧。’但是那天夜里，我已经睡了，突然听见床头架子上那只公鸽气势汹汹地在和什么东西厮打。我起身一看——那夜月色很好，原来又是这只白猫把我另外那只活的雏鸽拖走了。

① 契尔克斯人是居住在高加索的一个民族，以美貌著称。

“‘这一回可饶你不得，’我心里想着，拔步就追，顺手抄起一只靴子朝它扔过去，没有打中，我的小鸽子就给它拖去吃了。失去小鸽子，老鸽子悲伤了一阵，后来又亲吻，另一对雏儿又出世了，但是那只该死的猫又来了……天晓得它是怎么发现的，一次，居然在大白天拖走一只雏鸽，而且动作那么快，我想抄起东西打它也来不及。我决定教训它一顿，在窗口装上一个机关，夜里它刚把头伸进来，立刻就被卡住了。它只好蹲在那儿懊恼地咪呜咪呜叫。我揪了它出来，把它的头和前脚塞到靴筒里，使它没法抓人，然后左手戴上手套，抓住它的后腿和尾巴，右手从墙上拿下皮鞭，把它放在床上教训它。鞭子抽了足有一百五十多下，而且使足了劲，抽得它动都不动了。我这才把它从靴筒里拉出来，看看它是死了还是活着。好吧，来试一下，看它有没有死，我把它放在门坎上，用斧头砍下它的尾巴。它‘咪噢咪噢’地叫着，惊跳起来，翻了十来个筋斗，一溜烟逃走了。

“‘好，这回再也不敢来偷我的小鸽子了吧，’我心里这么想。为了使它心惊胆战，记得牢一点，第二天早晨，我把割下的尾巴钉在窗外，心里非常得意。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不到两个钟头，伯爵夫人的女仆突然跑到马棚里来（她有生以来从没到那儿去过），撑着一把阳伞，大声嚷道：

“‘啊哈！原来是你，原来是你！’

“我说：

“‘什么事呀？’

“‘是你把卓津卡弄残废了吧？’她说，‘你赖不掉了，你

的窗口上不是钉着它的尾巴吗？’

“我说：

“‘一条猫尾巴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你好大的胆子！’

“‘谁叫它吃我的小鸽子来着？’

“‘你的小鸽子有什么了不起！’

“‘猫儿也不是什么千金小姐。’

“那时候我年纪已经不算小，开始骂人了。

“‘这种猫，’我说，‘算什么玩意儿。’

“她暴跳如雷：

“‘你竟敢说这种话！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我的猫？连伯爵夫人都把它当作宝贝。’说着她顺手给了我一耳光，而我从小手脚就灵活，当即从门后抓起一把条帚，朝她的腰上就是一下……

“天哪，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把我拖到办事房里去见那个德国管家，他下令把我狠狠揍一顿，然后撵出马棚，送到英国花园里敲小石子铺路……他们打得我皮开肉绽，站都站不住，只能用蒲席把我抬到我父亲那里去。如果单是这个刑罚，我倒并不在乎，只是又加了一种刑罚，要我跪着敲石头……这可把我折磨苦了，我老是在想，如何才能摆脱这苦役，最后决定自杀。我保存着一条捆糖包的结实绳子，是向一个下人要来的。到了晚上，我在河里洗了个澡，然后跑到打谷场那边的白杨树林里，跪下来为所有的基督徒作了祈祷，便把绳子系在树枝上，打了个活结，把头伸进去。只要

往下一跳，要不了多久就完事大吉……照我的性格，这事做起来准是干脆利落；我刚举起手来往下跳时，满以为就此挂在那里，不料一看，却躺在地上，一个吉卜赛人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把刀，嘻开了嘴笑着，他那黝黑的脸上一口雪白的牙齿在黑夜里闪闪发亮。

“‘老乡，你这是干什么呀？’

“‘关你什么事？’

“‘大概生活不甜吧？’他钉住了问。

“‘当然不甜。’我说。

“‘何必上吊呢，还是跟我们一起过吧，即使要死，也死得不一样。’

“‘你们是什么人？靠什么生活？你们大概是贼吧？’

“‘对，我们既是贼，又是骗子，’他说。

“‘哼，你瞧瞧，’我说，‘你们说不定有时候还会杀人呢，是不是？’

“‘偶尔也这么干过，’他说。

“怎么办？我想了又想：待在家里吧，天天老一套——跪在地上，砰砰地用锤子敲石块，膝盖都起了脓子了，再加上大家都讥笑我，说一个德国鬼子竟然为了一条猫尾巴责罚我把一堆山那么高的石头敲得粉碎。‘还自称救命恩人，’他们都笑着说，‘救了主人的命呢！’我再也受不了啦！左思右想，既然不自杀，就得回去继续过这种生活，算了吧。我哭了一场，就当强盗去了。”

第 四 章

“那个狡猾的吉卜赛人不让我反悔，又说：

“‘你要叫我相信你不打算再回去，就得从你主人的马棚里牵两匹马来，要挑最好的，我们骑上到明天早晨就离这儿很远了。’

“这可让我作难了：我最恨偷东西，但是一旦鬼迷心窍，就什么也不顾了。马棚在我是熟门熟路，我不费吹灰之力就牵来了两匹快马，简直是不知疲倦的龙驹马。那个吉卜赛人没等我走到跟前，就从口袋里摸出两串狼牙齿，挂在两匹马的脖子上，我们就跨上马，骑着跑了。马一闻到狼骨头的气味，跑起来简直象飞。黎明时分我们已经跑了一百多里，来到卡拉切夫城郊。在那里，我们把马卖给一家客店，拿了钱到一条小溪边去分。两匹马一共卖了三百卢布，自然是当时通用的纸币^①，但是那个吉卜赛人只给了我一个银卢布。

“‘这是你的一份儿，’他说。

“我觉得这未免欺人过甚。

“‘怎么，’我说，‘马是我偷的，我担的风险比你大，为什么反而我只分到这么一点儿？’

“‘因为就是这么一点儿一点儿长起来的。’

^① 按旧币制，一个银卢布等于纸币三卢布五十一戈比。

“‘胡说，’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么多？’

“‘因为我是师傅，你不过是徒弟。’

“‘什么，徒弟，你这是胡扯！’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我们两人就吵起来了。终于我说：

“‘你是个骗子，我再也不跟你走了。’

“可是他却说：

“‘走你的吧，老弟，多谢上帝，你没有护照，和你在一起只会给我添麻烦。’

“我们就这样分了手。我本想到地方官那儿去自首，说我是逃跑出来的；但是等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一告诉了那儿的文牍，他却说：

“‘傻瓜，你真是个傻瓜。为什么要自首呢？你身边有十个卢布吗？’

“‘没有，’我说，‘我没有十个卢布，只有一个银卢布。’

“‘唔，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脖子上有没有挂个十字架，那耳朵上不就是个环子吗？’

“‘是耳环，’我说。

“‘银的吗？’

“‘银的，我还有一个十字架，是米特罗法尼修道院给的，也是银的。’

“‘那就赶快都摘下来给我，我给你开张解放证，你可以去尼古拉耶夫，那儿正在大量招工，我们这儿的流浪汉到那边去的可多了。’

“我把银卢布、十字架和耳环都给了他，他写好证明，盖上官印，对我说：

“‘这个印还应该向你另外收钱，不论是谁，我都是这么收的，但是看你这么穷，可怜巴巴的，而且我也不愿意从我手里拿出一张不合格的证明。去吧，’他说，‘碰到什么人需要证明的，叫他到我这儿来好了。’

“‘好一个慈悲的人，’我心里想，‘从我脖子上摘去了十字架，还可怜我呢！’我没有介绍什么人给他，我身上没有一文钱，只靠着上帝保佑，一路走去。

“来到那个城里，就到集市上去找雇工的。出卖劳力的很少，那一天只有三个人，而且都是象我一样的半流浪汉。雇主倒多的是，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扑来，这个拉，那个抢。有一位老爷，身材魁梧，长得比我还要高大，他推开众人，抓住我的双手，拖了就跑。他拉着我，挥动拳头，把别人东推西推，嘴里骂着极下流的话，眼中却噙着泪水。他把我带到一座天晓得用什么东西搭起来的棚子里，说：

“‘你老实说吧，是不是逃出来的？’

“‘是的，’我承认。

“‘是个小偷呢，还是杀人犯？或者不过是个流浪汉？’

“‘你问这些干什么？’我反问道。

“‘弄清楚了，我才知道给你干什么工作合适。’

“我把你为什么逃出来的经过全都告诉了他，他听了立刻抱住我亲脸，说：

“‘我需要的就是你这种人，你正是我需要的。真的，既

然你疼爱那些小鸽子，就一定能替我把孩子照看好：我要你看孩子。’

“我吃了一惊。”

“‘怎么，要我看孩子？’我说，‘我不是干这种活儿的料。’

“‘那没关系，’他说，‘没关系。我看你能把孩子照看好，不然，我就糟糕了，我老婆在这里过得不耐烦，跟一个骑兵军官跑了，丢下一个吃奶的女娃娃。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奶喂她。你来看管她吧，我每月给你两个银卢布的工钱。’

“‘饶了我吧，’我说，‘这不是两个银卢布的问题，我怎么干得了这种事呢？’

“‘好说，你不是俄罗斯人吗？俄罗斯人干什么都行。’

“‘不错，我是俄罗斯人，但是我是一个男人，老天爷没有给我奶水喂吃奶的婴儿！’

“‘噢，这个不用担心，’他说，‘我从犹太人那儿买头母山羊来，你只要挤羊奶喂我女儿就行了。’

“我想了一想，说：

“‘当然，用羊奶喂孩子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怎么说您最好还是雇个女的来干这个活儿。’

“‘不行，’他说，‘请你别在我面前提女人了，女人弄出了多少事了，而且也无处可找。要是你不肯照看我的孩子，我立刻叫哥萨克兵来，把你捆了送警察局，警察局就会把你押送回去。你究竟愿意在伯爵的花园里敲石头呢，还是替我照看孩子，由你自己选择吧。’

“我考虑了一下：回头路走不得，于是我同意留下来给他看孩子。当天我们就从犹太人那里买来一只母山羊，那是只白色的羊，还带来一只羔子。我把羔子宰了，和主人一块儿就面吃了，然后开始挤母山羊的奶喂孩子。那孩子又瘦又脏，实在可怜，整天哭哭啼啼。我的主人，也就是她的父亲，是个波兰人，当文官的，这个下流坯从来不待在家里，老是去找人打牌。我一个人看着这个小丫头，同她简直相依为命，因为无聊得叫我受不了，我无事可做，就侍候她。我一会儿把她放在木盆里给她洗澡，只要看见她的皮肤有点红肿，就给她擦粉。我还给她梳头，把她抱在膝上摇晃。如果在家里待厌了，我就披上外套，把她拢在怀里，到湖边去洗衣服。那只山羊也和我们熟了，我们出去蹒跚，它总是跟着。我就这样干到第二年夏天，婴儿见长，也能站起来了，可是我发现她似乎是个罗圈腿。我把这情形告诉了主人，他一点不在乎，只是说：

“‘这又不是我害的，你带她去看看医生吧。’

“我带她去了，医生说：

“‘她生的是软骨病，你得给她用细沙治疗。’

“我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在咸水湖边找了一个有泥沙的地方，天晴暖和，就把孩子和山羊带到那里去。我用双手扒开温暖的泥沙，把孩子齐腰埋在沙里，给她一些小棍儿或鹅卵石玩。我就抱了双膝坐着打盹，山羊在我们身旁来回转，吃着草。

“我们三个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这是我打发寂寞

的最好办法了。寂寞，我不妨再说一遍，可怕极了，尤其是在春天，当我把孩子埋在湖边的沙里，自己打起瞌睡来的时候，就会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梦。我睡着了，湖水就哗哗响动，和煦的风从草原上吹到我身上，就象对我施行魔法，让我看到了骇人的幻景：眼前是一片草原和许多马匹，好象还有人在叫喊、招呼我，仔细一听，真的在喊我的名字呢：‘伊万！伊万！来吧，伊万老弟！’我打了个冷噤，醒过来，啐了一口骂道：呸！滚开，你们为什么喊我？等我向四下里一望，一片荒凉，那母山羊已经溜到远处吃草去了，孩子还是照旧埋在沙里，此外什么也没有……唉，多无聊呵！荒原、太阳、咸水湖，于是我又闭上眼睛，温暖的微风又吹得我懒洋洋的，舒服极了。我仿佛又听见有人在央求似地说：‘伊万！伊万老弟，我们走吧！’我忍不住又骂起来。‘你快些滚出来，鬼东西，’我说，‘你是谁？为什么喊我？’我就这样生起气来，迷迷糊糊坐在那里望着咸水湖，只见对岸升起了一小块云，朝我这边直飘过来。我心想：哼，好样的，你还要把我浇湿不成！突然之间，又是那个很久以前在我当左骑手时被我打了一鞭、生着一副女人脸相的修道士，站在我面前。我说：‘哼！滚开！’但是他却娓娓动听地回答道，‘咱们走吧，伊万老弟，走吧，你还要经受许多苦难才能成正果呢！’我睡意朦胧地骂他说，‘我哪儿也不跟你去，我什么正果也不要。’这时他突然又成了一片云，通过它给我看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的东西：草原、人群、剽悍的萨拉秦^①人，象故事里讲的耶鲁斯兰和博瓦王子手下的那些人

一样，头上戴着毛茸茸的大帽子，手里拿着弓箭，骑着气势汹汹的马。除了看到这些，我还听到了吆喝、马嘶和狂笑，然后，蓦地起了一阵旋风，一时飞沙走石，什么都不见了，只是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轻微的钟声，在火红的落日映照下一座高大的白色修道院升上天空，放出霞光万道，许多长着翅膀、手执金矛的天使沿墙边走动，围周是大海，有一个天使用金矛在盾牌上敲了一下，修道院周围的海水就汹涌澎湃起来，海底便发出了可怕的喊声：‘圣哉！’

“‘这又是劝我出家修道去！’我心里想。等我苦恼地醒过来，只见一个人跪在沙地上，非常温存地俯下身子，对着我那个小女孩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这可叫我摸不着头脑了。

“我朝她望了好久，心里老是想：我莫非还在做梦不成，但是再一看，那人始终在那里不走，我就站起身来，走了过去，于是我才看出，一位太太把小女孩从沙地里掏了出来，抱在怀里，哭哭啼啼地吻个没完。

“我问她：

“‘你这是干什么？’

“她向我跑过来，紧紧地把小女孩抱在胸口，一面轻轻地说：

“‘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

“我说：

① 古阿拉伯的游牧民族。

“‘是你的又怎样呢?’

“‘把她还给我吧。’

“‘你凭什么要我把她还给你呢?’

“‘你难道一点也不可怜她吗?’她哭着说,‘你看她偎在我怀里多紧呀。’

“‘偎得紧,因为她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她也会同样紧靠在我身上,说什么我也不能把她给你。’

“‘为什么?’

“‘因为她是别人托我照管的。瞧那母山羊也是我们的,它老是和我们一起出来。我必须把孩子带回去交给她父亲。’

“那位太太搓着双手,哇的一声哭了。

“‘好吧,你不肯把孩子给我,至少请你不要告诉我的丈夫,就是你的主人,说你看见了我,’她说。‘明天还请你带着孩子到这里来,让我再抱抱她。’

“‘那是另一回事,’我说。‘这一点我倒可以答应给你办到。’

“我当真没有告诉我的主人,第二天早晨又带着小女孩、母山羊到咸水湖边,那位太太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坐在一个沙坑里,一看到我们,就跳起身,跑了过来。她又是笑又是哭,把好几个玩具塞到女孩的两只小手里,甚至用红呢带在我们那头山羊的颈项上拴了一个小铃铛,还给了我一个烟斗、一荷包烟丝和一把梳子。

“‘你抽袋烟吧,’她说,‘孩子由我来照管。’

“我们就这样在湖滨经常见面，那位太太哄着孩子，我呢，睡我的觉，有时候她也对我讲讲她自己的身世，她是被坏心肠的后母硬逼着嫁给了我的主人……对这个丈夫她……怎么也爱不起来……而另一个……就是骑兵军官……她倒是真心爱他疼他，不由自己地……向着他。‘因为我那丈夫，’她说，‘你亲眼见到的，过的生活乱七八糟，而这一个留着……怎么说呢……留着小胡子的，随你怎样称呼他吧，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而且疼我，但是和他在一起我仍然得不到幸福，因为我放心不下这个孩子。现在我和他又回到这个城市里来了，暂时住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但是我总是提心吊胆，怕被我丈夫发觉。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我又要想念这个孩子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说，‘既然你把法律和宗教都抛弃不顾，背叛了结婚时的誓言，那你也只好忍受这痛苦了。’

“于是，她又哭起来，从此以后，一天比一天哭得伤心。她的怨言我也听腻了，不料一天，她突然没来由地提出要送钱给我。她终于来告别了。

“‘我说，伊万（我的名字她都知道了），请听我说：现在他亲自到我们这里来了。’

“我问：

“‘他是谁啊？’

“她回答说：

“‘骑兵军官。’

“我说：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于是她告诉我说，昨夜他打牌赢了一大笔钱，他为了让她高兴，只要我把小女孩给她，他愿意给我一千卢布。

“‘这件事怎么也办不到。’

“‘为什么呢，伊万？为什么办不到呢？’她纠缠不休地说。‘难道你竟忍心看着我和这孩子生离死别吗？’

“‘忍心不忍心，我管不着，钱多也好，钱少也好，我就是不出卖自己；因此让骑兵军官留着他的钱，我也留着你的女儿。’

“她又哭了，我对她说：

“‘你还是别哭的好，因为我反正一样。’

“‘你这个人真狠心，’她说，‘你真是铁石心肠。’

“‘我根本不是铁石心肠，’我回答她，‘我的心也是肉做的，但是我这个人尽责，可靠：我既然看管这个孩子，我就得尽责到底。’

“她想说服我：

“‘你想想，这孩子跟着我不是会更好吗？’

“‘算了吧，这我可管不着，’我回答。

“‘那么，我非得再跟这孩子分手不成吗？’她喊叫起来。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说，‘既然你把法律和宗教都抛弃不顾……’

“我还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完，就看见一个精神奕奕的枪骑兵军官越过草原朝我们这边走来。那时候军官总是穿着

正式的军服，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不象目下的这些，简直象是要笔杆的。而那位枪骑兵军官真威风，两手叉着腰，披在肩上的军大衣在风中摆动……他虽然称不上剽悍，却也挺神气……我望着这个来客，心里想，‘让我拿他开开心解个闷儿可好了。’我拿定主意，只要他和我说话，我就尽量装得盛气凌人，如果上帝有意帮忙，打上一架，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太美了。我高兴极了。那位太太哭哭啼啼向我唠叨，我已经听不进去，我一心只想寻开心。”

第 五 章

“我既然打定主意拿他开心，便盘算着怎样才能激怒这位军官，让他先动手。我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梳子，装作梳理头发的样子；军官走了过来，径直到那位太太跟前。她就对他叽哩呱啦的，就是告诉他，我不肯把小女孩给她。

“他抚摸着她的头，说：

“‘放心吧，亲爱的，我自有办法对付他。我们只消拿钱在他面前晃一晃，他就看花了眼。要是这一着不顶事，那我们干脆把孩子抢走。’说着，他向我走来，递给我一卷钞票，说：

“‘这儿是整整一千卢布，把孩子给我们，你就可以拿了这钱随便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故意怠慢他，并不立即回答，而是慢慢地站起身来，把梳子拴在裤带上，干咳了几声，这才说道：

“‘不，长官，这个办法不顶事。’我把钞票从他手中一把抓过来，啐了一口，扔在地上，说：

“‘不许动——抓住了，叼着，捡起来！’

“我象吆喝狗似的，他气得满脸通红的向我扑来。我的体格你们都看到，对付这样一个军官不需要费多少力气，我轻轻一推，他就招架不住，跌了个四脚朝天，军刀也横在一边。我立即踏住那把军刀，说：

“‘瞧我把你的勇敢都踩到了脚下！’

“那骑兵军官力气不大，胆量倒是不错：眼看无法夺回军刀，索性把它解下，挥着拳头朝我打来……不用说，他这样只有自己吃亏，但是他那种傲气，那种高尚的品格，却使我喜欢上了：我不拿他的钱，他也没有从地上捡起来。

“等我们住手以后，我大声对他说：

“‘您把自己的钱捡起来吧，大人，给拉车的牲口很合适！’

“你们猜他怎么着？他并不去捡钱，干脆跑去抱孩子去了。他刚抓住孩子的一只手，我也抓住了另一只，说：

“‘好，拉吧，看谁分到多一半！’

“‘混蛋，混蛋，恶棍！’说着，他朝我脸上啐了一口，扔下小孩，转过身去劝那位太太去了，而她绝望极了，伤心得哭叫起来，被军官硬拉着不得不跟着走，可是眼睛却盯住了我和那小孩，还伸出了双臂……我看到，而且感觉到，她似乎活生生的被撕成两半，一半跟着他，一半向着孩子……正在这当儿，我突然看见我那位主人拿着手枪从城里跑了出来，

一边开枪，一边喊道：

“‘抓住他们！伊万，抓住他们！’

“我心里想，我怎么能替你抓住他们呢？让他们相爱去吧。于是，我朝那夫人和骑兵军官赶去，把小孩交给他们。

“‘好，孩子给你们，’我说，‘不过你们一定要把我也带走，不然的话，他会送我去坐牢，因为我的护照是假的。’

“她说：

“‘我们一起走吧，亲爱的伊万，你就和我们一起生活吧。’

“我们就这样快马加鞭，急忙走了，带着我看管的那个娃娃，而母山羊、钱和我的护照都留给了我的主人。

“我和我的新主人向奔萨一路赶去，我坐在马车上，心里想：我把军官打了，这样做好吗？要知道他是宣过誓的，打起仗来他就要用军刀保卫祖国，按他的官衔连皇上对他说话也可能要用“您”呢，而我这个傻子这样侮辱他！……我反复想着这一点，后来我又想：命运这一次究竟给我安排怎样一个前途呢？

“那时奔萨有集市，到了那里，军官对我说：

“‘伊万，我想你一定会懂得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身边的。’

“我问：

“‘为什么？’

“‘因为我在官府里供职，而你什么护照也没有。’

“‘护照倒是有过，不过是假的。’

“‘但是你瞧，’他说，‘现在连那张假的你也没有了。这
里有二百卢布，你拿着作盘费，上帝保佑，你爱上哪儿就上
哪儿吧。’

“唉，我得承认，我实在不愿意离开他们，因为我非常喜
欢那个小女孩，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说：

“‘那么，再见吧，谢谢您的赏赐，但是有一件事我得说
一说。’

“‘什么事？’他问。

“‘是这样，’我说，‘我和您打了一架，又对您那么粗
暴。’

“他笑了起来，说：

“‘这算得了什么，上帝保佑你，你真是个好人。’

“‘我也许是个好人，’我回答道，‘但是不能就此了事，
这样会一直使我良心不安的。您是保卫我们国家的军人，
也许皇上还会称一声“您”呢。’

“‘这倒不假，’他说，‘我们受职时，委任状上就写着：
“这是对您的信任，其他人等也应对您尊敬。”’

“‘请原谅，’我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你力气比我大，打了我，收不回
去了。’

“‘收回的确不能了，’我说，‘但使我良心上好受一些总
是可以的吧，那就请您随意打我几下。’我就鼓起腮帮，把身
子挺直。

“‘这是干什么？’他问，‘我干吗要打你？’

“‘是这样，’我说，‘为了我的良心：我侮辱了皇上的军官，总算受到了惩罚。’

“他笑了，我又尽量把腮帮鼓得圆圆的，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

“他问：

“‘你干吗鼓起腮帮，干吗做鬼脸？’

“我说：

“‘我是照士兵那样，按条令办事，请朝我两边腮帮上打吧。’我又鼓起腮帮。但是他非但不打，反而把我抱住，吻我，对我说：

“‘得了，伊万，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这样，说什么我也不肯打你一下，你还是赶快走吧，趁着玛莎和女儿不在家，不然她们为了你又要哭个不休了。’

“‘啊！那可是另一回事了，何必叫她们不快活呢？’

“我虽然不想走，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没有和她们告别就匆匆地走了。一出城门，我停住脚步，心想：

“‘现在上哪儿去呢？’确实，我从伯爵那里跑出来，已经流浪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还没有找到安身的地方……‘够了，’我心里想，‘还是到警察局去自首吧！’再一想，‘现在可不合适，我身边有钱，到了警察局准会全给拿走，我至少也要花它一些，到酒馆里去喝点儿茶，吃点儿白面包，享受一番吧。’因此我就到闹市的一家酒馆里，要了茶和白面包，吃喝起来，过了半晌，看看再也不能待下去了，才出了酒馆去溜达。我走到苏拉河对岸的草原上，那里到处都是一群群

的马，牧马的鞑靼人都住在大篷车里。大篷车都是一个样子，不过有一辆五颜六色的，特别鲜艳，周围有许多老爷模样的人忙着试马。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文官，有武官，也有地主。他们都是来赶集的，站在那里抽着烟斗，当中一块颜色鲜艳的地毯上端坐着一个细高个子鞑靼人，就象麻秆儿似的竖在那里，身穿一件富丽堂皇的百宝衣，头戴一顶金黄色的绣花小圆帽。我望了望四周，看到人群中有人刚才和我一起酒馆里喝过茶，我就过去问他：那个鞑靼人好神气，大家都站着，只有他一人坐着，究竟是谁呀？他对我说：

“‘怎么，你不知道吗？他就是江加尔汗。’

“‘江加尔汗又是什么人呢？’

“那人说：

“‘江加尔汗是草原上最大的马主。从伏尔加到乌拉尔，他的马群遍布在整个雷恩沙地上。这个江加尔汗在草原上就等于皇上。’

“‘难道这草原不由我们管吗？’我问。

“‘当然由我们管，’他回答道，‘只是我们怎么也管不了，因为从这儿一直到里海，不是盐碱地，就是单长草，空中也只有鸟儿飞翔，官员们从这种地方捞不到什么好处，因此江加尔汗就成了这一方之主。据说，在雷恩沙地他有自己的侍从、护卫、管事、枪骑兵、托钵僧以及其他各色人等，他任意摆布他们，而他们也都会心甘情愿服从。’

“我听着这些话的当儿，看见一个鞑靼小子赶了一匹白色小母马，来到汗的跟前，叽哩呱啦的说了几句话。汗站起

身来，拿了一条长柄鞭子，走到小母马跟前，把鞭子指着马的额头，站在那里。你们知道那强盗是怎么站的吗？简直就象一尊庄严的塑像，叫你看得入迷。一眼就可以看出，那马的五脏六腑他都看透了。这类事情我从小就见得多，我看得出那马，也知道他是个行家，因此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仿佛对他说，请看吧，欣赏吧！这个鞑靼人就这样一本正经站在那儿把马望了又望，他并不前后左右地看，象我们的军官们那样围着团团转，忙得不亦乐乎，他只是站在一个地方把它盯着。蓦地他放下鞭子，默默地咬起自己的手指头来，似乎是说，刮刮叫，真是个宝贝！接着回到地毯上，盘起双腿坐在那里，那母马立刻耸起耳朵，打了几下响鼻，欢腾起来了。

“周围站着的那些老爷们开始为这匹马竞争起来了：一个人出价一百卢布，另一个接着提出一百五十，就这样一个比一个抬高价钱。那马的确是好马，个头并不大，有点象阿拉伯种，长得非常匀称，小小的脑袋，圆圆的眼睛跟苹果似的，机警的耳朵，肚皮坚实，背部笔直，腿细长，跑起来准象旋风一样。我就爱这种马，因此目不转睛地望着它。江加尔汗看到它把大家迷住了，那些老爷发疯似的一个劲儿加码，就朝那个脏猴儿似的小鞑靼点了点头，那孩子跳上马背，就象骑上天鹅似的飞快地跑起来——嘿，他是按自己的习惯，照鞑靼人的习惯骑的，用双膝夹着。马驮着那孩子，好象长着翅膀的鸟儿一般，飞也似地奔驰，晃也不晃一下。只要小鞑靼伫一下身子，或者吆喝上两声，它更是四蹄生

烟，旋风似的霎时间影踪全无。‘你这条蛇！’我心里想，‘你这只草原的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啊？’这时我感到我的灵魂都叫这匹宝贝马勾去了。小鞑靼把它赶了回来，它只是喷了一下鼻子，换了一口气，就把疲劳完全赶走了，再也不打响鼻不喘气了。‘好，亲爱的，’我想，‘太好了！’慢说那个鞑靼要的价钱是我这个人，就是加上我的父母亲，我也不会舍不得，但是，眼下既然那些老爷和军官们把价钱抬得天知道有多高，恐怕我是做梦也休想得到这匹千里马啦。这且不说，交易还没有做成，马儿归谁还没定，正在这时从苏拉河对岸的谢利克萨地方有个人骑着一匹黑马急奔而来，手里挥舞着一顶宽边帽，跑到跟前连忙跳下马来，径直朝那匹小白马走去，站在它面前不动一下，又象一尊塑像似的，说：

“‘这匹马就归我了。’

“那个汗回答道：

“‘你要也行。这些先生已经出到五百金币了。’

“这个骑马来的鞑靼人是个大块头，大肚子，脸晒黑了，正在脱皮，皮肤好象给剥掉了一般，两只眼睛却狭小得象两条缝，他提高嗓门嚷了起来：

“‘我再加一百个！’

“一时群情激昂，纷纷抬价，而江加尔汗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只是咂嘴唇。正在这时，又有一个鞑靼人骑着马，从苏拉河另一边赶来。这人骑的是一匹杂毛马，白色的尾巴，鬃毛很长。这人又瘦又黄，简直是皮包骨，但是比刚刚来的那一个目光还要尖锐。他滚鞍下马，站到那匹白马跟前，就

象打在地里的桩子似的，一动也不动。

“‘奉告各位，这匹马我要了！’

“我问我身旁那位，照他看，这件事最后将怎样定局。

“‘那要看江加尔汗怎样决定了，’他说，‘他并非这一次，几乎每次马市都要耍花招。他先把赶到这儿来的那些一般的马匹全部脱手，到最后一天，才象魔术师变戏法似的，从怀里一掏，抛出一匹或者两匹好货来，把一些养马行家弄得神魂颠倒，而这个鞑靼滑头看着可开心了，还可以趁机捞一把。知道他有这种习惯，大家都等着最后这一着，现在果然等到了：大家都以为汗就要走了，确实，他今天夜里就走，可现在拿出一匹多好的马啊……’

“‘这匹马可是件宝贝！’我说。

“‘可不，的确是件宝贝，据说，他这马早就夹在一大群马当中赶来了，就是混在其他马中间，谁都看不出来，除了赶马群的，谁都不知道有这马，可是他对那赶马的说，这匹母马不卖，留着自己用，到了夜里却把它牵到莫尔多夫树林里的空地上，专门派了人看着，现在突然拿出来卖了。你等着瞧吧，这匹母马不知会引出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来，那个老混蛋可要发横财哩。如果你有兴趣，我们不妨打个赌，究竟谁能买到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有什么好打赌的？我问。

“‘你看吧，马上就有精彩场面出现，那些老爷们肯定要退出竞争，这马必然给那两个亚洲人中的某个买走。’

“‘这么说，他们都非常有钱罗？’

“‘不但有钱，而且都是马迷，他们有大群大群的马。一有了名贵的好马，他们就拚命争夺，彼此决不让步。这一带的人都认识他们，那个大肚子，脸上脱皮的，名叫巴克舍伊·奥图切夫，骨瘦如柴的一个叫切普孔·叶姆古尔切耶夫，两人都爱马如命。你等着，马上就会有好戏看了。’

“我没有做声，只是凝神注视着。原来争先恐后的那些老爷们也都站在一旁看着，而那两个鞑靼人你推我搡地来到江加尔汗身边，拍拍他的手，两人都把马抓住不放，身上索索发抖，同时嘴里叫个不停，一个说：

“‘这马我要了，除了钱，我再拿五头牲口（就是说五匹马）。’

“另一个也嚷道：

“‘你嚷嚷什么，我出十头！’

“巴克舍伊·奥图切夫嚷道：

“‘我出十五头！’

“切普孔·叶姆古尔切耶夫：

“‘二十头！’

“巴克舍伊：

“‘二十五头！’

“切普孔：

“‘三十头！’

“到了这个数目，两人谁也不再加了……切普孔吆喝了一声三十，巴克舍伊也只出三十，再也不往上涨。不过切普孔又加一副马鞍，巴克舍伊除了马鞍，再加一件长袍，切普

孔跟着也脱下了袍子。这么一来，双方又是势均力敌。一会儿，只听得切普孔叫道：‘我说，江加尔汗，我回家去，把女儿给你送来。’巴克舍伊也答应奉送他的女儿，于是双方又僵持不下。这时袖手旁观这笔买卖的那些鞑靼人，突然用他们自己的土话大叫大嚷起来。他们象劝架似的想把巴克舍伊和切普孔拉开，免得他们倾家荡产。人们又拉又拽，戳那两个人的腰部，劝说着。

“‘请问，他们这是干什么？’我问我身旁的那一位。

“‘你看，’他说，‘这些拉开切普孔和巴克舍伊的王公大人是为他俩担心，见他俩太热中了，把他俩分开，这样头脑清醒过来，说不定彼此客气些，让个步。’

“‘既然两个人都这么喜爱这匹母马，谁会让步呢？’我问，‘不可能。’

“‘是吗，’他回答道，‘可亚洲人明白事理，也是老成持重的。他们一合计，干吗平白无故地倾家荡产，江加尔汗要多少就给多少啊，至于这马归谁，只要当众举行鞭打比赛来决定就行了。’

“我感到奇怪，问：

“‘你讲的“鞭打比赛”是什么意思？’

“他说：

“‘这不需问，是要看的，瞧，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一看，只见切普孔·叶姆古尔切耶夫和巴克舍伊·奥图切夫似乎都心平气和了，他们推开那些调解的鞑靼人，双方迎面奔来，到了跟前，举起手掌相互拍了一下。‘好，

一个说。‘一言为定!’另一个也说,‘好,一言为定!’

“接着,两人都脱下长袍,还把棉袄和布衬衫也扔在地上,只留下条纹布的灯笼长裤,咕咚一声面对面坐在地上,直挺挺的象草原上的两根芦苇。

“我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这种奇事,于是留神去看下一步如何。两人互相抓紧对方的左手,伸开腿,脚对脚紧紧抵住,然后大声叫道:

“‘来吧!’

“这‘来吧’是什么意思,我猜不透,那些鞑靼人可明白,他们回答: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这当儿,人群中走出一个仪表堂堂的鞑靼老人,手里提着两根鞭子,他把鞭子合在一起,比量了一下,向人群、也向切普孔和巴克舍伊扬了扬,说:

“‘看到了吧,两根鞭子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人们喊道,‘我们看清楚了,两根鞭子一模一样,做得很地道。让他们各就各位开始吧!’

“巴克舍伊和切普孔恨不得一下子就把鞭子抓到手里,但那个老头却不慌不忙地说:‘等一等!’然后一人一根鞭子,先给切普孔,后给巴克舍伊,接着轻轻地拍了三下手:一、二、三……他刚刚拍第三下,巴克舍伊就使劲把鞭子朝着切普孔的赤裸的背上打去,切普孔同样回敬。他们就这样一下又一下地打个不停,眼睛直瞪着眼睛,脚紧紧地相互抵着,左手彼此牢牢抓住了,右手挥着鞭子……啊呀,他们

相互抽得多么厉害啊！这一个使劲抽，那一个回抽更厉害。他们的眼睛已经发直，左手也发僵了，可是谁都没让步。

“我问那个相识的人：

“‘他们两个这么着，不是很象老爷们的决斗吗？’

“‘不错，’他回答道，‘很有些象决斗，不过这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不浪费钱。’

“‘那他们这样抽打下去要抽多久呢？’我问。

“‘那就随他们自己高兴，或是看他们自己的体力能坚持多久了。’

“他们在那里相互鞭打，人们却纷纷争论开了。有人说，‘切普孔会打胜巴克舍伊。’也有人说，‘巴克舍伊会打胜切普孔。’一些好事的人就打起赌来。有人把注押在切普孔身上，有人把注押在巴克舍伊身上，就看他估计谁能赢。他们以内行的姿态望望双方的眼睛和牙齿，看了看双方的背，从中就看出了一些苗头，认为谁靠得住，就下谁的注。和我交谈的那个人在看客中也是个老内行了，他开头下巴克舍伊的注，后来却说：

“‘啊，完了，我的二十戈比输定了！切普孔眼看就要打垮巴克舍伊！’

“我问他：

“‘你怎么知道呢？这话还很难说：他们两个都好端端的坐在那里呀。’

“他回答道：

“‘不错，两个人确实都好端端坐在那里，可是双方的动

作却不一样了。’

“‘怎么，’我说，‘我倒觉得巴克舍伊打得狠一些呢。’

“‘糟就糟在这里，’他说，‘没有错，我押在他身上的二十戈比输定了。切普孔会打败他的。’

“‘这可是件奇怪的事，’我心里想，‘什么道理，我就莫名其妙了，可是，’我再一想，‘他对于这个玩意儿一定非常在行，否则他也不会下赌注的。’

“我的好奇心更大，就把他钉住了：

“‘亲爱的朋友，请问，你凭什么为巴克舍伊担心呢？’

“他说：

“‘你这个乡巴佬真笨！你只消瞧瞧巴克舍伊的背就行了！’

“我望了一眼，什么毛病也看不出来，还不是一个象样的、结结实实的背！宽宽的、胖墩墩的，象个垫子！

“‘你可看得出他是怎样抽打的吗？’他问我。

“我又望了一眼，看到他还是狠狠地抽打着，竖眉瞪眼的，他这么打法，一鞭子下去，准得一条血痕。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内脏成了什么样子啦。’

“‘他的内脏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看见他坐得笔直，张大着嘴，大口大口吸气。’

“我认识的那个人说：

“‘要知道毛病就出在这里，他的背很宽，对方的鞭子打来，满满地落在他的背上，抽得也凶，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只有张开嘴喘气的份儿，这样，空气非使他的内脏毁了

不可。’

“‘哦，’我说，‘这么说来，切普孔的希望要大一些罗？’

“‘当然要大些，’他回答道，‘你看他干瘦干瘦，浑身皮包着骨头，脊背象一把弯弯的铁锹，对方鞭子打来，只是打着一部分，决不能全部落在他的背上。你再瞧，他抽打巴克舍伊多么稳？打一下是一下，慢悠悠的，并不把鞭子立刻抽回来，因此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痕。所以巴克舍伊的背又肿又青，简直象口锅，可是并不出血，伤痛却淤积在体内；而切普孔干瘦干瘦的背，那皮肤就象烧猪一样裂开；皮肤一裂，血流出来，疼痛就减轻，他就能打败巴克舍伊了。这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我说，‘现在，亚洲人的这个玩意儿我完全明白了，对它也很感兴趣。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干更有利呢？’

“‘还有，最主要的是，’我那熟人指点说，‘你好好注意：该死的切普孔，他的脸部也配合得很好，你瞧，他打出一鞭子，自己就等一下，同时闭上眼睛，这比起巴克舍伊那样竖眉瞪眼要好受得多，而且切普孔咬紧牙关，还咬住嘴唇，这样也要更轻松些，正因为嘴唇一抿，内脏就不会过分受到刺激。’

“我把他的这些新奇的看法都记在心里，仔细地看看切普孔，再看看巴克舍伊，逐渐自己也能看出巴克舍伊必败无疑，因为他那睁大的眼睛已经呆滞，嘴唇合不拢，牙齿也都露了出来……巴克舍伊又打了切普孔整整二十下，可是一

下比一下没劲，最后突然身子向后退，左手把切普孔的手放了，右手还在挥动，好象要抽的样子，其实已经不省人事，晕倒了。这时我的熟人说：

“‘完了，完了，我的二十戈比完了。’

“所有的鞑靼人都纷纷向切普孔道贺，大叫：

“‘好样的，切普孔·叶姆古尔切耶夫，真是好样的聪明人，——把巴克舍伊打败了，真不含糊！马应该归你，骑上去吧！’

“江加尔汗也从地毯上站了起来，徘徊着，咂着嘴唇，他也说：

“‘切普孔，归你，马归你！骑上吧，你可以骑着去休息了！’

“切普孔站了起来，背上流着鲜血，但没有露出疼痛难忍的样子。他把长袍和棉袄放在马背上，俯身上了马，就骑着走了。我又感到无聊起来。

“‘现在，’我心里想，‘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又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但我实在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

“谢天谢地，正在这时，我萍水相逢的那个人转过身来对我说：

“‘不忙，别走，下面还有呢。’

“我说：

“‘还会有什么呢？事情全部结束了。’

“‘不，’他说，‘没有结束，你且瞧瞧，江加尔汗还在吸烟斗呐。瞧，他长吸了一口，一定还在考虑着什么纯粹亚洲的

玩意儿。’

“‘好吧，’我心里想，‘如果再发生这类事情，那么只要有人肯支持我，我决不错过好机会！’”

第 六 章

“信不信由你们，事情的结果竟然跟我的希望完全一样。江加尔汗抽着烟斗，这时又有一个小鞑靼骑着马从附近一座树林里疾驰而来。这一回骑的可不是切普孔从巴克舍伊手里赢过去的那种母马，而是一匹乌溜溜的马驹子，要形容它可不容易。长脚秧鸡沿着田埂奔跑，这你们总见过的吧，翅膀张开，尾巴却不象一般鸟儿的那样，并不翘起，而是耷拉着，两只脚也向下垂，好象根本没用似的。结果看上去它就好象凌空而飞。那匹新来的马就有几分象这种鸟，跑起来好象不是依靠本身的力量一样。

“真的，我决不是胡说，那马驹子甚至不是自己飞跑，而是大地在它后面不断地延伸。跑得这么轻巧，我一辈子也没见过，我简直想象不出它该值多少钱！谁有这么多珍宝，只有王子才能把它弄到手。我哪敢妄想它会落到我手里来？”

“怎么，它归您了？”人们诧异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呀，归我了，而且名正言顺，不过只有一会儿工夫，至于怎么归我的，你们愿意听，我就把经过情形说一说。那些老爷们按惯例又讲起价钱来，我的那位马头官，就是我把

孩子给了他的那位，也来劲儿了。谁知有个叫萨瓦基雷的鞑靼人站出来挑战，把他们作为对手。这是个矮胖子，身体结实，脾气暴躁，脑袋刮得溜光，就象经过磨床精加工似的，而且圆得象棵刚刚割下来的卷心菜；脸红得象胡萝卜。一句话，他浑身上下活象菜园子里种的新鲜茁壮的菜蔬。‘为了这点儿东西瞎花钱干吗啊？’他嚷道。‘汗要多少钱，谁愿意，照给就是，不过先来跟我斗鞭子，决定马儿归谁。’

“不消说，这对那些老爷们不合适，他们马上退在一边。可不是，他们哪儿能跟这个鞑靼汉子斗鞭子？这个坏东西准会把他们统统给打死。当时我那位马头官手头钱并不太多，又在奔萨赌场输了，可是那马，我看出，他非常想弄到手。于是我在他背后扯了扯他的衣袖，低声跟他说，如此这般不要多花一个子儿，汗要多少就给多少，让我去跟萨瓦基雷打个输赢。他不同意，但禁不住我再三请求，我说：

“‘赏我个脸吧，让我试一试。’”

“这才让我去了。”

“您当真和那鞑靼人……互相抽打了吗？”

“可不，也是那样当众抽鞭子，赢得了那匹马驹子。”

“这么说，您打赢了那个鞑靼人？”

“是的，我打赢了。实在不容易，终于还是我占了上风。”

“那一定疼得要命吧，是不是？”

“哦……这怎么说才好呢……开头是疼的，而且疼得很厉害，尤其是因为不习惯。而他，那个萨瓦基雷，又懂得窍

门，打得你肿起来，可是不出血，幸亏我想出了一条妙计对付他这个恶毒的办法：他抽我的时候，我就把脊背上鞭子下去的地方拧一下，这一拧就把皮肤拧破，这样我就没有危险了，结果反而把萨瓦基雷打死。”

“怎么打死，难道真的叫他送了命？”

“一点不假。那只能怪他自己固执，自以为干得巧妙，结果弄巧成拙，送了性命。”讲故事的心平气和、漫不经心地回答。他看到听讲的人们都望着自己，那神气即使不是心惊胆战，也是疑窦丛生，因此他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解释。

“这事儿，”他接下去说，“不能怪我，只能怪他自己。在整个雷恩沙地这一带，他是出名的大力士，面子悠关，他无论如何不能向我退让。他光明磊落地熬受痛苦，决不能为了自己让亚洲人丢脸，结果吃了大亏。可怜的家伙，他所以没有能够和我干到底，大概还因为我嘴里含着一枚铜币。这东西帮助可大了，我始终把它紧紧咬住，也就不怎么觉得痛了。为了分散注意力，我还在心里默数鞭打的次数，这样我就没事了。”

“这鞭打的次数，您数到多少？”听众里面有人问道。

“确实数目说不准，不过我记得，我数到二百八十又二下，这时突然头昏眼花起来，迷糊了一会儿，再也数不下去了，不过萨瓦基雷很快抽了我最后一鞭，再也打不动了，象个木偶似的向前扑倒了。人们涌过来看时，他已经死了……呸，你这个大傻瓜！受这么多罪，何苦呢？我差点儿为他去

坐监牢。那些鞑靼人——他们满不在乎，我打死他，死了也就死了，规定如此，他也可以把我打死。可是我们那些俄罗斯人，真使人没有办法，说什么也不明白，都来责怪我。我说：

“‘你们这算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什么，’他们说，‘你不是把这个亚洲人打死了吗？’

“‘打死了又怎么样？这是两厢情愿。难道就该他把我打死不成？’

“‘他打死了你没事，’他们说，‘因为他是异教徒，而你是基督徒，就得受审判。上警察局去吧。’

“‘行，’我心里想，‘哥儿们，审田里的风去吧！’我既然认为最糟的就是警察局，便马上钻到一个鞑靼人背后，一会儿又躲到另一个鞑靼人身后，轻轻地跟他们说：

“‘救救我吧！爵爷们，你们看得很清楚，这都是天公地道的……’

“他们围拢来，把我推的推，揉的揉，藏了起来。”

“请问，他们是怎么把您藏起来的？”

“我跟他们一起跑到他们草原上去了。”

“跑到他们草原上去了？”

“是的，一直跑到雷恩沙地。”

“您待在那儿很久吗？”

“整整十年：他们带我到雷恩沙地去的时候，我才二十三岁，等我从那里逃出来，已经过了三十三。”

“那么，住在草原上，您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

“啊，那儿有什么值得喜欢的呢？除了无聊，什么也没有，可就是没法早一点逃脱。”

“为什么逃不脱？难道鞑靼人把您关在地窖里，或是有人看着您？”

“没有，他们都是好人，不会对我这样不客气——关到地窖里，或者戴上足枷。他们只是对我说：‘你跟我们做朋友吧，伊万，我们非常喜欢你，你就跟我们一块儿住在草原上，对我们挺有用，给马看看病呀，帮帮娘儿们呀。’”

“您给马治病啦？”

“治了。我在他们那里当真当了大夫，既给人治病，也给牲口治病，马啊，羊啊，全治。但是治得最多的还是他们的妇女，那些鞑靼娘儿们。”

“您还当真懂得医道！”

“这可怎么说呢……这里面哪有什么奥妙！有人病了，我就给他吃一点芦荟或茄南根，也就好了。他们有的是芦荟：一个鞑靼人在萨拉托夫摘了满满一大袋带了回来，在我去他们那里以前，他们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您就在他们那里定居下来了？”

“不，我一直想回来。”

“难道真的逃不脱吗？”

“哪儿的话，要是我的脚象原来一样，我早就跑回老家来了。”

“您的脚出了什么毛病？”

“我有一次逃跑不成，被他们塞进了硬鬃毛。”

“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您说的‘塞进了硬鬃毛’，叫我们摸不着头脑。”

“这是他们普遍使用的一种办法：如果他们喜欢一个人，要把他留下来，而这个人却老是想家或者试图逃跑，他们就用这种办法让他跑不了。对我也是这样。我有一次试图跑掉，可是迷了路。他们把我逮住，就说，伊万，你还是跟我们做朋友吧，为了不让你再跑，我们最好把你的脚跟割开，塞点儿硬鬃毛进去。他们就这样毁了我的脚，使我只能在地上爬。”

“请说说，这种可怕的手术他们是怎么做的。”

“那倒很简单。十来个人把我摔在地上，并且说，‘伊万，等我们动手割的时候，你就叫喊，喊得越响越好，这样你就会好受些。’他们全都坐在我身上，其中有个手段最高明的，只一眨眼工夫就割开我的脚跟，掀开皮肤，塞进一团马鬃，然后用弦线把伤口缝好。事后他们确实绑了我的手脚，绑了好几天，生怕我扯开伤口，取出马鬃，这样就要溃烂。伤口一愈合，他们就放了我，对我说：

“‘现在好了，伊万，你现在完全是我们的朋友啦，再也不会离开我们啦。’

“我试着站起来，马上叭哒又跌倒在地上，那鬃毛是碎的，塞在脚跟的皮肤里，扎着好肉，就疼得要命，不单寸步难移，甚至站也站不起来。我生平从来没有哭过，可是那一次我不禁大哭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我说，‘你们这些挨刀子的

亚洲人！你们太恶毒了，把我弄残废，叫我一辈子走不了路，那还不如宰了我！’

“‘没有什么，伊万，’他们说，‘这点小事有什么可生气的。’

“‘这还是小事？’我说，‘把人都弄残废了，还不许生气！’

“‘你慢慢就会习惯的，’他们说，‘别用脚板走路，你可以把脚弯过来，让脚踝着地。’

“‘呸！你们这批恶棍！’我心里想，转过脸去不睬他们。我打定主意，宁可死，也不能照着他们说的弯过脚来，脚踝着地走路。只是后来躺着躺着，实在腻死了，也开始习惯了，慢慢就用脚踝骨一瘸一拐地走几步。他们可从来没有讥笑我，倒是说：

“‘这样好，伊万，你走得真好。’”

“真倒霉，但您是怎样设法逃跑，又被逮住的呢？”

“可难了，草原平坦开阔，没有路，而且，你总得有东西吃呀……我走了三天，累得什么似的，我设法捉了一只鸟，活活的把它吃了，不一会可又饿了，水也没得喝……怎么走呢？于是我倒在地上，他们也在找，找到了，带回去给塞进了硬鬃毛。”

听众中有人就这个塞硬鬃毛的问题说，用踝骨走路一定狼狈不堪。

“开头确实糟糕极了，”伊万·谢韦良内奇回答道，“后来虽然找到窍门，还是不能走得很远。但是这一来，他们这

些鞑靼人，我也不想瞎说，从这以后，可尽量照顾起我来了。”

“‘你现在确实很困难，伊万，’他们说，‘取水也好，做什么别的事也好，都不方便。老兄，你还是娶个娜塔莎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好的娜塔莎，你挑哪一个都行。’

“我说：

“‘我还挑什么啊：她们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随便哪一个都行。’于是二话没说，他们给我娶了老婆。”

“什么？给您娶了一个鞑靼女人吗？”

“当然是个鞑靼女人。最初的一个就是在马市上被我打死的那个萨瓦基雷的老婆，但是这个鞑靼女人跟我合不来。人倒不错，就是见了我，好象老鼠见到猫，使我一点儿乐趣也没有。究竟是想念她原来的丈夫呢，还是另有原因，我不知道。那些鞑靼人看见我很烦恼，就给我另外弄来一个女的，这回是一个小姑娘，最多不过十三岁……他们对我说：

“‘你就要这个娜塔莎吧，伊万，她一定会叫你称心如意。’于是我收留了她。”

“她当真叫你称心如意吗？”听众向伊万·谢韦良内奇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这一个要称心多了，不过有时叫我开心，有时又淘气得叫我讨厌。”

“她怎么个淘气法？”

“花样多得很，……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她会跳到我膝

盖上来，要不就在我睡着的时候，用脚勾下我头上的小圆帽，踢到老远的地方去，自己嘻嘻笑起来。你吓唬她，她反而哈哈大笑，身上弄得水淋淋的，象条人鱼，我是只能爬的，哪儿能逮住她，——一连滑了好几交，自己也禁不住好笑起来。”

“您在原草上是剃光了头，戴小圆帽？”

“是的，剃光了头。”

“为什么？大概是要讨好您的太太们吧？”

“不，主要是为了干净，因为那里没有澡堂。”

“这样说，您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太太？”

“是的，在这片草原上有两个，后来另一个汗——一个名叫阿加希莫拉的汗，他把我从叶姆古尔切耶夫那里带走——又给了我两个。”

“但是，”听众中有一个人又问他，“他们怎么能把您带走呢？”

“蒙的呗。我是跟着叶姆古尔切耶夫手下的那批鞑靼人逃出奔萨的，在他们的帐幕里住了五年。在那里，所有的鞑靼王爷、大小头目、枪骑兵们常常欢聚一起，甚至江加尔汗和巴克舍伊·奥图切夫有时也来。”

“这巴克舍伊就是挨过切普孔鞭打的那个吧？”

“不错，正是他。”

“这是怎么的……难道他不恨切普孔吗？”

“为什么要恨呢？”

“切普孔不是打了他，夺走那匹马吗？”

“不，他们在这类事情上从来不记仇：鞭打是双方事先同意的，谁胜了，东西就归谁，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江加尔汗有一次对我说，‘哎，伊万呀伊万，你有多傻呀，干吗要为那个俄罗斯公爵去和萨瓦基雷鞭打呢？当时要是那个公爵自己赤膊上阵，那才好笑呢。’

“‘你一辈子也看不到，’我说。

“‘为什么？’他问。

“‘因为我们的公爵都是些胆小鬼，没有勇气，’我说，‘他们力气小得实在可怜。’

“他懂得我的意思。

“‘我看得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真正爱好什么，’他说，‘要是他们想得到什么，他们只会出钱。’

“‘一点不假，’我说，‘没有钱，他们什么也不行。’说到阿加希莫拉，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快到里海了，他的马群就在那里放牧。他就是喜欢看病，还邀我去为他太太治病。为此向叶姆古尔切耶夫许了多少牲口。叶姆古尔切耶夫就放我去了。我带了我的芦荟和茄南根，跟他一起走。阿加希莫拉把我弄到手，就赶紧带了他那一伙溜掉，一连八天马不停蹄，到了另一个地方。”

“您也骑马吗？”

“可不！”

“那您的脚怎么样呢？”

“这话怎么说？”

“您脚跟里给塞进了硬鬃毛，难道不碍事吗？”

“没事。这个有弊也有利。他们给你的脚跟塞进了硬鬃毛，你走路是不行，骑起马来却比一般人要好，因为你用脚踝骨走路，两脚就要弯着，这样成了习惯，就象个箍似的卡住马的肚子，你就怎么也摔不下来。”

“那么，您到了新的草原上，在阿加希莫拉那儿，过得怎么样啊？”

“那苦难就更大了。”

“可是命依然没有送掉？”

“没有送命。”

“那就请讲讲，您在阿加希莫拉那里遭了什么苦难。”

“请听吧。”

第七章

“阿加希莫拉手下的那批鞑靼人一到他们的宿营地，就立即迁徙到新的地方去，再也不肯放我走了。”

“‘你何必同叶姆古尔切耶夫一起住呢，伊万，’他们说。‘叶姆古尔切耶夫是个贼。待在我们这儿吧。我们都尊敬你，还给你漂亮的娜塔莎。你在那边娜塔莎不过两个，我们给你更多。’

“我拒绝了。”

“‘更多我要来干什么？’我说，‘我不需要更多。’

“可是他们说：

“‘不，你不明白：多几个娜塔莎更好，她们可以给你养

更多的小尼古拉，围着你叫爸爸。’

“‘抚养鞑靼孩子谈何容易，’我说。‘要是有人给他们施洗，授圣餐，那是另一回事。而现在，孩子再多，也是你们的，决不会成为正教教徒；以后长大了，还会欺骗庄稼人！’所以我又要了两个老婆，再多不要，因为女人多了，哪怕是鞑靼女人，也要互相争吵。这些脏货，得成天管教她们。”

“那么您喜欢那些新娘儿们吗？”

“什么？”

“那些新娘儿们，您爱她们吗？”

“爱她们？……哦，您说的是哪个？说起来，有一个，阿加希莫拉给我的，真不错，始终讨我喜欢……唔……我对她嘛，有点儿舍不得丢下。”

“那个小姑娘呢，当初年纪轻轻就做您太太的，您大概更喜欢吧？”

“她也不错，我也舍不得丢下。”

“那他们把您骗走，从一个游牧部落带到另一个部落那里，当时您也许很想念她吧？”

“不，想念倒并没有想念。”

“不过您头几个太太都为您养过孩子吧？”

“当然养过，萨瓦基雷的老婆为我养了两个小尼古拉，一个娜塔莎。那个小姑娘五年之内给我养了六个，有一次她一胎生了两个小尼古拉。”

“请问，您为什么把他们统统叫做小尼古拉和娜塔莎呢？”

“这是鞑靼说法。只要是成年的俄罗斯男人，他们都叫伊万，女人都叫娜塔莎，男孩都叫做小尼古拉。虽然我那些老婆都是鞑靼人，可是为了我的缘故，把她们当作俄罗斯人，管她们也叫娜塔莎，把男孩子都叫做小尼古拉。不用说，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那些孩子都没有受过圣礼，我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认他们呢？”

“他们既没有受洗礼，又没有涂圣油，我怎么能认呢？”

“您对他们没有父子之情吗？”

“这话怎么说？”

“这些孩子，您难道一点儿也不喜爱，从来也没有亲亲他们吗？”

“怎么亲法？当然，有时候，我一个人待着，有哪一个跑到跟前来，我，不用说，也会用手摸摸他们的脸，抚抚他对他说：‘到你妈那儿去吧！’但是这种情形不多，因为我没有工夫理他们。”

“为什么没有工夫？您忙到这个地步吗？”

“不，什么事也没有，我就是心里烦，一心只想回俄罗斯。”

“那么，您在草原上住了十年，还不习惯草原生活吗？”

“不，我就想回家……想死了。尤其到了黄昏时候，甚至大白天，赤日当空，宿营地里静悄悄的，所有的鞑靼人都热得待在帐篷里睡觉，我却在自己的帐篷里撩起帐幕的一角，朝草原上张望……望望这边，又望望那边——到处都

是一样……热得好象火烧似的，四面八方，一望无际。到处都是草，长得可壮了。白羽毛草，毛茸茸的，好象大海里银白色的波浪起伏，风一吹就闻到一股味道，一股绵羊味道。太阳烤得象火烧，而草原也象苦闷的生活一样，望不到头，那愁闷是没有底的……我望着望着，自己也不知往哪里张望，突然眼前冒出一座修道院或教堂来，我这时便想到信奉基督的老家，不由得哭起来……”

伊万·谢韦良内奇说到这里住了口，为这些往事长叹了一口气，然后继续往下讲道：

“更糟糕的是里海边上那些盐碱地。太阳烤得象烧红了的炭，盐碱地闪闪发光，海水也是亮晶晶的……那种闪光比羽毛草更使你头晕眼花，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是否在人间，就是说，不知是活是死，是不是在令人绝望的地狱里受罪。草原上羽毛草长得较密的地方，看去还好受一些；你偶尔会在一条沟里看到一丛蓝色的鼠尾草，一小簇白花花的茵陈棵子和薄荷。但是盐碱地上只有耀眼的光……有时候，野火会在草原上燃烧起来，这一下就热闹了：鸨鸟、鹬鸟就飞到空中，这也是打它们的好机会。我们骑上马追赶这些鸟儿，挥动着长鞭狠狠地抽打它们，然后一看火势旺起来了，自己也非得骑着马奔逃不可……这就是全部乐趣所在了。那烧过的地方不久就会长出草莓，各种各样的鸟儿也都飞拢来，大都是些小鸟，空中响着一片叽叽喳喳的叫声……接着，矮小的灌木又在那儿长起来了：绣线菊呀，野桃呀，树锦鸡儿呀……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雾霭化作露水落

到地面上，带来一阵清凉气息，这些植物也散发出香气……

尽管如此，还是叫人腻味，不过还能凑合着过得去。可是求上帝千万别让人在盐碱地上待得太久！马儿在那里可满意啦：可以舔盐吃，把水喝个够，长得胖，人在那里可就要了命。那里根本没有活的东西，只有一种红嘴小鸟儿，类似我们这儿的燕子，那是一种毫无特色的小东西，只是嘴上有一条红边。它为什么要飞到那边海岸上去，那就知道了，在那儿连个栖身的地方也没有。它落在盐碱地上，用尾巴垫在下面蹲一会儿，就纵身跳起飞走了，而你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因为你没有长翅膀，只能待在那地方，虽生犹死，也谈不上悔恨。等你一死，他们就把你象腌羊肉似的埋在盐碱地里，你就象一块咸羊肉在那里躺到世界末日吧。那里可以说是昏天黑地，到了冬天就更恶心了。雪薄薄的，刚刚能把草地盖上，地却硬得很。这时鞑靼人坐在帐篷里烤火，抽烟……就因为日子过得实在无聊，他们时常互相抽鞭子。你走出帐篷，什么也看不到：马儿无精打采，蜷缩着身子，瘦得只有尾巴和鬃毛微微动着。它们勉强移动着四条腿，用蹄子扒开冰壳，啃着冻硬的草，这就是它们唯一的粮秣了……这景况真叫人受不了。唯一的消遣就是：看到一匹马衰弱得扒不开冰壳、啃不着冻草，于是一刀捅进它的脖子，剥掉皮吃它的肉。不过，这种肉糟糕透了，有点甜味儿，象是母牛的奶子，可是肉很硬。不用说，是因为非吃不可，才硬着头皮吃的。幸亏我有个老婆会熏马肋骨：一条肋骨两边带肉，她拿来塞在大肠里，搁在炉上熏。那样熏一下要

好吃些，因为至少有点儿火腿的气味，可是嚼在嘴里仍旧是烂糟糟的。当我嚼着这种腐肉时，禁不住就想起我的故乡这时正准备过圣诞节，总得杀鹅鸭、宰猪羊，用最肥的后脖肉烧菜汤。我们的伊利亚神父，那个可亲可爱的老头儿，现在就要去赞美基督了，他带着自己的妻子、诵经士和他们的老婆，还有神学院的学生，人人都有几分醉意。伊利亚神父的酒量不大——在老爷的大院里，管家用托盘递上一杯酒，在办事房里，管事和保姆又敬他一杯。伊利亚神父到我们下人那儿来时，脸色红扑扑的，路也走不稳了，象个酒鬼。他到头一间屋里还勉强喝了一杯，这之后就再也不能喝了，只是把酒倒进随身带的酒瓶里。这事在他就象寻常在家里一样，讲到吃的东西，要是看到有什么好吃的，他就说：‘给我一张报纸，我把它包起来。’通常人们都是这样回答他：‘我们没有报纸，神父。’他也不生气，就这么干脆拿了，也不包就交给妻子，依旧那么和和气气的，往前去了。噢，先生们，一想起童年时代这些往事，真叫我痛苦得肝肠寸断——怎么落到这个地步？所有这些快乐都没有我的份儿，这么多年没有做忏悔，我活着没有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死了也不会给我做安魂祈祷，真痛苦啊……到了晚上，我就悄悄地溜出帐篷，不让妻子儿女和其他脏货看到，开始祷告……我祷告着，雪都在我的膝盖下融化了，而在眼泪掉下来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可以看到小草。”

说故事的人住了口，低下头来。谁也没有惊动他，看来大家都对他回首往事的这种神圣的悲痛充满了敬意。一会

儿，伊万·谢韦良内奇叹了口气，好象要摆脱他心头的伤痛似的。他脱下修士帽，画了个十字，说道：

“这一切总算都过去了，谢谢上帝！”

我们让他休息了片刻，然后又冒昧地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来：我们这位受尽魔难的勇士是怎样医好那双给塞了硬鬃毛的脚后跟，怎样从鞑靼人的草原和他那些娜塔莎、小尼古拉那里逃跑出来，又是怎样进了修道院。

伊万·谢韦良内奇极其坦率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这种坦率显然是他的天性，怎么也改变不了的。

第 八 章

伊万·谢韦良内奇的经历很有趣，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我们要求他首先告诉我们，他用什么特别方法弄掉了脚跟里的硬鬃毛，逃脱了俘虏的命运。他给我们说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我已经不敢想有朝一日回归故乡，见到老家。我甚至觉得这样想也白想，因此我的思乡病反倒渐渐好了。我虽然还活着，但只不过象个没有感觉的木头人。有时候我会想到，在家乡的教堂里，伊利亚神父，就是经常要报纸的那一个，在做礼拜的时候，常常为那些‘在海上航行的，在陆上奔波的，吃苦受难的以及当俘虏的人们’祷告。那时，我听到他这样祷告，老是想：干吗啊？现在又不打仗，为什么要为俘虏祷告呢？现在我可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了，可是我

还不懂，为什么这样的祷告对我毫无用处，因此渐渐地，虽然没丧失信仰，而是困惑不解，祷告我也不做了。

“‘既然祷告不见得有什么好处，’我想，‘那何必还要祷告呢？’

“这其间，有一天，我突然看到那些鞑靼人不知为了什么忙乱起来。

“我说：

“‘什么事啊？’

“‘没有什么，’他们回答道，‘从你们那里来了两个教士，带着白人沙皇的护照到远处去传教。’

“我赶紧问：

“‘他们在哪儿呀？’

“他们朝一个帐篷指了一下，我便照着他们所指的方向走去。到了那里一看，随从、管事、托钵僧都在地毯上盘腿而坐，当中是两个陌生人，虽然穿的是旅行服装，可是一眼就看得出是传教士：他们站在那一群人当中，向鞑靼人宣传上帝的福音。

“我一看到他们，真是欢天喜地，因为看到俄罗斯人了，我的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我扑到他们脚下，失声哭了起来。他们看见我伏在他们面前，也异常高兴，两人大声喊道：

“‘怎么样？就是这样！看见了吧！看见没有？上帝的恩典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它已感动了你们中间的一个，他离开穆罕默德了！’

“那些鞑靼人回答说，‘这里并没有什么奇迹，这是伊万，是你们的人，俄罗斯人，只是当了俘虏住在我们这里罢了。’

“两位传教士听了这话，大不高兴。他们不相信我是个俄罗斯人，于是我插嘴说：

“‘不错，我的确是俄罗斯人！救苦救难的神父！大发慈悲，搭救我离开这儿吧！我被囚在这里整整十年了，请看，都给弄成残废，路也不能走了。’

“可是他们毫不理睬我的话，掉过头去继续干他们自己的事：传教。

“我心里想：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职务在身，也许当着那些鞑靼人只能如此。

“于是我就走了，等他们两个人单独待在帐篷里的时候，我跑到他们那里去，把整个情形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们，我说命运对我太残酷了，恳求他们：

“‘吓唬吓唬他们吧，神父大恩人，拿我们伟大的白人沙皇的名义，请你们告诉他们，沙皇不允许亚洲人把他的臣民当俘虏囚禁起来，要是能把我赎出去那就更好，我就侍候你们。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完全学会了他们的鞑靼语，我对你们会有用处的。’

“可是他们回答道：

“‘怎么说呢，教子，我们没有钱赎你，我们也不可以威胁吓唬异教徒，这在我们是不允许的，因为不这样，人们已经够狡猾，说话不算数了。对他们，我们必须按照政策以礼相待。’

“‘这样一来，’我说，‘岂不是由于这种政策我就非得老死这里不可了？’

“‘怎么说呢，’他们回答道，‘教子，死在什么地方，这有什么要紧，祷告吧，上帝慈悲为怀，他也许会搭救你的。’

“‘我早就祷告了，’我说，‘可是我已经没有力量，也不存希望了。’

“‘不能绝望，’他们说，‘绝望可是极大的罪孽。’

“‘我并不绝望，’我说，‘只是……你们怎么竟会这样……我真伤心，你们都是俄罗斯人，是我的同胞，居然不肯帮我一点儿忙。’

“‘不，孩子，’他们说，‘在这儿，你别来干扰我们了，我们信奉基督，而信奉基督，那就既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腊人，信奉基督的都是我们的同胞。对我们说来，人人都一样，人人都一样。’

“‘全都一样？’我问。

“‘是的，’他们回答道，‘人人都一样，这是圣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诲。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能同人争吵……我们不能这么干。你是个奴隶，那没有办法，只能忍着，圣保罗说过，是奴隶就应该服从。你得记住，你是个基督徒，因此我们就不用为你操心，没有我们，天国之门也为你的灵魂敞开着，而这些人，如果我们不加以拯救，就会一辈子待在黑暗里，所以我们就非得为他们忙碌不可。’

“他们拿出一个本子来给我看。

“‘你看看这本子上写着多少人，’他们说，‘这都是我们

要使他们皈依的。’

“我没有跟他们说下去，以后也没有再看见他们，除了其中一个，那也很偶然：有一天我的一个孩子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对我说：

“‘爸爸，我们那儿的湖边上躺着一个人。’

“我过去一看，脚上的皮从膝盖以下象条袜子似的给剥下了，手上的皮也从肘弯以下拉掉，就象脱下手套一样。鞑靼人干起这种事来可巧了，用刀子划了一圈，中间剖开，就剥下来了。这个人的头颅滚在一边，额头上刻了一个十字。

“‘哎哟，老乡，’我想，‘你不肯为我劳神，我曾经为这责备过你。现在你以身殉道，获得了荣冠。看在基督的面上，原谅我吧。’

“我对着他画了个十字，把他的头同身体放在一起，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就把他埋葬了，并且还为他唱了一曲《圣哉我主》。至于他那位同伴的下落，我就知道了。不过毫无疑问，最后结果也是一样：获得殉道者的荣冠，因为后来我们帐幕里的那些鞑靼女人拿到了很多圣像章，和传教士身上戴的完全一样。”

“那么传教士竟然也到雷恩沙地那一带去了？”

“可不是？他们去了，不过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为什么？”

“他们不懂得怎样对待。要亚洲人信教就得吓唬他们，非得把他们吓得发抖不可，而传教士却向他们宣传上帝的爱，这样开头怎么也不行，因为亚洲人决不会尊敬一个连吓

唬也不会的慈爱的上帝，因此他们就把传教士给宰了。”

“我看，主要的是，到亚洲人那里去，身上决不该带钱或其他贵重物品。”

“是不该带，但是反正一样，他们也不会相信来的人会一点东西也不带。他们认为你把东西埋藏在草原上什么地方，就严刑拷打，打得你一命呜呼。”

“真是些强盗！”

“是呀，我亲眼见过一个犹太人碰到这情形。那个犹太人年岁很大了，不知道从哪儿来，也是来传教的。他是个老好人，而且显然是个虔诚的教徒，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皮肤都露了出来，但是传起教来简直叫人百听不厌。开头我还同他争论，我说：既然你们连圣徒也没有，你们的宗教算什么宗教呢？他回答，圣徒是有的。于是就念希伯来法典，他们有哪些圣徒，听起来非常有趣。他说，这希伯来法典是名叫约赛·本·勒维的拉比^①写的，这位拉比学问可渊博了，有罪的人是不能看他的脸的，只要瞧上一眼，他们就会倒下死掉，因此上帝把他召到跟前，说：‘大学问家约赛·本·勒维拉比，你这样渊博很好，不过我的犹太人都因你而死，那就不好了。我不是为了这才引着摩西带领他们越过荒野，渡过大海的。所以你离开你的故土，住到没有人看得见你的地方去吧。’于是约赛·本·勒维拉比就走了，远远的，直到天国所在的地方。他在那儿的沙地里挖了个齐

^① 拉比是犹太教的牧师。

脖子深的坑，就这样在沙坑里度过了十三年，虽然沙土埋到了脖子，每逢星期六仍然给自己预备一只羔羊，用天上降下来的火烤熟。蚊子苍蝇落到他的鼻子上，要吸他的血，也立刻被天火烧死……那些亚洲人很喜欢这位大学问家拉比的故事，他们倾听这个犹太人讲道听了好久，最后还是问，他来到这里，把带来的钱埋在什么地方。天哪，这个犹太人发誓说，没有钱，上帝派他来时什么也没给，只给了他智慧。可是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他们生起一堆火，取出木炭，集中起来，在滚烫的灰堆上铺了一张马皮，让他躺在马皮上滚来滚去，逼着他说：钱在哪里。直到他全身都发了黑，还是一句话没有，他们这才说：

“‘算了吧，让我们把他齐脖子埋在沙里，也许他这样就行了。’

“于是把他埋在沙里，这么一埋，他就死了。死后焦黑的脑袋长期露在地面上，孩子们给吓坏了，他们才割下他的头，扔到了枯井里。”

“这是向他们传教的报应！”

“是呀，这太难了，不过，那个犹太人手头毕竟是有钱的。”

“当真有钱？”

“当真有。他死了不久，豺狼来撕他的肉吃，把他从沙地里一块一块扒出来，最后扒到脚上的鞋，鞋一拨弄，鞋底里滚出了七个硬币。后来这些钱给找到了。”

“那么您究竟是怎样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呢？”

“靠了奇迹。”

“是谁创造了这个奇迹，使您得救的呢？”

“塔拉法。”

“塔拉法是什么人？也是鞑靼人吗？”

“不，他是另外一种人，是个印度人，可又不是一般的印度人，而是下凡到人间来的印度的神。”

伊万·谢韦良内奇·弗利亚金在听众们的要求之下，把他一生悲喜剧的下一幕讲述如下。

第九章

“在鞑靼人把我们的两个传教士干掉之后差不多过了一年，又到冬天了，我们把牧群向南赶去，靠里海更近。突然，一天傍晚，有两个人——如果可以管他们叫做人的话——骑着马来到我们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属于什么民族，干什么的。他们说的话，叫人拿不准究竟是什么语言，既不是俄语，也不是鞑靼语，俄语和鞑靼语他们也能说两句，但两人自己说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话了。他们年纪都不大，一个是黑头发，留着大胡子，穿了一件长袍，很象鞑靼装束，不过这袍子不是五颜六色，而是红的，头上戴了尖顶波斯帽。另一个是红头发，也穿一件长袍，这家伙很有意思：随身带了不少小盒子，趁人不注意就脱下长袍，只穿短衣和裤子，这打扮就象在俄国工厂里做工的某些德国人。可是他老是打开盒子，在里面翻了又翻，

但那里面装些什么，鬼才知道。这两个人说，他们从希瓦来，是买马的，准备在家里同人开仗，但没有说跟谁开仗，只是一再怂恿鞑靼人起来反对俄罗斯人。我听着，这个红头发的看样子能说的俄语不多，他用不准确的俄语说了‘首领’这个词，接着就啐了一口。他们并没有带钱，因为他们身为亚洲人，完全懂得，谁要是带钱到草原上来，就别想带着脑袋回去。他们竭力劝说鞑靼人把马群赶到他们的达里亚河那边去，帐就在那里结算。鞑靼人拿不定主意，答应呢还是不答应。他们考虑来考虑去，就象挖金子似的，显然有所顾忌。

“那两个起初对鞑靼人是诚心劝告，后来就开始恫吓了。

“‘赶过去吧，’他们说，‘否则就会对你们不利。我们有个塔拉法神，他派我们来，也会降下大火。可要留神别招这位神道生气。’

“鞑靼人不知道这尊神，对于他能用这种火在冬天的草原上做出什么名堂来表示怀疑。但是那个留着—把黑胡子、身穿红袍的希瓦人说道，你们不相信，那塔拉法神今天夜里就会对你显示他的威力，不过你们看见什么或者听见什么，千万不要出去，免得被烧死。不消说，冬天草原上生活单调，听了这话人人都觉得异常有趣，虽然我们大家觉得很可怕，但都乐意看看这尊印度神究竟怎么样，有多大神通，能做出什么样的奇迹来。

“晚上，我们很早就同妻子儿女钻进帐幕，等待着……

周围一片漆黑，静悄悄的，象任何一个夜里一样，我刚迷迷糊糊的想睡，突然听到咝咝声，就象草原上刮过一阵风似的，接着啪的一声，我从睡梦中觉得好象从天空落下许多火花来。

“我赶快起身，只见我的妻子们都慌慌张张，乱成一团，孩子们也哭叫起来。

“我说：

“‘嘘！把他们的嘴堵住，喂奶，别让他们哭。’

“她们就把奶头塞进孩子们嘴里，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过不多久，黑暗的草原上又有火花咝咝响着向天空窜去，接着又是砰的一声炸响了……

“‘这样看来，’我心里想，‘这个塔拉法真不含糊！’

“接着，又响起了咝咝声，这一次可不一样了，活象一只火鸡拖着一条火尾巴向上直冲，那火势也非同寻常，红得象血，它一爆炸，一下子都变成黄色，接着又转为蓝色。

“我仔细一听，整个宿营地静寂得象坟墓。这样连续不断地放炮，不用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听不到，但是大家都给镇住了，蜷缩在羊皮袄里不敢动弹。只听到大地打一个寒颤，就发起抖来，然后又归于寂静。这大概是马群受惊，仓惶挤到一块儿去了。我还听到那两个希瓦人，也许是印度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大火在草原上延烧开了，象一条龙……马群给吓得嘶鸣起来，向四处逃窜……鞑靼人忘了恐惧，纷纷奔出帐幕，摇着头，大声喊着：阿拉①！阿拉！追

① 伊斯兰教的主神。

赶马匹去了。那两个希瓦人也不见了，踪影全无，只扔下一个盒子留作纪念……就这样，小伙子们都追马去了，只留下妇孺老弱在帐篷里，我去看看那只盒子，里边装些什么。只见几种药末、一些药草和纸筒。我拿起一个纸筒凑近火堆看个仔细，不料它突然爆炸了，发出的火几乎烧坏我的眼睛。它窜到天空，砰的一声，迸出无数火星……啊哈，我心里想，原来不是什么神，而是普通的炮竹，跟我们公园里放的完全一样。于是我又放了一个，回头一看，那些鞑靼人，也就是留在帐篷里的那些老弱者，都趴在地上，全是就地躺倒的，而且每个人的那双脚都抖个不停……起初我也给吓坏了，继而我看到他们是那样地抖个不停，我灵机一动，从我被当作俘虏以来第一次咬牙切齿，扯直嗓门，连我自己也不知所云地象说外国话似的向他们吼了一通。

“接着我又放了一筒烟火……他们看见烟火沿着地面直打转，吓得简直魂不附体……烟火熄灭，他们还是躺着不动，过了好半晌，才有一个人微微抬起头来，但马上又把鼻子压在地上，用一个手指向我招了招。我走到他身边，说道：

“‘干吗？你这个该死的，说，要死还是要活？’因为我看出他们对我已经怕得要死了。

“‘饶了我们吧，伊万，’他说，‘别让我们死；让我们活吧！’

“别处也有不少人同样向我招手，都是请求原谅，饶他们的命。

“我看到我时来运转了，确实，我吃了这么多苦，也足以抵偿自己的罪孽，因而对天祷告：

“‘圣母呀，圣徒尼古拉呀，大发慈悲，救救我吧，我的救命恩人呀！’

“我声色俱厉地问那些鞑靼人：

“‘我为什么要原谅你们，饶你们的命？你们要我原谅什么？’

“‘原谅我们吧，’他们说，‘原谅我们没有信奉你的上帝。’

“‘啊哈，’我心里想，‘原来我已把你们吓成这样了。’

“于是我对他们说：

“‘啊，不，你们这些混蛋，没有用。你们既然反对我的教，我决不能饶你们。’

“我咬牙切齿，打开一个纸筒。

“这次放的是焰火箭，那火光可骇人了，还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

“接着，我对那些鞑靼人喝道：

“‘怎么样，再容你们一分钟，你们再不信仰我的上帝，立刻叫你们统统死光！’

“‘别叫我们死，’他们说，‘我们都同意信奉你的上帝。’

“于是我停止放炮竹，带领他们到一条小溪里受了洗。”

“您是说，您当时就让他们受了洗吗？”

“立刻就去。干吗要等待？决不能让他们改变主意，我

从一个冰洞里拿水洒在他们头上，对他们说，以圣父和圣子的名义领洗吧！又把传教士们留下的那些十字架给他们戴在脖子上，吩咐他们把那个被杀害的传教士当做殉道者去尊崇，要为他祷告，还把他的坟墓指给他们看。”

“他们祷告了吗？”

“祷告了。”

“但是他们什么基督教的祷告词都不知道，您教了他们吗？”

“没有，没有时间教了，因为我看准这是逃跑的好机会，吩咐他们：以前怎样祷告的，过去怎么祷告的，还是照样祷告，就是不许再叫阿拉，而要呼喊耶稣基督。他们就这样接受了我的传教。”

“噢，是这样，您的脚既然残废了，怎么能够从这些新的基督徒那里逃跑出来，又怎样治好的呢？”

“后来我在那个炮竹盒里找到一些腐蚀性的粉末，只要皮肤碰上了，就烧痛得厉害。我抹了一些，假装生病，盖了毯子躺着，老是用这种腐蚀剂擦脚后跟，擦了整整两个星期，结果那上面的肉全部溃烂，鞑靼人十年前塞进去的碎鬃毛都随着浓血排了出来。我尽快把身体养好，丝毫不露声色，反而假装病越来越重，命令妇女们和老年人为我竭诚祷告，因为我说我就要死了。然后我要了一个花招，叫他们长期吃斋赎罪，三天不能出帐幕，为了加强压力，我又放了一个最大的火炮，这才逃走……”

“他们没有追上您吗？”

“没有，他们哪里还能追上我：他们吃斋吃得有气无力，加上那个大火炮把他们吓坏了。三天不出帐幕，我想，他们大概是很乐于干的吧！等到他们走出帐幕，我已经跑得很远，他们就追不上了。我脚后跟里的硬毛去掉了，收了口，两只脚轻快极了，简直行走如飞，把整个草原都甩在后面。”

“一路都是步行吗？”

“可不是，草原上根本没有路，也碰不到一个人，就是碰到了，也且慢高兴，你知道他是谁。第四天，我遇到一个楚瓦什人，赶着五匹马。那人对我说：

“‘骑上马走吧。’

“我有点害怕，没有骑。”

“你怕什么呢？”

“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不可靠。此外，我也分辨不出他信什么教，而在草原上，如果不知道这一点，那是很可怕的。

“但他却象个傻瓜似的一个劲儿地叫：

“‘骑呀，两人一块儿骑更快乐。’

“我说：

“‘你是谁？可能你是不信神的吧？’

“‘怎么能不信，’他说，‘只有鞑靼人才不信神，吃马肉，我是信教的。’

“‘你信奉什么神？’我问。

“他说：‘我信的神可多了，太阳、月亮、星星都是神，神到处都是。您怎么能说我不信神呢？’

“‘到处都是！哼……你认为，到处都是神，那耶稣基督呢？’我问，‘你不信奉他吗？’

“‘是的，他是神，圣母也是神，还有尼古拉……’

“‘哪一个尼古拉？’我问。

“‘夏天的那一个和冬天的那一个都是！①’

“他尊敬俄罗斯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我为这个夸奖了他一番。

“‘永远尊敬他吧，’我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

“我正想夸奖他，想和他一块儿走，多谢上帝保佑，他继续唠叨下去，就露了马脚。

“‘可不是，’他说，‘我尊敬尼古拉，虽然我在冬天没有向他祈祷，但是到了夏天，我总是给他二十个戈比，让他好好给我看牛。我指望的可不是一个，我还献给克列梅季②一头小公牛。’

“这可把我气坏了。

“‘你怎敢献上一头整牛给你们莫尔多瓦神克列梅季，而不指望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只给这个俄罗斯人二十戈比呢？去你的吧！’我说，‘我不跟你走……你既然不尊敬奇迹创造者尼古拉，那我就决不跟你一起走。’

“我就不骑他的马，尽力步行向前，情况也还没弄清楚，到第三天的傍晚，看到远处有了水，有了人。为了谨慎起

① 圣尼古拉有两个节日，一为五月九日（夏季尼古拉节），一为十二月六日（冬季尼古拉节），均以旧俄历计算。

② 克列梅季是楚瓦什神话中的一种善神，住在树木中。

见，我在草丛里躺下，看看究竟这是些什么人。我唯恐遭到比上次更倒霉的俘虏命运，不过我看见那些人正在做饭。他们该是基督徒吧，我想。我爬近一些，看见他们在身前画十字，喝着酒——这样子，看来是俄罗斯人了！……我跳出草丛，走到他们跟前。原来这是一些渔人，刚刚打鱼回来。他们用对待老乡的亲切态度欢迎我，说：

“‘来一杯酒吧！’

“我说：

“‘老哥们，我在鞑靼人那里生活了多年，早已不习惯了。’

“‘那不要紧，’他们回答道，‘这里都是自己人了，很快又会习惯起来的。喝吧。’

“我给自己斟了一杯，心里想：‘我能够安全回来，应当赞美上帝！’于是一饮而尽。这些渔夫都是热心人，继续劝酒。

“‘再来一杯，’他们说，‘瞧你，不喝酒身子都虚了。’

“我不客气又喝了一杯，顾虑也全消除了，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我从哪里来，到过些什么地方，怎样生活过来的。我坐在火堆边，喝着酒，和他们整整谈了一夜，我感到重新回到神圣的罗斯，有多么幸福呀！天快亮时，火也要熄灭，渔人们几乎都睡熟了，这时其中一个对我说：

“‘你有护照吗？’

“‘没有，’我说，‘我没有护照。’

“他说：

“‘没有护照，那你在这儿要被关进监牢的。’

“‘那我就不离开你们，’我说，‘我想，住在你们这里，总不至于要护照吧？’

“‘没有护照，’他说，‘住在我们这里，活着是可以的，等到要死了就不行了。’

“‘为什么？’我问。

“他回答道，‘没有护照，神父怎么给你登记呢？’

“‘到那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把你抛到河里去喂鱼。’

“‘不给我请神父做忏悔吗？’

“‘那当然。’

“我已经有点儿醉意，给他这样一吓，不禁哭了起来，同时叫着苦，那个渔人却哈哈大笑。

“‘我不过跟你开开玩笑罢了，你就在这里平平安安过日子吧，到时候我们会把你安葬在家乡的土地上的。’

“可是我伤心极了，说：

“‘这个玩笑开得太好了，如果您常常这样和我开玩笑，那恐怕我都未必能活到明年春天。’

“等最后这一个伙伴睡着了，我站起身来就走。我来到阿斯特拉罕，打打零工，一天挣一个卢布。从这时起，我就畅饮起来，连怎么来到了另一个城市，关进监牢，都记不得了。我是从牢里被遣送回原籍的。我被押送回去，在警察局里被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送回庄园。原来为了猫尾巴而下令鞭打我的公爵夫人已经去世，只有公爵还活着，但也

已经衰老了，他虔诚地信奉上帝，马也不养了。听到家人禀报，说我回来了，他想起我来，便命令在家里再打我一顿，然后送到伊利亚神父那里去忏悔。他们把我按老规矩吊在破木屋着实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伊利亚神父那里。神父听了我的忏悔，罚我三年不得领圣餐……

“‘怎么能这样，神父，’我说，‘我已经有这么多年没领过圣餐……我一直在等着呢……’

“‘我管不着，’他说，‘你等着，可干吗要把鞑靼女人留在身边做妻子？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只是罚你不准领圣餐，已经够宽大了，’他说，‘要是按照神父立下的规章来执行，那就得活活地烧你，把你身上的衣服全烧掉，不过，’他说，‘你不用害怕，因为目下治安法不允许那样做了。’

“‘那就没法，’我心里想，‘只能这样了，不领圣餐在家待着。被囚禁了这么久，休息休息也好。’可是公爵不允许。

“‘我不允许一个不领圣餐的人住在我近旁。’他说。

“他命令管家再把我当众打一顿，以儆效尤，然后按交免役税的办法把我放出去。他们照着办了：这次打我用新办法，在办事房的台阶上当着众人的面用鞭子抽了我一顿，发了一张护照。我可高兴了：经过这么多年，终于获得了自由，有了合法的凭证。于是我就走了。我根本不知道去干什么好，但是上帝自有安排。”

“怎么样安排呢？”

“还不是干老本行——跟马打交道。我走时两手空空，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但是过不多久就搞得满不错，要不是

为了一件事，我的处境就要蒸蒸日上了。”

“可否请问一下，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着了魔^①，中了邪，还被一件不体面的东西给缠住了。”

“是什么不体面的东西把您缠住了呢？”

“吸铁石^②。”

“什么！吸铁石？！”

“是啊，有一个女人象吸铁石一样把我吸引住了。”

“您是怎样受到她的影响的？”

“别人的意志支配了我，我呢，成就了别人的命运。”

“那意思是说，您的劫运就此来到，过后您领悟到您必须还母亲许的愿，便进了修道院，是这样吗？”

“不，那还是后来的事，在这之前我又经历了好多次魔难，才真正领悟到这一点。”

“您可以讲讲这些经历吗？”

“当然，不胜荣幸。”

“那就请吧。”

第 十 章

“我拿了护照走了，心里一点谱也没有。我来到一个市集上，看见一个吉卜赛人在和一个庄稼汉交换马匹，那完全

①② 原文是催眠术，此词在俄语中也作吸铁石讲。

是坑人。开始试马的劲儿了，他把自己的那匹套在装玉米的车上，而把庄稼汉的马套在装苹果的那辆上，虽然两辆车装的东西重量差不多，可是庄稼汉的马一闻到苹果的气味就头昏目眩，满头大汗，因为马非常怕闻那种气味。而吉卜赛人的那匹马，我看得出，即使不闻到这气味，也会发晕，这是马上可以懂得的，因为它的额上有痕迹，象是用火烫过的，吉卜赛人却说那是疣子。我当然怜惜起那个庄稼汉来，因为马一晕就要跌交，那还怎么干活。是啊，那时候我把吉卜赛人恨死了，都是他们首先引诱我去流浪，其次，对以后我还另有一种预感，后来这也应验了。于是我便把这种欺诈行为给那个庄稼汉揭穿了。吉卜赛人和我争辩，一口咬定马头上那东西是疣子，并非火烫的伤。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我用一把锥子戳了戳马腰，马就扑通倒在地上，抽搐起来。我根据自己的经验，为那些庄稼汉们挑选了好马，因此他们请我喝酒，大吃了一顿，还给了我两锭银子，这一下吃喝玩乐，可痛快了。打这儿起，有了钱，酒也喝得痛快。这样不到一个月，我觉得这种生活满不错：我身上挂满了牌子，带着医马用的各种器具，到各地去赶集，处处给穷苦人出主意。我自己呢，拿了人家干的，还吃了人家稀的。

“就在这时候，我成了所有吉卜赛马贩子的眼中钉。我从侧面得知，他们准备要揍我。我尽可能回避，因为我是单枪匹马，而他们人多势众。他们找不到机会遇上我单独一个人，把我打个痛快，而当着庄稼汉们，他们又不敢动手，因为我替庄稼人效了劳，他们会袒护我。于是这些人散布流

言，说我是个妖巫，我这么懂行，靠的并非自己的力量。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对马这么懂行是天生的，而且我也愿意传授给任何人。可惜的是，我无论教什么人，始终没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没有什么用处呢？”

“谁都莫名其妙，因为这东西必须天生才行，我已经试过不止一次，我教了，教得清清楚楚，也只是白费力气，对不起，这一点以后再说吧。”

“我的名声在市集上传开了来，人家竟然说我能把马都看个透。这时有位骑兵军官，是个贵族，拿出一百卢布给我，说：

“‘亲爱的朋友，把怎么相马的诀窍告诉我吧。’他说，‘这对我太宝贵了。’

“我回答道：

“‘我并没有什么诀窍。这在我是天生的本领。’

“但是他缠住我不放。

“‘把你这种本领教给我吧，你别以为我想占便宜，这里有一百卢布。’

“这可叫我怎么办呢？我耸耸肩，收下钱，用布包了，说道：‘好吧，只要我知道的，我全说，请听着，跟着学。如果你学不成，一点用处没有，那可别怪我。’

“对我这话他很满意，说：‘我能学到多少，你就别管啦。你只管教就是了。’

“‘如果你要想了解一匹马究竟怎么样，’我说，‘第一件

要紧的事就是得按照适当的程序依次看下去，而且一步也不离开这个程序。第一眼，先得仔细看看马头，然后放眼全身，直到尾巴，而不是象军官们那样瞎胡闹。他们摸摸马鬃、后脖子上的肉、鼻孔、嘴边、前胸静脉，总之摸到哪里是哪里，结果什么名堂也没有。骑兵军官们的这种瞎胡闹可把马贩子们乐坏了。他们一看到这些军队里的宝贝，马上就他们在他们面前把一匹马扭过来转过去，样样都给他看，就是不让看到的那一点，说什么也不会让他看，这正是骗人的地方。马贩子们的欺骗手法可多着呢：一匹马的耳朵往下垂，他就在马脖子上割掉一小片皮，拉紧了缝好，涂上点儿药，于是马耳朵竖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皮肤一松，耳朵便又垂下了。如果马耳朵太长，那就剪去一截。要马耳朵竖起来，就给塞进一些有棱角的果实。谁要挑匹马配对，打个比方说，一头马的额上有一颗星，马贩子看在眼里，很快就会找来另一匹马，额头上也有一颗类似的星：他们用海浮石在马头上擦去一些毛，或者把烤热的萝卜贴在适当的地方，使它长出白毛来。但是，只要仔细看看这丛毛，就会发现，这毛比天然的毛要长一些，而且蓬松得象撮胡须。马贩子在马眼睛上蒙骗顾客的花招还要多：有的马眼睛上面有块地方陷下去，象个坑，看起来不顺眼，马贩子就用针扎那里的皮肤，然后对准了用力吹气，直吹得那块皮肤鼓起来，马的眼睛就显得又神气，又美观。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你往马眼睛上吹气，那热烘烘的气息马儿很喜欢，它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到热气散掉，眼皮上面下陷的坑又出现了。这

种骗局很容易戳穿，只要摸摸马骨头，看看皮肤是不是热烘烘的。但最可笑的要算出卖瞎眼的马了。那简直是一场滑稽戏。比如说，有一个骑兵军官，把一根干草放在马的眼睛前，试试它是否看得见。可是他哪里知道，这时正该马儿摇头，马贩子就照它肚子底下或者肋骨上给一拳。有时马贩子轻轻地抚摸马，但他的手套里面藏着一根钉子，看去是抚摸，其实是扎。’

“我当时对那位军官说的，要比现在讲给你们听的多十倍，可是对他毫无用处。第二天，我一看，他买来了那么多马，一匹不如一匹，可是他还得意得很呢，说：

“‘瞧，老朋友，我相马的功夫学到家了吧？’

“我只向那些马扫了一眼，就禁不住笑了，不客气地说，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匹马肩胛太肥，’我说，‘它老是用脚抓地。那匹马躺下来会把蹄子压在肚皮底下，不出一年，就会脱肛。那一匹吃燕麦要用蹄笃笃敲地，还拿膝盖擦马槽。’我就这样把他买来的马统统数落到了，结果证明我说得一点不错。

“第二天，这位爵爷跟我说：

“‘哎，伊万，我看我学不了你这套本领，还是请你来给我挑马吧。马由你挑，我只管付钱是了。’

“我同意了，从此过了整整三年好日子，不是给他当奴隶，当雇工，而是做他的朋友和助手。要不是我老要外出去散心，我也许能积攒下一大笔钱来。因为根据马行的习惯，任何养马人来时并不直接求见管买马的军官，总是派心腹

尽可能先去找找到挑选马匹的人。马贩子都知道，如果骑兵军官身边有个人管挑选，那真正的权力总是在挑选的人手里，而不在骑兵军官手里。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这相马的能耐是天生的，我就凭着良心去尽我的责任，我给谁效劳我就决不欺骗他。我的爵爷也看出这一点，对我非常器重，我们双方确实是肝胆相照。有时候，他夜里打牌输了钱，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披着晨衣到我的马厩里来，对我说：

“‘喂，一半可敬的伊万·谢韦良内奇，近况如何？’

“他总是这样开玩笑，管我叫什么‘一半可敬的’，其实他倒是十分尊敬我的，你们听下去自会明白。

“每逢他开这样的玩笑，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回答道：

“‘不错，谢谢上帝，近况很好，大人，您呢？’

“‘我呀，’他回答道，‘一塌糊涂，糟糕透了。’

“‘噢，竟然如此，那准是昨天晚上又输得身上的皮都给扒掉了？’

“‘一半可敬的老兄，您猜对了。输光了，输得精光了。’

“‘大人究竟输了多少？’我问。

“他马上告诉我输掉了几千卢布，于是我摇摇头说：

“‘大人需要管教管教，就是没有人肯管您。’

“他笑了起来，说道：

“‘正是缺这么个人。’

“‘那就请您在我的床上躺下，脑袋底下垫个干干净净的袋子，我来把您打一顿。’

“这样，他就开始跟我磨，要我给钱让他去翻本。

“‘不，’他说，‘最好别动手，还是从零用钱里给我一些，让我去翻本。我一定会把他们都赢了，把钱捞回来。’

“‘噢，这个，’我说，‘多谢了，不行，您赌可以，可不要想一定能捞回来。’

“‘原来是这么感谢的！’他笑着说，接着就生气了。‘请不要忘乎所以，别做我的监护人，还是拿钱来。’”

我们问伊万·谢韦良内奇，他有没有把钱给过他的老
爷去翻本。

“从来没有，”他回答道，“我不是撒谎说钱都买了燕麦，就是干脆从院子里跑了出去。”

“这一来，那不是火上加油吗？”

“是的，他发了脾气。有时候甚至马上就宣布：到此为止，您这个一半可敬的，再也不用在我这里干活了。

“‘噢，这样么，’我回答道。‘那好极了。请把护照给我吧。’

“‘好，那您就去收拾收拾，’他说，‘明天给您护照。’

“但是到了明天，我们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只消个把钟头，他的心情就变得完全不同，走到我跟前说：

“‘谢谢您，您可真有意思，脾气可不小，不给我钱去翻本。’

“以后他也总是这样对待我，每逢我要外出，碰到这种事，他就把我当作兄弟似的宽宏大量。”

“你碰到什么事儿了？”

“我不是说过，我常常外出吗？”

“但外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走出门去溜达溜达。我学会了喝酒，并非每天都得喝，可是我从来也不加节制。碰到心里烦恼就按捺不住了，非得马上出去，接连几天不见踪影。情形就是如此。我也说不出个道理来。例如，我们把马送走的时候，虽然这些牲口并非我的兄弟，但我就是想它们，越想越要喝酒。尤其是一匹马很漂亮，如果它和我分手，那这个鬼东西的影子就老是在我眼前晃动，逼得我非逃避不可，于是我就外出。”

“这就是说出去喝个痛快？”

“是的，我要出去喝个痛快。”

“时间长吗？”

“唔……唔……唔……那可没准，得看情况而定：有时候喝着喝着，喝个没完，最后不是别人把我打了，就是我打了别人。有时候，时间倒不长，不是进了警察局，就是在水沟里睡一觉，这样心里轻松了，毛病也就过去了。在这种场合，我也就按规矩办，等我感觉到心里不是这么回事，便去跟爵爷说：

“‘如此这般，大人，请把钱收好，我要出去了。’

“他二话不说，把钱接了，有时也问一声：

“‘您这次准备耽搁多久？’

“我总是这样回答：时间长短，那得看心情如何了。

“我走了，他在家自己经管，等着我。我回来以后，一切又照旧。但是后来我对自己的这个毛病讨厌极了，总想把

它改掉。这样就来了最后一次外出。这一次直到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心有余悸。”

第十一章

自然，我们又恳求伊万·谢韦良内奇将人情做到底，把他一生中这一次新的不幸事件原原本本给我们讲一讲。他一片好意，当然不会拒绝，于是给我们讲了下面他最后一次外出的故事。

“我们有匹母马，名叫季多纳，是从养马场里买来的，口还轻，黄褐色，准备给军官当坐骑。那匹马简直是个美人儿，脑袋长得好看，眼睛也漂亮，鼻孔小巧玲珑，一呼一吸匀称自然，鬃毛轻飘飘的，肩头脊背象只小船似的，骑着挺舒服，腰部弹性好，四条腿雪白，就象穿了长统白袜，跑起来轻快极了，简直象玩儿似的。一句话，凡是喜爱马、懂得什么是美的人，只要把它瞅上一眼，就再也忘不了。我对它如此喜爱，简直寸步不离，不时抚摸它。我还时常亲自给它刷洗，用白布给它擦身，擦得毛上没有一点灰尘。我甚至吻它的额头，吻它那作为它一身金黄色毛的起点的旋儿。那时候，我们那里同时举行两个马市，我和我爵爷分开，一处由我负责，另一处他去。突然我接到他一封信，要我把这些马，以及季多纳，给他送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心爱的这匹宝贝马儿。我想，他准是拿它去交换，或者卖掉了，而最可能的是输了钱。于是我派了几个饲养马的带着季多纳

去了。我心里难受得什么似的，很想出去解解闷儿。我当时的地位已有所不同。我早跟你们说过，我有这样一个习惯，每逢我想要外出，就到爵爷那里去把钱交给他，那时经常有一大笔钱由我保管着。我跟他说：我要出去几天散散心。但是这一次爵爷不在，我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心里想，那我不喝了，因为爵爷不在，我不能象平时那样出去，因为钱无人交，而我身上的一大笔钱实足有五千之多。我是这样决定的：不能这样做。我坚决遵守自己的决定，竭力忍着不出去散心。但是外出的心愿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强烈了。终于脑子里完全由一个念头盘据着：如何妥善安排一下，既可以满足自己出游的心愿，又能把爵爷的钱保管好。我抱着这个目的，开始把钱藏起来，找的都是极其希奇古怪的地方，人们做梦也想不到钱会藏在那里。我想：怎么办？把自己管住，明摆着是管不了，我还是把钱藏得可靠些，解除了顾虑，出去散散心吧。可是难就难在：这笔该死的钱藏在何处好呢？我不管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只要一走开，就立刻会想到有人来偷了。于是又回去，把它取出来，藏到另一个地方……为了把钱藏好，我简直受尽了罪，干草堆里，地窖里，屋檐下，什么地方都试过了，刚一走开，就疑神疑鬼，以为别人看到我埋藏，一定会把它挖出来，于是又回头去取。带在身上，心里又想：咳，算了吧，看来命里注定这一次我不能实现心愿了。接着，突然灵机一动：这是魔鬼把我缠住了，我应当求神灵把这个王八蛋赶走，于是我去做早礼拜，祈祷、领圣餐。走出教堂时，看到墙壁上画着《最后的审判》，一只

角上一群天使在地狱里用锁链抽打撒旦。我停下来望着这幅画，更加虔诚地向天使们祷告，同时把那个魔鬼啐了一口，朝它那丑陋的脸上打了一拳：

“‘好，给你一家伙，你高兴拿它换什么都行。’这样做了以后，我心里完全平静了，把家里的事安排停当，就到一家小酒馆里喝茶去了。到那酒馆里，在好多客人中间，我看到一个流浪汉，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我以前曾经见过，他充其量是个骗子和小丑，因为他老是在各个马市上转来转去，用法文向老爷们求乞。看样子他是贵族出身，在军队里当过差，但是把财产都挥霍掉了，赌钱输得精光，只能求乞过活。我进去的时候，侍者们正要把他撵出去，他犟头倔脑地赖着不走，说道：

“‘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你们要跟我平起平坐还不配呢，我从前有的是农奴，大都是你们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我在马厩里任意拷打了多少！我败光了，那是上帝的意旨，我身上还留着上帝愤怒的痕迹，因此谁也不敢碰我。’

“侍者们不信他的话，都讥笑他。可是他滔滔不绝地叙说他从前的生活，出入都是乘车，把平民从公园里赶出去，有一次赤身露体去拜访省长夫人。‘现在，’他说，‘我自作自受，整个身子都僵硬了，所以请你们给我一点酒喝，好让我把它泡软。帐我付不起，但是我可以连杯子一块儿喝下去。’

“这时候，有人要了一杯酒给他，看看他怎样把杯子都

吃掉。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说到做到，毫不含糊地用牙齿把高脚玻璃杯咬碎，当着众人的面吞下肚去。在场的人们全都感到奇怪，高兴得哄堂大笑。我为他难受。这个人出身高贵，可是为了酒，竟然连肚子都不惜牺牲。我想，应该让他再喝点酒把胃肠里的碎玻璃洗掉，便出钱又给他叫了一杯，可是不需要把杯子都吃下去。我说：

“‘不用吃杯子！别吃了！’

“他很感动，向我伸出手来。

“‘想必，’他说，‘你是贵族出身吧？’

“‘是的，’我说，‘出身贵族。’

“‘一眼就看出，’他说，‘你和这些猪不一样。不胜感激。’

“我说：

“‘不必，上帝保佑你，去吧。’

“‘不，’他说，‘我很乐意和你谈谈，请往里挪挪，让我在你身边坐下。’

“‘好，’我说，‘请坐吧。’

“于是他在我身旁坐下。他告诉我，他的家是怎样一个门第，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接着问：

“‘怎么……你喝的是茶？’

“‘是的，茶。你愿意的话，可以同我一起喝。’

“‘谢谢，’他说，‘我就是不能喝茶。’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长的不是喝茶的脑袋，我的脑袋已

经绝望^①，最好你还是给我再来一杯酒！’

“就这样，他向我要了一杯又一杯，要到第三杯时，我实在觉得太讨厌了。但更使我反感的是，他说的真话很少很少，尽是吹大牛，把自己说得天花乱坠，可是一下子又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为了人生无常而放声大哭。

“‘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他说，‘上帝叫我和当今皇上同一年出生，我和他同庚。’

“‘那又怎么样呢？’我问。

“‘问题就在这里，尽管如此，我的境况又如何呢？尽管如此，我根本得不到赏识，无足轻重，微不足道，被人瞧不起，这是目前你亲眼看见的。’

“说着，他又要酒喝，这次是要整整一瓶子，一面信口开河大讲特讲，酒馆里的那些座上客——商人如何作弄他，最后说道：

“‘这些人太没有知识了，喝酒连同杯子一块儿吞下去是容易的吗，老兄？这事可难哩，许多人根本办不到。可是我锻炼出来了，因为我看到非做到不可，也就忍受下来。’

“‘可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对这习惯如此热衷呢？还是抛弃了吧！’

“‘抛弃！’他嚷道，‘嘿，老兄，要我抛弃，那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我问。

“‘不可能，’他回答道，‘有两个原因，第一，酒不喝足我就躺不下来，而要到处乱逛；第二，也是主要的，我那基督徒

① 一句俏皮话，俄文“绝望”和“不能喝茶”谐音。

的感情不允许我这样做。’

“‘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你躺不下来，我可以相信，因为你要到处去要酒喝。可是你说你的基督徒感情不允许你抛弃这种有害的混帐东西，我就没法相信了。’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他说，‘别的人也都这么说。但是如果我把喝醉酒的习惯抛弃了，被人捡了去留着，这事儿，依你看来，他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

“‘那可糟了！不，我想他是不会高兴的。’

“‘啊哈！’他说，‘你这么说就对了。这个罪既然应该由我来受，那你至少要因此尊敬我吧，给我再来一瓶酒。’

“我又给他叫了一瓶，坐在那里听他讲，因为我开始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他接下去说：

“‘这是应该的，’他说，‘这种苦恼就在我的身上结束，而不要再加到别人身上去吧，因为我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我在孩提时代就用法文做祷告了。可是我不懂什么叫仁慈，只知折磨人，在赌场上把一批一批的农奴都输掉，使别人妻离子散。我自己娶了一个有钱的女人，把她折磨死了。尽管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但我还是埋怨上帝：干吗要赋予我这种性格？上帝因而惩罚我，赋予我另一种性格。我丧尽廉耻，只要把酒喝醉，忘掉自己，你在我眼睛上唾口水，打我嘴巴，我都无所谓。’

“‘那你现在对这种性格，’我问，‘就不抱怨了？’

“‘不抱怨，’他回答道，‘虽然它更坏，但也更好。’

“‘这话什么意思，我无法理解，怎么能这样：更坏也更

好?’

“‘这很简单,’他回答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虽然我在毁我自己,我却再也毁不了别人,因为人们都背弃我了。现在,’他说,‘我就象约伯似的,浑身都是毒瘤^①,但是我的福分、我的救星也就在这儿了。’他把酒喝完,又要我再叫一瓶,说:

“‘你可知道,亲爱的朋友,决不要轻视任何人,因为谁都不可能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要对某种东西爱得入迷而备受折磨。我们被鬼迷了心窍,受了苦,别人却轻松了。如果你也因为有了某种爱好而苦恼,可别随随便便抛掉它,免得别人捡起来受罪,你不妨找找看,有没有人自愿把这种毛病接受下来。’

“‘不过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啊!’我说,‘谁也不愿意干这种事。’

“‘为什么?’他问,‘用不着踏破铁鞋去找,这个人就在你面前,我就是。’

“我说:

“‘你是在开玩笑吧?’

“他突然跳起身来,说:

“‘不,不是开玩笑。你若不相信,可以试试看。’

“‘我怎么试呢?’

“‘很容易。你想知道我有怎样的天赋吗?老兄,不瞒

^①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

你说，我的天赋可了不起。你瞧，我现在喝醉了……可是你仔细看看我究竟醉了没有？’

“我望了他一眼，只见他脸色发紫，酒气熏人，腿都站不稳了。

“‘你当然醉啦，’我说。

“但是他回答道：

“‘你且转过脸去，对着圣像念一念主祷文。’

“我转过身去，朝着圣像，刚刚把主祷文默念完，那个醉汉便对我嚷道：

“‘现在瞧瞧我：醉了没有？’

“我转过身来，只见他站在那里微笑，眉清目秀，就象根本没喝过酒一样。

“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秘诀？’

“‘没有什么秘诀，’他回答道，‘这就叫催眠术。’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人身上的一种特殊的意志力，’他说，‘喝酒喝它不掉，睡觉也睡它不掉，因为这是天赋。我已经做给你看了，让你明白：只要我愿意，马上可以不喝，从此永远戒酒。不过我不愿意，这样别人就可以代替我不喝酒，而我改过是为了不把上帝忘掉。可是我愿意，而且也能够眨眼的工夫就为任何人治好酗酒的毛病。’

“‘那么就请你费心让我把酒戒了吧，’我说。

“‘你也喝酒？’

“‘喝，’我说，‘有时候甚至喝得烂醉。’

“‘你别不好意思，’他说，‘这在我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你请我喝了这么多酒，我也要报答你。我给你统统戒了。’

“‘噢，那就费心了，请给戒了吧。’

“‘休要客气，亲爱的，’他说，‘你款待了我一场，我拿这个作为报答：我戒掉你的嗜好，自己担当起来！’

“他说着又叫了酒，还要了两只酒杯。

“‘你要两只酒杯干什么？’我问。

“‘一只给你，一只给我，’他回答道。

“‘我不喝，’我说。

“他突然好象生了气，说道：

“‘嘘！别做声！不要说话！现在你是什么人？你是个病人。’

“‘好，就照你说的，’我说，‘算我是个病人。’

“‘我是医生，’他说，‘你一定得照我的吩咐行事，好好吃药。’

“说着，他给我的杯里斟了酒，也给自己斟了，然后在我的杯子上舞动两手，那神气就象个教堂唱诗班的指挥。

“他挥舞了一阵又一阵，然后下令说：

“‘喝吧！’

“我犹豫了，可是说实话，酒我是很想喝的，因此听到他说喝，我就想，‘好吧，不是为了别的，就为了好奇心喝一杯吧。’于是一饮而尽。

“‘怎么样？’他问，‘酒味好呢，还是苦呢？’

“‘我不知该怎么说好，’我说。

“‘那是因为你喝得太少，’他说着，又斟了一杯，照旧在杯子上舞起手来，舞着舞着，然后往下一按，便叫我把这第二杯喝下，照旧问我酒味如何？

“我开了个玩笑，说：

“‘这一杯好象浓了些。’

“他点点头，又斟第三杯，照旧舞了一阵子，命令说，‘喝吧！’我喝下了，说：

“‘这一杯比较淡。’

“接着，我便自己拿起瓶子来，给他和我自己斟酒，就这样喝开了。他没有阻拦我，只是每一杯酒，不经过他双手在杯子上舞弄就不让喝，只要我拿起酒杯，他立即夺下，说：

“‘嘘，别做声！注意！’他先用手在杯上挥舞一阵，然后说：‘现在好啦，你可以照规定喝下去。’

“这位落魄老爷就这样给我在酒馆里治病，直到晚上。我心里很平静，因为我知道这次喝酒是为了戒酒，并非享受。我摸摸怀里的钱，发现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因此我继续喝下去。

“这位原来的地主老爷，一边同我喝酒，一边讲他当年怎样吃喝玩乐，尤其是谈情说爱，最后和我争论起来，因为我对于爱情一窍不通。

“我说：

“‘我对这种无聊的事不感兴趣，那有什么好玩的？你什么都精通，结果把一生都毁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他说：

“‘嘘！住嘴！爱情可是神圣的东西！’

“‘无聊，’我说。

“‘乡巴佬，’他说，‘你竟敢嘲笑神圣的爱情，把它叫做无聊的玩意儿，你真是个无赖。’

“‘那本来是无聊的事嘛。’

“‘你呀，’他说，‘你懂得“大自然的美最完满”是什么意思吗？’

“‘懂，’我说，‘我懂得马可美了。’

“他一下跳了起来，想给我一个嘴巴。

“‘难道马就是大自然最完满的美吗？’他责问道。

“时间已经够晚了，他什么也还没有给我证明。掌柜的看到我们两个都喝醉了，向几个年轻人递了个眼色，于是有六七个人来到我们跟前，说道：‘请走吧，’不由分说，把我们架了，推到门外的黑暗里，随手关上门，上了锁。

“从那以后，我就象着了魔。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好多年，我到今天还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是什么力量在我身上起作用。不过我当年受到的种种诱惑，碰到的种种怪事，在我看来，那是在任何一个殉道者的行传里也找不到的。”

第十二章

“我被推出酒馆，第一件事就是摸摸怀里的钱在不在。原来还在。‘现在，’我想，‘要紧的就是如何把这笔钱平平

安安带回家去了。’

“夜色漆黑，可想而知。你们知道，在我们库尔斯克，夏天夜里往往一片漆黑，可又十分暖和，天空繁星闪烁，而天幕下面，那黑暗却浓得化不开，叫你觉得好象有人在你浑身上下摸索着似的……而在市场上什么歹徒都有，抢劫、谋杀的事层出不穷。我虽然感到自己力气不小，可是我想：第一，我喝醉了；第二，如果有十来个或者更多的人向我偷袭，我力气再大也对付不了，仍然要被抢走。再说，我虽然酒后胆壮，可是我记得，我不只一次起身付酒钱，而我那曾经是地主老爷的伙伴一定看到我身上带了很多钱。这一下我忽然想到：他莫非对我不怀好意？现在他究竟在哪儿呀？他是和我一块儿被推出门外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我站在那里，悄悄地把周围仔细看了一眼。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能轻声地喊道：

“‘喂，你听到了吗？’我说，‘催眠术家，你在哪儿呀？’

“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就象一个恶鬼，说：

“‘我就在这里。’

“我觉得这似乎不是他的声音，那脸在黑暗中看来也不象。

“‘你过来，’我说，‘再往前一些，’等他走到跟前，我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仔细打量，怎么也认不出是他来。我的手刚触着他，记忆力就突然丧失了，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只听见他叽哩呱啦地说些什么外国话，‘季—卡—季—利—卡—季—佩，’叫我根本摸不着头脑。

“‘你叽咕些什么?’我问。

“他又叽哩呱啦说道：

“‘季—卡—季—利—卡—季—佩。’

“‘行，傻瓜，’我说，‘用俄国话回答我，你是什么人。我已经忘了你啦。’

“‘季—卡—季—利—卡—季—佩：我就是催眠术家。’

“‘呸，你这个无赖!’刹那间，我似乎记起了他是谁，可是等我定睛一看，只见他有两个鼻子……两个鼻子，一点不假。我正开始纳闷，这一下又忘了他是谁了……

“‘哎哟，你啊，该死!’我心里想道，‘你这个流氓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把我纠缠不休!’我又问了一声：‘你是谁?’

“他又说道：‘催眠术家。’

“‘滚开，’我说，‘你也许是魔鬼吧?’

“‘并不完全是，’他回答道，‘不过也差不离。’

“我在他的额头上击了一掌，这可使他恼火了，说：

“‘你干吗打我? 我好心好意给你去掉喝酒的习惯，你倒反打起我来了。’

“而我怎么搜索枯肠也想不起他是谁来，便又问道：

“‘你到底是谁啊?’

“他说：

“‘我是你永远的朋友。’

“‘那好，’我说，‘既然是我的朋友，那你就可能伤害我吧?’

“‘不，’他说，‘我只要给你来这么一丁点儿，你就会感

到变成另外一个人。’

“‘请你别胡说八道了，’我说。

“‘真的，’他说，‘真的：只要来这么一丁点儿……’

“‘不许你，’我说，‘混帐东西，再胡说了：我不懂你的一丁点儿是什么玩意儿。’

“‘我要给你一种对生活的新的认识，’他说。

“‘好，就算这样吧，那么你要给我的是对生活什么样的新认识呢？’

“‘我要使你理解美，理解造化的妙趣。’

“‘我哪能一下子就理解它呢？’

“‘你跟我走，立刻就明白。’

“‘好，’我说，‘那就走吧。’

“于是我们走了。两个人走着，跌跌撞撞，可是并不停步。我不知道向什么地方去，但是我又突然想起和我在一起的人不知是什么人，便又问道：

“‘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否则我就不走了！’

“他告诉了我，刹那间我似乎又记了起来，问：

“‘为什么我老是要忘掉你是谁呢？’

“‘这，’他回答道，‘就是我的催眠术起了作用。不过，你别害怕，它的作用马上就会消失，现在我可要给你加重分量了。’

他蓦地扭转我的身子背对着他，然后开始用手指梳理我脑后的头发。真奇怪，他在那里又掏又摸，好象要从我的脑袋那里钻进去似的。

“‘喂，’我说，‘你是什么人，你在我后脑乱摸干什么？’

“‘你站着别动，’他回答道，‘我在给你施行催眠术，把我那力量传送给你。’

“‘把力量传送给我是好，’我说，‘也许你是想抢劫我吧？’

“他不承认。

“‘那么，停一会儿，让我摸摸我的钱。’

“我摸了摸——钱原封不动在那里。

“‘好，现在我相信你不是小偷，’我说。但是这会儿我又忘了他是谁了，甚至不知道该怎样问他才好，我被一种感觉完全占有，似乎他已经从我的后脑勺爬进我的身体，通过我的眼睛望着世界，而我的眼睛只作了他的眼镜。

“‘原来他跟我耍这种鬼把戏！’我心里想，一面问他：‘我的视觉哪儿去啦？’

“‘你现在没有视觉了，’他说。

“‘你尽是胡说八道，’我说，‘我怎么没有视觉？’

“‘是这样，’他说，‘你的视觉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又是胡言乱语，’我说，‘好吧，让我来努力试一试看。’

“我用全力睁大眼睛，看见了各种各样的丑八怪，长着细长的腿，从各个黑暗的角落向我望着，有的在我面前跑过来奔过去，把路遮断，有的站在十字路口等着，说：‘我们宰了他，把钱财拿走！’接着，那位原来的老爷又在我的面前出

现，他头发竖立，脸上闪着亮光。我又听到身后响起了一阵乱哄哄的喧闹、歌声、乐器声、叫喊、哄笑。我朝周围张望了一下，明白自己斜倚着一座房屋，这屋子的窗户都开着，屋内灯光透亮，这片吵闹声和吉他声就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那位原来的老爷又在我面前舞起双手，然后把手放到我的胸前晃了晃，停住了，紧紧按着我的胸口，又抓起我的手指，轻轻地摇了摇，接着又挥舞双手，他是如此用力，简直弄得浑身是汗。

“但是一旦窗户里的灯光照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我已经恢复知觉，便不再害怕，对他说：

“‘听我说，不管你是谁——魔鬼也好，妖怪也好，或者仅仅是一个小鬼也好，劳您大驾，不是让我清醒过来，就是你自己躲开。’

“他回答道：

“‘等一等，时间还没有到，还有危险——你可能还受不了。’

“‘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受不了？’

“‘就是现在，’他说，‘在上天发生的那事儿。’

“‘那为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听到特别的东西？’

“他一口咬定说我听得不对，他用一种天界的语言跟我说：

“‘要想听得清，你就要学那弹古丝里^①的样子，低下

① 俄国古代的一种弦乐器。

头，竖起耳朵听着，一只手拨那弦。’

“‘啊不，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心里想，‘他一说话，那种神气就不象是个喝醉酒的人。’

“可是他瞪眼望着我，手轻轻地在我身上抚摸，同时继续要我服从他的吩咐。

“‘几根弦同时发音，’他说，‘一根弦重重一拨，其他几根弦就被带动了。古丝里弹出了曲调，弹的人很高兴，因为那曲调可好听了。’

“不瞒你们说，他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得真切，只是一弯流水从我耳边流过而已，我心里想：‘这真是个醉汉！他说的上界的话多好听！’

“这时候，我那位原先的老爷停止了胡弄，说道：

“‘行了，现在醒来吧，缓一缓气。’

“说着，他侧下身子，在裤兜里摸索了好一阵子，终于掏出一些东西来。我一看，原来是个毛茸茸的东西，一小块糖，外面蒙了一层污垢，显然在裤兜里放得很久了。他用指甲把那层污垢刮掉，吹了吹，说道：

“‘张开嘴。’

“‘干什么？’我问，一面张大了嘴。

“他把那块糖塞进我的嘴里，说道：

“‘吃吧，大胆地吃吧，这是“催眠术的糖师傅”，它会给你力量的。’

“虽然他说的是法国话，我猜想他是指催眠术，也就不加追问，连忙把这块糖吃起来。我一吃糖，给糖的那人也就

不见了。他是在黑夜里走掉了呢，还是藏在什么地方，那只有鬼知道了。剩下我一个人，神志也完全清醒了，我想：我何必等他呢？现在我应该回家去啦。但伤脑筋的是，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街，我所站的地方是座什么房屋。我想，这真是一所房屋吗？也许是我的错觉呢？这不过是一种巫术……现在是夜里，人们都睡了，怎么会有灯光呢？……最好还是试一试……进去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屋内真的是人，我就向他们打听回家的路；如果仅仅是一种障眼法，并没有住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就说：圣人在此，快躲开，——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第十三章

“我壮起胆子，下定决心，走上台阶，画了十字，念了驱邪咒，什么动静也没有：房子屹立着，并没有摇摆。我一看，门户敞开，门厅又长又宽，那一头墙上挂着一盏灯，里面点着蜡烛。仔细看看，左边还有两扇门，门上都有悬带饰物，门框上面也安着同样的烛架，那玻璃罩却呈星形。我想：这是什么地方呀？酒店不象酒店，倒象一家旅馆。但究竟是什么地方，我可辨别不出来。我侧耳倾听，从那悬带门后传来了歌声……唱得缠绵悱恻，情真意切，那嗓子简直象银铃一样，动人心魄，使你象着了魔似的。我听着，再也不想走开了。这时，那一头的门突然打开，出来一个高大的吉卜赛人，穿着宽大的绸裤和天鹅绒短上衣，他是送一个人到另一

边也挂着一盏灯的特别小门里去，这扇门起初我没有注意到。我承认，虽然我没有看清他送的是谁，但是我总觉得他送的就是给我施行催眠术的那个人，那吉卜赛人还说：

“‘行了，行了，亲爱的，别为了这半个银卢布生气，明天来吧。要是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了好处，那么为了酬谢你把他带到这儿来，我们还会增加的。’

“说着，他就把门锁了，向我跑来，好象是出于偶然，给我打开了那扇上面装了明镜似的玻璃灯的门，说道：

“‘欢迎，欢迎，掌柜先生，请听听我们的歌。我们的歌手是挺出色的。’

“他这么说着，门轻轻地在我面前敞开……真的，诸位先生，我不知道我有些什么感觉，只是我突然落到这个地方来，对我倒是非常合适的。这间屋子很大，但是很低，天花板已经变了形，中间一大块简直要塌下来。屋里很暗，被烟熏得黑黑的。这时抽烟抽得雾气腾腾，以至天花板上那个大烛架的光也差点儿看不到了，烟雾底下有不少人……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人群前面站着一个吉卜赛姑娘，她正在唱歌，那声音就是我刚才听见的。我走进去时，她正在唱最后一节，她唱得甜润优美极了，那腔调一波三折，摇曳多姿，慢慢地终于消逝。她的声音一消失，顿时一切也都跟着沉寂下来。过了一会儿，人们都跳起身来，象发了疯似的，鼓掌，欢呼。我可是迷惑不解：这儿这么多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而且从那烟雾腾腾中仿佛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涌现出来。‘啊，’我心里想，‘这也许不是人，而是些野鸟吧？’接

着我看见好些熟人，有养马的，有买马的军官，我还认出了不少喜欢马的大地主、大商人，而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吉卜赛姑娘在周旋着……嘿，这个吉卜赛姑娘简直不能当一个女人看待，她干脆是一条色彩鲜艳的蛇，摇着尾巴，整个身子扭曲着，乌黑的眼睛里闪射出了火花。好一个迷人的妞儿！她双手捧着一个大托盘，盘子上放着一杯杯香槟酒，当中是一大堆钱。不过银币一个也没有，都是金币和纸币——有蓝色的山雀、灰色的鸭子、红色的松鸡，只是少了白色的天鹅^①。她送酒到了谁的跟前，谁便接过来一饮而尽，放些钱在盘里，不是金币，就是纸币，给多少，那要看客人高兴了。然后她便吻一下他的嘴唇，还鞠一躬。客人们围坐成半圆形，她送过了第一排和第二排，接着到了最后一排。我站在最后一排的一张椅子的后面。她已经转身要走回去了，不打算送一杯给我喝，这时走在她后面的那个年老的吉卜赛老人突然喊道：

“‘格鲁什卡！’并且朝我瞟了一眼。她只是对他扬了扬睫毛。天啊，多美的睫毛啊！长长的，黑黑的，好象它们本身是活的，如同小鸟儿扑腾着翅膀一般。当老头儿向她发号施令的时候，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似乎她全身都充满了怒火。那意思是说，她生气了，竟有人命令她向我敬酒。可是她还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走过最后一排，到我面前鞠了一

① 这里指的是当时用的纸卢布。蓝色的山雀即票面额为五卢布的纸币，以下分别为二十五卢布的灰色纸币，十卢布的红色纸币和一百卢布的白色纸币。

躬，说道：

“‘请为我的健康干杯，亲爱的顾客！’

“她一下子把我给迷住了，我甚至不知道用什么话回答她才好。所谓一下子，就是说当她托着盘子向我鞠躬的时候，我看到她头上的黑发两边分开，中间一条头路如同一根银线，一直垂落到背上，我简直要发狂，把理智完全丧失了。我喝着她递过来的酒，透过杯子望着她的脸，可是怎么也分辨不出她是黧黑还是白皙，我只看见她那薄薄的皮肤下面呈现出红润的颜色，好象被阳光照着的李子，她那美丽的太阳穴上血管在搏动……我心里想：‘她这才是真正的美人儿，称得起造化的完美杰作！那个催眠术家说得对：这决不是马匹那种可以买卖的牲口所能比拟的。’

“我一口气喝了酒，把杯子丁当一声放回托盘里，她站在那里等待赏赐。我赶快把手伸进衣袋，可是里面都是零钱，最多是二十戈比和二十五戈比的钱币。太少了，我心里想，这点钱给这样一个妖精是不行的，还要惹人笑话！而我一听，那些大人先生竟大言不惭地对那吉卜赛老头儿说：

“‘哎，瓦西里·伊万诺夫，你干吗叫格鲁莎去侍候那个乡巴佬？这对我们可是侮辱！’

“老头儿回答道：

“‘老爷们，我们对每一位顾客都以礼相待，不敢怠慢。我的女孩儿了解她的吉卜赛祖先的风习，你们也不必气恼，因为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有些平民百姓是能够认识美和才能的价值的。这种例子可多啦。’

“我听了这番话，心里想：

“‘哎哟，你们这些不得好死的混帐东西！你们比我多了几个钱，感情也就比我更丰富了吗？既然这样，难道就罢了不成：爵爷那里我以后补报他，眼前我不能叫自己丢丑，也不能因为吝啬而辱没了平生从未见到过的这样一位美人儿。’

“于是我把手伸到怀里摸出一张一百卢布的白天鹅，唰的一声，扔到盘子里。吉卜赛姑娘马上只用一只手托了盘子，腾出一只手拿块白手绢把我的嘴唇抹了一下，然后用她自己的嘴唇在我的嘴唇上轻轻地，不是吻，只是碰了碰，就象给我的嘴唇抹毒药似的，便走开了。

“她走了，我继续站在那里不动，可是那个吉卜赛老头儿（格鲁莎的父亲）和另一个吉卜赛人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前面，在最前的一排坐下，同市警察局局长以及其他先生们坐在一起。

“这种做法，我必须说，我并不喜欢：我不想待下去，而想走。可是他们留住我，不让我走，而且喊道：

“‘格鲁莎，好姑娘，把贵客留住呀！’

“她出来了……只有恶鬼才知道她那双眼睛有多大魅力，她只膘了一眼，就把我给迷住了，同时说：

“‘不见怪的话，就在我们这儿玩一会儿吧。’

“‘对你，’我说，‘谁还能见怪。’就留下了。

“她又吻了吻我，我的感觉还是那样：她仿佛用一把含毒的刷子在我的嘴唇上抹了一下，使我全身血液直到心里

都沸腾了起来。

“过了一会，唱歌跳舞重新开始，这一回换了一位姑娘拿着香槟酒过来。她也很美，可是和格鲁莎怎么能比啊！简直一半也够不上，因此我只从衣袋里抓了一把二十五戈比的小银币撒在托盘里……那些老爷们都相视而笑，我可毫不介意，只是望着格鲁莎所在的地方，等着听她独唱，可是她并不唱。她和其他一些吉卜赛人坐在一起帮腔，偏偏不独唱。我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只看到她的嘴和洁白的牙齿……‘哎哟你，’我心里想，‘真是个可怜虫，走进来一会儿，就扔掉一百卢布，连她的独唱也没听到！’幸亏要听她唱的不光是我一个人；一曲唱罢，好几位显赫的客人异口同声地嚷了起来：

“‘格鲁莎！格鲁莎！来一支《海上轻舟》！’

“于是那些吉卜赛人都清了清嗓子，她的弟弟也弹起吉他，她就开始唱了。你们知道，吉卜赛人的歌一般都很动人，扣人心弦。一听到她本人的歌声，我早在门外就叫它给迷住了。我简直情不自禁，那歌声真对劲呀！她开始唱的时候，声音比较粗壮，象这样：‘海在呼一呼一呼啸，海在哀一哀一哀号……’叫你觉得好象当真听见波涛汹涌，看见小舟在波浪中翻滚。但是她的声音一下子变了，赞颂星辰：‘美丽的、金灿灿的晨星，白天的开路先锋，只要有你在，我就不会受到人间的苦难……’接着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她们的歌声中充满着这样的变化：原来哭哭啼啼，闷闷不乐，简直肝肠寸断，一下子又变得笑逐颜开，心花怒放……正当她

的轻舟在大海中颠簸着的时候，其他人突然用尖声合唱起来：

茄一拉一拉，茄一拉一拉，

茄一拉一拉，普林茄拉！

茄一拉一拉，普林茄拉！

嘿，嗒，恰普林茄拉！

嘿，嗨一嗨，嗒，哈拉！

嘿，嗨一嗨，嗒，哈拉！

“接着，格鲁莎又一次拿着托盘送酒来了，我又从怀中掏出一张白天鹅……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我慷慨解囊，压下了他们，他们在我之后往盘里放钱都不好意思了，而我已经一切都在所不惜，因为我的意志要我表明心迹，掏出灵魂，我就这样做了。格鲁莎每唱一次，我就给她一张白天鹅。我已经不再计算我给了多少，给了就完了。结果其他人一起请她唱歌，她推说‘累了’，不肯唱。可是我只要朝那个吉卜赛老头儿点点头，意思是：能不能劳她驾唱一支？他便冲她眨巴几下眼睛，她便唱起来。她唱了好多支歌，一支胜过一支，我也不计其数地把白天鹅扔给她，最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天色已亮，她也累得筋疲力尽，对我望了一眼作为暗示，唱道：‘走吧，别再对我望了，快快走吧。’这干脆是逐客令了。接着她换了一种询问的口气：‘你是否愿意同我的狮子般的灵魂玩玩，试试美的强大威力？’我又给了她一张白天鹅。她也勉强吻了我一次，那可是象螫的一样了，眼睛里射出了愠怒的火，而其他的人在这微妙

的时刻，一齐大声唱起来：

你应该清楚，亲爱的，
我多么爱你，宝贝！

“大家都给他们帮腔，同时望着格鲁莎，我也望着她，轻轻地哼着：‘你应该清楚！’接着，吉卜赛人唱到‘转吧，小木屋！转吧，大炉炕！不让主人来安寝……’此时大家真的都跳起舞来了……男的女的，以及在场的老爷们都跳了，大家一块儿转着，整座房子也好象转起来了。吉卜赛姑娘们在老爷们面前跳来蹦去，老爷们在后面追逐，青年人打着唢呐，年纪大一些的就哼着。我把周围看了一眼，座位上一个人也没有了。甚至那些老成持重、这一辈子我以为再也不会会有轻佻举动的人，也都坐不住了。开头，个别特别稳重的还坐在那里不动，显然不好意思下到场子里去；他只是看着别人跳，或者撚撚胡子。后来，一个小鬼用肩头擦他一下，另一个用腿碰他一下，他一跃而起，即使他不会跳，也把一双脚胡乱摆动起来。那个腰围粗壮的警察分局局长，已经有两个女儿出嫁了，也跟着女婿们打转。他张着嘴喘气，象条鲰鱼，笨重的脚步发出咚咚咚的响声。一个骠骑兵军官，有钱的骑兵大尉，本人又年轻，真是个雄赳赳的舞蹈家，表演得实在精彩：双手叉腰，两脚踢踢跹跹跳个不停，对着众人举手敬礼，还翻滚打旋子，花样可多了。碰到格鲁莎，他一摇头，把帽子甩在她的脚下，嚷道：‘踩吧，踏吧，美人儿！’而她呢……嘿，也是个刮刮叫的大舞蹈家！舞台上跳舞的

女艺人我见过不少，那算什么呀，呸，不过象阅兵式上那呆笨的军官坐骑，完全是装模作样，没有一点儿生气！可是这位美人儿，跳舞就象天鹅在水上漂游，从来也不摇摆，而实际呢，象蛇似的，可以听到她全身筋骨噼啪作响，骨髓在骨头里流动。她站住不动，弯曲身子，抖动肩膀，踢腿时脚尖几乎碰到眉毛……简直是一幅幅的画！看着她跳舞，所有的人都好象丢魂落魄似的。人们没有理智，茫茫然向她奔去。有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有的露出牙齿傻笑，但人人都嚷道：

“‘跳吧，我们什么也不心疼！’钱——有金币也有纸币，雪片似的向她的脚下飞去。只有我一个人坐着，可是我也不知道能忍受多长时间，因为我不能眼看着她老是去踩那骠骑兵军官的帽子……她踩一下，魔鬼就触动我的神经一次；再踩一下，我又被触动一次。终于我想：‘我干吗要这样无缘无故地自讨苦吃？我也得让我的灵魂自在地逍遥逍遥。’于是我跳起身来，推开那个骠骑军官，在格鲁莎面前一跳一蹲的干起来。为了使她再也不去踩那骠骑兵军官的帽子，我就想了个办法：你们不是叫嚷一切在所不惜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才真是一切在所不惜，而且用事实来证明。我一面跳，一面从怀里拿出一张白天鹅，扔在她的脚下，大声说：‘踩吧，踏吧！’可是她并没有……白费心机，尽管我的白天鹅要比骠骑兵军官的帽子贵重得多，她可瞧也不瞧一眼，依旧紧紧跟住他。那吉卜赛老头儿——谢谢他！——可看到了这情况，冲着她跺了一脚……她明白过

来，就跟到我后面来……她向我浮过来，眼睛望着地面，象童话里那条穴中巨蛇一怒之下要把大地燃烧起来似的，而我在她面前跳跳蹦蹦却象个小妖。我每跳一次，就扔一张白天鹅在她的脚下……我是那么尊敬她，心想：你这个害人精，不是你创造的天地吗？于是我大胆地对她嚷道：‘走快点儿，快点儿！’一边不停地给她扔白天鹅。终于有一次，我伸手到怀里一摸，总共剩下不过十张了。‘去你的，’我心里想，‘你们都见鬼去吧！’我把最后这几张钞票捏成一团，扔到了她的脚下，回过身来，从桌上拿起一瓶香槟，敲断了瓶颈，大声说：

“‘靠边，亲爱的，别让我溅着了！’我把一瓶酒咕嘟嘟一口气都喝了，祝她健康，因为这场舞跳下来，我已经口渴得要命了。”

第 十 四 章

“这以后怎样了呢？”我们问伊万·谢韦良内奇。

“这以后，他答应的事都兑现了。”

“谁答应的？”

“就是那个催眠术家，在我身上施行催眠术的人：他答应驱除在我身上作祟的酒鬼，果然做到了，从此我滴酒也不喝。他做得可灵了。”

“噢，对啦……你花了那么多白天鹅，跟主人怎么交代的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似乎很简单：当时怎样离开那些吉卜赛人，回到家里，躺下，我都记不得了，只听到主人敲门叫我，我想从躺柜上起来，但是摸不着边沿，所以下不来。我爬到这头，摸不着边，爬到那头，还是摸不着……在躺柜上弄迷糊了。爵爷叫个不停：‘伊万·谢韦良内奇！’我回答：‘来了！’我到处乱爬，还是摸不着边沿。最后我想：既然下不去，那我就跳吧！我使劲一跳，尽量跳得远些，只觉得什么东西打到了脸上，身边响起东西掉在地上打碎的声音，身后也有东西砰的掉到了地上，我听到爵爷对马弁说：‘快拿个灯来！’

“我站着不动，因为我不知道我是醒着呢，还是在睡梦中看到的这一切，我认为我依旧没摸到边沿。但是，等那马弁拿来灯，我发现自己站在地上，一头撞着主人的玻璃柜子，把它撞得粉碎。

“您怎么晕头转向到了这个地步？”

“非常简单：原来我以为象平常一样睡在躺柜上，其实我从吉卜赛人那里回来，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因此爬来爬去摸不到边，结果一跳就撞在玻璃柜上了。我所以晕头转向，都是那个催眠术家给我驱除了酒鬼，却召来了浪荡鬼……这时我记起了他的话：‘酒戒了，可不要弄得更糟。’于是我去找他，请他还是解除催眠术，让我恢复原状，就是没有找到。他呢，自作自受，受不了，在吉卜赛人对面的那家小酒馆里喝酒过度，当夜就死了。”

“那么说，那催眠术就留在你身上啦？”

“是的，一直留着。”

“那种魔力能长期起作用吗？”

“岂止长期？说不定眼前还在我身上起作用呢。”

“不过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怎样同主人打交道……您花掉了那么些白天鹅，总不能没个交代吧？”

“当然，要交代，不过这不重要。爵爷也输了钱，赶回家来问我要钱去翻本。我说：‘这事情可顾不到了：我一点钱也没有了。’

“他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我就告诉他说：

“‘不，真的，没有钱了，您不在，我出去大大地逍遥了一番。’

“他问：

“‘你上哪儿去了，一下子就把五千卢布花光了？’

“我说：

“‘我把所有的钱都扔给一个吉卜赛姑娘……’

“他不相信。

“我说：

“‘信不信由您，我可说的是实话。’

“他大发雷霆，喝道：

“‘把门关了，我好好教训教训你，竟敢把公家的钱挥霍掉。’接着，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道：‘算了！我和你是一路货，也是个荒唐鬼。’

“他回到房间里睡觉去了，我也到干草棚里睡下。等我神志清醒，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听说，我发了酒狂，想要上

吊，只是感谢上帝，被长衬衫裹住了。等到恢复健康，我就到乡下去找爵爷，那时他已经退了伍，我说：

“‘大人，我回来为您干活，偿清欠您的钱。’

“他说：

“‘去你的吧。’

“我看到他非常生气，把我恨死了，于是我走到他面前，低下了头。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至少请您好好打我一顿。’我说。

“可是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生你的气？也许我根本不认为你有什么过错呢？’

“‘老天爷呀，’我说，‘我把那么多钱挥霍掉，怎么还没有过错呢？我明白，象我这样一个无赖，吊死都嫌轻。’

“但是他回答道：

“‘那有什么办法呢，老弟，你是个艺术家。’

“‘什么，’我说，‘我是什么？’

“‘是这样，’他回答，‘我的一半可敬的，最亲爱的伊万·谢韦良内奇，你是个有眼力的大艺术家。’

“‘我不懂您的话。’我说。

“‘不用往坏的方面想，’他说，‘我自己也是个艺术家。’

“‘这一下可明白啦，’我心里想，‘原来发酒疯说胡话，不止我一个！’

“他站起身来，在地板上敲了敲烟斗，敲出了里面的烟

灰，说道：

“‘你把随身带的钱统统扔给了她，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啊，老弟，把身边没有带的和根本没有的都给了她呢。’

“我把眼睛都瞪大了。

“‘天哪，大人，’我说，‘请大发慈悲，您在说些什么呀？我听着都觉得可怕。’

“‘你不用害怕，’他说，‘上帝是仁慈的，也许我还有救，只是我为了那个格鲁莎，在那个吉卜赛戏班子里就花去了五万卢布。’

“我不由得‘啊’了一声：

“‘什么，五万？为了一个吉卜赛姑娘？这条毒蛇值那么多钱吗？’

“‘这样说，’他回答，‘一半可尊敬的，您就不象个艺术家，而是个傻瓜啦……值得吗？世界上的一切，女人都值得，因为她可以让你害上这样的病，就是赔上一个王国也治不好，而她只要一分钟就可以把它治好。’

“我心里想，这倒是实情，可是我依然摇摇头，说道：

“‘这么个数目！整整五万哪！’

“‘是呀，是呀，’他说，‘你也不用再说了，谢谢，他们拿了这些钱，不然我还要给得更多呢……他们要多少我就会给多少。’

“‘你应当啐上一口算了。’

“‘不行，老弟，’他说，‘啐一口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

“‘她的美色和才艺害得我神魂颠倒，我必须去掉这个毛病，否则就要疯了。你倒给我说说：她是不是美？什么？确实美，是吗？为了她发疯，是有道理的吧？’

“我咬咬嘴唇，点点头：

“‘不错，是的。’

“‘要知道，’我的爵爷说，‘为了一个女人去死我都心甘情愿。你能理解死都心甘情愿这回事吗？’

“‘哦，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我说，‘美是造化的杰作。’

“‘你对这个怎么理解的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美是造化的杰作，’我说，‘为了它去死，对一个崇拜它的人来说……甚至是一种愉快！’

“‘了不起，’我的爵爷说，‘您真了不起，我的一半可敬的、渺小而又伟大的伊万·谢韦良内奇！正是这么回事——死都是一种愉快。正因为如此，我如今为了她把自己一生弄得一团糟，反而感到十分幸福。我已经退了伍，田产也抵押出去，从今以后就待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只瞧她一个人的脸蛋儿。’

“听到这里，我放低了声音，悄悄地问道：

“‘怎么瞧她的脸蛋儿？难道她在这儿吗？’

“他回答道：

“‘可不是，当然在这儿。’

“‘这可能吗？’我说。

“‘好，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把她带来，’他说，‘你是艺术家，我就不瞒你了。’

“他说着就出门去了。我站在那里等着，心里想：

“‘哎哟，这可不好：你说得多肯定，只要看她的脸蛋儿！你会厌烦的！’但是我并没有过细去思量，因为我一想到她在这儿，马上感到浑身热辣辣的，头脑也糊涂了，心里想：‘我真会看见她吗？’这时，他们两个突然走了进来：爵爷在前，他一只手提着吉他，吉他上系着一根深红色的宽带，另一只手拉着格鲁莎，紧紧地捏着她的一双手，拖着走。她呢，低着头，挣扎着，眼睛并不看他，只有那长长的乌黑的睫毛就象鸟儿的翅膀在她的脸上扑动着。

“爵爷带她进来，象孩子似的把她抱了，放在屋角里一张大的软沙发上，给她背后垫上一只天鹅绒垫子，又在她的右胳膊肘下垫上一只，把吉他的带子套在她的肩头，让她的手指放在弦上。然后他自己在沙发旁席地而坐，头搁在她那双精制山羊皮的大红鞋边，一面朝我点点头，好象说：你也坐下。

“我悄悄地在门口的地板上坐下，也盘起了腿，眼睛望着她。静静的，静得令人厌烦。我坐着坐着，膝盖都痛了，我每看她一眼，只见她总是那副姿态坐在那里；再望望爵爷，他也无聊得嚼着自己的胡子梢，可是始终没有对她说一句话。

“我对他点点头，意思是请她唱歌，他用手势回答我，表示她不听他的话。

“我们两人就这样坐在地上等着，直到她突然好象精神恍惚地长叹一声，接着抽泣起来，睫毛上泪水汪汪，手指在

琴弦上象黄蜂似的蠕动着，发出嘈嘈的声音……突然她极轻极轻地呜咽着，唱了起来：‘善良的人们，请听我唱唱心中的悲哀……’

“爵爷轻声问我：‘怎么样？’

“我也轻声地回答：

“‘声音太低了。’此外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这当儿，她突然吼了起来：‘为了我长得美，他们要卖掉我，卖掉我。’她猛地从膝盖上拿起吉他扔得远远的，扯掉头巾，双手捂住脸，伏在沙发上号啕大哭起来。我瞧见她这般情景，也哭了，爵爷……他也哭了。他拾起吉他，不是唱，而是象祈祷似的轻轻哼着：‘但愿你能知道我那爱情的火有多旺，那受煎熬的灵魂有多苦……’哼着哼着也放声大哭。他哭着唱：‘让我这不得安宁的人得到安宁，让我这不幸的人得到幸福……’他激动极了，使得她没法不去注意他的眼泪和歌声。她渐渐地心平气和，突然悄悄抽出压在脸儿底下的一只手，象母亲似的温柔地抚摸他的头……

“这时我明白了，这会儿她怜悯起他来，接着就安慰他，解除他那受煎熬的灵魂的苦楚，于是我悄悄地站起身来，偷偷从屋里走了出去。”

“您准是从此进了修道院了吧？”有一个听众说。

“没有，还不到时候，那是以后的事。”伊万·谢韦良内奇回答道。他说，为了这个女人，他注定还要在尘世上摔好多个跟头。那就是说，一直要等到命运为她安排的一切全部应验了，他自己才算完事。

听众们少不得又请他把格鲁莎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即使是大概的轮廓也行，伊万·谢韦良内奇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第十五章

“你们瞧，”伊万·谢韦良内奇又说，“我的爵爷心地不坏，可就是变化无常。他要什么东西，你必须立即给他，否则他就要发疯，为了得到这东西，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一旦到了手，就不希罕，再也不当作一回事。对那个吉卜赛姑娘，也是如此。格鲁莎的父亲和那个吉卜赛戏班子里其他人一下子摸到了这位老爷的脾性，狠狠地敲了他一下，索要的身价超过了他的全部家产。他虽然很富，究竟败落了。吉卜赛人当时索取的格鲁莎身价很高，爵爷没有那么多钱，付不出，只得借债，他那职位也就保不住了。

“知道他是这么个脾气，我并不指望格鲁莎会有什么好结局。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对她多么温柔体贴，守着她片刻也不让离开，似乎不见她就活不成，可是突然间打起哈欠来了，还把我叫去作伴。

“‘坐下，’他说，‘听听她唱歌吧。’

“我拿了一把椅子，放在门口，坐下来听。时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要她唱歌，她就说：

“‘我给谁唱啊！你已经冷淡了，我可是要有人为了我的歌而灵魂燃烧起来，还要感到痛苦。’

“爵爷立刻叫我去一块儿听。过了一些时候，格鲁莎主动提醒他把我邀去，她对我很友好。她唱过以后，我就经常和爵爷一起在她那里舒舒服服地喝茶。自然，我是在另一张桌子上，或者坐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喝；但只要爵爷不在，她就干脆要我坐在她身边。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爵爷可越来越不得安宁了。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可知道，伊万·谢韦良内奇，怎么说呢，总之，我的情况不妙。’

“我说：

“‘有什么不妙的？多谢上帝，您的生活称心如意，要什么有什么。’

“不料他立刻生起气来。

“‘您有多蠢，我的一半可敬的，’他说，‘什么都有吗？我有什么呀？’

“‘想要的都有了。’

“‘不对，’他说，‘我可穷了，现在我吃饭时喝一瓶酒都得算计算计了。难道这是生活吗？难道这也叫做生活吗？’

“‘噢，’我心里想，‘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担忧。’于是我说：

“‘如果酒不够喝，那也算不得什么不幸，还可以忍受，您已经有了赛过酒和蜜的宝物了。’

“他知道我指的是格鲁莎，神色之间显得有些羞愧。他一面踱步，一面摆摆手，说：

“‘那当然……当然……自然罗，只是……我待在这儿

已经半年了，一个外人也没见到。’

“‘既然有了可心的人，何必还要外边人来呢？’

“爵爷发火了。

“‘你一点儿也不懂，老弟。假使能两全其美，那才真好呐。’

“‘啊哈，’我心里想，‘原来你唱的是这个调调。’于是我说道：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来做点儿马匹生意吧，’他说，‘我很想让那些养马的和买马的重新都上我这儿来。’

“做马匹生意并不好，也不是老爷们干的事，不过我想，不管你用什么哄孩子，只要他不哭就行，于是我说：‘遵命。’

“我们就准备开张。只要动起手来，爵爷就入了迷：他筹到了一笔钱，立刻买了马，不管什么货色，看到就要，也不听我的……买进了一大批，卖可卖不出去了……他不耐烦了，把马扔掉，想到什么就干什么：一会儿要办个不同寻常的磨坊，一会又开了个马具铺，干什么都把老本赔掉，债台越筑越高，而最糟糕的是，心绪越来越坏了……家里待不住，东奔西跑，到处去寻觅路子，格鲁莎就这么孤单单一个人……又有了身孕，苦闷极了。‘我很少见到他，’她说。她竭力克制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一看到他在家里待上一两天显得无聊，就主动对他说：

“‘你还是出去跑跑，散散心吧，我的宝贝，守着我有什么意思，我是个一字不识的蠢女人。’

“他听了这话，常常感到惭愧，于是吻吻她的手，继续在家里熬上两三天。可是等到野性发作，就再也待不住了，他便把格鲁莎托付给我。

“‘请你照顾照顾她，一半可敬的伊万·谢韦良内奇，’他说，‘你是艺术家，不象我是个滥竽充数的。你是个货真价实的杰出的艺术家，你会说话，说得你们两人都快活，而我一听到她那一声宝贝，就要昏昏入睡。’

“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亲热的称呼呀！’

“‘亲热倒亲热，就是太蠢了，叫人讨厌。’

“我没有再说什么，此后便经常去看她：爵爷不在，我每天要上她那儿去两次，到厢房里喝茶，尽量使她快活。

“所以要让她快活快活，因为她一说起话来，总是满口怨言。

“‘亲爱的，我的知心朋友伊万·谢韦良内奇，我一直放心不下，真把我苦死了。’

“当然，我尽力劝慰她。

“‘有什么可发愁的？’我说，‘不管上哪儿，他总要回到你这儿来。’

“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捶着胸口说道：

“‘不，你得告诉我，我的知心朋友，不要瞒我——他是到哪儿去的呀？’

“‘拜访拜访一些老爷，’我说，‘看看邻居，或者到城里去了。’

“‘会不会什么地方有人要拆散我们，把他留住了？’她说，‘告诉我，也许他在认识我以前，爱上过什么女人，现在又重叙旧情去了？还是这个坏蛋又打算跟别人结婚了？’她说这话时，眼睛放出光来，看着也可怕。

“我总是安慰她，可是心里想：

“‘谁知道他在干什么呀？’因为当时我也难得见到他。

“她就是这样想到爵爷要跟别人结婚了，请求我说：

“‘伊万·谢韦良内奇，亲爱的，请到城里去一趟，仔细打听个确信儿，回来告诉我，什么也不要瞒我。’

“她把我缠住了，怎么也不肯放松，我也觉得她可怜，心想：

“‘不管怎么样，我就去一次吧。即使发现他变了心，我也不告诉她。我去看一看，把情形弄个清楚也好。’

“我借口上药铺去给马买药，到城里去了一趟。我这次去并非马马虎虎，而是经过精心的谋划。

“原来爵爷在认识格鲁莎之前在城里有个情妇，出身也很高贵，是个文官的女儿，名叫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这事儿格鲁莎不知道，下人们受到严厉的告诫，不能告诉她。叶夫根尼娅弹得一手好钢琴，是全城出名的。她人很好，长得也不错，给爵爷生了个女孩，可是发胖了。据说就因为这一点，爵爷把她给扔了。不过他当时还很有钱，给她们母女买了一所房子，她们便住在这所房子里，靠收房租度日。从此以后，爵爷再也没有上她那儿去，而我们这些下人都受过她的好处，老是想着她，只要进城，少不了要去请个

安，因为我们都喜欢她，她对待我们很和善，同时也很关心爵爷。

“所以我一进城，就上这位好太太那儿去，说：

“‘夫人，我就在您这儿落脚吧。’

“‘欢迎，莫嫌怠慢，’她回答道，‘但你为什么不到爵爷的公馆里去呢？’

“‘怎么，他在这儿城里吗？’我问。

“‘在这儿，’她回答道，‘他已经待了一个多星期了，在筹办一项事业呢。’

“‘还能有什么事业啊？’

“‘他打算去租一片织布厂。’

“‘天呀！’我嚷道，‘他又在想什么花样啦？’

“‘怎么？’她问，‘难道这不好吗？’

“‘没什么，’我说，‘只是我觉得很奇怪。’

“她笑了。

“‘不，’她说，‘你要奇怪的还有呐，爵爷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接待他，他要看看女儿。’

“‘那您答应了他吗，夫人？’

“她耸了耸肩，答道：

“‘可不，让他来吧，看看女儿，’说着，她叹了一口气，沉思起来，坐在那里头也低下了，她年纪还是那么轻，又白嫩，又强壮，而且那风度与格鲁莎迥然不同……格鲁莎除了说些‘宝贝’之外，什么也不懂；这一位可完全不一样……因而我也起了妒嫉心。

“‘嘿，’我心里想，‘但愿他来看看女儿时，可不要望你一眼才好，好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啊！要是那样的话，我那格鲁莎就不会有好处落到身上了。’

“我坐在孩子游玩的房间里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吩咐保姆给我在那里沏了茶。突然之间，我听见门铃响，一个使女非常高兴地跑了进来对保姆说：

“‘爵爷来了！’

“我立即站起来，想躲到厨房里去，可是塔季扬娜·雅科夫列夫娜这个莫斯科来的老保姆是个碎嘴子，向来喜欢饶舌。她不愿意把一个听客放走，就说：

“‘别走，伊万·戈洛万内奇^①，我们到衣帽间去，坐在衣柜后面，太太不会带他到那儿去的。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呢。’

“我同意了，希望从这个多嘴多舌的塔季扬娜·雅科夫列夫娜身上能得到一些对格鲁莎有用的消息。因此，当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派人送来一小瓶甜酒给我加在茶里喝的时候，——我那时已经不再喝酒了，便想：让这老太婆拿去喝吧，叫她舒舒心，也许这个碎嘴子会透露出一些平常她不肯说的事儿来。

“我们离开孩子的房间，来到衣柜后坐下。这地方很窄，老实说，不过是条过道，过道尽头有扇门，门那边就是叶

^① “戈洛万”在俄语中即“大头”之意。

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接待爵爷的房间，而且这门正对着他们坐的沙发。一句话，我和他们两人之间只隔着那扇关着的门和里面挂着的门帘，否则我便和他们坐在一间屋子里了，因此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爵爷一进来就说：

“‘你好吧，久经考验的老朋友？’

“她回答道：

“‘您好！爵爷驾到，有何面谕？’

“他又说：

“‘这个等会儿再说，让我先问声好，吻一吻你。’接着是啞巴一声，然后就问女儿了。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告诉他说，女儿在家。

“‘她好吗？’

“‘很好。’

“‘长得很高了吧？’

“她笑了笑说：

“‘当然长得很高了！’

“爵爷问：

“‘你让她出来给我看看，行吗？’

“‘遵命，’她说，站起身来，叫正在跟我一起喝茶的保姆塔季扬娜·雅科夫列夫娜。

“‘看妈，请把柳达抱出来给爵爷看看。’

“塔季扬娜·雅科夫列夫娜啐了一口，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说：

“‘哼，你们这些该死的，我刚坐定，同人说句话，正在兴头上，偏偏要把我叫走，不让人尽兴。’一面赶紧扯下墙上挂着的女主人的裙子把我遮住，说，‘你坐会儿，’就抱着孩子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衣柜后面，突然听到爵爷吻了那个女孩子两次，还抱在膝上，说：

“‘你要不要坐我的车子去兜兜风，我的孩子？’

“那女孩没有回答，爵爷又对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说：

“‘请让保姆带着她坐上我的车去兜一圈。’

“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少不得说些‘干吗’、‘何必’，而他也说了‘应该的’、‘有必要’之类的话，他们这样彼此说了三次，她才勉强吩咐保姆说：

“‘给她穿上衣服，坐车去吧。’

“保姆带着孩子出去了，家里留下他们两人，还有我，躲在后面偷听，因为我要从衣柜后走出来是不行的。于是我对自已说：‘我的机会来啦，现在我能够真正弄明白，究竟是谁不怀好意要伤害格鲁莎。’”

第十六章

“我决定偷听，但并不就此满足，还想亲眼看个究竟，这一切我都做到了：我悄悄地站在一张凳上，在门框上方的凹槽里找到一条缝，把眼睛凑在上面贪婪地往里瞧。爵爷坐在沙发上，夫人坐在窗边，大概是在看她的孩子怎样上

车吧。

“车子走了，她转过身来说：

“‘爵爷，您吩咐的，我都做到了，现在请说说，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事？’

“他回答道：

“‘忙什么！事情有，也不是熊，不会跑到树林子里去。你还是先到我这儿来，我们一块儿坐坐，谈谈家常，象过去似的，象往常那样。’

“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背了双手，靠窗站着，一声不响地蹙着眉头。爵爷恳求道：

“‘你怎么啦？来吧，我有话跟你说。’

“她听从了他的话，走了过来，这一下，他又开玩笑地说：

“‘坐吧，坐吧，照从前那样，’他想要搂她，她却把他推开，说道：

“‘有什么事，爵爷，请说吧，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

“‘怎么成？’爵爷问，‘难道寒暄都没有，开门见山就把一切都端出来？’

“‘那才干脆，’她说，‘您就说吧，有什么事？我们是老朋友了，用不着客套。’

“‘我需要钱，’爵爷说了。

“她望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

“‘数目也不大，’爵爷又说了。

“‘究竟多少呢？’

“‘眼前两万就够了。’

“那一位又没有回答，爵爷就天花乱坠地说开了：‘我想要买一家织布厂，就是一个小钱也没有。如果买下了，我就是百万富翁：全部推倒重来，旧的统统扔掉，开始织出鲜艳的布匹，卖给下诺夫戈罗德亚洲人。我用乌七八糟的原料去织，染成五颜六色，保证生意兴隆，赚大钱。现在我只要两万卢布作定金就够了。’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说道：

“‘上哪儿去找这些钱呢？’

“爵爷回答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非得弄到手不可，这算盘是十拿九稳的：我有个帮手，名叫伊万·戈洛万，马头军出身，人说不上机灵，却是黄金难买，忠诚可靠，在亚洲人那里被囚禁了好多年，他们有些什么嗜好他全了解。现在马卡里那边有个集市，我打算派戈洛万去，带些样品，有人定，少不了要付些定金，那时候……头一件事，我立刻就归还两万卢布……’

“他停住了，夫人也半晌没作声，然后叹了口气，说：

“‘爵爷，您的盘算是可靠的。’

“‘可不是吗！’

“‘靠得住，靠得住，’她说，‘您就这么办吧：您付出定金，您在人家心目中就是纺织厂老板，社会上也会说您的事业又兴旺起来了……’

“‘是呀。’

“‘是呀，那时候……’

“‘戈洛万从马卡里得到许多定货和定金，我还了债，就是富翁啦！’

“‘不，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您先敲起锣，打起鼓，热热闹闹的，引头儿^①的注意，趁他把您当作财主看待，您设法娶了他的千金，陪嫁到手，您就当真是富翁啦！’

“‘你是这样想的吗？’爵爷说。

“夫人回答道：

“‘您难道不是这样想法？’

“‘好，你是个明白人，但愿依你的金口，我们大家都有蜜水喝。’

“‘我们？’

“‘当然，’爵爷说，‘那样我们大家都美了：现在你不妨为我把房子抵押出去，我呢，为这两万给女儿一万的利息。’

“夫人回答：

“‘房子是您的，您送给她的，既然需要，您就拿回去吧。’

“主人就说，‘不，房子不是我的，你是她母亲，我就来求你……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只要你信得过我……’

“说到这儿，夫人回答道：

“‘行了，爵爷，难道信得过你的就是这点东西吗？我把名誉和一辈子都交给你了。’

① 指一个地区的贵族长。

“‘好啊，’他说，‘你说这话……唔，谢谢你，好极了……那明天，这么着，我就送押契来请你签字？’

“‘送来吧，我签。’

“‘你不害怕吗？’

“‘不，’她说，‘那东西我都丢掉了，既然如此，再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也没有舍不得吗？告诉我，有没有舍不得？你还是有点儿爱我，是不是？或者你仅仅是怜悯我？’

“她听了这几句话，只是笑了笑，说：

“‘行了，爵爷，不用多说了。您要不要来一点糖腌的桑悬钩子？今年这东西可好吃了。’

“他大概有些见怪了，显然，这完全出乎他意料，他站起身来，笑了笑。

“‘不，’他说，‘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现在顾不上吃这种甜东西。谢谢你，再见。’他俯下身去吻她的手，恰巧这时马车回来了。

“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伸出手来和他告别，一边说：

“‘您那位黑眼睛的吉卜赛姑娘，您打算怎么办？’

“他突然举手把额头拍了一下，大声说道：

“‘哎哟，真是的！你总是那么聪明！信不信由你，我就老是想起你的聪明来，谢谢你，现在又给我提醒那个人儿！’

“‘那您是说把她给忘了吗？’她问。

“‘我真正把她给忘了，’他说，‘她早已不在我的心上，那个傻丫头，我确实要给她安排一下。’

“‘要给她安排，’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说，‘而且要好好安排，她不是俄罗斯姑娘。吃了热牛奶，血还是凉的。她不会心平气和，也不会看在往日的情意上而原谅您的。’

“‘别担心，她好歹会安静下来的。’

“‘她爱您吗，爵爷？我听说她可爱您呢。’

“‘可使我讨厌了。多谢上帝，值得庆幸的是她和戈洛万成了好朋友。’

“‘这对您又有什么呢？’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问。

“‘没有什么，我给他们买所房子，为伊万在商会里登个记，他们结了婚，就一起过。’

“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摇了摇头，笑笑说：

“‘唉，爵爷呀爵爷，真是个糊涂爵爷：您的良心哪里去啦？’

“爵爷回答：

“‘我的良心搁一边再说。真的，我现在顾不上它。可能的话，我今天就去把伊万·戈洛万叫到城里来。’

“于是夫人告诉他说，伊万·戈洛万在城里，而且就在她的家里。爵爷高兴极了，要她尽快把我送到他那里去，说完马上就走了。

“这一来，事情发展得非常快，就象神话一般。爵爷给了我委托书以及证明他是工厂老板的证件，教我说，他那工厂生产什么样的呢料，打发我立即去马卡里，弄得我跟格鲁

莎见一面都不可能，而且我对爵爷非常生气：他怎么能说，让格鲁莎做我的老婆呢？且说我到了马卡里，运气很好，从亚洲人那里得到了不少定货、样品和定洋。我把钱汇给了爵爷。回到老地方，我简直认不出了……简直就象魔杖一挥，一切都改变了似的。什么都是焕然一新，仿佛为了过节而粉饰的农家一样，格鲁莎住的那间厢房却没有有了。它被拆掉，建了一座新房子。我大吃一惊，急得团团转，格鲁莎在哪儿啊？可是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那些仆人都都是新来的，个个神气十足，我就无法象先前那样去见爵爷了。从前，爵爷跟我象在军队里一样，很简单，而现在却要象官场里那样了，我有话要禀爵爷，必须通过他的侍从。

“我不喜欢这种派头，也不想忍受。本来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会拔腿就走，只是实在舍不得格鲁莎，又怎么也打听不出她在什么地方。那些原来的老人，不管我向哪一个打听，都默不作声，显然，他们早已受到严厉的警告。好不容易我才从一个老女仆那里打听出，格鲁莎不久前还在这里，不过十来天，她和爵爷乘了马车出去，从此就没回来。于是我去问那些赶车的，可是什么名堂也打听不出，只说，爵爷在驿站上换了马，打发他们回来，他另雇了马，和格鲁莎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到处奔走，也打听不到她的下落。完了，那个恶棍对她准是一刀捅死，或者用手枪打死，尸体扔到树林中的沟渠里，用干树叶盖了起来，或者推到河里淹死了……这一切在一个只知有自己的人，是很容易干出来的。他要结婚，格鲁莎就是绊脚石。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

说得不错，格鲁莎对这个恶棍是以受奴役的吉卜赛姑娘的全部热情爱他的，因此她决不会忍受、屈服，象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一样。这个信奉基督教的俄国妇女让自己的生命象一盏油灯白白烧干。我想，当爵爷向格鲁莎提出结婚这个问题时，这个烈火似的吉卜赛姑娘一定象冒烟的篝火蓬地燃烧起来，说不定还把他臭骂一顿，于是他就要了她的命。

“我越想就越肯定，准是这么回事。我怎么能眼看着他忙着准备同头儿的千金结婚啊！结婚那一天，所有的下人都统统按照各人的职务，发给新衣服和花头巾。我可不穿新衣服，也没扎头巾，把这些东西拿来扔在马房角落里。一大早，我就到森林里，走着走着，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直到黄昏，同时我一直在想：会不会在哪儿找到格鲁莎的尸体？到了傍晚，我走出树林，坐在河边陡峭的岸上，对岸那整座房子灯火辉煌，正在大摆喜宴，贺客盈门，还有乐队吹吹打打，老远都听得到。我一直坐在那里望着，望的可不是那座房子，而是倒映在河水里的灯光，那灯光看上去象一根根金灿灿的圆柱，仿佛打开了水晶宫。我烦闷极了，也痛苦极了，这情形我生平从来也没有过，即使当初被囚禁的时候也没有。我开始同无形的精灵说起话来，正如童话中哥哥一声声不断呼唤着妹妹阿廖努什卡，我也用哀怨的声音呼喊着我那孤苦伶仃的格鲁莎：

“‘妹妹啊，我的妹妹，’我说，‘格鲁莎啊！回答我吧，说话啊，回我一声也好，让我见一面也好啊！’

“你们猜怎么着，我这样喊了三次，就毛骨悚然，总感到好象有人朝我面前奔来；他跑到我身边，围着我转，对着我的耳朵咕哝着，从我身后窥视着我的脸。接着，突然有个什么东西从漆黑的夜色中向我冲来……搂住我的脖子，抖个不停……”

第十七章

“我吓得险些儿跌倒在地上，可是我神志清醒，感觉到在我的身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很轻，就象一只中弹受伤的鹤，在挣扎着，喘息着，但一声不吭。

“我默默地在心里做了祷告，你们猜怎么着？我抬头一看，正是格鲁莎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亲爱的，’我说，‘可怜的亲人！你是活着呢，还是显灵来的？不要瞒我，跟我说实话，你即使死了，我也不会害怕你这个可怜的人的。’

“她从心底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我活着。’

“‘感谢上帝！’

“‘不过，我是逃到这儿寻死来的。’

“‘你怎么啦，格鲁莎，’我说，‘上帝保佑你！你干吗要寻死？让我们快快活活地生活吧：为了你，我会好好干活，给你这孤苦伶仃的人专门盖一间房，你就做我的亲妹妹，和我住在一起。’

“她回答说：

“‘不，伊万·谢韦良内奇，不，我最亲爱的好心肠的朋友，你的美意我这苦命人永远感激不尽，可是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吉卜赛女人再也无法活下去了，因为我会把一个无辜的灵魂毁掉。’

“我试探着问：

“‘你是说谁啊？是谁的灵魂使你这么怜惜呢？’

“她回答：

“‘就是她，就是我那个恶棍的年轻妻子，因为她是年轻的灵魂，清白无辜，可是我那妒嫉的心反正容不了她，我要把她，也把自己毁掉。’

“‘你怎么啦，赶快画个十字吧，你是受过洗礼的，怎么能不顾自己的灵魂呢？’

“‘不——，我再也不惋惜灵魂了，让它下地狱算了，这儿比地狱还糟！’

“我看出这个女人的精神失常，神思恍惚，于是我抓住她的双手，抱住她，望着她，奇怪她怎么变得面目全非了。她的美貌哪儿去了？她的身体已经干瘦得一点肉也没有了，只是一对眼睛仍在黝黑的脸上闪着光，就象夜里的狼，而且比平常大了一倍，肚子鼓得很高，快要临盆了，脸瘦成拳头那么大，乌黑的发卷儿在脸颊上飘拂着。再看看她身上穿的衣服，是粗的黑棉布做的，遍身都是窟窿，脚上连袜子也没穿。

“‘告诉我，你从哪里来的，’我说，‘你这些天待在什么

地方，为什么弄得这样狼狈？’

“不料她笑了笑，说：

“‘什么？……我有什么不好？好着呢！都是我那善心的朋友为了我真心诚意爱他而把我打扮成这样的，我为了他把我更喜欢的人都抛弃了，我把我的肉体 and 灵魂都献给了他，他却把我藏起来，还派人看守着，严格地保住我的美色……’

“说着，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气愤地说：

“‘哼，这个爵爷长的是傻瓜脑袋：难道一个吉卜赛姑娘是娇滴滴的小姐，能够用锁把她关起来？只要我高兴，马上可以冲到你的年轻妻子面前，掐断她的脖子。’

“我看到她妒忌得全身发抖，我心里想：让我来转移她的心思，不能用地狱的恐怖，而要用甜蜜的往事。于是我说：

“‘可是他曾经爱过你的啊，他多么爱你！还吻你的脚哩……你唱歌，他就跪在沙发边，从鞋面到鞋底吻遍了你那只红鞋……’

“她仔细听着，长长的黑睫毛在干瘪的脸颊上扑闪着。她低头望着水面，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

“‘爱我，爱我，那个坏蛋，在没有获得我的心以前，他什么也不吝惜，可是等到我爱上了他，他就把我扔了。为了什么啊？难道我的情敌会胜过我，比我更爱他吗……他真蠢啊，可蠢了！冬天的太阳还能比夏天的温暖，象我对他那样的爱，他是永远休想了。你就这样告诉他：格鲁莎临死前咒

了你，你是逃不了这样的命运了！’

“她说了这么多，我很高兴，顺水推舟问她：

“‘你们两人之间出了什么事？究竟怎么成了这样？’

“她双手一拍，说道：

“‘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会这样，就因为他变了心……我再也不讨他喜欢了，这就是全部原因。’她一面说，一面眼泪扑扑簌簌往下掉。‘他替我做衣服，都是按他自己的口味，小腰身，怀了孕根本无法穿。我勉强穿上给他看，他生气了，说道：脱了，你穿着不合身。我不穿，还穿原来腰身肥大的，他看到了，火更大，简直暴跳如雷说，看你象个什么样子？我全明白了，我再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我已经使他厌烦了……’

“说到这里，她失声痛哭起来，定睛望着前面。接着就咕哝起来：

“‘这一点我早就察觉到，他不喜欢我了，不过我还想弄明白，他有没有良心。我想：我又没有得罪他，他总该有些情义的吧？他果真表示对我的情义了……’

“她给我讲了跟爵爷最后一次分手的情形，事情很简单，但我当时简直不懂，到现在也还是不理解：奸猾的家伙竟然什么也干得出来，把一个女人的一辈子给毁了！”

第 十 八 章

“格鲁莎对我说：‘从你一走不知去向（她指的是我那次

到马卡里去)，爵爷也有好长时间没回家，可是外面在纷纷传说，他要结婚了……我听到这些传说，不由得哭了好几场……我闷闷不乐，心头作痛，孩子也老是在动……我想：这孩子等不到出世就要死在肚子里了。一天，我突然听到人们说：他来了。我全身发抖……赶忙跑进自己的房间，尽量打扮得漂亮些去迎接他。我戴了翡翠耳环，从墙上挂毯的后面取出他最喜欢的那件镶花边的海蓝色袒胸衣服。我赶紧穿，可是背上的钮子扣不上……我就没扣，只匆匆地披上一条大红围巾，免得他看出我没有扣钮扣。我就是这样向台阶奔去……浑身发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会大喊大叫起来：“啊，亲爱的，我的宝贝！”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晕过去了……’

“讲到这里，她恶心起来。

“过一会儿，她接下去说：‘等我苏醒过来，我已经躺在自己房间里的沙发上，回想刚才的情形，琢磨着：我是真的拥抱了他呢，还是在做梦？我感到累极了，一点劲儿也没有。’从那以后，她好久没有看到他。她屡次派人去请，他就是不来。

“最后他来了，她问：

“‘你怎么把我完全扔下，忘掉了？’

“他回答：

“‘我事情多着呢。’

“她说：

“‘哪来这么多事？为什么以前就没有呢，我的宝贝？’

她又伸出双手去拥抱他，可是他紧锁双眉，使劲拉她脖子上的那根带子。

“‘幸亏，’她说，‘我脖子上那根丝带不坚实，因为多少年来那上面一直系着个东西，有了磨损，使劲一拉就断了，否则我早就被他勒死——我相信他是存心要勒死我，因为他脸色煞白，咬着牙说：

“‘你干吗要这么脏的带子？’

“我说：

“‘我的带子又碍你什么事了？它本来是干干净净的，只因为我心里愁闷，汗出得多，就弄脏了。’

“可是他：‘呸，呸，呸，’连着啐了几口，走掉了。快到黄昏时候，又来了，一脸怒气，说道：

“‘我们坐马车出去玩玩，’同时却又装出亲昵的样子，吻了吻我的额头，我毫不怀疑就跟他上了马车。我们坐车走了好久，把马换了两次。我问他到哪里去，他怎么也不肯说。我一看，迎面就是一座树林了，潮湿，荒凉，乱得不象个样子。我们走进树林，来到一个养蜂场，养蜂场后面有个院子。到了这儿，三个健壮的乡村姑娘出来迎接我们，穿的是茜红染的裙子，叫我‘夫人’。我下了马车，她们就搀住我，一直把我送进一间事先收拾好的房间里。

“我看了这种种情形，尤其是看到那几个姑娘，我立刻感到不安，心也揪紧了。

“‘这是干吗？’我问，‘这儿是什么地方？’

“他回答：

“‘从今以后，你就在这里住吧。’

“‘我哭了，吻他的手，求他不要把我扔在那里。他哪里还会怜惜我：他一手把我推开，就走了……’

“说到这里，格鲁莎停住了。她低下头来，叹了口气，又继续说下去：

“‘我想逃跑，试了多少次也没成功，那几个姑娘把我看得可牢了……我苦恼极了，最后打定主意骗她们。我装出快快活活、无忧无虑的样子，跟她们说，我想出去散散步。她们带我到树林里去，可是寸步不离。我望着那些树，看看树梢，又看看树皮，弄明白哪一边朝南，思忖着如何能够摆脱那几个姑娘。昨天才成功了。昨天吃过饭，我和她们一起来到树林里一块空地上，我说：

“‘来吧，亲爱的，让我们在这块空地上捉迷藏玩儿吧。’

“她们同意了。

“‘不过，我们不必蒙眼睛，’我说，‘彼此把手绑在身后，倒着走捉人。’

“这她们也没有反对。

“就这样办了。我先把一个姑娘的双手拉到身后紧紧绑住，然后跟另一个跑到一处灌木丛后面，又把她缚住了。她一喊，第三个跑来，我又当着两个姑娘的面也硬把她反绑了。她们大声呼喊，我可撒腿就跑，尽管怀着孩子，跑得比赛跑的马还快。我在树林里跑着跑着，跑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我来到一块砍掉了许多大树的地方，在一些老蜂房旁边倒了下来。过了一会，有个矮小的老头儿走到我跟前和

我说话，说些什么我就听不懂了。他全身涂着蜡，散发出蜂蜜的香味，好多蜜蜂围着他那黄澄澄的眉毛打转。我告诉他，我要找你伊万·谢韦良内奇，他说：

“‘姑娘，你喊他吧，先顺着风喊，转过身来再逆着风喊，他就会想念你，来找你，你们就会见面了。’

“他给我水喝，又把蜂蜜涂在黄瓜上给我饱餐一顿。我喝了水，吃了黄瓜，继续往前走，一路走一路喊，照他的吩咐，先顺着风，转过身来逆着风喊。瞧，我们终于见了面。谢谢！她说就抱住我，吻我，说：

“‘你就是我的亲兄弟。’

“我说：

“‘你也就是我的亲姊妹。’说着，感情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她也哭了，说道：

“‘我知道，伊万·谢韦良内奇，我什么都明白，只有你一个人爱我，真挚的、亲爱的朋友。现在请你彻底地向我表白你的爱，满足我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向你提出的请求。’

“‘你说吧，’我说，‘要我做什么。’

“‘等一等，首先，你必须以世界上最可怕的事物起誓，我请你做什么，你一定做到。’

“我拿我的灵魂不能得救向她起了誓，但是她说：

“‘这不够，这样你为了我还会犯罪的。不，你还得以更可怕的事物起誓。’

“‘那我实在想不出更可怕的誓言了。’

“‘好吧，’她说，‘我倒替你想好了，只是你得紧紧跟着我说，不能迟疑。’

“我一时糊涂，答应了她，她说：

“‘你这样起誓，如果不听我的，那你就是诅咒了我的灵魂，同时也诅咒了你自己的。’

“‘好，’我跟着拿她的灵魂赌了咒。

“‘那你就听我说，’她说，‘现在你得赶快拯救我的灵魂。看到他对我变了心，这样糟践我，我实在没有力量活下去受这个罪了。如果我再活一天，我非得把他和她宰了不可。如果我可怜他们，我就得杀死我自己，那我的灵魂就永远不会得救……我的亲人，可怜可怜我吧，我的亲兄弟，在我的胸口捅上一刀吧。’

“我向旁边一跳，在她身前画个十字，然后往后退。她抱住了我的腿，跪在我面前说服我：

“‘你活下去，向上帝祷告，为我的灵魂和你自己的灵魂祈求赦罪，可是不要毁了我，不要让我自己下毒手……唔……’”

伊万·谢韦良内奇皱了下眉头，咬了咬唇髭，好象是从那迅速起伏着的胸膛里硬挤出来似地说：

“她从我的衣兜里摸到了刀子……打开……拉直……塞到我手里……而她自己，那举动……我实在受不了……

“‘你不杀我，’她说，‘我为了报答你们大家，我就去干最下流的事。’

“我浑身发抖，要她作祷告，而杀她我下不了手。我抓

住她，把她从陡峭的岸边推到了河里……”

听了伊万·谢韦良内奇这最后的自白，大家先是怀疑他讲的这个故事不真实，沉默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才有个人干咳了一声，说道：

“她掉在河里死了？”

“淹死了，”伊万·谢韦良内奇回答道。

“那您以后怎么样呢？”

“此话怎讲？”

“一定很痛苦吧？”

“那当然。”

第 十 九 章

“我从那个地方跑了出来，心里迷迷糊糊的，只记得后面似乎老是有人在追，那人身材又高又大，而且不知道羞耻，赤裸着身子。他全身的皮肤墨黑，头却很小，象个小小的球，而且遍身长着长毛。我想，他如果不是该隐，准是恶魔邪神。于是我一面不停地跑，一面呼唤我的护佑天使。我跑到大路上一棵杨柳树下，神志才清醒过来。那是个干燥而阳光普照的秋天，可是有风，相当冷。风过处，尘土飞扬，落叶飘舞。我不知道那时是什么时间，那里是什么地方，那条路又通到哪儿去。我的心里空虚，没有感觉，也没有主意，不知该怎么办。我只想着：这下子格鲁莎的灵魂可完了，我有责任代她受苦，把她从地狱里救出来。可是这件事

该怎么办才好，我就知道了，因此深为苦恼。突然之间，有个什么东西在我的肩上碰了一下。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杨柳树上掉下来的一根枯枝，它滚了过去，越滚越远。这时，格鲁莎突然来了，不过她的个子显得很小时，象个六七岁的孩子，肩上长着小翅膀。我刚看见她，她就从我的眼前飞走了，快得象颗子弹，只有一团尘土和几片枯叶在她身后跟了一阵。

“我想，这一定是她的灵魂跟着我，保护我，给我指引道路。于是我就放心走了。我整天就是这么走着，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累得精疲力尽。突然有一辆车把我赶上了，车上坐着老俩口，说：

“‘上车吧，可怜的朋友，我们送你一程路。’

“我上了车。他们坐在车上，看去愁眉不展。

“‘我们真不幸，’他们说，‘儿子被抽去当兵，雇人顶替又没钱。’

“我感到这老俩口很可怜，就说：

“‘我可以为你们效劳，不要钱，就是没有护照。’

“他们说：

“‘那没有关系。这事情由我们来办，你只消用我们的儿子彼得·谢尔久科夫这个名字就行了。’

“‘行，’我说，‘对我反正一样，我还是对我的护佑天使施洗者约翰作祷告，至于叫我什么名字，就随你们的便。’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把我送到另一个城里，代他们的儿子去报到，给了我二十五卢布零花钱，还许愿说，这一

辈子都要帮助我。我把他们给的二十五卢布立刻送到一座穷修道院里，为格鲁莎的灵魂作了善举。我又要求长官把我派到高加索去当兵，那里我就可以快点儿殉道了。结果准了，我在高加索待了不止十五年，从来没有向人透露过我的真实姓名和职业，总是用彼得·谢尔久科夫这个名字，只有在圣约翰节那天，才通过这位天使为自己向上帝祷告。我几乎把过去的经历和职业都忘了，就这样服役到最后那一年。谁知正是圣约翰节那一天，我们去追赶鞑靼人，他们一直对我们进行骚扰。后来跑到科伊萨河对岸去。那一带，科伊萨河有好几条：在安第亚山谷中流的，叫安第亚的科伊萨；在阿瓦里亚山谷中流的，叫阿瓦里亚的科伊萨；还有科里库姆伊的、库济库姆伊的。这些河汇合起来，形成苏拉克河。这些河的水流都很急，而且寒冷，鞑靼人逃走时渡过的那条安第亚的科伊萨尤其如此。这些鞑靼人被我们杀死了许多，简直数不过来。有一些逃到了河的对岸，躲在大漂石后面。只要我们一露面，他们就会向我们放枪。可是他们鬼极了，决不浪费一颗子弹，伤不着我们就不开枪，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弹药比他们多得多。他们总想把我们打死，因此，尽管我们都站在那里，他们也看得很清楚，这些坏蛋就是一枪也不打。我们的上校是个勇敢的人，也喜欢标榜自己就是苏沃洛夫^①，口头上老是挂着‘上帝慈悲！’还拿出自己的英勇行动来作表率。他在这儿坐在河岸上，脱下鞋袜，

① 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军事统帅。

把脚齐膝盖伸进冰冷的水里，赞美说：

“‘上帝慈悲，这水多暖和，就象刚从牛身上挤出来的热牛奶。弟兄们，你们有谁愿意游到对岸，拉根粗绳搭桥啊？’

“上校坐在那里这样同我们闲扯时，河那边的鞑靼人在石缝里放上两支长枪，但没有射击。只等我们这边两个弟兄自告奋勇下了水，火光一闪，砰砰几声，这两个弟兄便沉到科伊萨河里了。我们拉起绳子，又送了两位弟兄过去，同时向鞑靼人藏身的大漂石后打枪。射出的枪弹就象阵雨似的，可是伤害不了他们；子弹打在石头上，那些该死的家伙又对我们的两个渡河弟兄只消砰砰两下，河水就被染红，人又不见了。接着第三次又有两个人下水，还没有游到河中心，又给鞑靼人打到河底去了。此后，自告奋勇的简直就没有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哪是打仗，干脆是自杀，可是那些杀人犯应当给以惩罚。上校说：

“‘我说，弟兄们，你们中间有没有良心上犯了死罪的？上帝慈悲，现在正是他用血来洗刷自己的罪孽的机会了。’

“我心里想：

“‘结束生命，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还要等待何时？时辰到了，上帝保佑！’于是我挺身而出，脱了衣服，把主祷文念了，向四下里的弟兄们和长官们深深鞠了一躬，心里说，‘格鲁莎，我的妹妹，你就收下我的血吧。’然后拿起那根系在粗绳上的细绳，衔在嘴里，从河岸上纵身一跳，跃入河中。

“河水冷得要命：甚至我的夹肢窝里都有刺痛的感觉，

心里发紧，两腿抽搐，可是我继续向前游去……我们这边的子弹在空中飞，鞑靼人的子弹却都落在我周围的河水里，没有碰到我。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受伤，终于游到了对岸……一到那里，鞑靼人就无法打死我了，因为我正好是在一块岩石下面，他们要打我就非得从石缝里探出身来不可，那时我们从对岸向他们打来，子弹就象沙土飞的一样。我站在岩石下边，拉起粗绳，拉紧了，桥也就架成了。我们的部队很快渡过了河，而我却依然站在那里，象疯子一般，糊里糊涂的，因为我心里始终在想：有没有人也看到我所看到的那情景？原来在我泅水时，格鲁莎就在我的头上飞，看上去象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身上的翅膀已经很大了，亮晶晶的，把整个河面都掩盖住，她就这样保护了我……既然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起这件事，我觉得应该主动把这情形告诉大家。等到上校拥抱我、吻我，赞扬我说：

“‘上帝慈悲，彼得·谢尔久科夫，你真了不起！’

“我就回答：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人，我是个大罪人，陆地和海水都不愿容纳我。’

“他问：

“‘你有些什么罪？’

“我回答：

“‘我这一生毁灭了不少无辜的灵魂。’当天晚上，我在他的帐幕里，把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一切全对他讲了。

“他听着听着，听得出神，说道：

“‘上帝慈悲，你这人真是多灾多难。现在，老弟，主要的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应当让你晋升为军官。我这就向上面打报告。’

“我说：

“‘随您的便，不过请派人去调查一下，我害了那个吉卜赛姑娘，是否属实。’

“‘好的，这件事也要调查。’他说。

“他照办了，不过公文转了几个圈子，最后给打回来了，说并无此事。据说，查清楚了，那一带地方，从来没有什么吉卜赛姑娘出过那样的事，而伊万·谢韦良内奇这个人是有过的，在一位公爵那里当过差，不过已经赎身，获得了自由，后来在官家的农民谢尔久科夫家里死掉了。

“我还能怎么办：用什么证明自己有罪呢？

“上校对我说：

“‘不用再胡编了，老弟：这是你在科伊萨河游的时候被冰冻的河水和恐怖弄糊涂了。不过我倒为你高兴，你揽在自己头上的这一切并非事实。现在你就当你的军官吧，上帝慈悲，老弟，那太好啦。’

“这一来，我可着了慌：我究竟是当真把格鲁莎推到了河里，还是想她想疯了而想象出了这件事的呢？

“上司以为我勇敢，把我提升为军官，但是我一口咬定我说的是事实，坚持要把过去的身世弄清楚。于是他们就发给我一枚乔治十字勋章，让我退伍，免得我为了这件事纠缠不休。

“‘恭喜你，’上校说，‘你现在是贵人了，可以去当个文官，上帝慈悲，那生活可安定了。’他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去见彼得堡的一位要人，‘你去找他，他会成全你，你前程远大。’我带着那封信到了彼得堡，至于前程，并不顺遂。”

“为什么？”

“我赋闲了好久，后来去管‘ θ ’^①这个字母，那就更糟了。”

“管什么‘ θ ’字母？这是什么意思？”

“上校介绍我去找的那个大人物，给我在户口查讯处找到了个办事员的差使。那里，每个办事员都专门经管一个字母，需要查的人就去找他。有些字母很好，比如Б、П、К，以这几个字母开始的姓氏很多，管这几个字母的办事员油水就很大。但是他们分给我管的却是‘ θ ’，这个字母最微不足道了，以它开头的姓氏本来就不多。有些人，从各方面看来，他们的姓应该以这个字母开头的，也总是避它还怕来不及，谁想附庸风雅，马上独断独行，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θ ’扔掉，换成Φ。你在 θ 这个字母中去找，只是枉费心力，姓氏的主人早已把它改成Φ了。什么好处也没有，只是成天坐在那里。我一看，这差事不怎么样，想回到老本行，重新赶车去，可是谁也不要我。他们说，你是个官，佩着军功章，谁能骂你，不用说打了……我干脆想上吊，可是谢谢上帝，我还没有走投无路到这个地步，为了不至于饿死，我去当了

① θ 是旧俄罗斯语言中的一个字母，发音同另一个字母Φ相同，十月革命后废除。

艺人。”

“什么艺人？”

“到台上去演戏。”

“哪儿的戏院？”

“海军部街广场上的那个戏棚子。那儿倒并不嫌弃贵人，而是来者不拒：军官，衙门里的官，大学生，尤其是枢密院里办事的特别多。”

“您喜欢那种生活吗？”

“并不。”

“为什么？”

“第一，背台词、排练都在耶稣受难周或是谢肉节前进行，也就是教堂里唱《请给我打开忏悔之门》的时候。其次，我扮的角色可难哩。”

“什么角色？”

“魔鬼。”

“这有什么特别难的呢？”

“怎么：我得在幕间休息时跳舞，翻筋斗。这个筋斗翻起来可难了，因为我全身紧紧包着毛茸茸的灰色山羊皮，加上一条长长的尾巴，这条尾巴老是钻到裤裆里把腿缠住。头上插着的犄角也是碰到什么东西就给挂住。再说，我年纪也大了些，不象年轻时那样灵活了。还有，整出戏自始至终都要挨打。这真是没趣极了。打我的棍子尽管是空心的，用帆布做的，里面塞了些棉花，但是一天到晚在你身上劈里啪啦的，心里可不是滋味，实在不好受。还有些人，或者出

于无情，或者为了开玩笑，抓住机会打得你真够疼的。尤其是那些枢密院里来的，他们在这方面都有经验，又都齐心协力，护着自己人。如果碰到当过兵的，这些人更讨厌了，从中午警察的旗帜升上去起，他们就当着观众的面开始打，一直打到夜里。为了讨好观众，他们每一个，任何一个，都打得特别响。真是一点儿乐趣也没有。而且后来我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只得卷铺盖走了。”

“您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一个王爷的头发揪掉了一绺。”

“什么王爷？”

“不是真正的王爷，而是戏里的。他原是枢密院的一个芝麻官，在我们戏班里扮王爷。”

“您干吗要打他？”

“那还便宜了他。这个家伙可恶毒了，什么人都要作弄。”

“也作弄了您？”

“可不，一再作弄我，把我的服装都弄坏了。我们在生着火盆的小房间里烤烤火、喝喝茶的时候，他就偷偷走来，把我的假尾巴拴在犄角上，或者干些别的恶作剧。我并没有发觉，就这样跑到台上，老板大发脾气。他这样要弄我，我始终没有计较。可是一天，他又把一位小仙女给欺侮了。这也是个大家闺秀，不过家里早已破落，她扮演命运女神，要把这个王爷从我手里救出去。她出场时，只穿一件发亮的纱衣，背上插着两只翅膀，那时天气可冷了，她可怜巴巴的，

一双手都冻得发青。在台上这家伙却一直找她麻烦，纠缠她。那天戏散以后，我们三人回到后台去，他把姑娘拧了一下。我觉得姑娘太可怜了，便揪住他揍了一顿。”

“结果怎样？”

“没有什么，这时除了那个姑娘以外，没有人在场。枢密院来的那些人可闹起来了，非要把我撵出去不可。他们既然都是主要演员，老板为了平息事态，便把我解雇了。”

“那您上哪儿去了呢？”

“我连饭都吃不上，栖身之地也没有，但是那位高贵的仙女周济了我。不过我于心不安，这个可怜的姑娘自己也非常困难，我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摆脱这个困境。回去再管那个θ字母我也不愿意，何况那位置早被另一个可怜人占去了。我很苦恼，这样终于决定进修道院。”

“仅仅是这个原因吗？”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哪儿也没有容身之地，这个地方倒不错。”

“那么，您喜欢修道的生活罗？”

“是呀，很喜欢。这儿安静，就象当年在军队里一样。相似的地方很多，——什么都供给：衣服、鞋袜、伙食，上司的关照，还有必须服从。”

“不过您对这个服从有没有感到过受不了呢？”

“有什么受不了的？一个人越能服从，日子就过得越平静，特别是象我这个赎罪的，更没有什么可以抱屈的了。教堂里的劳役，除非我自己愿意去做，否则可以不管。我的

工作只要照从前那样干就是了。人们说，‘套车吧，伊斯梅尔神父，’（我现在叫伊斯梅尔）我就去套车。人们说，‘把马卸了吧，伊斯梅尔神父，’我就卸马。”

“对不起，”我们说，“究竟怎么回事，您在修道院里还是……管马吗？”

“始终是赶车。修道院里可不怕我的这个军官头衔，而我尽管没有剃发，他们还是把我跟正式修士一样看待。”

“那您很快就要剃发了吧？”

“我不准备剃发了。”

“为什么？”

“嗯……我认为我不配。”

“是为了过去的罪衍和迷误吗？”

“唔——唔——是呀。不过，干吗要剃发呢？能这样赎罪，我就心满意足了，日子过得太平平的。”

“您有没有把您的身世，象刚才告诉我们一样，告诉过别的人呢？”

“那还用说，我讲了好多次。只是口说无凭……谁也不信，于是我就带着人世间的这一番荒诞的经历进了修道院。在这儿他们却把我归入贵人之列。是啊，反正一样，我活到头了，人也老了。”

这个历尽魔难的流浪者的故事显然已近尾声，剩下来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他在修道院里的生活过得如何？

第 二 十 章

我们这位流浪者说，他的生活的航船已经抵达最后一个港口——修道院了。他深信不疑，他生下来就命定要进修道院。看来，他在这里一切似乎都很顺遂。既然如此，那伊万·谢韦良内奇再也不会遇到什么不幸了。其实不然。有一个旅客想起了：根据传说，修道士是经常要受到魔鬼的诱惑并因此受难的，于是问道：

“请问，修道院里是否有魔鬼来纠缠您呀？据说，魔鬼是常常来诱惑修道人的。”

伊万·谢韦良内奇从容不迫地把他看了一眼，说道：

“还能不诱惑？使徒保罗尚且免不了——他不是在《圣经》里说过吗：‘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①象我这样一个有罪的弱者，还能不受它的折磨？”

“他使您吃了些什么苦头？”

“可多了。”

“什么性质的？”

“各种各样的麻烦都有。开头，我没有制伏它，它居然要想诱惑我。”

“您怎么竟然把魔鬼都制伏了？”

① 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

“那怎么着，不行吗？进修道院就该这么办。不过说老实话，这件事我自己是办不到的，幸亏一个得道的长老给我指点，因为他有经验，对一切诱惑都有办法对付。当我向他诉说，格鲁莎老是象活着似的出现在我面前，而且我的周围似乎充斥着她的一个人的影子。他听了，思索一阵子，说道：

“‘使徒雅各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①。你就得抵挡。他就把做法告诉我，他说：你要是觉得心里烦闷，想起她来，那你就得注意，这是撒旦的差役向你走来了，你就得立刻迎战。头一件事就是跪下来。膝盖是人的第一件重要工具，你一跪下，你的灵魂马上就会昂扬。这样，精神一振作，你就趴在地上磕头，直磕得精疲力尽，再加上斋戒不吃东西，体力消耗，奄奄一息，魔鬼一看到你准备殉道，它怎么也受不了，马上就逃掉，唯恐由于自己的阴谋把一个人提前送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它想：还是把他扔在一边不去动他，他也许更容易忘乎所以。我便照着这样去做，果然真的就没事了。”

“那您是把自己这样折磨了好久，魔鬼才走的吗？”

“可长久了，只有折磨自己的办法，才能战胜这个敌人，其他什么它都不怕。先是我趴在地上磕了一千个头，接连四天不吃不喝，然后它才明白不是我的对手，泄了气，软下来。它看到我把一罐子饭扔到窗外，拿起念珠，计算磕头的次数，它就知道我并非闹着玩，而要认真跟它干到底，它便

^① 《圣经·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溜掉了。它决不愿意把一个人送进天上的乐园。”

“不过，假定……它……噢，是这样，您打败了它，可是您自己也吃足了它的苦头吧？”

“没有关系，那算得了什么？要知道，我是在压迫那压迫者，自己不会有任何麻烦的。”

“现在您完全摆脱它了？”

“完全摆脱了。”

“它再也没有出现在您面前？”

“象那种迷人的女人是再也没有了，即使偶然来到我的小屋，那也是蹲在一角，模样儿可怜极了，尖声叫着，象一头要断气的小脏猪。这个坏蛋，现在我也没有再去折磨它。有一次，我给它画了个十字，行了个礼，它也就不叫了。”

“嘿，刮刮叫，您做得头头是道嘛。”

“还行，我战胜了那大鬼的诱惑，但是，我得告诉你们，虽然这是违反常规的，那些下流的小鬼却比这要麻烦多了。”

“怎么，还有小鬼来纠缠您吗？”

“可不！尽管这些东西是最微不足道的，可是不断来捣乱……”

“它们能对您怎么样呢？”

“要知道，这都是些孩子似的小东西，在地狱里多极了。吃饱了饭，无事可做，它们就要求到人间来学捣乱，它们可顽皮了。一个人越是想摆阔，它们就越是使他难堪。”

“它们干了些什么，比如说，怎么使他难堪的？”

“比如说，把一件东西偷偷放在你的身边或塞在脚底下，你把它碰翻，或者一脚踏碎，让你恼恨，迁怒于人，这是它们最喜欢干的。它们高兴极了，使劲鼓掌，跑去告诉它们的长辈说：我们已经把他弄得团团转，现在赏给我们一个铜板吧。孩子们干的往往如此。”

“请举个例子说说，它们是怎样到您这儿来捣乱的。”

“比方说，有这样一件事，一个犹太人在修道院附近的树林里上了吊，所有的小修士都说，这是个犹太人，夜间常常到修道院里来，到处乱转，一面走一面叹气，许多人都看到过。我呢，也不替他可惜，因为我心里想：难道我们这里犹太人还少吗？可是一天晚上，我睡在马厩里，突然听见有人走近前来，把头伸过横档，叹起气来。我做了一次祷告，他还是站在那里。我画了个十字，他依旧不动，又长叹了一声。我想：你找我有什么用？我可不能为你祷告，因为你是犹太人。你即使不是犹太人，我也不能为自杀者祈求。走吧，到森林或旷野里去吧！我这样一说，他便走了，我也睡着了。可是第二天晚上，那个无赖又来叹气了……吵得我不能安睡。他站在那里不走，我怎么也忍不住了，可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呸，你这个畜生，我想，森林里或教堂的台阶上有的是地方，你干吗要闯到我的马厩里来呢？好吧，看来，我非得找个好办法对付你不可。第二天，我拿一块木炭在门上画了个大的十字。到了晚上，我安安静静地躺下来，心想，这一下他该不来了吧？可是我这儿刚睡着，他，就是他，又站在门口叹气了。呸，你这个恶棍，真拿你没有办法！”

他就这样把我惊扰了整整一宿。早上，晨祷的钟声一响，我赶快跳起身来，跑去向院长诉苦。路上遇见了那个打钟的季奥米德修士，他说：

“‘你干吗这么慌里慌张的？’

“我说：

“‘是这么回事，弄得我整整一宿不得安宁，我这是要去见院长。’

“季奥米德修士说：

“‘算啦，不要去了：院长昨天把水蛭贴在鼻子上，现在正在发脾气，对于这种事他帮不了你什么忙。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可以效劳，比他更有用。’

“我说：

“‘在我反正一样，那就请你帮个忙吧，我送你一副棉手套，虽然是旧的，你冬天戴了撞钟挺管用。’

“‘行，’他说。

“我就把手套给了他，他给我从钟楼里拿来一扇教堂的旧门，门上画着使徒彼得的像，他手里拿着开启天国之门的钥匙。

“‘这一串钥匙是最要紧的东西了，’季奥米德说，‘你只要把这扇门挡在外面，那就谁也休想进来。’

“我高兴得差点儿要给他下拜，我想：干吗把这扇门当做屏风挡一阵就拿掉？把它安装得牢牢的，给我做个永远的屏障，不是更好吗？于是我用最坚实的铰链把门装好。为了安全，我还搬来一块大石头把门顶住。这一切我当天就

悄悄地安排妥帖。到了夜里，我按时上床，你们猜怎么着？我又听到叹了口气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能吗？可是确确实实有叹气声！不仅叹气，还用力撞门……原来那扇旧门，里面装有一把锁。可是这扇门，我既然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神力上，同时时间也不够，就没有安上锁。他使的劲越来越大，终于我仿佛看到他把脑袋伸进来了，但是门开了一条缝，被那块大石头一压，只听啪的一声……他往后一跳，显然被磕了一下。停一会，他更大胆地又探头进来，那大石头把他磕得也更响了。这一下想必磕得很痛，他老实了，不再来了。我又睡去了，但是过不多久，那个无赖又来了，而且玩起了新花样。他不是硬撞，而是用犄角慢慢地把门撬开。那时我头上蒙着羊皮袄，他居然蛮横地把它一扯，舔起我的耳朵来……这样无法无天，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便伸手到床下拿起斧子向他砍去，只听哐的一声，他就地倒了下去。‘就该这么对付你。’我这么想，可是早上起来一看，哪里是什么犹太人，原来那些小王八蛋把我们修道院里的一头母牛赶到我这里来了。”

“您把母牛砍伤了？”

“我一斧头把它宰了。修道院里为这件事可闹翻了天。”

“这一来您恐怕少不了有麻烦了吧？”

“可不，修道院院长说，这都是因为我很少上教堂，才会眼前出现这些东西。他为我祝福，叫我今后把马匹安顿好了，就到烛台那里去点蜡烛。可是那些下流的小鬼又使用更坏的花招作弄我，使我吃了大亏。圣母升天节的前夕，神

殿上做夜祷，领圣餐，修道院长和修士司祭们站在各自的位子上。这时，一个年老的女信徒递给我一支蜡烛，说道，‘神父，替我插上这支节日的蜡烛。’

“我走到那个供着耶稣‘履海’像的诵经台前，把这支蜡烛插上去，却把另一支撞落了。我弯腰把它捡起来插上去，又撞落了两支。我再插，糟糕，又掉下来四支！我不禁摇摇头，心里想：这一定又是那些小鬼跟我捣乱，抽我手里的蜡烛……我赶快又俯身去把掉下的蜡烛一支支捡起来。当我抬起头来时，后脑勺正好碰在烛架上……蜡烛纷纷掉下。这可把我气坏了，我干脆把架子上剩下的也统统打落。这么一不做二不休的，我想，索性我自己来把它们全部掀翻。”

“那您后来怎么样呢？”

“他们要把我送交法院。这时，一位住在我们修道院土室里的苦行老修士、双目失明的瑟索伊，为我打了个圆场。

“‘你们何必要审判他呢？’他说，‘既然是魔鬼的差役来捣的乱。’

“修道院院长听从了他的话，没有把我送法院，反而给我祝了福，然后把我关在地下室里。”

“您在地下室里关了很久吗？”

“院长并没有说多久，他只是说‘把他关起来’，我就在那里蹲了整整一个夏天，直到开始结冰才放我。”

“那地下室里多腻味，受的罪一定比在草原上更糟吧？”

“啊，不，那怎么能相比呢？在这里，听得到教堂的钟声，同伴们也常常来看我。他们来了，站在地窖口和我说

话。司库神父还让人把磨子系在绳子上吊到地窖里，让我磨厨房用的盐。草原或者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法相比。”

“后来什么时候放您的？结了冰，准是天气冷得受不了啦？”

“不，不是因为这个，完全不是因为天气冷，而是另有原因——因为我开始说预言了。”

“预言？！”

“是呀，我蹲在地窖里，终于沉思起来。我的灵魂太卑微了，为了它我受了多少苦楚，以后也不会好到哪里。于是我请一位小修士去请教那位有道的苦行老修士，是不是可以祈求上帝赐给我一个好一点儿的灵魂。老修士的回答是：‘让他诚心诚意祈祷吧，这样，指望不到的也有指望了。’

“我照着做了：我在牢洞里接连三夜使用了膝头这个工具，就是说，跪在地上，诚心诚意对天祷告，开始等待着灵魂有所改善。我们那里有一个名叫格隆季的修士，是一位饱学的人，各种各样的书报他都有。一次他给了我一本《圣吉洪·扎顿斯基行传》给我读。每次走过我在地窖，他总要从衣服里拿出一张报纸扔给我。

“‘读吧，’他说，‘看看有没有用处；反正没事，总可以解解闷吧。’

“这样，在等待我那不可能实现的祈求时，我便开始以读书看报作消遣。把盐磨碎碾细，干完了指定的工作，我就开始读书，通常都是先读《圣吉洪行传》。当我读到圣使徒彼得和保罗陪着圣母到僧房去看他时，这个侍奉上帝的圣徒

求圣母延长人间的和平，可是圣使徒保罗回答的隐语是说明什么时候和平就终止了，他大声说：‘如果人人都说和平并且说个不休，那么毁灭一切的灾难就会突然落到他们的头上来。’我把这位圣使徒的话思索了好久，起初我怎么也不明白：这话究竟有什么启示呢？后来我把报纸看多了，只见我们这儿和其他地方的人们到处都在谈什么普遍的和平，这样我的祈求获得了结果。我突然明白上面那条启示的意义了：如果人人都说和平，那么毁灭一切的灾难就会突然降临。我为我们俄国人民十分担忧，我开始祷告。只要有人来到地窖，我就含着眼泪劝他说，请为了皇上祈求打败我们的一切仇敌，因为毁灭一切的灾难离开我们近了。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多得象泉水……我老是为了祖国哭个不停。有人向院长禀报说，我们的伊斯梅尔老是在地窖里痛哭，预言说要发生战争了。院长吩咐把我搬到菜园的一间空木屋去，并在那里挂上《幸福的沉默》，上面画着救世主，象天使似的长着翅膀，不过这位圣主并没有戴荆冠，而是把双手静静地放在胸前。他还命令我每天要向这圣像朝拜，直到那个胡说八道的精灵离开我为止。我就这样被关在小木屋里同圣像在一起，一直蹲到春天，天天向《幸福的沉默》祷告。可是我只要见到人，那个精灵就会在我心中活动起来，我也就会开口说话了。院长派了一个医生来给我诊治，看看我的头脑是否正常。医生在我的小木屋里坐了很久，听我讲述身世，就象你们现在听到的一样，他啐了一口说：

“‘哎哟，老弟，你这个人好比一只小铜鼓，怎么打也打

不破！’

“我说：

“‘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这样吧。’医生听了我说的话，便去告诉院长说：

“‘我断定不了他究竟怎么回事：干脆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呢，还是神经不正常，或者真正是个先知。这得由您来定了，我实在无能为力，我的意见是这样：把他放出去，到遥远的地方去跑跑，也许他能在什么地方待下来。’

“这样，他们就放了我，我现在要到索洛夫基修道院^①去见佐西姆和萨瓦季两位神父，祈求他们的祝福。我到过好多地方，就是他们两位还没见过，我一定要在死以前跪拜在他们面前。”

“干吗‘在死以前’呢？你有病吗？”

“不，没有病，只是因为很快要有战争了。”

“对不起，您干吗又要说有战争呢？”

“就是要嘛。”

“那么说，《幸福的沉默》对你并没有什么帮助？”

“我也说不上，我尽力而为，不去说，可是那精灵总是占上风。”

“它怎么啦？”

“老是在你耳边说：‘从军去’。”

“难道您自己也想去战斗吗？”

^① 这是白海索洛维茨岛上的一个修道院，创建于一四三六年。

“那怎么着？当然如此：为了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那您穿着这套修士服装怎么去打仗呢？”

“不，到那时候我就脱掉法衣，穿上军装。”

说了这话，受尽魔难的流浪者似乎感觉到那喜欢说话的精灵又在他心中蠢蠢欲动了，他开始静思，不再说话，我们这些听众也没有一个冒失地再向他提出新的问题来打扰他。是啊，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呢？他以往的经历已经由他敞开纯朴的心胸爽直地讲过了，他的预言暂时就由在智者面前绝口不谈自己的经历、而有时倒向黄口小儿倾诉的人保留着吧。

(1873)

陈燕宇 译

左 撇 子

(关于图拉城的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

第 一 章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开完了维也纳会议^①之后，很想在欧洲游历一番，到各国去看看希奇美妙的东西。他游遍了所有的欧洲国家，由于他秉性温和，到处和各种各样的人毫无拘束地谈话，人家总是想方设法使他惊奇，令他景仰，但是，皇帝手下那个顿河哥萨克人普拉托夫^②却总是怂恿皇帝回国，因为他不喜欢这种倾向，同时也惦念着自己的家务。只要普拉托夫发现皇帝对某一件外国东西非常感兴趣，而随臣们都默不作声，那么他立刻就会说：“其实，我们国内的也不比这差。”然后把话题扯到别处去。

英国人知道了这一点，就在皇帝到来之前设下种种圈套，以使用异国情调迷住他，使他忘却俄国的东西。在许多

① 指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俄、英、奥、普等国君主和大臣举行的会议（1814—1815）。

② 普拉托夫伯爵，顿河哥萨克军长官，对拿破仑战争（1812—1815）中的著名英雄。

场合中，特别是在盛大的集会上，利用普拉托夫不能随意说法国话这一点，英国人达到了目的。普拉托夫对于讲法国话这件事并不在意，因为他是个有妻室的人，用法国话交谈在他看来是不值得去费心思的区区小事。当英国人邀请皇帝去参观他们的兵器库、兵工厂和肥皂厂，为了显示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比我们的强并且以此夸耀的时候，普拉托夫心里想：

“够啦。我一直忍耐到今天，往后可就不行了。不管我会不会讲法国话，我决不出卖自己人。”

他刚想到这里，皇帝就对他说：

“好吧，明天我和你去看他们的兵器陈列馆。只要你看一看那些精美的东西，你就不会再反对人家说，我们俄国人虽然地位高，可一样也不成啊。”

普拉托夫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把他的鹰钩鼻子埋在毛茸茸的毡斗篷里，回到住处以后，就叫勤务兵从地窖里拿来一壶高加索基兹利亚尔城制造的伏特加酒，一口气喝了一大杯，向旅行用的折叠式圣像作了祷告，盖上斗篷，接着就鼾声大作，竟使整幢房子里的英国人都不能安睡。

他想——清晨打主意要比夜晚来得高明。

第二章

第二天皇帝和普拉托夫去参观兵器陈列馆。皇帝没有带别的俄国人，因为人家只给了他一辆双座马车。

他们走进一座宏大的建筑物里——大门宽得难以形容，走廊没有个完，房间一个接一个，最后，在一间主要的大厅里有各种各样的巨型半身塑像，正当中，在华盖一样的天棚底下立着一尊阿波罗^①像。

皇帝打量着普拉托夫，看看他是否十分惊讶，他在望什么。然而普拉托夫却垂着眼睛走路，只知卷弄他的胡须，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似的。

英国人立刻把各种新奇的东西指给他们看，并且向他们讲解，这些物品怎样用于军事目的：海军用的风雨表，步兵用的驼毛大衣，骑兵用的涂着树胶的雨衣。皇帝很喜欢看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玩意儿都非常好，而普拉托夫却不动声色，对他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

皇帝说：

“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无动于衷？难道这里就没有一点使你感到惊奇的东西？”

普拉托夫回答说：

“这儿只有一点使我感到惊奇，我们的顿河好汉们没有这些玩意儿也能打仗，并且把拿破仑的军队赶跑了。”

皇帝说：

“这是偏见。”

普拉托夫回答说：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岂敢争辩，我应当闭

^①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也是人类的庇护神。

上嘴。”

英国人听见皇帝和普拉托夫的这一番话，立刻把他引到阿波罗的巨像跟前，从阿波罗的一只手里拿下来一支莫谛麦式毛瑟枪，从另外一只手里拿下一支手枪。

“喏，”英国人说，“请看我们的生产能力。”于是把毛瑟枪递过去。

皇帝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支莫谛麦式毛瑟枪，因为在他的皇村^①里有这样的枪。后来，他们又递给他那支手枪，并且说：

“这支手枪的造法没有人知道，而且无法模仿。这是我们一位海军上将在卡拉布里亚^②，从一个强盗头目的腰带上拔下来的。”

皇帝望了望这手枪，心里喜爱极了。

他赞叹不止。

“哎呀呀，”皇帝说，“怎么这样……怎么能够造得这么精巧！”于是他向普拉托夫转过身去，用俄国话对他说：“如果在俄国我能有这样一个工匠，我一定会感到非常幸福和骄傲，我要叫这个工匠立刻成为贵族。”

普拉托夫一面听着这些话，一面把右手伸到宽大的裤袋里，掏出了一个枪械的起子。英国人说：“这是扭不开的。”然而他不予理睬，仍旧挖弄那个枪机。扭了一下，再扭一下，枪机就拿下来了。普拉托夫把扳机指给皇帝看，恰巧就

① 皇村在彼得堡郊外。

② 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西南部的一个半岛。

在弯曲的地方，刻着一行俄国字：“图拉城伊万·莫斯克文造。”

英国人大为惊愕，互相碰着胳膊说：

“嘿，我们可输啦！”

这时皇帝闷闷不乐地对普拉托夫说：

“你何必使他们这样难堪，现在我非常可怜他们。我们走吧。”

他们又乘着那辆双座马车走了，当天皇帝出席了舞会，而普拉托夫呢，他用一个更大的杯子，又一口气喝了一大杯基兹利亚尔的伏特加酒，随后就象个哥萨克似的呼呼大睡起来。

他一方面感到高兴，因为他叫英国人出了丑，而让图拉城的工匠露了脸，另一方面又有点遗憾：皇帝在这种情形下何必去可怜英国人啊！

“皇帝为什么事不痛快？”普拉托夫想，“我真不明白！”他这么想着，从床上爬起来两次，在胸前画十字，喝伏特加酒，直折腾到勉强睡熟。

英国人这天晚上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正当皇帝在舞会上玩得高兴的时候，他们又暗地给皇帝安排了一种新奇的玩意儿，那是普拉托夫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 三 章

第二天早晨，当普拉托夫向皇帝请安的时候，皇帝对

他说：

“让他们马上备好双座马车，我们一起去参观新的陈列馆。”

普拉托夫竟斗胆回禀皇帝，莫非外国的产品还没看够吗，最好还是准备回俄国去吧。可是皇帝说：

“不，我还想看看别的新鲜玩意儿；他们向我夸口说，他们在制造头等砂糖。”

他们乘车去了。

英国人把他们的各种头等砂糖都拿给皇帝看，普拉托夫看着看着，忽然说：

“请把贵国工厂出的‘莫尔沃’^①砂糖拿给我们看看吧！”

英国人不知道“莫尔沃”是什么东西。他们交头接耳了一阵，互相使眼色，一再念着：“莫尔沃，莫尔沃”，但不明白我们熬的究竟是什么糖，应当承认，他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糖，却没有“莫尔沃”。

普拉托夫说：

“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啦。请到我们那儿去吧，我们请你们喝茶，搁点博布林斯基工厂制造的真正的‘莫尔沃’糖吧。”

皇帝拉了拉他的袖子，轻声说：

“请别破坏我的政治。”

① 莫尔沃是彼得堡一家糖厂创办人的姓氏。

于是英国人请皇帝参观最后一个陈列馆，那儿搜集了世界各地的各种矿石和纤毛虫，——从最大的埃及金字塔起，直到肉眼看不见的、藏在皮下、却在皮肉之间咬人的跳蚤。

皇帝乘车去了。

他们观看了金字塔和各种标本模型便走了出来，这时普拉托夫心里想：

“啊，谢天谢地，一切都顺利：皇帝对任何东西都没感到惊奇。”

等到他们走进最后一间陈列室，只见那儿站着几个英国工人，他们穿着坎肩儿，围着围裙，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皇帝立刻惊讶起来，怎么给他送上一个空盘子啊。

“这是什么意思？”皇帝问，而英国的工人们回答说：

“这是我们献给陛下的微薄礼物。”

“这是什么呀？”

“啊，”工人们说，“您看见这尘屑了吗？”

皇帝看了一眼，果然看见那银托盘上有一粒非常微小的尘屑。

工人们说：

“请您用指头蘸上点唾沫，把它拿到手掌上来吧。”

“这点尘屑对我有什么用处啊？”

“这不是尘屑，是纤毛虫。”工人们回答。

“活的吗？”

“不是，”工人们说，“不是活的，而是我们用英国纯钢锻成的一个跳蚤，里边有机关和弹簧。请您用小钥匙转一转，它马上就会跳起舞来。”

皇帝对这东西很感兴趣，于是问道：

“钥匙在哪儿？”

英国人说：

“钥匙就在您的眼前。”

皇帝说：“我怎么看不见呢？”

“因为这需要用显微镜看。”他们回答。

皇帝拿起递给他的显微镜，看见托盘上跳蚤旁边果然有一把小钥匙。

“请您把它拿起来吧，”工人们说，“它肚子上有个发条孔，您把钥匙插进去转七转，它就开始跳舞啦。”

皇帝费了好大的劲才拿起那把小钥匙，好不容易把它撮住，然后又用另外一只手撮起小跳蚤；他刚刚把钥匙插进去，就觉得那跳蚤的触角在动，接着它的小脚爪也伸开来，最后忽然一跳，先向上蹦一下，又向两边各跳两下，这样反复三次，于是就跳了整整一组四对方舞。

皇帝立刻吩咐给英国人一百万，无论他们要什么样的钱都行，——银币也可以，小钞票也可以。

英国人请求付给他们银币，因为他们不了解纸币的用处；然后他们立刻又要了一个花招儿：他们献上了跳蚤，却没有拿来装跳蚤的套子；既然没有套子，跳蚤也罢，钥匙也罢，都保存不了，因为很容易遗失，会混在垃圾里被人丢出

去。他们用来装跳蚤的套子是一整块磨成胡桃形的钻石，中间给跳蚤琢了一个藏身之处。他们没有把这套子献上，因为据说那是官家的东西，而他们对待官家的东西很严格，即使你是皇帝，也不能奉送。

普拉托夫非常生气，他说：

“干吗要耍这样的花招啊！礼也献了，一百万也拿到手了，还嫌不够！套子嘛，”他说，“总是随着东西的呀。”

但是皇帝说：

“别说啦，这不干你的事，别破坏我的政治。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接着又问：“那个装跳蚤的胡桃要多少钱？”

英国人把这东西定价为五千。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说：“付款吧。”然后亲自把跳蚤连同钥匙一齐放进胡桃里，还怕丢了胡桃，再把胡桃放进自己的金鼻烟壶里，并且命人把鼻烟壶搁到他的旅行用小匣子里面，这个小匣子整个是用珠母和鲸鱼骨镶嵌的。皇帝彬彬有礼地让英国师傅们回去了，并且对他们说：

“你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工匠，我那些工匠跟你们比起来简直什么也不会。”

这番话他们听了很满意，普拉托夫无法和皇帝顶撞。他只是不言不语地拿起那个显微镜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因为，他说，“显微镜是随着这件东西的，何况你们从我们这儿捞去的钱太多啦。”

皇帝一直到回国也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不久就回国了，因为军务弄得皇帝患上了忧郁症，他想在塔干罗格城费多

特神父^①那儿作一次忏悔。在路上他和普拉托夫很少有过什么畅谈，因为他们的想法完全不同：皇帝认为英国人在技艺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而普拉托夫却觉得，我们的人无论把什么样的东西看上一眼，就都能够做出来，只不过训练无方罢了。他向皇帝指出，英国师傅们无论干什么都有另外一套生活、学术和饮食方面的制度，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十全十美的条件，因此就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皇帝不愿意长时间听他说这些，普拉托夫也看出来了，就不再勉强。他们一路沉默不语，不过普拉托夫每到一个驿站都下车来，为了消除心中的烦闷，喝上一大杯伏特加酒，吃点咸面包，点起他那支用树根做的一下子可以装进一磅茹科夫牌烟草的大烟袋，然后再回到车上，同皇帝并肩坐着，一言不发。皇帝往这一面望，普拉托夫却把长烟袋伸出另一面窗外，迎着风抽他的烟。他们就这样回到彼得堡，皇帝到费多特神父那儿去则根本没有带他。

“你不适合参加宗教谈话，”皇帝说，“而且你抽烟抽得太厉害，我的脑袋都给你的烟熏黑了。”

普拉托夫一肚子委屈地留下来，他只好回家去，躺在他那张可怜的沙发榻上，不停地抽茹科夫牌烟草。

① “费多特神父”并非凭空臆造的人物：俄皇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逝世前曾经在塔干罗格的神父阿列克谢·费多特一切霍夫斯基那里作过忏悔。后来那神父便自称“接受皇帝陛下忏悔的神父”，并且总喜欢把这个纯属偶然的事情拿出来当众夸耀。这个费多特一切霍夫斯基，显然就是传说中的“费多特神父”。——作者注。

第 四 章

这个用英国青钢制成的奇怪的跳蚤，藏在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那鲸鱼骨镶嵌的小匣里，一直到他在塔干罗格临终的时候，才交给费多特神父，要他等皇后心境平复以后再转交给她。伊丽沙白·阿列克谢耶夫娜皇后看了看跳蚤的跳动，不禁哑然失笑，但是她并没有去玩赏它。

“我现在居孀，”她说，“什么好玩的东西都不会动我的心。”她回到彼得堡以后，便把这个希奇玩意儿，连同其他所有的珍宝，都遗赠给新君主了。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皇帝开头对跳蚤也没有怎么注意，因为在他登基的时候发生了暴乱^①，但是后来，有一次他把他哥哥给他留下的小匣子打开来看，从那儿取出一个鼻烟壶，从鼻烟壶里又取出钻石胡桃，然后在胡桃里发现了钢跳蚤，因为已经好久没上过弦了，所以它没有动作，好象僵硬了似的，安静地待在那儿。

皇帝看了一眼，惊讶地说：

“这么个破玩意儿，我哥哥为什么这样精心地收藏着啊！”

内侍们要把它扔出去，但是皇帝说：

“慢着，这玩意儿一定有什么道理。”

他们从阿尼奇科夫桥对面的一家药店里请来一位用最

^① 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小的天平称毒药的药剂师，把这玩意儿给他看了。药剂师立刻拿起跳蚤，放在舌头上，接着说：“我觉得凉凉的，象是一种坚硬的金属。”随后又用牙齿轻轻地咬了一下，说：

“不管你们怎么讲，这可不是真的跳蚤，而是纤毛虫，它是用金属做的；这手艺呢，也不是我们俄国的。”

皇帝吩咐立刻调查：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究竟有什么道理？

大家急忙去翻阅案卷和文件，但是什么材料也没有发现。于是又去四处打听，结果谁都不知道。幸好顿河哥萨克人普拉托夫还活着，并且仍然躺在他那张可怜的沙发榻上抽烟。他听说皇宫里乱作一团，立刻从沙发榻上爬起来，扔掉烟袋，戴上所有的勋章去见皇帝。皇帝说：

“你这个刚强的老头儿，对我有什么要求？”

普拉托夫回答说：

“陛下，我自己没有任何要求，因为我可以随意吃喝，一切我都满意。我来，是对宫里找到的那个纤毛虫有所报告。这东西，”他继续说，“是这么一回事，经过情形是我在英国亲眼看见的，它旁边有一把小钥匙，而我还保存着他们那架显微镜，通过显微镜可以看见钥匙，把这钥匙插进纤毛虫的肚子里就可以上弦，然后那纤毛虫就会在任何地方蹦跳起来，并且往左右两边跳花样。”

弦上好了，纤毛虫就跳跃起来，普拉托夫说：

“陛下，这东西的确做得非常精细而且有趣，不过我们不当光是拍案叫绝，还要把它拿给图拉城或者谢斯捷尔

别克城(当时‘谢斯特洛雷茨克’还叫做‘谢斯捷尔别克’)那些俄国工匠过目,看看我国的师傅们能不能做得更好,不让英国人再占俄国人的上风。”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皇帝一向对自己的俄国臣民非常有信心,并且不喜欢向任何一个外国人让步,于是他回答普拉托夫说:

“你这个刚强的老头儿说得很对,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现在我的国事繁忙,反正也用不着这个小盒儿,你把它拿走,再不要躺在你那张可怜的沙发榻上啦!你到静静的顿河去,和我的顿河百姓们谈谈家常,问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对皇帝是否忠诚,以及他们喜欢什么。你路过图拉城的时候,把这个纤毛虫拿给我的图拉工匠们看看,让他们开动脑筋琢磨琢磨这东西。用我的名义告诉他们,我哥哥曾经对这东西表示惊奇赞赏,并且对制造了这个纤毛虫的外国人大为夸奖,但是我指望着自己人,我相信他们并不比任何人差。他们不会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一定会做出点什么来的。”

第 五 章

普拉托夫拿走了钢跳蚤,他经过图拉城到顿河去的时候,就把跳蚤拿给图拉城的兵器制造匠们看了,并且把皇帝的话也传达给他们,然后问道: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正教教徒们?”

兵器制造匠们回答说：

“老爷，皇上的厚意我们体会到了，而且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指望着自己人。但是这一回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下子还说不出来，因为英国这个民族也不笨，甚至还相当机灵，他们的手艺很简单呢。要想对付他们，”兵器制造匠们说，“必须好好考虑考虑，还得靠上帝保佑。如果你老，象我们皇上一样，也信任我们，那么你就回静静的顿河去，把这个跳蚤原封不动装进套子和皇帝的金鼻烟壶里留给我们吧。你到顿河去游逛游逛，把你为祖国受的伤养一养，等你转回来路过图拉城的时候，你就停一停，派人到我们这儿来取：到那个时候，靠上帝保佑，我们会想出点什么来的。”

普拉托夫不大满意的是，图拉的工匠们要求这么长的时间，可又没有明说：到底他们打算做个什么东西出来。他左问右问，用各种方式，拿出顿河人的机灵劲儿跟他们谈来谈去。然而图拉的工匠们在机智方面一点都不亚于他，因为他们马上就有了一个主意，也并不指望普拉托夫相信他们，而是想，干脆在这个大胆的设想成为现实之后再交出来就是了。

他们说：

“连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我们能弄出个什么来，只能依靠上帝，也许皇上夸奖我们的话不会叫我们没脸见人。”

普拉托夫跟图拉的工匠们就这样互相斗心眼儿。

普拉托夫斗来斗去，到底看出他斗不过图拉人，便把装着纤毛虫的鼻烟壶交给了他们，并且说：

“好吧，没有别的办法，算啦，”他说，“就照你们的意思办吧。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嗯，没有别的办法，我相信你们。不过千万要注意，可别偷偷换掉钻石套，也别弄坏了这个精巧的英国玩意儿，在你们手里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我来去都很快：用不了两个星期，我就从静静的顿河转回彼得堡去，到那时候，一定得让我有东西给皇帝看。”

兵器制造匠们叫他完全放心了。

“精巧的玩意儿，”他们说，“我们不会弄坏，钻石套也不会掉换，两星期的时间我们也够啦。等你转回来的时候，包你会有叫皇帝陛下满意的东西。”

然而，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还是没有讲出来。

第 六 章

普拉托夫离开了图拉城，三个手艺最巧的兵器制造匠当中有一个是斜眼的左撇子，他面颊上有一块胎记，而鬓角边的毛发在他当学徒的时候就给揪掉了。他们三个辞别了伙伴和家人，对谁都没有说什么，拿起旅行袋，放了些吃的东西，便从城里消失了。

只见他们不是朝莫斯科关卡那个方向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朝基辅那边走，有些人就以为他们是到基辅去朝拜在那里长眠的圣徒，或者找哪位活着的圣人商量商量——在基辅这样的圣人多得不得了。

然而，这种想法仅仅接近于事实，但还不是事实。无论

时间也好，距离也好，都不允许图拉的工匠们在三个星期内徒步到达基辅，况且还得及时做出一件使英国民族大丢其脸的东西。他们最好还是到莫斯科去祈祷，路途只有一百八十俄里，而且那儿也有不少长眠的圣徒。如果朝另一个方向走，到奥廖尔去，也是一百八十俄里，而且从奥廖尔到基辅还得走上足足五百俄里。这样的路程你别想很快走完，即使走完了，你也不会很快休息过来——很长时间内脚都会发软，手还要打颤呢。

另外有些人甚至以为，师傅们在普拉托夫面前夸下了海口，过后仔细一想，反倒胆怯起来，现在就干脆溜掉，同时把皇帝的金鼻烟壶，钻石套，连同那个给他们增添了许多麻烦的英国钢跳蚤通通带走了。

然而这种设想也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这样去说俄罗斯民族正寄予厚望的那些精工巧匠们也是不应该的。

第七章

图拉人是聪明人，他们精通五金制造业，在宗教方面也是第一流的行家。他们不但在祖国大有名声，他们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圣阿丰山^①。他们不但是唱圣诗的花腔能手，而且还懂得怎样画一幅以“晚祷钟声”为题的宗教画。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愿意更多地侍奉上帝，去当教士，那么这种人

^① 即阿索斯山，在希腊的一个半岛上，其上多修道院，有俄国修道院在内。

就会成为修道院的管家好手而名扬四方，从他们当中还能选出最能干的募化人。在圣阿丰山，大家都知道图拉人是最有用处的人，如果没有他们，那么俄国的穷乡僻壤或许就不会见到遥远的东方的许多圣物，而阿丰山也不会从俄国人的慷慨和虔信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奉献了。现在“阿丰山的图拉人”在我们国内到处运送圣物，而且很善于募化，甚至在没有什么可募化的地方，他们也能弄到一些。图拉人虔诚奉教，并且是宗教事业的伟大实践家，因此那三个答应要支持普拉托夫和整个俄罗斯的匠人并没有做错，他们没有走向莫斯科，而是往南去了。他们根本不是去基辅，而是去姆岑斯克（奥廖尔省的一个县城），那儿立着一尊古老的圣尼古拉石像，这石像是在很古很古的时候，放在一个大石头十字架上，沿着祖沙河^①漂运来的。这个神态“威严而可怕”的圣像是利基亚^②米拉城的大主教，有“真人那样高”，浑身披着镀金镀银的衣裳，而颜面发黑，一只手托着圣殿，另一只手握着宝剑——“武力征服”。就在这“征服”中包含着事物的本义：圣尼古拉本是商务和军事的庇护者，而“姆岑斯克的尼古拉”尤其如此；所以图拉的工匠们就去向他朝拜。他们先在圣像前做一番祷告，随后又在石头十字架前做一番祷告，最后才在深夜回到家来。他们对谁都不说什么，把这件事情当做绝大的秘密。他们三个人聚集在左撇子的小屋子里，插上门，闔上百叶窗，点起尼古拉圣像前的

① 祖沙河是奥卡河的支流，经过姆岑斯克城。

② 利基亚是古代小亚细亚的一个国家。

油灯，便开始工作了。

他们在屋里待了一天，两天，三天，哪儿也没有去，整天丁当丁当地锤。他们在煅打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大家都想知道，可是谁也探听不出什么，因为干活的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露面。形形色色的人装出各种姿态来敲这所小房子的门——讨个火啦，要点盐啦，但这三个手艺人，不管人家有什么请求，都不给开门，甚至连他们吃些什么，也无从知道。有人试着用隔壁着火了这一类话来吓唬他们，心想他们也许会给吓得跳出来，并且说出他们在煅打什么，结果什么办法都治不了这三个精明的工匠。有一次单单左撇子探头出来喊道：

“着你们的火去吧，我们没有工夫管。”接着就把他的秃头缩了回去，关上百叶窗，又干自己的事去了。

只有透过一些小洞洞，才看得见屋里亮着一盏灯，听得见细小的锤子在声音响亮的铁砧上敲打。

总而言之，这事从头至尾严守着秘密，什么都探问不出来，直到哥萨克人普拉托夫从静静的顿河转回来，要去见皇帝的时候。这期间，匠人们跟谁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谈过话。

第 八 章

普拉托夫乘马车跑得非常快，气派也很隆重：他自己坐

在四轮轿车里，而车夫台上，在车夫左右两边，坐着两个哥萨克传令兵，他们用鞭子狠狠地抽打车夫，要他一路驱车快跑。如果哪个哥萨克兵打起盹儿来，普拉托夫就亲自从车子里伸出脚来踢他，于是车子就跑得更加快了。这种驱策的办法很有效，以至在任何一个驿站上都无法把马勒住，总是要超过应当停下的地方一百来步。这时候哥萨克又得叫车夫往后退，退回到驿站上来。

他们就这样来到图拉城，这回也是越过了莫斯科方向的关卡一百多步，后来哥萨克就用鞭子驱使车夫往后退，这才在驿站的阶前停下来换马。普拉托夫没有下车，只吩咐一个传令兵火速把留下跳蚤的匠人们叫来。

一个传令兵跑去叫匠人们火速前来，并且交出那件应当使英国人丢脸的东西。这个传令兵还没有跑多远，普拉托夫又接二连三地派遣别的传令兵前去催促。

所有的传令兵都派光了，他又从看热闹的老百姓中派人前去，甚至自己也忍不住把两只脚往车外伸，急得想要亲自跑去，连牙齿都在格格地响——他觉得这些人的动作都不够快。

想当年，什么事情都要求做得非常准确，非常迅速，为了俄罗斯的利益不能糟蹋一分钟。

第九章

做着这件希奇事的图拉匠人眼看就要完工了，传令兵

们气喘吁吁地跑到他们这里来，而看热闹的老百姓根本还没有跑到，因为他们不习惯跑步，还在半路上两条腿就象脱了臼似的，使他们摔倒在地。再说他们也害怕看见普拉托夫那副样子，连忙溜回家去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传令兵们一跑到就大声喊叫。他们看到工匠不开门，立刻毫不客气地要拔百叶窗的栓棍。然而这些栓棍坚实得很，一点也拔不动，他们便去拉门，但是里面顶着一根橡木门。于是传令兵们从街上抬来一根圆木，象救火似的用它去撞这小屋的屋檐，整个屋顶便立刻给掀掉了。屋顶虽然给掀掉了，传令兵们自己却也跌了一跤，因为工匠们不停地紧张做活，竟将这所窄小的木房弄得汗气腾腾，以至一个习惯于新鲜空气的人连一口气也透不过来。

派来的人喊道：

“你们这帮混蛋搞些什么，竟敢弄得这样汗气熏人！你们大概不想活啦！”

匠人们回答：

“我们现在正钉最后一个钉子，钉好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做的东西拿出来。”

派来的人说：

“到那个时候，他早把我们活活吃掉，连尸骨也不剩了。”

可是匠人们回答说：

“他来不及把你们吞下去，因为趁你们在这儿讲话的工夫，我们已经钉好这最后一个钉子了。赶快跑去告诉他，我

们马上就拿来。”

传令兵们跑回去了，但是并不相信：他们以为匠人们骗他们，所以一面跑一面回头张望。但是匠人们果然跟在他们后面走来，并且因为走得很匆忙，还没有来得及象谒见大人物那样穿戴整齐，而是一面走一面扣着大袍的纽扣。他们当中的两个人手上什么也没有拿，第三个人，那左撇子，却拿着一个套着绿呢套子、里面装有英国钢跳蚤的皇上的小匣子。

第 十 章

传令兵们跑到普拉托夫跟前来说：

“他们都到啦！”

普拉托夫立刻对匠人们说：

“做好了吗？”

“都做好啦。”他们回答。

“拿过来吧。”

他们把东西递上去了。

马已经套好，车夫和前导马御手都在自己的位子上。两个哥萨克兵立刻在车夫的两边坐下来，他们举起鞭子在车夫的头上挥了一下，然后把它擎在手中。

普拉托夫揭去绿呢套子，打开小匣，把包在棉花里的金鼻烟壶拿出来，又从鼻烟壶里取出钻石胡桃，于是看见：英国跳蚤照原样放在那儿，除此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普拉托夫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打算做出来叫皇上高兴的东西在哪儿呀？”

兵器制造匠们回答说：

“我们做的东西就在这儿。”

普拉托夫问：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兵器制造匠们回答说：

“何必说明呢？全都在您眼下，您仔细瞧瞧吧。”

普拉托夫耸了耸肩膀，喊道：

“跳蚤的钥匙在哪儿？”

“也在这儿，”他们回答说。“跳蚤在哪儿，钥匙就在哪儿，都在一个胡桃套子里。”

普拉托夫就要去拿钥匙，但是他的指头既短又粗，任他抓了又抓，而跳蚤也罢，用来上它肚皮里的发条的那把小钥匙也罢，却怎么也抓不上手，于是他震怒了，并且用哥萨克人的话咒骂起来。

他喊道：

“你们这些下贱货，不但什么都没有做出来，看吧，反倒把整个东西给弄坏了！我砍掉你们的脑袋！”

而图拉的匠人们回答他说：

“您可别这样平白无故欺负我们，虽说我们对您，皇上派来的使臣，应当忍气吞声，不过您既然怀疑我们，认为我们会欺骗皇帝陛下，我们现在不能把我们做的东西的秘密

告诉您，请您带给皇上，他会知道：我们是他的什么样的臣民，他会不会因为我们而丢脸。”

普拉托夫喊道：

“哼，你们这些下贱货在扯谎，我不能就这样让你们走，你们中间得有一个人跟我到彼得堡去，到那儿我再审问，究竟你们搞的什么鬼把戏。”

普拉托夫说着便伸出手来，用既短又粗的指头抓住斜眼的左撇子的衣领，把他的纽扣全都扯掉了，然后把他拖到车上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脚边。

“你就象条卷毛狗似的在这儿一直坐到彼得堡吧，”他说，“你要对你们那伙人负责。”他又向传令兵们说：“你们现在开车吧！可别打盹儿，后天我就得到彼得堡见皇帝。”

匠人们只敢替自己的伙伴向他说上一句话：您怎么不预备一份证件就把他带走呢？他以后可没办法回来啦！普拉托夫没有回答，只向他们伸出一个拳头——这个拳头很吓人，红红的，上面有许多刀伤，但好歹已经愈合了。他晃了晃拳头，说：“这就是给你们们的证件！”接着又对哥萨克兵说：

“赶车吧，小伙子们！”

哥萨克兵、马夫和马匹一下子就都动起来，飞也似地把没有证件的左撇子带走了，正如普拉托夫所命令的那样，过了一天便来到皇宫前面，而马车又向前跃进了好多步，过了皇宫前的圆柱。

普拉托夫站起身来，把勋章一一佩戴好，去谒见皇帝，

并且吩咐哥萨克传令兵在皇宫的大门前看守着斜眼的左撇子。

第十一章

普拉托夫害怕面见皇帝，因为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皇帝是一个非常精细、记忆力极强的人，从不忘记什么。普拉托夫知道，皇帝一定要问到跳蚤的事。虽然他未曾怕过世界上任何敌人，然而这回他可胆怯了：他带着那只小匣子走进皇宫，偷偷地把它放在大厅的火炉后面。普拉托夫藏好了小匣子，便到办公室去谒见皇帝，连忙禀报，他和顿河的哥萨克们谈了些什么。他心里打着这样一个主意：先用这些吸引着皇帝，如果皇帝自己想起并且问到跳蚤，那么就必須拿出来，再向他回禀。万一他不提起，那么就不用作声。以后再吩咐宫廷的内侍把小匣子藏起来，图拉城的左撇子就长期关进古堡的牢房里，一直关到有必要叫他出来的时候。

可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皇帝什么也没有忘记，普拉托夫刚刚禀报完他和哥萨克人之间的谈话，皇上马上就问他：

“我那些图拉城的匠人们有办法对付英国的纤毛虫吗？”

普拉托夫便按他估计的那样回答了。

“陛下，”他说，“纤毛虫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把它带回来

了，但是图拉城的匠人们却做不出任何更希奇的东西。”

皇帝说：

“你是个刚强的老头儿，可你对我说的这种情况是不会有。”

普拉托夫为了使他相信，便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当他讲到图拉城的匠人们要他把跳蚤拿给皇帝看的时候，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拿来吧。我知道，我的匠人们不会欺骗我。一定是做出了料想不到的东西。”

第十二章

小匣子从火炉后面拿出来了，揭去了绿呢套子，打开了金鼻烟壶和钻石胡桃，放在胡桃里的那个跳蚤仍然和从前一模一样。

皇帝看了看，说：

“真可恶！”但是他对俄国匠人的信心并没有减少，于是命人把他的爱女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唤来，吩咐她说：

“你的手指头很细，你把小钥匙拿起来，赶快给这个纤毛虫肚子上的机关上弦吧。”

公主开始用小钥匙上弦，跳蚤的触须马上颤动起来，但是脚爪却不动，公主上满了弦，然而纤毛虫既没有直跳，也没有象从前那样向旁边跳花样。

普拉托夫气得脸发青，他大叫道：

“啊，这些狗娘养的！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那儿他们什么都不肯对我说。幸亏我把他们其中的一个笨蛋带来了。”

他说完这些话，便跑出大门去，一把抓住左撇子的头发甩来甩去，直甩得他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掉下来。当普拉托夫停手不打的时候，那个匠人顺了顺自己的头发说：

“我的头发在我作学徒的时候已经给扯掉不少了，现在我真不明白，有什么必要再扯一回？”

“就是因为，”普拉托夫说，“我指望着你们，并且托付了你们，但是你们却把这件希罕的东西弄坏了。”

左撇子回答说：

“你信得过我们，我们非常高兴；但是说到弄坏吗，我们什么也没有弄坏，请您用倍数最大的显微镜看看吧。”

普拉托夫便要跑回去向皇帝禀报显微镜的事，临走还吓唬左撇子说：

“我还得给你个厉害的。”

他命令传令兵们把左撇子的胳膊向后绑得更紧些，自己却登上台阶，一面喘气一面祷告：“托皇上的福，愿圣母多加保佑。”接着又念了一些必须念的词句。站在阶梯上的廷臣一个个都躲开他，心里想：这回普拉托夫倒霉了，马上会把他赶出宫去，——他们都受不了他的凶悍。

第十三章

普拉托夫把左撇子的话禀过皇帝，皇帝马上高兴地说：

“我知道，我的俄国臣民不会欺骗我。”于是吩咐用小垫子把显微镜托来。

显微镜立刻就递了上来，皇帝拿起跳蚤，把它放在镜片底下，先看跳蚤的背部，再看它的侧面，然后又看小肚子，——总而言之，把它翻来覆去看了一遍，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即便如此，皇帝也没失掉信心，只说了一句：

“马上把待在下面的兵器制造匠带到我这儿来。”

普拉托夫禀报说：

“得给他换件衣服，他还是来时那个样子，穿的实在不好看。”

皇帝却说：

“不要紧，就照他现在的样子带上来吧。”

普拉托夫说：

“好啦，你这个家伙自己到皇帝面前回话去吧。”

左撇子答道：

“没什么，我就去回话。”

他穿的是：一双破靴子，一只裤脚塞在靴筒里，另一只却在外面摇晃着，上衣也是破旧的，纽扣扣不上，都掉了，衣领也被扯碎了。不过这都不要紧，他并不觉得难为情。

“怎么办呢？”他心里想，“既然皇上需要见我，我就应

当去；如果说我没有证明文件，那不算我的错，我就说说事情的经过。”

左撇子进了皇宫，鞠了躬，皇帝立刻对他说：

“是怎么回事呀，老弟，我们左看右看，并且还放在显微镜下面看过，怎么一点儿希奇的东西也看不出来呀？”

左撇子答道：

“陛下，您是象那样看的吗？”

大臣们向他暗示，仿佛说，你不应该这样回话！然而他不懂得，按照宫廷的习惯应该怎样回话，是阿谀奉承，还是灵巧机智，所以就直说了。

皇帝说：

“不要给他乱出主意，他能够怎样回答，就让他怎样回答吧。”

接着立刻就对他说：

“我们是这样放的，”皇帝说着又把跳蚤放到显微镜底下。“你自己看看，什么也看不见啊。”

左撇子答道：

“陛下，象这样看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因为我们做的活儿比这东西的尺寸精密多啦。”

皇帝问他：

“那么应当怎样看？”

“应当，”他说，“只把它的一只小脚爪放在整个显微镜下面仔细看，并且要分别看它踩下去的一个个小脚跟。”

“这还了得，”皇帝说，“这真是太细小啦！”

“有什么办法啊，”左撇子答道，“如果我们做的活儿只能用这种办法看出来，那么大家才会感到惊奇呀。”

左撇子说完之后，人们便把跳蚤放在显微镜下面，皇帝刚刚往显微镜里看了一眼，马上就眉开眼笑，一把拉过左撇子来，也不管他衣冠不整，满身尘土，没有洗脸，就拥抱了他，吻了他，然后转身对所有的内侍说：

“你们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的俄国臣民是不会欺骗我的。请看吧：这帮鬼家伙给英国跳蚤钉上掌钉啦！”

第十四章

大家都走近前来观看：的确，那跳蚤所有的脚爪都钉上了真正的掌钉，左撇子又禀报说，这还不算希奇。他说：

“如果有更好的，能放大五百万倍的显微镜，那么您就能够看见，每个掌钉上还刻着匠人的名字：哪个俄国师傅钉了哪个掌钉。”

“你的名字这儿也有吧？”皇帝问。

“没有，”左撇子答道，“单单没有我的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做的东西比这些掌钉还要小：我打的是钉掌钉的小钉子，那种地方是任何显微镜也看不出来的。”

皇帝问：

“你们用来做这种希奇东西的显微镜在哪里呢？”

左撇子答道：

“我们都是穷人，所以没有显微镜，只能靠眼睛去瞄。”

这时，其他的内侍看见左撇子的事情大获成功，也开始去吻他，而普拉托夫给了他一百卢布，并且说：

“原谅我吧，老弟，我扯掉了你的头发。”

左撇子答道：

“不算什么，我们吃这种苦头不是第一遭啦。”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其实他也没有工夫同别人谈话，因为皇帝下令立刻把这个钉上了掌钉的纤毛虫放好，送回英国去，作为一种礼品，好让他们明白，我们对它并不感到希奇。皇帝又吩咐派一位通晓各国语言的特别信使送跳蚤去，叫左撇子跟在他身边，好亲自把这东西指给英国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们图拉城有怎样出色的工匠。

普拉托夫给他画了十字。

“愿上帝保佑你，”他说，“我要把自己家里的基兹利亚尔伏特加酒捎来给你路上喝。你既不要少喝，也不要多喝，要喝得恰如其分。”

他果然这样做了——把酒给捎去了。

基塞尔弗罗德伯爵^①则吩咐把左撇子带到图利亚科夫国民浴池去洗个澡，进理发店去剪个头，给他穿上一件礼服长衫，打扮成一个宫廷歌手的样子，叫他看上去也象有某种恩赐的官职。

^① 影射涅谢尔罗德伯爵，他曾经做过俄国外交大臣。

他就这样被装扮起来，临行人们给他灌了些茶和普拉托夫的酒，把他的腰带扎得紧紧的，免得肠子乱颤，然后带着他往伦敦去了。左撇子从此开始游历海外。

第十五章

信使带着左撇子走得非常快，从彼得堡到伦敦没有在任何地方停下来休息，只是每过一个驿站就替他把腰带再勒紧一扣，免得灌满稀汤的肠子晃荡起来。自从左撇子谒见了皇帝之后，就按照普拉托夫的吩咐，由官家向他敞开供酒，因此他什么都不吃，只用这份酒支撑着自己。在整个欧洲的旅途上他一直哼着俄国小曲，只是把迭唱的部分变成外国话：“唉嗨哟——塞，特列，若里。”^①

信使把他带到伦敦之后，立刻去见应当进见的人，并且送出小匣子，而左撇子却留在旅馆的客房里。他很快就觉得无聊起来，并且想吃点东西。他敲了敲门，向侍者指了指自己的嘴巴，侍者立刻把他领到餐厅里去。

左撇子在餐桌旁坐下了，可是他不会用英国话点菜。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先用手指敲敲桌子，接着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英国人猜到了他的意思，就给他端了菜来，但拿来的东西常常不是他需要的，而不合他口味的东西他是不吃的。给他端来的是英国人做的冒着火苗儿的“布丁”^②，他便说：

① 法语“这很好”，或“这很漂亮”。

② 此处指的是浇上甜酒，点然后送上桌来的甜菜。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能吃”，他就没有吃，于是英国人给他换了别的菜。他也不肯喝他们的烧酒，因为那酒是绿色的，仿佛掺了绿矾；他只挑选了最平常的一种，坐在凉爽的屋子里用小壶喝着，等待信使回来。

那些收了信使送上的跳蚤的人们，立刻把它放在最强的显微镜下面观看，而且马上给报纸写了一段，为了明天登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这位师傅本人，”他们说，“我们现在想见见。”

信使把他们引到旅馆的客房，随后又来到餐厅里，我们的左撇子已经有些醉意了，信使说：“就是他！”

英国人马上拍拍左撇子的肩膀，并且以平等的身份对待他，跟他握手。“朋友，”他们说，“你是位好师傅，以后我们再细谈，现在让我们为你的幸福干一杯吧。”

他们要了许多酒，给左撇子斟上了第一杯，但是他很客气，并没有第一个去喝，心想：也许你们会怀恨而下毒药吧。

“不行，”他说，“没有这个规矩，你们自己先尝吧。”

英国人当着他的面把所有的酒都尝过，这才给他斟上。他站了起来，用左手画了十字，并为大家的健康干了一杯。他们看见他用左手画十字，便问信使：

“他是怎么的——是路得教徒，还是新教徒？”

信使回答说：

“不，他既不是路得教徒，也不是新教徒，他信奉俄国教。”

“那么他为什么用左手画十字呢？”

信使说：

“他是个左撇子，什么都用左手做。”

英国人更为惊讶起来，开始给左撇子和信使灌酒。这样过去了整整三天，他们才说：“现在够了。”他们从虹吸瓶中倒出解酒药水来喝了，等到神智完全清醒了以后，便开始盘问左撇子：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算术懂得多少？

左撇子回答说：

“我们的学问很简单：只仗着《诗篇》^①和《详梦书》，算术嘛，我们一点也不懂。”

英国人互相看了一眼，说：

“这可真奇怪呀。”

左撇子回答他们：

“我们那儿到处都是这样。”

“那么，”他们问，“《详梦书》在俄国是怎样一本书呢？”

“是这样一本书，”他说，“如果在《诗篇》里大卫王不能清楚地把占卜的事告诉你，那么就用《详梦书》继续推测。”

他们说：

“这真遗憾，如果你们在算术方面哪怕能够晓得加法的四种规则^②，也比《详梦书》有用得多。到那时，你们就会想到，每一部机器里都有力的计算，否则你们虽然手很巧，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象纤毛虫这样一个小机件，它的力也计算得非常精确，它带不动那些掌钉。所以现在纤毛虫既不向

① 基督教《圣经》中的一卷书。

② 算术四则之误。

上蹦，也不跳舞了。”

左撇子表示同意。

“我们的学问不大，”他说，“这一点是不必争辩的，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祖国却无限忠诚。”

英国人对他说：

“留在我们这儿吧，我们会教给您很多知识，您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匠人。”

但左撇子对这一点并没有同意。

他说，“我家里还有父母。”

英国人就要给他的父母寄钱去，然而左撇子不肯要钱。

“我们，”他说，“一心一意爱自己的乡土，我爹已经老了，我妈也是个老太婆了，他们已经习惯由我陪着去教堂作礼拜。再说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下来也会感到非常寂寞，因为我还没娶亲呢。”

“您会习惯的，”他们说，“您入了我们的教，我们就给您娶妻。”

“这绝对不可能，”左撇子说。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回答说，“我们的俄罗斯教最正确，既然我们的祖宗都信这个教，我们后代当然也得照样信奉。”

“您还不知道我们的教呢，”英国人说，“我们也是归那个基督教，念的也是那本《圣经》。”

“《圣经》嘛，”左撇子说，“的确，大家的都一样，不过我

们的经书要比你们的厚些^①，我们的教也更完善些。”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

“在这方面，”他答道，“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什么样的？”

“比如，”他说，“我们既有显灵的圣像，又有散发出圣油香气的教堂圆顶和圣徒遗骨，而你们什么都没有，甚至除了礼拜天以外，任何特别的节日都没有。再说第二个原因——即使我跟英国姑娘按照教规结了婚，我也会觉得别扭的。”

“为什么呢？”他们问，“您不要小看呀，我们的妇女也穿得干干净净，并且会料理家务。”

左撇子却说：

“我不了解她们。”

英国人回答：

“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给您安排一次格郎代乌^②。”

左撇子害羞了。他说：

“干吗平白无故去欺侮那些姑娘呀！”他不敢同意。“格郎代乌，”他说，“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对我们不合适。万一我们家里，图拉城的人知道了这回事，我可就成了大笑话啦。”

英国人好奇地问道：

① 西方教会使用的《圣经》共包含六十六卷书，而东正教会使用的《圣经》却有包含七十七卷书（旧约部分多 11 卷）的。

② 法语“约会”的俄语变音。

“如果不用格郎代乌，那么，你们那儿为了选得中意该怎么办呢？”

左撇子对他们说明了我们的规矩。

“在我们那儿，”他说，“一个人要想对一个姑娘郑重表示自己的心意，他会拜托一个媒婆去说媒，等她提亲之后，就跟她一起彬彬有礼地到女家去公开地相亲，有女方的全体亲属在场。”

他们明白了，然而却回答说，他们这儿没有媒婆，也没有这种风俗，于是左撇子说：

“这就更好啦，因为要做这种事情，应当郑重表示自己的心意，既然我对外国人没有这种感情，那么又何必去欺侮那些姑娘们？”

英国人很喜欢他的这些议论，于是他们又拍着他的肩膀和膝头问道：

“我们只是出于好奇心，想要知道：您在我们的姑娘们身上发现哪些该指责的地方了，为什么您回避她们？”

这回左撇子可是跟他们实说了：

“我不想指责她们，我只不喜欢一点，就是她们穿的衣服总颤动，而且说不清她们穿的是什麼，有什么必要穿它：这儿来一样，底下又来一样，手上戴着跟袜子差不多的东西。再穿上天鹅绒斗篷，简直就象卷尾猴儿。”

英国人笑起来，并且说：

“这对您有什么妨碍呢？”

“妨碍是没有的，”左撇子答道，“只怕我望着她，等着她

把这些东西一件件脱下来的时候会觉得难为情。”

“难道你们的式样好些吗？”他们问。

“在图拉城，”左撇子说，“我们的式样挺朴素：所有的姑娘都穿花边衣服，连高贵的太太们也穿我们的花边。”

英国人也给他们的贵妇人介绍了左撇子，他们一面给左撇子倒茶，一面问：

“您为什么皱眉头？”

他回答说：“我们对太甜的东西不大习惯。”

英国人便按照俄国习惯给他糖块儿嚼着喝茶。

他们觉得这样更不好，但是左撇子却说：

“我们觉得这样吃味道要好些。”

英国人无论怎样也迷惑不住他，无法教他们对他们的生活眷恋，只能劝他在此短期作客，这期间他们要带他到各工厂去，把他们所有的技艺都指给他看。

“然后，”他们说，“我们用自己造的船送他，让他活着回彼得堡。”

他同意这样做。

第十六章

英国人把左撇子抓住不放，却把俄国信使送回俄国去了。信使虽然有官位，并且通晓各国语言，但是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他，而是左撇子，于是他们带领左撇子到各处去，让他看各种东西。他参观了他们所有的工厂：五金工厂和肥

皂厂，他对他们的经营办法非常喜欢，特别是工人的待遇。职工们总是吃得饱饱的，身上不是破烂衣裳，每个人都穿一件便于工作的带袖坎肩^①，脚登一双包着铁尖的厚皮靴，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至于把脚碰伤；干活的时候不作兴鞭答工人，而是教他们本事，让他们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每个工人面前都挂着一张乘法表，手边还有一块可以擦拭的小板；每当工匠要做一件活计的时候，他都要望着乘法表，核对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小板上写下这个，擦去那个，准确地计算；小板上用数字写了什么，做出来的就是什么。到过节的日子，他们就一对对地聚在一起，拿着手杖，摆出一副斯文高贵的神气到外面去游逛。

左撇子把他们的各种生活和各种工作都看过了，但是他最注意的东西却使英国人大为惊讶。他对于怎样制造新的枪械反倒不如对怎样保存旧的来得注意。只要是新枪械，他就从旁边走过去，虽然也夸赞几句，但是总说：

“这个我们也能做。”

而一旦他走到旧枪械跟前，他便把手指从枪口里伸进去摸摸筒壁，叹了一口气，说：

“这个可比我们的好多啦。”

英国人无论如何也猜不出左撇子发现了什么，而他却问道：

“能不能告诉我，”他说，“我们的将军们看过这东西

① 当时俄国男子穿的上装都比较长，只有背心比较短，老百姓觉得西服上装象带袖子的背心。

没有？”

他们告诉他：

“凡是来过这里的人，想必都是看过的。”

“他们是怎么样来的，”他问，“戴着手套，还是没有戴？”

“贵国的将军们，”他们说，“都是盛装，一向戴着手套；所以到这儿来也是这样的。”

左撇子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他忽然烦闷不安起来。他愁啊，愁啊，于是向英国人说：

“我对你们的一切款待表示真诚的感谢，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叫我非常满意，我要看的，也都看过了，现在我想快点回国去。”

再也留他不住了。让他走陆路是不行的，因为他什么外国话都不会；走水路也不大好，因为当时是秋季，有风暴。但是他却坚持说：放我走吧。

“我们看过风雨表，”他们说，“暴风雨就要来了，你会淹死的；这儿可不象你们的芬兰湾，这儿是真正的地中海。”

“死在哪儿都一样，”他说，“反正只有一次，这是上帝的意旨。我想快点回到祖国去的原因是，再不回去我就要得疯病啦。”

英国人没有强留他，而是让他吃得饱饱的，给他许多钱，还送他一只会报时的金表作纪念；又因他是晚秋时节上路，为了防备海风的寒气，送给他一件带风帽的呢绒外套。

英国人让他穿得暖暖和和，这才把他带到开往俄国的轮船上去。他们把左撇子象个老爷似的安置在船上最好的地方，但是他不喜欢跟大人先生们闷坐在船舱里，因为心里不踏实，于是走到甲板上去，在帆布棚下面坐下来，问道：

“我们的俄罗斯在哪儿呀？”

他所询问的那个英国人给他指了指那个方向，或者是朝那个方向晃了晃脑袋，他就把脸转到那边去，怀着急切的心情向祖国眺望。

轮船刚开出港湾驶入地中海的时候，他那颗向往俄罗斯的心已经激荡到无论如何不能平静下来的程度。波涛开始汹涌起来，但是左撇子仍然不肯下到舱里去——他就在帆布棚下面坐着，戴上风帽，一直向祖国了望着。

英国人多次来叫他到底下暖和的地方去，而他为了摆脱英国人的纠缠，甚至说起假话来。

“不必，”他答道，“我在外面倒好些；坐在舱里，一摇晃起来，我就要晕船啦。”

这样，除开必要的时候，他就一直没有到底下去，由于这一点，有个司帆长特别喜欢他。令我们的左撇子伤心的是，这个司帆长会讲俄国话。对于这个惯居陆地的俄国人竟然经得起这样的风浪，他表示惊讶不已。

“好汉，”他说，“俄国人！干一杯吧！”

左撇子干了一杯。

司帆长又说：

“再来一杯！”

左撇子又干了一杯，就这样喝了许多。

司帆长问他：

“你从我们国家里带走什么秘密？”

左撇子回答：

“这是我的事情。”

“既然如此，”司帆长说，“让我们打个英国赌吧。”

左撇子问：

“什么赌？”

“是这样的，不单独喝，大家要喝得一样多：这个人喝了，那个人也得喝，看谁喝得过谁，量小的那个人就输了。”

左撇子寻思：“天上起乌云，心上有愁云，——寂寞无聊，路途遥遥，只望见波浪，望不见家乡。打打赌，毕竟会快活一些。”

“好啊，”他说，“就这么办！”

“一定要诚实。”

“那当然，”他说，“您放心吧。”

两个人说好了，击掌为定。

第十七章

他们在地中海上开始打赌，一直喝到里加湾的季纳敏德^①，而且喝得总是一样多，互不相让。他们要比个完全一

^① 今苏联西德维纳河口的港口。

样，竟达到这种地步，当他们中间的一个望了望大海，看见有个鬼怪从水里冒出来的时候，那鬼怪也立刻向第二个人显现一次。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司帆长看见的是一个红毛鬼，而左撇子却说它似乎象一个黑种人那样黑。

左撇子说：

“您画个十字，把脸扭开吧——这是从地狱里出来的鬼怪啊！”

而那个英国人却争辩说，“这是水鬼^①。”

“你要我把你扔下海去吗？”他说，“你别害怕——他马上会把你给我扔上来的。”

左撇子回答说：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扔吧！”

司帆长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到船边。

水手们看见这种情形，就制止了他们，并且报告了船长。船长命令把他们两个人关到舱里去，并且拿给他们甜酒、葡萄酒和凉菜，让他们喝着，吃着，打他们的赌，然而冒着火苗的“布丁”却没有拿给他们吃，因为酒精会在他们肚子里着起火来的。

他们就这样让人一直关到彼得堡，而他们打的赌也没有分个胜负。后来请他们分别坐上两辆马车，英国人被送到沿岸街上的英国使馆去了，而左撇子却被送进了警察局。

从此他们两人的命运可就大不相同了。

^① 即潜水员。

第十八章

英国人被带到使馆之后，马上就给他叫来了医生和药剂师。医生吩咐当他的面给这英国人洗个热水澡，药剂师马上包了一个胶囊丸药，亲自给他塞到嘴里，然后两个人一齐动手把他放在羽毛褥子上，再拿皮外套盖到他身上，让他发汗，为了不让别人打扰他，便对整个使馆下了一道命令，谁也不许打喷嚏。医生和药剂师一直等到司帆长睡着，又给他准备了第二粒胶囊丸药，放在他的床头小桌子上，然后才走开。

左撇子被人家扔在警察局的地板上，并且盘问道：

“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有没有护照或者别的证明文件？”

由于生病、醉酒和在船上长时间的摇晃，他已经虚弱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只是呻吟着。

因此他立刻被搜查，他身上那件花衣服给脱了下来，会报时的金表和钱也都给拿走了。警察所长命令随便找辆马车，免费送他到医院去。

警察领着左撇子坐上雪橇，但是很久都没能碰上一辆马车，因为车夫们见了警察就跑。左撇子一直躺在冰冷的台阶上。后来警察抓到了一个车夫，不过他的车上没有暖和的狐皮褥子，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车夫往往把褥子私下藏起来，好让警察的脚快点冻僵。左撇子什么东西也没有盖

就给拉走了。等到换乘另一辆车的时候，人们便把他往下一扔，而要他起来的时候，便扯他的耳朵，让他清醒过来。他给拉到一所医院，但是因为沒有证明文件，结果沒被收留。后来他又给拉到另一所医院，那儿也不收，于是送到第三所、第四所医院去，一直到清晨，所有偏僻的地方都转到了，并且总是换车，他就这样给折磨坏了。后来一个医士告诉警察说，可以把他拉到奥布霍夫平民医院去，那儿专收留身份不明、奄奄一息的病人。

这家医院就叫警察登记，把左撇子放在过道的地板上候诊。

在这个时候，也就是第二天的早晨，那英国司帆长却起了床，又吞下一颗胶囊丸药，早餐只吃了一份闷鸡米饭，喝了解酒水，然后说：

“我的俄国伙伴到哪里去了？我要去找他。”

他穿上衣服就跑出去了。

第 十 九 章

司帆长不知用了一种什么神妙的方法，很快就找到了左撇子，不过他还没有上床，仍旧躺在过道的地板上，他向英国人诉苦说：

“我有句话必须告诉皇帝。”

英国人跑到克莱因米赫里伯爵^①那儿去，并且大声嚷

^① 当时俄国的交通和公共设施大臣。

着说：

“怎么能够这样！虽说他外面披着羊皮，里头可包着人心啊。”

因为说了这句话，英国人马上被赶了出来，叫他休敢再提什么人心。后来有人告诉他：“你最好去找哥萨克人普拉托夫，他有纯朴的感情。”

英国人找到了普拉托夫，他现在又躺在那张沙发榻上了。普拉托夫听完英国人的一番话，想起了左撇子。

“是啊，老弟，”他说，“我跟他很熟，而且我还扯过他的头发，不过我不知道，当他遭到这种不幸的时候，该怎样帮助他，因为我已经退休啦，并且得了严重的风瘫症——现在没有人再尊敬我啦，你赶快去找斯科别列夫司令去，他能办到，在这方面他有经验，他会有一些办法的。”

司帆长便到斯科别列夫那儿去，对他说了全部经过，左撇子得了什么病，又是怎样得的。斯科别列夫说：

“我明白这种病，不过德国人医治不了，应当请一位僧侣出身的医生，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这种病，所以能够医治。我这就派俄国医生马丁—索利斯基去。”

不过当马丁—索利斯基来到的时候，左撇子已经奄奄一息，因为他的后脑勺碰在台阶上碰破了，他只能勉强说出一句话：

“告诉皇上，英国人擦枪不用砖头，我们再别用砖头擦啦，不然，老天爷，那些枪就不能用来射击了。”

左撇子就这样忠心耿耿的画了一个十字，死去了。

马丁一索利斯基立刻跑到车尔尼雪夫伯爵^①那里去报告了这件事,请他转呈皇帝,但是车尔尼雪夫伯爵却呵斥他说:

“你会用你的吐药和泻药就行啦,少管闲事。至于这件事,俄国自有将军去过问。”

结果这句话就没有转告皇帝,一直到克里米亚战役还使用这种擦枪法。那时候,枪支一装上子弹,子弹就在里面晃动,因为枪膛用砖擦大了。

于是马丁一索利斯基又向车尔尼雪夫伯爵提起左撇子的话,而车尔尼雪夫伯爵却说:

“滚开吧,废料,少管闲事,否则我就抵赖说,我从来没听你说过这话,到那时候,你就倒霉了。”

马丁一索利斯基心里想:“他真会抵赖的,”于是就不说了。

如果那些人能把左撇子的话及时转告皇帝,那么,在克里米亚对敌作战中,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第 二 十 章

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昔年旧事”和“古代传说”了,虽然并不太古;但是我们不应该急急忙忙把这些传说抛在脑后,尽管它们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意味,而主要角色又

^① 当时俄国的陆军大臣。

带有史诗的性质。左撇子的真名，也同许多最伟大的天才的名字一样，永远不为后世所知，但是把他当作人民幻想的一个化身，那是很有趣味的，同时他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回忆，而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被传说描述得准确而又真实。

象带有寓言色彩的左撇子这样的工匠，如今，当然罗，在图拉城已经没有了：机器把才干和天赋的差距拉平了，并且天才也敌不过勤奋与精密。机器有利于提高报酬，却不利于精工巧艺的大胆创造，而这种大胆创造有时超越了常轨，鼓舞着人民编造类似方才讲过的这种传奇故事的幻想。

工匠们当然会重视机械科学的实用设备给他们带来的便利，但是他们却以一种热爱和自豪感回忆着以往的时代。那是他们的史诗，而且极富于人情味。

(1881)

张铁弦 译

巧妙的理发师

(坟墓上的故事)

愿他们的灵魂在圣徒中间安息。

——葬歌

第一章

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认为“艺术家”——这仅仅是指画家和雕塑家，而且还是那些在科学院里取得这种称号的，至于其他的人，就不配尊之为“艺术家”了。在这些人的眼里，萨济科夫和奥甫钦尼科夫^①只不过是“银器匠”罢了。然而在外国却别有看法：海涅就曾把一位裁缝看作是“别具匠心”的“艺术家”，至于沃尔特^②所做的女服，至今也还被人们誉之为“艺术珍品”。其中一件，不久以前还有人在文章里提到，说是它“在腰饰部分集中了无穷的奇思妙想”。

在美国，对艺术领域的理解就更为广阔：著名的美国作

① 萨济科夫(?—1868)，奥甫钦尼科夫(1830—1888)，莫斯科工匠，以雕镂金银器著名。

② 沃尔特(1825—1895)，英国血统的法籍名裁缝。

家勃莱特—哈特^①说过，在他们国家里，“在死人身上做工夫”的一位“艺术家”竟也能获得非常的荣誉。他能使死者的面庞显露出各种各样“欣慰的表情”，用以表明那些已经飞升的灵魂正或多或少地沉浸在幸福的境界之中。

这门艺术也分为几等——我记得是三等：（1）宁静，（2）崇高的大彻大悟，（3）直接与上帝交谈的极乐。这位艺术家享有极大的盛名，而他高度完美的工作也的确不负人们的推崇。遗憾的是这位艺术家的性命却葬送在一群粗野的人手里，他们根本不尊重艺术创造自由。他死于乱石之下，因为他替一个将全城掠夺一空的骗子手银行家的尸体整容，使这人的脸上出现一种“直接与上帝交谈的极乐”的神情。骗子手的幸运的继承人们企图用这种定货来表示自己对已故亲人的谢忱，而用艺术来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我们俄国也有这类非凡的艺术大师。

第 二 章

我弟弟的保姆是一位身材修长、消瘦，但长得非常端正匀称的老妇人，名叫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她曾在卡缅斯基伯爵以前的奥廖尔剧院里当过女演员。下文谈到的一切也都发生于奥廖尔，在我的少年时代。

^① 勃莱特—哈特(1839—1902)，美国名作家。此处提到的是他一八七七年的作品《卧车里的谈话》。

弟弟比我小七岁，因此，当他两岁，还抱在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手上的时候，我已经九岁了，我完全能听得懂她给我讲的故事。

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当时还不算十分老，却已经白发苍苍。她的面庞纤秀而温柔，而她那高高的身躯非常挺拔，匀称苗条得令人惊讶，看上去跟一个妙龄女郎一模一样。

妈妈和姑姑端详着她，不止一次地说，她年轻的时候，毫无疑问是个美人。

她极其诚实，温顺，多愁善感。她喜爱生活中的悲剧，还有……好喝两口酒。

她常常带我们到圣三一教堂的墓地上去散步。在那里，她老是坐在一座竖立着陈旧的十字架的普通坟墓上，经常给我讲故事。

就在那里，我从她嘴里听到了“巧妙的理发师”的故事。

第三章

他是我们保姆当年在剧院里的同事，区别仅在于：她“在舞台上表演和跳舞”，而他是“巧妙的理发师”，也就是说，他是理发师兼化妆师，替伯爵所有的女农奴演员“勾脸和梳头”。可是他不是那种耳朵上别着把梳子、手里拿着一铁盒猪油拌的胭脂膏的平凡庸俗的理发匠，而是一个别具匠

心的人，一句话，是个艺术家。

按照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的话说来，谁也没有他那么善于使“脸部富于表情”。

这两种艺术才能，在卡缅斯基伯爵的领地上全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至于是哪一个卡缅斯基，我不敢肯定。出名的卡缅斯基伯爵一共有三位，奥廖尔的老年人把他们通通叫做“旷世暴君”。米哈伊尔·费多托维奇元帅由于残暴成性，在一八〇九年被农奴杀死，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尼古拉，死于一八一一年，另一个叫谢尔盖，死于一八三五年。

虽说在四十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可至今还记得那幢巍峨的灰色木楼，上面有许多用油烟和赭石颜料涂画的假窗，还有那四周几乎倾圮了的长得出奇的围墙。这就是卡缅斯基伯爵的令人诅咒的庄园，过去在这儿有个剧院。从圣三一教堂的墓地望去，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这座剧院，所以每逢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打算讲点什么的时候，她几乎总是以这样的话来开头：

“往那儿看，亲爱的，往那儿……你看，那个地方可怕不？”

“可怕，保姆。”

“嗯，可是我现在要讲给你听的，比这个还要可怕。”

她所讲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就是理发师阿尔卡季的事，这是一个多情而又勇敢的青年，他曾经那么贴近她的心。

第 四 章

阿尔卡季只为女演员“梳头勾脸”。男人们另有一个理发师，只有在伯爵大人亲自吩咐他“把某人装扮成一副最最高尚的模样”的这种情况之下，阿尔卡季才会偶尔到“男部”工作。这位艺术家的化妆才能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有思想，因此，他能赋予人们的面庞以各种各样最细致的表情。

“经常是把他叫来，”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说，“对他讲：‘你应该使他脸上具有如此这般的神情’。阿尔卡季就去了，他让男演员或是女演员在他面前或站或坐，而他却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沉思。这时他比任何一个美男子都显得英俊漂亮，虽说他是中等身材，但是端正匀称，为语言所无法形容，鼻子纤秀而有傲气，眼睛象天使般善良，一绺浓密蓬松的额发美妙地垂在眼前，所以当他凝望着什么的时候，那目光仿佛透过乌云一般明亮。”

一句话，这位巧妙的理发师是个美男子，“大家都喜欢他”。“伯爵大人”也宠爱他，对他“另眼看待，让他穿得十分漂亮，但管得非常苛刻”。伯爵除了他本人而外，决不准阿尔卡季为任何人剪发、剃胡子和梳头，因此永远把阿尔卡季扣留在自己的化妆室里，除非是上剧院，什么地方也不能去。

甚至不放他去教堂忏悔或是领圣餐，因为伯爵大人不信神，而且不能容忍僧侣。有一次，在复活节那天，他放出一

群恶犬去团团围住，并扑啮那些手执十字架，来自圣鲍里斯格列布大堂的教士们^①。

按照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的说法，伯爵长得奇丑无比，再加上那副永不改变的狰狞相，简直象吃人的猛兽。可是即令是这副兽相，阿尔卡季也能赋予它——哪怕是暂时的吧——一种表情，使得伯爵夜晚坐在包厢里的时候，竟然显得比许多人更加威武肃穆。

而使伯爵深感遗憾的却正是他那副最最缺乏威仪和“军人气派”的尊容。

因此，为了使阿尔卡季这位超群绝伦的艺术家不能替别人效劳，他得“终生不外出，而且手里从来不拿一分钱”。当时，他年过二十五岁，而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才十九。他们当然彼此相识，在他们之间便产生了那种在他们这种年岁常见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彼此倾心钟情。可是他们除了在化妆时，当着众人远远地眉目传情之外，就没有别的法子来倾诉自己的爱恋了。

单独会面没有丝毫可能，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们女演员们，”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说，“象有钱

① 此处提到的这件事，在奥廖尔有许多人知道。我曾听我的外祖母阿尔费里耶夫娜说过，同时那位以永远说真话而知名于世的老头子、商人伊万·伊万诺维奇·安德罗索夫也说过，他亲眼看见“恶犬扑啮神职人员”，只有一个人“甘愿遭孽”才能逃脱伯爵的魔掌。伯爵命人将商人安德罗索夫唤去，问他：“你可怜他们吧？”当时安德罗索夫回答：“丝毫也不，伯爵大人，他们自作自受：谁叫他们到处闲逛。”这么一来，卡缅斯基才饶了他。——作者注。

有势的老爷家的奶妈一样，由一些上了年纪的妇人监视着。她们都有儿有女，上帝保佑，若是我们之中有人出了什么事，那么这些老妇人的儿女们就会来对我们横加摧残。”

贞操的戒律，只有制定它的“那个人”才能予以破坏。

第 五 章

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当时不仅是个含苞欲放的少女，同时也正处在她的多方面才艺发挥得最动人的阶段：她在“混成曲合唱队唱歌”，“在《中国女园丁舞》中领舞”，而且觉得自己有演悲剧的天赋，她从“观摩中，学会了扮演所有的角色”。

有一次，确切的年代我不知道，皇帝陛下路过奥廖尔（不知道是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①，还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②），他要在奥廖尔过夜，大家期待他晚上能驾临卡缅斯基伯爵的剧院。

当时，伯爵邀请了所有的显贵豪绅去看戏（座位不卖票），要上演最精彩的节目。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又要唱“混成曲”，又要在《中国女园丁舞》中跳舞，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在最后一次彩排中，侧景跌落下来，砸伤了在话剧中扮演“德·布尔布良公爵小姐”一角的女演员的脚。

① 即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

② 即尼古拉一世（1796—1855），亚历山大一世之弟，因亚历山大一世无子女，故得以继承王位。

这个角色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可是柳博芙·奥尼西夫娜的确是这样讲的。

那些撞倒侧景的木匠被拉到马厩去惩罚，病人则被送回她自己的小房间，可是德·布尔布良公爵小姐这个角色却没有人来扮演了。

“就在此刻，”柳博芙·奥尼西夫娜说，“我自告奋勇来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我非常喜爱那几场：德·布尔布良公爵小姐扑倒在父亲膝下哀求宽恕的那种场面，还有她披散着头发垂死的那一场。而且我那淡褐色的长发非常浓密，阿尔卡季又将它梳理得令人赞赏不已。”

伯爵自然喜出望外，因为突然间竟会有一个女孩子自愿来扮演这个角色，而且导演还证明：“柳芭^①决不会演坏的。”伯爵回答他说：

“若是演坏的话，自有你的脊背来跟我答话，而她，把我的海蓝宝石耳环给她。”

对她们来说，“海蓝宝石耳环”是一种既使人引以为荣，又令人嫌恶的礼物。这是一种特殊恩宠的最初标志，它表明某人将在最近被提拔为主子的姬妾。赏赐这个礼物以后不久，有时甚至立刻在演出之后，阿尔卡季就受命给这位在劫难逃的女郎装扮成“贞女圣赛齐里娅^②”的模样，全身上下披着白色衣衫，头上戴着花冠，手里拿着百合花，然后人

① 柳芭是柳博芙的小称。

② 圣赛齐里娅是为基督殉难的童贞女，同时又是音乐家的保护神。

们把这位innocence^① 的象征送进伯爵的房间。

“这种事，”保姆说，“在你这样的年纪是无法理解的，但这的确是最最恐怖的事，尤其对我来说，因为我朝思暮想的是阿尔卡季啊。我放声痛哭，把耳环丢在桌上，自己只管哭泣，至于晚上还要登台演出的事，简直不能再想了。”

第 六 章

在这危难深重的时刻，另一个——也是既危险而又诱人的劫难降临到阿尔卡季的头上。

伯爵的弟弟特地从自己的庄园赶来晋谒陛下，他长得更加丑陋，早就退居乡村，既不穿制服，又不剃胡子，因为“他脸上凹凸不平^②”。可是现在恭逢盛典，必须穿上礼服，从头到脚都要按照礼节收拾得齐齐整整，表现出一种“军人气派”来。

那时的要求是很繁琐的。

“当时的严格，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保姆说，“那时，所有的穿戴都要按照规格，对于尊贵的老爷们来说，发型也和脸部一样，有着一定的规格，可是这种规格对于某些人来说，简直不合式得可怕，若是他的头发按照规格梳理——额发朝上竖立，鬓发又在两边拖着，那么他整个的面庞就活象一张拙劣的无弦的三角琴。尊贵的老爷们非常惧怕这个。

① 法语：童贞。

② 指满脸都是伤痕肿块。

因此剃胡子和梳头的技巧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怎样才能连鬓胡子和口髭之间剃出一条道来，怎样安放发卷儿，怎样梳出卷花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修饰打扮，可以使脸上出现一种绝然不同的神情。”照保姆的话来说，“文官大人人们的处境要好得多，因为人们并不特别注意他们，只要求他们有一副温顺谦恭的样子就成了，而对军人们的要求则高得多，——在长官面前应该表现驯服，而在其他人眼里，则应该威风凛凛。”

这恰恰是阿尔卡季善于运用自己惊人的技巧在伯爵那既难看又委琐的脸上添加的东西。

第七章

伯爵的乡下弟弟长得比城里哥哥还要不堪入目，更何况在乡下弄得完完全全的“披头散发，而且有意在脸上做出一股粗野的神情”，甚至连自己也觉得不堪入目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替他梳妆打扮，因为他为人十分贪婪，连自己的理发师也打发到莫斯科去做工，以便交付代役金^①，而且这位二伯爵的脸上尽是大疱小疱，若是刮脸的话，不刮得满脸是伤简直是办不到的事情。

他一到奥廖尔，立刻把城里的剃头匠全部叫来，对他们说：

① 有某种手艺的农奴，出外做工或是经营某种买卖，得到的钱必须交给农奴主，这叫代役金。

“你们当中若是有人能把我的装扮弄得跟我哥哥卡缅斯基伯爵一模一样，我就赏他两块金洋^①，可若是剃伤了我，那么桌上放着两把手枪。做得好——拿上金洋走路。只要割破一个小粉刺，或是连鬓胡子有一丝走样，——我马上要他的狗命。”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恫吓而已，因为枪膛里装的是两发空弹。

当时奥廖尔城里的剃头匠寥寥可数，而且多数是在澡堂里捧捧洗脸盆的角色，他们只会弄弄拔火罐啦，用水蛭放放血啦，既无审美感，又缺乏想象力。他们倒也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所以一致拒绝替卡缅斯基“改装换容”。他们暗暗想道：“上帝保佑你和你的金洋吧。”

“您所要求的，”他们说，“我们办不到，因为象您这样的贵人，我们连摸一下也不配，而且也没有合式的刮脸刀，我们的刮脸刀是普通的俄国货，而刮您的脸需要用英国剃刀。这个呀，只有伯爵的阿尔卡季才能办到。”

伯爵命人把这群剃头匠揪着后颈皮打出门去，可是他们正为重获自由而兴高采烈。后来，他就亲自乘车去见哥哥，对哥哥说：

“是这么一回事，哥哥，我对你有一个迫切的要求：请你在天黑以前，把你的阿尔卡什卡^②借给我使用一下，让他把我打扮得象个样子。我好久没有剃头刮脸了，而此地的剃

① 当时一块金币值十卢布。

② 阿尔卡季的卑称。

头匠又不善于此道。”

伯爵回答弟弟说：

“本地的剃头匠当然是些讨厌的家伙。我甚至都不知道此地还有他们这种人存在，因为就连我的狗也是在家里剃毛的。至于你提的要求嘛，那你是想要我做我做不到的事，因为我早就发过誓，只要我还活在世上，那么除了我以外，绝对不允许阿尔卡季为任何别人梳洗。你想，我能在自己的奴隶面前说话不算话吗？”

弟弟说：

“怎么不能呢？你自己发的誓，你自己当然也可以取消。”

可是伯爵老爷回答说，这种见解对他来说简直是太荒谬了。

“假如我自己先破坏规矩的话，”他说，“那么我又怎么能要求旁人呢？我对阿尔卡季讲过，这是我立下的规矩，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正因此，他的生活费也比别人优厚。如果除我而外，他胆敢用自己的手艺去服侍别人，我就要把他活活抽死，然后送他去当兵。”

弟弟听了就说：

“你只能办到一样，或是活活抽死他，或是送他去当兵，同时两样都来是办不到的。”

“好吧，”伯爵说，“就依你：我不打死他，只要打个半死不活，再送去当兵就是了。”

“那么，”他说，“这就一言为定吧，哥哥？”

“是呀，一言为定。”

“那么问题仅止于此？”

“是呀，仅止于此。”

“嗯，既然如此那就太妙了，否则，我还认为在你心目中，自己的弟弟比一个农奴还不值钱呢。那么，你不许食言，让阿尔卡什卡来替我的小狮子狗剃剃毛。至于他会怎么办，你就不用操心了。”

对于这样的要求，伯爵不便拒绝。

“好吧，”他说，“我让他去剃狮子狗。”

“嗯，我所要求的也就是这个。”

他握了握伯爵的手，坐上马车走了。

第 八 章

天色还没有全黑，正是冬日的黄昏，华灯初上时分。

伯爵把阿尔卡季叫来，对他说：

“你到我弟弟家去，替他把他的狮子狗剃一下。”

阿尔卡季问：

“您没有别的吩咐了吗？”

“再没有了，”伯爵说，“不过你快点赶回来给女演员梳妆。柳芭今天要换三次装呢，演出之后还要替我把她装扮成圣赛齐里娅的样子。”

阿尔卡季·伊里奇摇晃了一下。

伯爵说：

“你怎么啦？”

阿尔卡季回答：

“对不起，地毯把我绊了一下。”

伯爵暗示说：

“小心点，这是吉祥之兆吗？”

可是阿尔卡季心里乱糟糟的，是吉是凶，对他来说都毫无区别。

“他听到把我扮成圣赛齐里娅的命令，于是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把工具放进皮匣子就走了。”

第 九 章

“他到伯爵弟弟家去了，那一位早在镜旁燃点起许多蜡烛，又是并排放着两把手枪，不过，放在桌上的金洋不是两块，而是十块。同时，手枪里不再是空弹，而是契尔克斯造的子弹。

“伯爵的弟弟说：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狮子狗，我要你把我装扮成一副英勇超群的模样，办得到，赏你十块金洋，可如果割伤了我，——要你的狗命。’

“阿尔卡季先是左顾右盼，突然——天知道，他是怎么啦，突然替伯爵的弟弟又是剪呀又是剃的。不消一刻功夫，一切圆满结束，然后把金洋装进口袋，说声：

“‘再见。’

“那一个回答说：

“‘走吧，不过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你这狗头决意这么做？’

“阿尔卡季说：

“‘是什么使得我这么做——这是我的秘密，只有我的胸膛和我衬衫的贴肩知道。’

“‘也许，你会念避弹诀，所以连手枪也不畏惧？’

“‘手枪——这简直不值一提，’阿尔卡季回答，‘我连想都没想到它。’

“‘这怎么可能？难道你胆敢如此狂妄，以为你们伯爵的话要比我的更为铁定，若是你真的割伤了我，我就不会开枪打死你？你若不会念避弹诀，那你的命准玩完。’

“当他提到我们伯爵的时候，阿尔卡季又打了一个寒噤，魂不附体地喃喃说道：

“‘咒语我是不会，不过上帝赐予我这么一种想法：当你想要拿起手枪朝我射击的时候，我就抢先用剃刀割断你的喉管。’

“他说完就扬长而去，而且准时赶到剧院，开始替我化妆，可是自己却全身瑟瑟发抖。当他替我卷一绺髻发，弯下身子，撮着嘴唇吹气的时候，就一个劲儿地在我耳旁轻轻地说：

“‘别怕，我带你逃走。’”

第 十 章

“演出进行得很好，因为我们已被锤炼得象是无情的铁石一般，惯于经受恐惧与摧残：无论心里有什么喜怒哀乐，还是照常表演，一点也不流露出来。

“从舞台上可以看见伯爵和他弟弟，他们长得真象。当他们一同走进后台的时候，简直相象得难以分辨。只不过，我们的这位非常非常安详，仿佛变得温和了似的。这是他在大发淫威之前的常态。

“所以我们大家都吓呆了，画着十字祈祷上苍：

“‘主啊，发发慈悲，拯救我们吧，他的兽行将要落到谁的头上呢？’

“阿尔卡季做过的事，那种近于疯狂的拼死挣扎，当时我们还丝毫也不知道，可是阿尔卡季自己当然心中有数，他明白自己是绝对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当伯爵的弟弟看了他一眼，凑在我们伯爵耳边低声讲着什么的时候，他的脸色惨白了。我的听觉十分灵敏，听得十分清楚。他说：

“‘作为你的弟弟，我要忠告你：当他手拿剃刀的时候，你一定要严加提防。’

“我们的伯爵只是无声地微微一笑。

“好象阿尔卡季也听见了什么，因为当他替我为最后一场戏中扮演公爵小姐的角色而改妆的时候，出现了从未发生过的怪事——他替我扑了过多的白粉，以致那个管服装

的法国人一面替我抖落着，一面说：

“‘特罗—博库，特罗—博库^①’用刷子拂去我身上多余的白粉。”

第十一章

“全部演出结束之后，他们替我脱下德·布尔布良公爵小姐的服装，穿上圣赛齐里娅的衣服。这是一件白色的长衫，不过没有袖子，只是松松地在肩上挽了两个衣结，这种打扮简直使我们难以忍受。唉，后来阿尔卡季来了，他来替我把头发梳成贞女的发型，就跟图画上圣赛齐里娅的发式一样，同时还替我把纤小的花冠戴好，阿尔卡季发现在我的小屋门外站着六条大汉。

“这就是说，等他替我装扮好，只要一出现在门口，他们就会立刻揪住他，把他拖去严刑拷打。我们这儿的刑罚残酷得令人宁愿死上一百次。又是拷问架，又是吊索，把人弄得浑身抽搐，魂飞魄丧，种种严刑一应俱全。经历过这种酷刑，官家的刑罚就算不得一回事了。木楼底层处处是秘密地牢，人们被活活地戴上手铐脚镣，象熊似的整天价坐着。有时，偶然走过，常能听见锁链的声响、人们披枷带铐的呻吟。他们准是盼着传出信息，盼望长官们能听见，但是长官们却根本不敢妄想来插上一手。在此地，人们久久地受着

① 法语：“太多了”之意，此处是俄语译音。

折磨，有的甚至在此葬送了一生。有一个人在牢狱中蹲了许久，最后竟编了这么一首诗：

毒蛇爬来吸出我们的眼珠，
蝎子的毒液在脸上横流如注。^①

“这首小诗，无论谁默读一遍，都会感到惊心动魄。

“有些人甚至和熊锁在一起，而熊的巨掌离他只差半俄寸^②。

“可是这些酷刑都未能加在阿尔卡季·伊利奇的身上，因为他立刻跳回我的房间，在一刹那之间，举起桌子，突然击破窗户，其他的事，我再也记不起来了……

“由于我的双腿感到非常寒冷，所以我苏醒过来。我伸了伸双腿，发现自己裹在一件狼皮或是熊皮大氅里，四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三匹骏马拉着的雪橇飞快地向前疾驰，上哪儿去呢？我不知道。我身边有两个人坐在宽敞的雪橇里，他们冷得缩成一团。那个抱着我的是阿尔卡季·伊利奇，另一个正使出全副力气打着马飞奔……冰雪在马蹄下飞扬，而雪橇每分每秒都在东倾西歪。我们若不是坐在木板正中，双手紧紧揪住雪橇，那么任何人也不能侥幸活命。

“我听见他们那种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激动的谈话，可是

① 似引自塞尔维亚歌曲《玛尔珂一克拉列维奇在狱中》，但引文不十分准确。

② 1 俄寸等于 4.4 厘米。

仅仅懂得：‘追来了，追来了，快，快’，别的全不理睬。

“阿尔卡季刚一发现我恢复了知觉，就俯身对我说：

“‘柳芭，亲爱的！追我们来了……万一我们跑不掉，你愿意死吗？’

“我回答说，我简直满心欢喜地同意。

“他希望能逃到土耳其的赫鲁舒克^①去，当时有许多我们的人从卡缅斯基伯爵的魔掌下逃亡到那儿去。

“忽然我们滑过了一条冰封的小河，前面不远的地方出现一些灰暗的住宅，狗吠声也听见了。可是车夫还在死命鞭打那三匹马，雪橇立刻向一方倾斜，歪倒一旁，我和阿尔卡季跌倒在雪地上，可是车夫、雪橇、马匹，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阿尔卡季说：

“‘别怕，正该如此，那个替我们赶雪橇的车夫，我既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们。我是用三块金洋把他雇来送你的。愿他的灵魂得救。现在我们的命运全凭上帝的旨意了。这是瘦鹭村，此地有一位勇敢的神父，他肯主持不平常的婚礼，送走过许多我们的人。我们只要送他一笔厚礼，他定能把我们藏到深夜，同时还能替我们举行婚礼，而一到深夜，车夫就会又驾橇前来，那时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① 这里指的是多瑙河畔保加利亚的鲁舒克城，并不在土耳其境内，当时保加利亚在土耳其统治下。

第十二章

“我们敲开大门，走进前厅。出来开门的是神父本人，一个矮小敦实的老人，嘴里缺了个门牙，他的妻子更是一个非常衰老的妇人，燃起了烛火。我们俩立刻扑倒在他们脚下。

“‘救救我们吧，让我们暖和暖和，把我们藏到深夜。’

“神父问道：

“‘怎么，我的亲人们，你们是卷逃，还不过是逃亡？’

“阿尔卡季说：

“‘我们没有偷别人的东西，只不过想逃脱卡缅斯基伯爵的兽行，打算到土耳其的赫鲁舒克去，那儿有不少我们的人。决不会把我们找到的，我们身边有自己的钱，我们给您一块金洋做过夜的房钱，三块金洋是婚礼的费用。如果您能为我们举行结婚仪式的话，那么请您照办，如果不行，我们就到赫鲁舒克去结婚。’

“神父说道：

“‘哦，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可以办到。为什么还要把钱带到赫鲁舒克去呢？总共给五块金洋，——我就在此地替你们举行婚礼。’

“阿尔卡季给他五块金洋，我还摘下海蓝宝石耳环，递给神父太太。

“神父收下钱，说：

“‘哎唷，我的亲人们，这算不了什么——我主持过好些婚礼，不过不是替你们这种人，你们是伯爵的农奴啊，这可不妙。虽说我是个神父，我也害怕他的残暴。噫，只好听天由命吧，——你们再添一块金洋，磨坏了的也行，你们就去躲起来好了。’

“阿尔卡季给了他整整六块金洋，这时他才对神父太太说：

“‘你老站着干吗，老婆子？把你的裙子给这个逃亡的女人，再随便找件上衣给她，象这个样子，让人瞧着都难为情，——浑身上下赤身露体的。’

“他打算把我们领到教堂去，藏在放法衣的大木箱里。可是正当神父太太在屏风后面替我换衣服的时候，忽然有人砰砰嘭嘭敲打门环。”

第十三章

“我们两人的心顿时停止了跳动。神父对阿尔卡季低声说：

“‘唉，亲人，看起来现在是不能把你藏到放法衣的箱子里去了，你赶快钻到褥子底下去吧。’

“他又对我说：

“‘你呀，亲爱的，到这儿来。’

“他把我推进大立钟的匣子里，锁上匣门，钥匙放进口袋，然后再去替来人开门。从声音上听起来，来人不少，有

的站在门口，有两个站在外面透过窗子盯着里面。

“进来七个捉拿我们的人，他们都是伯爵的猎人，手里拿着短锤长鞭，腰带上扣着系狗的皮索，跟他们一起进来的第八个人是伯爵的管家，他穿着高领子的狼皮长大衣。

“我藏身的那个钟匣，整个匣门是漏空的，钉着一根根长木条，上面蒙着细密的薄纱，所以我能够透过薄纱看到外面的情景。

“神父老头子吓坏了，大事不好了，他站在管家面前瑟瑟发抖，一个劲儿地画着十字，急迫地嚷嚷：

“‘哎唷，我的亲人，哎唷，亲人们！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在找寻什么，可是我在英明的伯爵面前是清白无辜的，实在是清白无辜的，实在是清白无辜的！’

“可是他一边画着十字，一边用手指指左肩后我藏身的钟匣。

“我完了，我看见他这个巧妙的动作，心中暗暗想道。

“管家也看见了，说：

“‘我们什么都清楚。把钟匣的钥匙交出来。’

“神父又摇摇手。

“‘哎唷，我的亲人，哎唷，亲人哪！饶恕我吧，别见怪，我忘记把钥匙放到什么地方去啦，实实在在是忘了，实在是忘了。’

“可是与此同时，另一只手却摸着口袋。

“这个巧妙的把戏，管家也看清楚了，于是从他的口袋中把钥匙掏出来，开了钟匣门。

“‘出来吧，’他说，‘你这只雌鹰，你的那只雄鹰马上会自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阿尔卡季已经出来了：他把神父的被褥扔在地上，站了起来。

“‘是的，’他说，‘看起来无路可走了，你们胜利了，你们尽管把我拉去开肠剖肚，她可一点罪过也没有：是我用武力把她拉来的。’

“然后转过身去朝着神父，可是仅仅对准他脸上唾了一口。

“那神父说：

“‘我的亲人们哪，你们瞧瞧，这真是对我的教职和忠诚的污辱！请把这个报告给最最尊贵的伯爵知道。’

“管家回答他说：

“‘没什么，你放心吧，这些都会跟他算帐的。’于是命令把我和阿尔卡季带走。

“我们分别坐在三辆雪橇上，前面一辆是绳索捆绑的阿尔卡季和猎人们，我在后面一辆，也有这么一群卫队，其余的人坐在中间一辆上。

“人们遇见我们的时候，纷纷让道，也许以为这是去举行婚礼的呢。”

第十四章

“我们很快就到了。当我们又陷进伯爵府，驶进大院的

时候，我就看不见载着阿尔卡季的那辆雪橇了，而我却被押回自己的老地方，开始了无尽无休的审问，问我和阿尔卡季单独在一起究竟有多久。

“我对他们说：

“‘哎哟，简直连一分一秒钟也没有！’

“准是我命中注定不能和心爱的人结合，要受那可憎的人的蹂躏，我终究没能逃脱厄运。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一头扑在枕上，正想放声痛哭，哀悼自己的苦难，忽然从楼下传来可怕的呻吟声。

“我们那座木楼的房间是这么分配的：我们姑娘们住在二层，楼下是一个又大又高的房间，我们平时在那里排练歌舞，那里有什么动静，我们楼上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地狱的魔王撒旦^①有意叫那些残忍的人在我的房间下面折磨阿尔卡季……

“我感觉到他们正在折磨阿尔卡季……我就扑过去……死命捶门，要到他身边去……可是房门紧锁……这时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做什么……我倒在地板上，可是躺在地板上听得更清楚……没有刀子，也没有铁钉——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来结束生命……我缠起自己的发辫……紧紧勒住脖子，越勒越紧，直到耳鸣眼花，后来便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时，我已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间敞亮的大茅棚里……这里养着牛犊……很多牛犊，总有十来

^① 此处指卡缅斯基伯爵。

头——它们是那么的温驯，冰冷的嘴唇触碰着我，大概以为这是它们的母亲……这种发痒的感觉使我苏醒过来……我四下张望，心里纳闷：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呀？我看见从门外来了一位妇人，年纪不小了，高高的身材，全身上下穿着蓝花粗布衣衫，头上扎着一块洁净的粗花布头帕，面庞却温存柔和。

“这个妇人发现我已恢复知觉，便安慰我，告诉我说，我是在伯爵府的牛犊棚里……当时这座房子在那儿。”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说，手指着灰暗的半倾圮的围墙内最远处的一个角落。

第十五章

她沦落到牲口棚来是因为他们怀疑她是不是真疯了？他们把这种近似畜生的人放到牲口棚来考察，因为喂牲口的多是久经沧桑、老成持重的人，而他们认为这种人能“观察”变态心理。

穿蓝花粗布衫的老妇人，就是那个告诉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置身何处的人，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德洛西达。

“傍晚，她把一切收拾停当以后，”保姆接着讲，“就亲用手用新麦秸为我铺床，铺得那么松软，简直跟羽绒褥子一样，然后对我说：‘姑娘，我对你丝毫不隐瞒。若是你要出卖我，那也只好随你，我是和你一样的人，并不是生来就穿粗布衣

裳的，我也有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过求上帝别让我再想起它来，我要对你说的是：不要因为自己沦落到牲口棚来而伤心绝望，——在这儿更好些，只不过要提防这个可怕的小瓶子……’

“说着她就从围巾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小玻璃瓶给我看。

“我问道：

“‘这是什么？’

“她回答说：

“‘这就是可怕的小瓶子，里面是叫人忘事的毒液。’

“我说：

“‘给我这忘事的毒液吧，我要忘记一切。’

“她说：

“‘别喝——这是伏特加酒。有一次我控制不住自己，喝得酩酊大醉……这是善良的人们给我的……现在我已无法控制自己了——我得喝它，可是你尽量别喝吧，不过也别责怪我喝两口，——我实在痛苦极了。而你在人世间还有指望：上帝已经把他从酷刑中拯救出来了……’

“我放声尖叫：‘他死了！’双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可是我发现这已不是我以往的头发——竟变成苍苍白发……这是怎么啦！

“可她对我说：

“‘别怕，别怕，他们把你从辫子里解救出来的时候，你的头发就已经白了，他却仍然活在人世，而且已经从一切非人的暴行中得到拯救：伯爵赐给他一个任何人也没有得到

过的恩典。等夜深人静了，我再对你细说，现在我还要喝两口……得喝个够……心里难受得很。’

“她就喝呀喝呀，最后睡着了。”

“更深夜静，人们都睡沉了，德洛西达大婶又悄悄起来，摸黑走到小窗前，我看见她站着又对着瓶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然后把小瓶藏了起来，轻声轻气地问我：

“‘苦命人睡着了没有？’

“我回答：

“‘苦命人睡不着。’

“她走到我床前，仔仔细细地告诉我，伯爵狠狠地惩罚过阿尔卡季之后，把他叫了去，说：

“‘你本来应该承受我对你说过的全部惩罚，可是因为你是我宠爱的人，所以我现在对你格外施恩：我明天就送你去服无期兵役^①，但是由于你毫不畏惧我的弟弟，那个持有手枪的伯爵和贵族，所以我赏你一条光荣的路——既然你认为自己可以和贵族豪绅相抗衡，那么我也不愿使你处于卑微的地位，所以我为你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直接把你派上前线，你不必去当一个普通的兵士，可以立刻成为团队的中士，表现自己的英勇。到那时，主宰你的已不再是我的意志，而是沙皇的意志。’

“穿蓝花粗布衣衫的老妇人说：‘现在他轻松些了，什么也不用怕了，唯一能治他的是阵亡，而不再是老爷们的

① 旧俄的兵役是二十五年。

暴行。’

“我也就深信不疑，整整三年每夜做着同样的梦，梦见阿尔卡季·伊利奇在打仗。

“这样过了整整三年，我一直受到上苍的保佑，因为没有再把我召回剧院，我始终在这个小牛棚里生活，充当德洛西达大婶的助手。在此我也觉得非常好，因为我怜惜这个妇人，当她没有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常在深夜讲些我爱听的故事。她还记得我们的人弄死老伯爵的情况，老伯爵的侍从长也下手了——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那横暴的摧残啦。不过，我当时一滴酒也不喝，而且高高兴兴地替德洛西达大婶干不少活儿，这些牲口就象我的孩子们一样。我已经习惯和这些小牛生活在一起，当一头小牛长大了，人们拉它去宰烹的时候，我都亲自替它画十字，甚至事过三天还伤心地哭呢……我已经不能再登台演出了，因为我的两脚走路不很方便，有些左右摇晃。以前我的步伐最轻盈，可是现在，因为阿尔卡季·伊利奇把我带走的时候，我完全失去了知觉，所以我的脚一定是受了风寒，脚尖再也硬不起来了。我也象德洛西达一样，穿着粗布衣衫，若不是发生了突然事变，天知道我这种凄凉卑微的苦日子要到何年何月才算了结。有一天，正是黄昏时候，夕阳西下，我独自坐在窗前缠线，忽然从窗外朝我扔进一颗小石子，上面还包着一张纸片。”

第十六章

“我四下张望，还探头窗外细瞧，可是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想：‘这准是哪一个人丢到围墙里来的，可是没丢准，竟丢到我们两个老太婆这儿来了。于是我心里暗想：要不要打开纸条看看呢？也许还是看看好，因为纸上一定有字。也许谁有什么急事，我能领会，也能替他保守秘密，看完以后再把这块包着纸条的石头替他丢给应该收到的人。’

“我打开纸条一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十七章

“纸上写道：

“‘我忠诚的柳芭：我一直在为皇上作战、效忠，不止一次淌洒了自己的热血，因此我得到了军官的称号和高尚的职位。现在获假回来养伤，我住在普什卡尔斯基村客店的看门人家里。明天我要戴上勋章和十字章去见伯爵，同时把给我养伤的费用——五百卢布全部带去，我将请求把您赎买出来，而且希望，能在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供桌前举行婚礼。’”

“下面他是这样写的，”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接着讲，她讲起话来永远带着一种压抑的情感，“他写道：‘您所遇到

的灾难，您所经历的遭遇，我认作是您的痛苦，而不是您的罪过或软弱造成的，我将这一切都托付上帝去做定夺，而对您，我只怀有一片敬意。’署名是阿尔卡季·伊利英^①。”

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立刻把信扔进炉子里焚化，这件事她对谁也没有提起，甚至也没有告诉那个穿粗布衣衫的老妇人，只是通宵达旦地祷告上苍，为他求福，关于自己却一字未提，“因为，”她说，“虽然他讲他现在已是军官，而且有十字章，还挂了花，可是我还是不能想象伯爵对他会跟以前两样。”

简单地说，她怕他们还要打他。

第十八章

一大清早，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带领小牛去晒太阳，用浸透牛奶的面包皮喂它们，忽然听见人声沸腾，“外边”，围墙外，人们急急忙忙往什么地方跑去，一面大声地谈论着什么。

“他们讲的话，”她说，“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不过他们的话真象是万把钢刀插在我心头。正好这时候，菲利普赶着粪车进了大门，我就问他：

“‘菲利普，好大爷，你没听说这些人干吗去，他们谈什么谈得这么热闹呀？’

^① 伊利英是阿尔卡季的姓。

“他回答说：

“‘他们是去看热闹的。昨儿夜晚，普什卡尔斯基村客店的看门人暗杀了一个军官，’他说，‘把他的咽喉整个切断，把他的五百卢布全部抢走。凶手已经捉到了，浑身是血，钱也还在身边。’

“他对我刚刚把话说完，我立刻砰的一声晕倒在地……

“事情果然如此：这个看门人杀死了阿尔卡季·伊利英……他就埋在此地，就在这座坟里，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是啊，他现在躺在我们下面，在这一块小小的土地里……要不然的话，你想，我为什么老领你们到这儿来散步呢？……我要看的并不是那个，”她指指那阴森灰暗的废墟，“我是想在这儿，在他的身旁坐坐……喝上一小口悼念他的亡魂……”

第 十 九 章

这时柳博芙·奥尼西莫夫娜认为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讲完了，于是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悼念一番”，或是“喝上两口”，可是我问她：

“谁把这个了不起的理发师埋在这儿的？”

“省长，亲爱的，省长亲自参加了葬礼。可不是嘛！军官呀——做礼拜的时候，助祭和神父还把阿尔卡季称做“老爷”呢，棺材入土的时候，兵士们还举枪向空中齐射。过了一年，那个看门人，杀人凶手，在伊利英科广场上受笞刑。抽

了他四十三鞭，可是他挺住了，没有死，后来给他打上烙印，流放去服苦役。我们府里的男子汉们，凡是有可能的，都跑去看。有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惩治杀死残忍的老伯爵的人们的情形，他们说，打四十三鞭是少的，因为阿尔卡季是平民百姓，对杀害老伯爵的人，他们判了一百零一鞭。按照法律规定，不能判决双数，永远是单数。据说当时还特地从图拉城找来一个刽子手，事先让他喝了三杯罗木酒。当他行刑的时候，有意让犯人受罪，一百鞭打下去，还让犯人活着受熬煎，可是这第一百零一鞭一抽下去呵，整个脊椎骨散了。把犯人从木板上拖起来的时候，他只有一口气了……然后盖上一块蒲席，抬进监狱，犯人半路上就断了气。而那个图拉城的刽子手呢，据说还时不时地叫喊：‘再拉个人来——我可以打死所有的奥廖尔人。’”

“哦，那么，”我说，“您去参加葬礼了没有？”

“去啦。和大家一起去的：伯爵命令剧院的全体人员都要去，去看看我们的人受到什么褒奖。”

“您和他告别了吗？”

“是呀，怎么能不呢！大家都去了，告别了，我也去了……他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瘦削而又非常苍白，——他们说，他的血全都流干了，因为那人是在夜半三更把他杀死的……他流了多少鲜血啊……”

她沉默了，陷入深思。

“可是您，”我说，“这以后您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呢？”

她仿佛从梦中惊醒，用手轻拂额头。

“起初，”她说，“我简直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去的……因为和大家一起，——那么，准是有人搀扶着我……晚上，德洛西达·彼得洛夫娜说：

“‘嗯，这样不成：你既不睡，却又象块石头一样躺着不动。这可不好，你哭吧，心里就会松快些。’

“我说：

“‘我哭不出来，大婶，我的心啊，象一块火炭似的在烧，一滴泪也没有。’

“于是她说：

“‘哦，那就是说，现在小瓶子是少不了啦。’

“她从自己的小瓶子里给我斟上一杯，说道：

“‘从前我劝过你，不准你碰这个东西，可是现在有什么法子呢？喝吧，扑灭那块火炭。’

“我说：

“‘不想喝。’

“‘小傻瓜，’她说，‘谁一起初是心甘情愿的呢？可是痛苦虽然苦，而毒液还要苦上万倍，用这种毒液去浇泼这块火炭，它马上就熄灭了。快喝，喝吧！’

“我立刻一口干掉。味道很不好，但是没有它就不能睡觉。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一次……喝醉啦……现在，少了它我就睡不着，我自己还预备了一个瓶子，自己买酒喝……可是你，好孩子，不论什么时候都别告诉妈妈，什么时候都别出卖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是应该爱护的，因为他们全是受尽折磨的苦命人。等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又要去敲路角那家

酒铺的窗子……我们自己不必进去，我把空瓶交给他们，他们自会给我一瓶新的。”

我当时深受感动，发誓赌咒：不论何时，对她的“小瓶子”绝口不提。

“谢谢，亲爱的，你别说出去，我真需要这个。”

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浮现着她的身影，我的耳边还鸣响着她的声音：每天夜晚，当家人都已熟睡以后，她便从床上抬起身来，轻得连一点骨节声也没有，然后静静地倾听着，站起来，挪动着两条长长的受了风寒的腿，悄悄走到小窗口……伫立片刻，注视着，倾听着：妈妈有没有走出卧室，然后悄悄把小瓶子的瓶口放在唇边，“啞上几口”……一口，两口，三口……扑灭了火炭，悼念了阿尔卡季，再走回自己的床铺——一下子钻进被窝，很快就响起了轻微的鼻息声——呼——呼，呼——呼，呼——呼，睡着啦！

象这样恐怖的、惊心动魄的悼念，我一生中再也没有看见过。

(1883)

王金陵 译

野 兽

野兽也听神的话。

《谢拉菲姆长老行传》

第 一 章

我父亲当年是个出名的侦探。许多重大案件都委托给他，因此他经常不在家，家中留下母亲、我、仆役。

我母亲那时还很年轻，而我不过是个小孩子。

现在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才五岁。

那是冬天，天气奇冷，冷得绵羊夜间冻死在羊圈里，麻雀和寒鸦硬梆梆的掉在冻土地上。我父亲当时在耶列茨办理公务，到圣诞节也回不来，母亲便打算去他那里，免得让他孤零零一个人过这个快乐的佳节。因为天气冷得可怕，母亲不肯带我出远门，于是把我留在她姐姐家，就是我那位嫁给奥廖尔省一个颇具恶名的地主的姨母的家里。姨父是个非常富有而又残忍的老头。他的性格主要表现为凶狠和冷酷，他非但丝毫不引以为憾，反倒常常借此炫耀自己。在他看来，凶狠和冷酷似乎是刚强和坚定的表现。

他竭力在他的孩子们(其中一个男孩和我同年出生)身上培养这种刚强、坚定的性格。

所有的人都怕姨父，而我比所有的人怕得更厉害，因为他也想在我身上“培养刚强的性格”。在我三岁那年，有一回雷雨大作，我很害怕，他就把我一个人推到阳台上去，而且插上阳台门，用这个办法来教我不再害怕雷雨。

在这样一位主人家里做客，我自然不乐意，而且没少担惊受怕，不过，我再说一遍，当时我只有五岁，何况情势迫使我非顺从不可，谁来管我乐意不乐意啊！

第 二 章

姨父的田庄上有一座很大的、象古堡一样的石宅。这是一座画虎类狗，不仅不好看，甚至可以说其丑无比的两层楼房，带一个大圆屋顶，还有塔楼——关于这个塔楼流传着许多可怕的故事。姨父的发了疯的父亲曾经在塔楼上住过，后来他住过的那几间屋子就做了药房。不知为什么，连这一点也令人悚然。不过最吓人的是，在塔顶那个没有窗扉的拱形窗户上绷着几根弦，做成所谓“埃俄罗斯^①的竖琴”。当风儿在这架任性的竖琴上拂过的时候，琴弦就会发出一阵音响，不但突然，往往也很奇特，由平静、浑厚的隆隆声逐渐变为惊惶、杂乱的呻吟和疯狂的喧嚷，仿佛有一大群

① 希腊神话中的风神。

受到恐吓和驱赶的鬼魅从上面跑过。全家人都不喜欢这架竖琴，认为它在对可怕的庄园主说什么话，主人不敢顶撞，但却因此变得更加冷酷，更加残忍……他们肯定已经注意到，如果夜间起大风暴，使得塔上竖琴的响声越过池塘和花园传到村子里去，那么老爷就要睡不着觉，而且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要象恶煞似的，会横下一道旨，令众多的奴仆胆战心惊。

姨父的家规是从不宽恕任何人的过失，这个规矩从不改变，不仅对人如此，就是对兽，对任何一种小动物也是如此。姨父不想知道什么是仁慈，也不喜欢仁慈，因为他认为仁慈就是软弱。一味的严厉在他眼里高于任何宽恕精神。因此，在这位阔地主家中，以及所有属于他的大村子里，总是死气沉沉，人和兽对此都有同感。

第 三 章

先姨父酷爱犬猎。他常常带上猎狗出外猎取豺狼、野兔和狐狸。此外，他还有专门用来猎熊的狗。这种狗叫“水蛭”，会死死咬住狗熊，叫狗熊脱不了身。有的时候，被“水蛭”咬住的狗熊也会用它那可怕的巨掌把“水蛭”打死，或者撕成两半，而“水蛭”从来没有活着放开过一只狗熊。

如今狗熊只用围捕的办法，或者使用猎熊矛，而“水蛭”这种狗在俄国似乎也绝种了。可是在我讲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几乎任何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狩猎都要使用

这种狗。当年我们那个地方的狗熊又很多，猎熊便是一大乐事。

有的时候可以抓到一窝狗熊，猎手们就把小狗熊从窝里抱出来，带回家去。小狗熊通常是关在一间顶上开了几个小窗洞的大石堆房里。这些小窗洞没有镶玻璃，只安着挺粗的铁栅栏。有的时候，小熊一个踩着一个爬上来，用尖利的前爪抓住栅栏上的铁条，吊在那里。只有用这种办法它们才能够从牢房里向外面的自由天地张望。

午饭前，当我们被领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最爱到堆房上去看从铁栅栏后面露出来的小狗熊的滑稽脸相。德国家庭教师科利贝尔格会用手杖头儿递面包给小狗熊吃，这些面包是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特意留下的。

照看和饲养小狗熊的是一个年轻的猎兽犬饲养员，他名叫费拉蓬特。一般人叫不来这个名字，就管他叫“赫拉蓬”，或者干脆叫“赫拉波什卡”。我记得很清楚，赫拉波什卡是个约莫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中等身材，非常机灵、强壮、勇敢。他的皮肤白里透红，长了一头乌黑的鬈发，还有一双乌黑的凸出的大眼睛，被认为是美男子。此外，他胆气过人。他有个姐姐，名叫安努什卡，在姨父家当保姆。就是这个安努什卡给我们讲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事情，说明她那浑身是胆的弟弟如何勇敢，如何与狗熊建立了不寻常的友谊——他无论冬夏都在堆房里跟狗熊睡在一起，狗熊就围在他身边，把头枕在他身上。

姨父的家宅前面有一片很大的圆形花圃，围着彩绘的

栅栏，再往前就是大门了。正对着大门，在一个花坛的中央竖着一根又高又直，刨得溜光的木头，叫做“桅杆”。在这桅杆顶上安了一个小平台，人们管它叫“凉亭”。

从被抓获的小狗熊中，每每挑选一只“聪明的”，也就是最懂事、最驯良的，把它跟它的同类隔离开。这种狗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换句话说，它可以在院子里和花园中走来走去，而主要的是，它得在大门口那根柱子旁边站岗放哨。它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要么躺在桅杆旁边的麦秸上，要么爬到桅杆顶上的“凉亭”里去坐着或者睡觉，免得那些讨厌的人或者狗来纠缠。

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是所有的狗熊都能过得上的，只有某些特别聪明和温顺的才有资格，并且也不是终身都能如此，而是在它们还没有暴露出不适于共同生活的野兽习性的时候，也就是在它们还规规矩矩、不伤害家禽和人畜的时候。

一只狗熊一旦破坏了共居者的安宁，就要立即被判处死刑，决无获赦的可能。

第 四 章

挑选“懂事的狗熊”这件事后来就由赫拉蓬来办。因为他跟小狗熊最接近，被认为是个深通熊性的人，当然只有他一个人能办这件事。假如选择失当，后果也由赫拉蓬承担，不过他第一次就挑出了一只非常能干、非常聪明的狗熊来

担任警卫，还给它取了一个不寻常的名字：在俄国狗熊一般都叫“米什卡”，他却给它取了个西班牙名字，叫“斯加纳雷利”。斯加纳雷利已经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五年，一回也没有“淘气”过。当人们说一只狗熊“淘气”，这就是指它有侵犯行为，暴露出它的兽性来了。

于是就要把这个“淘气包”推到人们在打谷场与森林之间的宽阔空地上挖的一个“坑”里去蹲禁闭，过一些时候再把它放出来（其实是让它自己顺着圆木爬上来），就在空地上叫“小水蛭”（即未成年的猎熊犬）去猎捕它。万一“小水蛭”咬不住它，有放它跑回森林里去的危险，那么“潜伏”预备队中的两名最优秀的猎手就带上精锐而又经验丰富的猎犬扑上去，战斗便告结束。

万一这些猎犬不够机灵，狗熊得以突围而奔向与广阔的布良斯克多林地带毗连的“岛子”（即森林），那么就要动用特别射手，让他用支在枪叉子上的又长又重的德国式双筒猎枪向狗熊瞄准，给它一粒致命的子弹。

让狗熊闯过一关又一关而逃之夭夭的事情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如果一旦发生，那情形真要不堪设想：一切负有罪责的人都会被处罚至死啊！

第 五 章

斯加纳雷利聪明、稳重，所以上面描述的那种娱乐活动，或者说狗熊的死刑，五年以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在这段

时间里，斯加纳雷利已经长成一只非常强壮、非常漂亮、非常机灵的头号大熊了。它的脸圆而短，体形相当匀称，看上去更象一只庞大的长毛猎犬，或者狮子狗。它的臀部比较瘦削，上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短毛，而两肩和后颈却很发达，披着厚密的长毛。斯加纳雷利象狮子狗一样聪明，会做几个对于狗熊这种动物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动作：比如稳健而轻快地用后肢直立行走，前进或者后退，击鼓，扛一根漆得象长枪一样的大木棍操练步法。它乐于，甚至可以说很喜欢跟农民们一块儿把最重的大蒲包扛到磨坊去，还用它特有的神气活现、令人捧腹的姿势把插着帽缨似的孔雀翎或者一束麦秸的农民戴的尖顶帽戴到自己头上去。

然而命中注定的时刻终于到来：兽性在斯加纳雷利身上占了上风。在我去姨父家暂住前不久，好脾性的斯加纳雷利忽然接连闯了几个祸，而且一个比一个情节严重。

斯加纳雷利的罪状和所有其它狗熊的一样：起初是把一只鹅的翅膀揪了下来，随后是把它巨掌放到一匹跟在母马后面逃跑的马驹背上并且折断了这匹马驹的脊梁骨，末了是它不喜欢瞎老头和给瞎老头引路的人，就在雪地上翻滚他们，而且踩坏了他们的胳膊和腿。

姨父命人把瞎子和给他引路的人送进医院，又命赫拉蓬把斯加纳雷利带去蹲坑，而出路只有一条——伏法……

安娜^①晚上给我和当时跟我一样小的表兄弟脱衣服的

① 安娜是安努什卡的本名。

时候对我们讲，把斯加纳雷利送到大坑去等待处死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动人的情景。赫拉蓬没有给斯加纳雷利戴唇环，也没有对它使用任何暴力，只对它说了一句：

“野兽，跟我走吧。”

狗熊就站起来走了，可笑的是，它还带上它那顶插着麦秸缨子的尖顶帽，搂着赫拉蓬一直走到大坑，就象两个朋友一样。

他们本来就是朋友。

第 六 章

赫拉蓬很可怜斯加纳雷利，但是一点也帮不了它的忙。请注意，在姨父家里，任何人犯了任何过失从来得不到宽恕。斯加纳雷利既然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就一定得为忘乎所以付出惨死的代价。

猎捕斯加纳雷利被订为通常到姨父家来过圣诞节的宾客们的饭后娱乐。这道命令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已经下达，那正巧是赫拉蓬奉命送犯罪的斯加纳雷利去蹲大坑的时候。

第 七 章

送狗熊去蹲大坑的事做起来相当简单。通常是拿些容易折断的竿子铺在坑口，上面盖一层枯枝，再撒上雪粉。这

样伪装一番是为了不让狗熊发现这个出卖它的陷阱。狗熊乖乖的被人带到这个地方来，它径直向前走。它迈出一大步，两步，突然跌进深坑里，怎么也上不来了。狗熊要在坑里一直蹲到捕猎它的时刻到来。那时候，人们就抬来一根约七俄尺^①长的圆木，斜插进坑中，狗熊要顺着这根圆木爬上来。然后猎熊开始。如果碰上一只机灵的熊，它预感到灾祸临头，不肯爬上来，那么就得用长矛轰赶，把烧着的麦秸扔到坑里，或者用枪往熊身上放空子弹，逼它上来。

赫拉蓬把斯加纳雷利带走，用上面说的办法把它囚禁在坑里，一个人心情沮丧、愁容满面的回来了。他偏偏对他姐姐讲了，那狗熊一路上跟他如何“亲热”，等到它失足跌进坑里以后，就坐在坑底，象人交叠着双臂那样交叠着前肢，哀鸣起来，跟哭似的。

赫拉蓬对安娜实说，他是跑步离开那大坑的，免得听见斯加纳雷利的哀鸣，因为这种哀鸣令他心痛欲裂，无法忍受。

“感谢上帝，”他还说，“万一它逃走，那也不是我，而是别人奉命要向它开枪。如果叫我去干这事，我情愿自己受任何折磨，决不向它开枪。”

第 八 章

安娜把这些话讲给我们听了，我们又讲给家庭教师科

^① 1 俄尺合0.71米。

利贝尔格听，科利贝尔格想讨好姨父，就告诉了姨父。姨父听了说：“好小伙子，赫拉波什卡，”然后击掌三下。

这表示姨父召唤他的侍从乌斯京·彼得罗维奇老头，一名一八一二年^①的法国俘虏。

乌斯京·彼得罗维奇，又叫朱斯坦，穿一身干干净净的钉着银钮扣的淡紫色燕尾服来了，姨父就命他为明天的“纵犬捕熊”，也就是捕斯加纳雷利，安排最出名的神枪手——百发百中的弗列贡特，外加赫拉波什卡，两个人做潜伏射手。姨父显然想看看这可怜的小伙子的感情进行艰苦交战的情景，以此取乐。如果赫拉波什卡不肯向斯加纳雷利开枪，或者故意不射中目标，那么他肯定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而斯加纳雷利还可以由弗列贡特开枪打死，此人从来是弹不虚发的。

乌斯京鞠了一躬之后就出去下达命令了，而我们小孩子则意识到我们闯下了大祸，情况十分严重，天晓得会怎样了结啊。于是，我们本来应该感兴趣的“星星下的”圣诞夜宴^②，加上第二天的午宴，以及在姨父家夜宿的宾客——有些还带着孩子，都不再令我们感兴趣了。

我们可怜斯加纳雷利，也可怜赫拉波什卡，甚至拿不准我们更可怜他们两个当中的哪一个。

我们，也就是我和我的同庚表兄弟，在小床上翻来覆去，很晚才睡着，而且作噩梦，在梦中喊叫，因为我们都梦见

① 这一年，俄国取得反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的胜利。

② 圣诞节前夕，当天空出现第一颗星的时候，开始圣诞夜宴。

那狗熊了。后来保姆安慰我们说，现在不用害怕狗熊啦，因为它已经蹲在坑里了，明天就要把它打死。我一听见这话，反倒更加惶恐。

我甚至要保姆明确地回答：我能不能为斯加纳雷利祈祷？但是象这样的问题已经超出老太婆的宗教思想范围，她一面打哈欠，一面在嘴上画着十字说，这个她可一点儿也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问过司祭，不过狗熊也是上帝的造物，它也跟挪亚一起在方舟中漂泊过。

我当时觉得，她提起在方舟中漂泊过的话，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无限慈悲不仅施与人，同时也施与上帝的其他造物，于是我以孩子的信心跪在我的小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祈求至尊的上帝不因我热切要求而见怪，并能宽恕斯加纳雷利。

第九章

圣诞节到了。我们都穿上过节穿的衣服，由男女家庭教师领着去喝茶。大客厅里除了许多亲戚朋友以外，还有神职人员：一位司祭、一位助祭、两位诵经士。

姨父一进门，教士们就唱起了《基督降生》歌。然后大家喝茶，紧接着是一顿简单的早餐，两点钟开节日午宴。午宴完毕，立刻开始预定的猎捕斯加纳雷利的活动。事不宜迟，因为在这个季节天黑得早，而天一黑，就无法进行猎捕了，狗熊很容易跑掉。

事事都照预先安排的那样做了。我们一离开餐桌，就被领去穿衣服，以便出门去看猎捕斯加纳雷利。我们穿上兔皮小大衣和山羊毛织的毛茸茸的长筒靴，坐上雪橇。宅第两侧的门口都停着许多又长又大的三马拉雪橇，上面铺着织花地毯。两个马夫牵着姨父的坐骑——一匹名叫谢戈利哈的红毛英国马。

姨父穿一件狐皮短大衣、戴一顶尖顶狐皮帽走出门来。他一跳上铺着黑熊皮、配有绿松石和“蛇头”贝壳装饰起来的后鞅带和胸带的鞍座，我们那一大队雪橇就出动了。十分或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到达猎熊地点，把雪橇排列成半圆形。所有的雪橇都斜对着开阔平坦的雪原，这雪原由骑在马上的猎手排成散兵线包围起来，远方则与森林毗连。

在森林边缘的灌木丛后面设下了机关，或者说暗堡，弗列贡特和赫拉波什卡就得潜伏在那里。

那些暗堡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人只能指出隐约可见的“枪叉子”，两个射手中的一个得把枪搁在“枪叉子”上面向斯加纳雷利射击。

狗熊所在的大坑也看不出来，我们不由得把目光转向漂亮的骑手们，他们背着各式各样、然而都挺好看的猎枪，有瑞典的施特拉布斯①、德国的摩根拉特②、英国的莫蒂默③、华沙的科列特④。

①②③④ 都是以制造商的姓氏命名的猎枪。

姨父身居猎手的散兵线前方，站在马镫上。下人递给他拴着两条最凶恶的“水蛭”的皮带，又在他面前的鞍褥上放了一块白手巾。

一大群刚成年的猎犬等着以处死犯罪的斯加纳雷利进行一次实习，它们个个都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流露出急不可待的浮躁情绪。它们尖叫，狂吠，跳跃，在身穿制服的猎犬饲养员的坐骑周围乱转，饲养员不停地用鞭子抽打它们，迫使这些不耐烦到忘乎所以的程度的小猎犬听从指挥。总之，一片急待捕兽的热烈气氛，猎犬凭着它们天生的灵敏嗅觉自然已经发现，这只野兽就在附近。

把斯加纳雷利从坑里赶出来给狗撕咬的时候到了。

姨父拿起放在他的鞍褥上的白手巾挥了一下，并且说：“干吧！”

第 十 章

从姨父的大本营中出来了十个猎人，他们穿过雪原向前走去。

走出约二百步远，他们便停下来，从雪地上抬起一根我们从远处一直看不见的长长的、不很粗的圆木。

这正巧就在斯加纳雷利所在的大坑边上，不过也是因为离我们远，那大坑没有被我们发现。

他们把圆木抬起来，立刻将它的一端插进坑里，而且是斜插进去的，以便狗熊能够毫不费力地顺着圆木，象顺着扶

梯一般爬出来。

圆木的另一端靠在坑边上，伸出地面一俄尺长。

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这件准备工作上，它使最令人感兴趣的时刻越来越近。本来大家以为斯加纳雷利会立刻露面，然而它显然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死也不肯上来。

猎手们于是用雪球和铁矛去赶它，从坑里传来咆哮的声音，然而野兽还是不肯出来。猎手们朝坑里放了几次空枪，斯加纳雷利只是更加生气地咆哮，仍旧没有露面。

这时候，从猎手的散兵线后面不知什么地方忽然冒出一辆单马拉的普通运粪雪橇，上面有一堆干麦秸。

拉车的马又高又瘦，牲口院一般用这种马到打谷场上去拉饲料。别看这匹马上了年纪，而且瘦骨嶙峋，它却扬起尾巴，竖起鬃毛，健步如飞。不过很难断定：它今天的朝气究竟是当年英姿犹存的表现，还是狗熊近在咫尺令老马心惊胆战的结果？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马的嘴上不仅戴着铁嚼环，而且勒着锋利的细绳，把它那发灰的嘴唇都勒出血来。它一边跑一边乱蹦，驾驭它的马夫只好一只手拉紧细绳，令它的头仰起来，另一只手用挺粗的鞭子狠狠抽打它。

麦秸好歹分成了三堆，同时点燃，冒着烈焰从三个方向同时扔进大坑里。只有插圆木的那一边留下来。

传来震耳的疯狂咆哮，似乎夹杂着呻吟，不过……狗熊还是没有露面……

这时，我们听到从那边传过来的话说，斯加纳雷利全身

“冒火”，它用两只前掌蒙住眼睛，紧紧贴地躺在一个角落里，因此“弄不动它”。

从牲口院来的那匹勒破嘴巴的老马又往回奔去……大家以为是要它再运一车麦秸来。观众中间便掠过一阵责骂声：安排猎熊的人怎么不早点把麦秸备足啊。姨父生气地叫嚷着，可是我听不清他的话，因为这时候大家乱哄哄的，猎犬的尖叫声和皮鞭的抽打声也都更响了。

尽管事情进行得有点混乱，毕竟遵循着一定的规章，那匹牲口院的老马终于又奔突着，打着响鼻，向着斯加纳雷利所在的大坑前进，不过车上拉的不是麦秸，而是赫拉波什卡。

姨父刚才大发雷霆时的命令是，把赫拉波什卡放进坑里去，叫他自己把他的朋友从那儿领出来受猎捕……

第十一章

于是赫拉波什卡来到。他似乎很激动，不过行动坚决果断。他丝毫不违抗老爷的命令，从雪橇上拿下那根刚才捆过麦秸的绳子，把一头系在圆木上端，余下的便捏在手里，然后扯着绳子，顺着圆木走下坑去……

斯加纳雷利的可怕的咆哮声轻下来，变成低声怨诉。

这野兽似乎在向自己的朋友诉说人们给予它的残酷待遇。后来连这怨诉也听不到了，只有一片沉寂。

“它抱着赫拉波什卡舔呢，”一个站在坑边的人喊道。

坐在雪橇上的观众有的叹息，有的皱眉。

许多人都可怜起那狗熊来，猎捕显然不会叫他们开心了。这时候，忽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打断了上面描写的瞬间的感受。这件事情更加出乎大家的意料，也更加动人。

坑口出现了赫拉波什卡那长满鬃发、戴一顶圆形猎帽的脑袋，仿佛从地狱里出来一般。他照刚才走下去的方式又走了上来，就是说，扯着一头紧紧系在圆木上端的绳子，顺着圆木攀登上来了。不过赫拉波什卡不是一个人上来：斯加纳雷利把一只毛茸茸的巨掌放在他的肩上，紧紧搂着他，和他一起上来了……狗熊心情沮丧，模样难看。倒不是因为皮肉受苦，而显然是因为精神遭到剧烈的震撼，它看上去酷似李尔王^①。它皱着眉头，两只充血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它象李尔王一样蓬着毛发，有的地方烧焦了，有的地方沾着麦秸。此外，也和那位不幸的老王一样，斯加纳雷利奇迹般保存下了它那顶类似王冠的帽子。也许因为它爱赫拉波什卡，也许是偶然为之，它把赫拉波什卡为它置备、而又被迫连它一起推下坑去的那顶帽子夹在腋下。狗熊保存下了朋友的赠品，而且……因为它的心此时在朋友的怀抱中找到了片刻的安慰，它一走到地面上来，就从腋下拿出揉得不成样子的帽子，扣在自己头顶上……

这个举动引得许多人都笑了，也有一些人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难过。另外一些人连忙转过脸去，不忍再看即将

①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的主人公。

临到这野兽头上的惨死。

第十二章

这当儿，猎犬狂吠起来，闹腾到不听任何指挥的程度。甚至皮鞭对它们都不起作用了。小水蛭和老水蛭一看见斯加纳雷利，立刻用后肢直立起来，嘶哑地吠着，喷着鼻息，被生皮颈圈勒得喘不上气来，而赫拉波什卡此时已经坐上牲口院的运粪雪橇，向森林边缘的暗堡急驶而去。斯加纳雷利又孤单单留下来，它急躁地揪着那根一头系在圆木上的绳子，这根被赫拉波什卡扔下的绳子凑巧缠在它的一只前爪上了。狗熊显然想快些甩掉或者弄断绳子，好去追赶自己的朋友。然而，即便是极懂事的狗熊，毕竟只有狗熊的本事。斯加纳雷利的前爪不仅没有抽出来，反倒让绳子越缠越紧。

斯加纳雷利看见事情进行得不合它的意思，便去揪绳子，想弄断它。可是绳子很结实，弄不断，那圆木倒是被揪得在坑中立了起来。斯加纳雷利回头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两只放开的水蛭冲到它的身边，其中的一只飞奔过来，用尖利的牙齿咬住它的后颈。

斯加纳雷利正忙着揪绳子，没有料到这一着，起初不象动了气的样子，倒象是对这种卑鄙行径感到诧异。然而不过半秒钟光景，等到这只咬住它的水蛭打算再咬一口，以便把尖利的牙齿扎得更深一些的时候，斯加纳雷利就用自己

的巨掌猛地抓了这水蛭一把，将它远远地扔开，而且是开肠破肚的扔开了。这只狗的脏腑就掉在鲜血染红的雪地上，另一只狗也在这一刹那间被斯加纳雷利用后掌踩死了……最可怕，最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那根圆木。正当斯加纳雷用力挥动前掌，以便扔开咬住它的水蛭的时候，它同时也把被绳子牢牢拴着的圆木从坑里拉了上来，那圆木竟横着飞了出去。被绳子紧紧拉着的圆木就象围着一个轴心似的围着斯加纳雷利转，用末端在雪地上画圈。在画第一圈的时候，被打得粉身碎骨、当场倒毙的已不是两只、三只，而是一大群扑上来的猎狗，有的还尖叫了几声，用爪子在雪地上刨了几下，其余的只打了个滚就伸开四肢不动了。

第十三章

也许这只野兽实在太聪明，不会不懂得它手中的武器多么好用，也许是缠在它爪子上的绳子把它勒痛了，总之，它咆哮起来，立刻把绳子捏住，再一次把圆木甩开去，那圆木竟离开地面，与捏着绳子的熊爪拉平，象个转得很快的大陀螺似的发出呜呜的响声。无论什么落到这大圆木下面，定要被打得粉碎。如果绳子的某一段不够结实，因此断了，那么随着离心力飞出去的圆木天晓得会飞多远啊，这一飞肯定要将它遇到的一切活物统统击毙。

所有的人，所有的马和狗，无论是排成一列的还是在散兵线上的，都极为恐慌。当然，任何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都希望斯加纳雷利用来甩它的大投石器的绳子是结实的。可是结局究竟怎样呢？除了几个猎人和蹲在林边暗穴中的两名射手以外，谁也不愿意再看下去了。参加这项娱乐活动的全体观众，即全体来宾和姨父的家人，从刚才发生的事情中间没有得到任何快乐。大家都惊恐地叫车夫赶快驱车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秩序大乱，人们互相推挤着，争先恐后地往回跑。

在仓皇逃遁中，一路上发生了几起撞车和几起摔人的事故，笑谈不多，惊呼不少。从雪橇上摔下来的人以为圆木脱离了绳子，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且还有一只发了狂的野兽在后面紧紧追赶。

但是跑到家的客人们可以安下心来，恢复常态，少数留在猎兽场的人则看到了远比这可怕的情景。

第十四章

无论什么狗也不能放出去猎捕斯加纳雷利了。很明显，仗着那根可怕的圆木，斯加纳雷利能够战胜一大群猎犬而自己不受一点伤害。这狗熊一面抡着圆木，一面自己也转着圈子朝森林方向移动，死神只在暗堡旁边等它——暗堡中蹲着赫拉波什卡和百发百中的弗列贡特。

一颗正中目标的子弹就能勇敢无误地结束这场犬猎。

然而命运奇妙地保护了斯加纳雷利，它既已插手这野兽的案子，似乎就立意搭救到底了。

斯加纳雷利刚走到与两个土堤形成一条直线的地方(土堤后面立着枪叉子,赫拉波什卡和弗列贡特的德国猎枪的枪口正对着这狗熊),拴在圆木上的绳子突然断了,于是……圆木就象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去,而狗熊也失去了平衡,倒在地上,朝相反的方向滚去。

留在现场的人眼前忽然出现一幅新的、既生动又可怖的图景:圆木打垮了枪叉子和隐蔽着弗列贡特的整个土堤,接着就跃过这个土堤,一头栽进前方一个大雪堆中。斯加纳雷利也不失时机。它打了三四个滚以后,正好滚到赫拉波什卡所在的盖着白雪的土堤后面……

斯加纳雷利立刻认出了赫拉波什卡,向他张开热气腾腾的大嘴,想用舌头去舔他,突然,从弗列贡特所在的那个方向传来一声枪响,接着……狗熊就逃进森林里去了,而赫拉波什卡……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人们把他扶起来看了看,发现他的一只手被子弹打穿了,但是伤口上有几根熊毛。

弗列贡特并没有失去神枪手的声誉,他是在没有枪叉子的情况下用沉重的猎枪仓猝射击的,如果有枪叉子,他一定能够瞄准。况且当时天色已经暗下来,而狗熊和赫拉波什卡又紧紧抱成一团……

在这种情况下,一线之差的射击应该算是出色的。

然而斯加纳雷利逃走了。当天晚上就到森林里去追捕它是不可能的。等到第二天早上,姨父——他的意志就是全家奉行的法律——又是另一番心情了。

第十五章

姨父在这场不成功的犬猎结束以后才回家来。他格外生气，格外严厉。未及在阶前下马，他已下令明天天不亮就去寻找野兽的踪迹，并且要严严实实围住它，不让它逃走。

按照规定进行的犬猎本来应该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

之后，大家便等着看如何处置受伤的赫拉波什卡。人人都断定，他要倒大霉。至少他不该那么疏忽，在斯加纳雷利来到他身边，而且抱着他、一点没有伤害他的时候，他竟然没把猎刀扎进斯加纳雷利的胸膛里。此外，有些人非常怀疑，而且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赫拉波什卡耍了一个花招，在关键时刻故意不杀死他的熊朋友，把他放跑了。

谁都知道赫拉波什卡和斯加纳雷利之间的友谊，这就大大增加了上面那种设想的可信程度。

不仅全体参加犬猎的人有这种想法，连所有的客人都都这么说。

天黑以后，大客厅里那棵装饰得很华丽的圣诞树上的蜡烛为我们点起来了，大人们都聚集到这里，我们小孩子一面听他们说话，一面交换着共同的猜疑，分担着共同的恐惧：赫拉波什卡究竟会怎么样啊？

不过最初从门厅里（姨父上了台阶以后是经过门厅走进他的“上房”去的）传来话说，关于赫拉波什卡还没有下任何命令。

“这是不是吉兆啊？”有一个人悄声问。由于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这句悄悄的话竟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阿列克谢神父，一位佩戴着一八一二年铜十字勋章的本村老司祭，也听见了这句问话。他也叹了一口气，悄声说：

“向降世的基督祈祷吧。”

说着，他自己同所有当时在大厅里的大人和孩子，主人和仆人，都画了一个十字。做得正是时候。我们画十字的手还没有放下来，大厅的门就敞开了，姨父拿着一根手杖走进来。跟着他进来的还有他的两只爱犬和侍从朱斯坦。朱斯坦用银盘端着他的白绸手帕和镶有保罗一世肖像的圆鼻烟壶。

第十六章

一张伏尔泰式的安乐椅^①为姨父摆在大厅中央圣诞树前面的一小块波斯地毯上。他默默地在这张椅子上坐下来，默默地拿起朱斯坦端来的手帕和鼻烟壶。两只狗立刻在他脚边躺下来，伸出它们的长长的嘴脸。

姨父穿一件钉着绣花纽襻儿的蓝色绸短外衣，纽襻儿上布满了银丝花纹，配以大颗的绿松石扣子。他手里拿着一根用真正高加索樱桃木做的手杖，很细，但很结实。

① 一种高背深座的安乐椅。

他现在十分需要这根手杖，因为刚才犬猎场上秩序大乱的时候，连训练有素的谢戈利哈也没有能保持住大无畏的姿态，它撒腿奔向一旁，把姨父的一条腿压在树干上狠狠地挤了一下。

姨父的这条腿痛得厉害，甚至走起路来都有点瘸。

这个新的情况自然也不会在他那颗容易动怒而又已经被激怒的心里增添丝毫善意。更糟糕的是，看见姨父进来，我们大家都不说话了。象大多数疑心重的人一样，他不能容忍这种表现。深知他的脾气的阿列克谢神父连忙出来打圆场，努力冲破这不祥的沉寂。

正好我们这群孩子围在他身边，他就问我们懂不懂《基督降生》这首歌的含义？结果不单我们小孩子，就连大人也不很明白。神父就向我们解释“颂赞”、“欢迎”和“升天”这几个词的意思，当他讲到最后一个词的含义的时候，他的心和灵已静静地“升天”了。他说，现在同“古时候”一样，任何一个穷人都可以向“圣婴”^①的马槽献礼，比古时候的博士献上黄金、没药和乳香更勇敢，更无愧。我们的献礼就是我们按照他^②的教训悔改的心。老人又讲到爱心、宽恕、义务——每一个人都义务“奉基督的名”安慰自己的朋友和仇敌……我觉得，当时他的一席话是有说服力的……我们都明白，这话是指什么说的，大家都怀着特殊的感情听他讲话，似乎祈求上帝让他的话击中目标，许多人的眼睫毛上都

① 指耶稣，他诞生在马槽里。

② 指耶稣。

有美好的泪珠在闪动……

忽然间，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那是姨父的手杖……有人拣起来递给他，他却不接，他的身子向一边弯下去，一只手从安乐椅上垂下来，那只手里捏着一颗从衣服上揪下来的大绿松石纽扣，已被他忘却……接着他把这纽扣也掉在地上了，不过……没有人赶上前去拣拾。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的面孔。出现了奇迹：他哭了！

神父轻轻推开孩子们，走到姨父跟前，默默地为他祝福。

姨父抬起头来，抓住老人的手，突然当着众人的面吻了吻这只手，低声说：

“谢谢。”

他立刻把目光移到朱斯坦身上，命他传费拉蓬特来。

赫拉波什卡面色苍白，裹着受伤的手来了。

“到这儿来！”姨父说着指了指他脚下的地毯。

赫拉波什卡走过去，双膝跪下。

“起来……站起来！”姨父说。“我宽恕你。”

赫拉波什卡又跪倒在他脚下。姨父激动地说：

“你这么爱野兽，可是并非人人都能这么爱人啊。你的行为感动了我，你的宽厚胜过了我。我要向你开恩：给你解放证，外加一百卢布路费。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吧。”

“谢大恩，可我哪儿也不去，”赫拉波什卡大声说。

“什么？”

“我哪儿也不去，”赫拉波什卡又说了一遍。

“你要怎么样呢？”

“为了报答您的恩典，我愿以自由民的身分服侍您，比被迫诚惶诚恐地服侍您更加忠心。”

姨父眨了眨眼睛，用一只手拿起他的白绸手帕捂住脸，然后弯下身子，用另一只手搂着赫拉波什卡，于是……我们都明白了，我们应该站起来，而且也都闭上了眼睛……大家都心满意足地感觉到，这里发生了一件荣耀上主的事情，在阴森可怖的地方开始闻到了奉基督的名得到的平安的芳香。

这种气氛也感染了全村：给村里送去了大锅大锅的家酿啤酒，快活的篝火点了起来，人人兴高采烈，彼此说说笑笑。

“如今咱们这儿连野兽也在静静的圣诞夜里去赞美基督去了。”

没有再去追踪斯加纳雷利。费拉蓬特按姨父的许诺成了自由民，不久就替代了朱斯坦，做了姨父的侍从。他不仅是姨父的忠实仆人，而且是姨父毕生的忠实朋友。他亲手合上姨父的眼睛，把姨父安葬在莫斯科瓦甘科夫公墓内，那坟上的墓碑至今完好无损。在姨父的墓穴下方长眠着费拉蓬特。

现在已经没有人去上坟献花了，但是在莫斯科的贫民窟中，有人还记得一个白发苍苍的高个子老人，他似乎具有神奇的力量，善于发现哪里有真正的苦难，而且总是及时赶

去,或者派他那善心的暴眼仆人前去救援。

关于这两位善人的故事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姨父和姨父戏呼为“驯兽人”的费拉蓬特。

(1883)

陈 馥 译

昔日的天才

天才不受时代的限制——他能克服
使常人束手无策的一切困难。

——拉罗什富科^①

第一章

几年以前，彼得堡来了一个瘦小的地主老太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碰到了一桩“令人发指的事”。这桩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她因为心地善良、头脑简单，纯粹出于同情，从不幸中救出了一位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儿；为了这个公子哥儿，她把自己的一座小房子出典了，而这房子是老太婆、她的长年卧床不起的残废的女儿和小孙女的全部财产。房子典了一万五千卢布，那个家伙把钱全部拿走，立下借据，保证在最短期间内偿还。

这位善良的老太婆信以为真。她这样相信他并不奇怪，因为她的债户出身名门，又有光辉的前程，除庄园上可

^① 拉罗什富科，法国十七世纪的作家。

观的收入外，还有一笔可观的薪俸。他之所以陷入需要老太婆帮他摆脱的手头拮据的困境，无非是因为他一时间恋上了什么女人，再不就是在贵族俱乐部里打牌失手，“只要一抵达彼得堡”，偿还这点借款当然不在话下。

老太婆过去认识这位先生的母亲，看在这段老交情的分上，她接济了他，他顺利地回彼得堡去了。后来呢，不用说，便玩起在这类事情上相当常见的猫捉耗子的游戏来了。一次次到期，老太婆一次次写信去提醒他——开头语气非常温和，后来稍许严厉些，最后就恶言相向，暗示“这样做是不诚实的”。但她的债户是个饱经世故的老手，任凭她三催四求，他都一概置之不理。光阴流逝，眼看房子的典期就要满了。这可怜的女人本来满心指望在这所小房子里度过残年，现在突然看到，摆在她和她女儿和小孙女面前的却是饥寒交迫的可怕的前景。

绝望之余，老太婆把她有病的女儿和小孙女托付给一位好心的女邻居，自己收拾了一点儿零碎钱，就飞也似地赶到彼得堡“奔走”去了。

第 二 章

起初，她奔走得顺利：她碰见的那个律师是个富有同情心和体恤下情的人，法庭很快就作出了有利于她的判决。但是到了执行的时候，却横生枝节，使她感到莫名其妙。倒不是法警或法庭里其他人员包庇债户——据说，这个人老

早就使他们厌烦了，而且他们全都非常同情老太婆，巴不得能帮她一手，但是他们不敢……债户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不是亲戚就是本家，因此，对他就不能象对别的罪犯那样严加处理。

这些沾亲带故的人事关系有什么力量 and 作用，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反正他有靠山，遇事都能独邀天宠，逢凶化吉。

我也无法准确地告诉你们，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我只知道应该下张传票给“立有借据的债户”，但这正是任何人、任何一级官员做不到的事。老太婆不论跟谁商量，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劝她：

“啊呀，太太，您何苦来呢？您不如丢开算了！我们很同情您，但是他无论谁的债也不肯还，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您不是头一个碰到这种事情，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的老爷啊，”老太婆回答说，“不止我一个人倒霉又有什么好？亲爱的，要是我和大家都顺顺当当的，那可好多啦。”

“唔，”他们回答说，“要大家都顺当，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这是专门家杜撰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她头脑简单，还是纠缠不休：

“为什么不可能呢？他的财产无论如何比欠我们大家的债多。他即使还了债，也还要剩下许多呢。”

“唉呀，太太，有钱的人从来不嫌钱多，他们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而主要的是他不习惯还钱给人。如果您把他惹

烦了，他还会给您找麻烦呢。”

“什么样的麻烦呢？”

“得啦，您干吗问个没完没了呢，您最好还是悄悄儿地逛逛涅瓦大街，说不定您突然要离开这儿了。”

“请你们原谅，”老太婆说，“我可不相信你们的话：他虽然不走正道，但人还是个好人的。”

“对，”他们回答她说，“当然，他是一位好老爷，但借债不还可就是坏蛋了。一个人只要赖债，那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那你们就采取措施吧。”

“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回答道，“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对付所有的人。您过去干吗跟这种人来往呢？”

“跟这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这里，被问的人要么望她一眼掉头走开，要么劝她向上级官府去告状。

第三章

于是，她就找上级官府去了。那些人更难接近，更不爱答理，说的话也更加叫人难以捉摸。

他们说：“他在哪儿？据报告，他不在这儿！”

“哪儿的话，”老太婆哭着说，“我可天天在街上看见他，他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那根本不是他的房子。他没有房子，那是他太太的

房子。”

“那有什么两样——丈夫妻子本是一家子。”

“您这么想，法律可不这么规定。他的太太也跟他算帐，告到法庭上来，因此，他也不去她那儿了……鬼才知道他，我们都给他麻烦死了，您干吗把钱借给他呢！他每次来彼得堡就租上一套带家具的房子，可是却不去住。假使您以为我们在包庇他，或者可怜他，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只要您找到他，抓到他——这可是您的事——我们一定给他‘下传票’。”

老太婆无论找到什么样的大官，最多只能得到这样几句安慰话。外省人多疑，她竟暗地里说，这一切似乎全是“因为空口说白话的缘故。”

她说：“你磨破嘴我也不信，我看，要上点油才转得起来。”

于是她“上油”去了，但是回来时却更加伤心。她说，她“一开口就出一千”，这就是说，她许诺在追回的钱里拿出一千卢布作为报酬，但是人家连理也不屑理她，等到她通情达理地一加再加，直加到三千卢布时，人家甚至向她下了逐客令。

“下一张传票给三千卢布他们都不肯！居然有这样的
事！……咳，从前可比现在好。”

“算了吧，”我提醒她道，“您大概忘了从前究竟怎么个好法吧：谁给钱多，谁就有理。”

“这一点，”她回答道，“你说得完全对，但是，在从前的

官员中间却有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能手。有时你问他，‘这事办得到吗？’他会回答说，‘在俄国没有办不到的事，’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事情就办妥了。就是现在也有一个人主动上门来找我，可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他。我跟他一起在玛丽亚商场的华西里面包摊上吃饭，因为我目下要节省些钱，每用一个戈比都感到心痛，以至好久都没有吃过热菜了。为了打官司，我省吃俭用。他到那儿去大概也是因为穷，要不就是因为酗酒……但是他很有把握地说：‘给我五百卢布，我就下传票！’你对这问题是怎样看的呢？”

“亲爱的太太，”我回答她说，“请您相信我，您的不幸使我很感动，但是我连自家的事也管不了，实在没法替您出什么主意。您至少得找人打听打听他的底细：他是什么人，谁能替他担保？”

“我问过面包摊的掌柜，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我想，’他说，‘他可能是个做生意蚀了本的买卖人，要不就是个破落的官老爷。’”

“唔，您该直接问问他本人的。”

“我问过他，他是什么人，什么官衔。他说，‘我们不作兴谈论这些，您就叫我伊万·伊万内奇吧，十四张羊皮^①中有我一张，我想用哪一张，就把那张的毛翻朝外。’”

“啊，您瞧，他原来是个不明身份的人。”

“是的，是个不明身份的人……‘十四张羊皮中的一张’

① 旧俄时代，文官官衔共分为十四品。而在俄语中，“官衔”与“熟羊皮”二字部分谐音。

这个我懂，因为我自己就是嫁给一个文官的。这就是说，他是个十四品官员。谈到姓名和证件时，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根本瞧不起这玩意儿，我没有证件，我的脑门子里有的是天才的思想，我还认识一些可尊敬的人，他们愿意为三百卢布实现我的任何计划。”

“‘但是，大叔，为什么一定要三百卢布呢？’”

“‘因为那是我们定的价，我们不愿减价，也不向人家多要。’”

“‘先生，我一点也不懂。’”

“‘也不必懂。目下有些人一拿就是好几千，而我们只要几百。我出主意，主办这件事，得拿两百。那位办这件事的人物，弄不好可能要坐三个月的监牢，因此，与此相应就该得三百——这样，事情就会圆满解决。谁需要我们帮助，谁就该相信我们，因为我向来只办别人办不了的事。谁要是不相信人，那就无法为他效劳。’至于我呢，”老太婆接着说，“你可以设想一下我是多么动心：我不知怎么竟相信他了……”

“我简直不懂，”我说，“您怎么竟会相信他呢？”

“你看，我有过某种预感，我还做过许多梦，这一切都在恳切地说服我相信他。”

“您不能再等一些时候吗？”

“只要能等，我一定等。”

然而不久就不可能再等下去了。

第 四 章

老太婆怀着非常感人的悲伤和焦急来找我，因为第一，圣诞节快要到来；第二，她家中来信说，房子日内就要拍卖；第三，她曾看见她的债户和一位太太手挽手地走着，她追上他们，甚至拉住他的袖子，叫过路人来帮忙，边哭边喊，“我的上帝，他欠我的钱！”结果怎样呢，人们把她从债户身旁拉开，还要查办她，说她在闹市扰乱治安。比上述三种情况更加可怕的是第四种情况：老太婆的债户已经弄到一张出国护照，不出明天就要和那个阔太太——他的心上人到国外去，可能在那边待上一两年，也许干脆不回来了，“因为她非常有钱。”

老太婆说的全是实情，没有一丁点儿可疑之处。她已经学会怎么机警地盯住她那个滑头的债户的一举一动，而且买通了他的仆人，得知他的一切秘密。

这样一来，这出长久以来令她烦恼的喜剧明天就要收场了，明天他肯定就要溜之大吉，也许一去不回，因为他那女伴毫无疑问决不会愿意去短短的一段时间的。

老太婆把这一切详情细节都跟那个有十四品中的一品官衔的掮客讨论过了，而他就坐在玛丽亚商场的面包摊旁回答她说：

“是的，情况很紧迫，但办法还是有的：只要您立刻拿出五百卢布来，明天包您如愿以偿；假使您不相信我，那您的

一万五千卢布就完蛋了。”

“我的朋友，”老太婆告诉我说，“我已决计信托他了……有什么办法呢？谁都不肯管这件事，只有他肯，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下传票。’请你别这样死盯着我，我一点也没有发疯。连我自己也摸不着头脑，但是我却在预感中对他产生了一种神秘的信任，我又做过许多这样的梦，所以我下定决心把他带走了。”

“带到哪儿去？”

“你看，我们总是在吃中饭的时候到卖面包的那里碰头。那可就晚了，因此，我现在就把他带在身边，直到明天也不放他走。我的年纪这样大，当然不会有人说闲话，必须看住他呀，因为我马上要给他五百卢布，而他又没有任何收据给我。”

“您下定决心了吗？”

“当然下定决心了。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已经付给他一百卢布定钱，他现在在一家小饭馆里喝茶，等着我回去。我来这里求你一件事：我只剩下二百五十卢布，还缺少一百五十卢布。请你行行好，借给我这笔钱，我一定还给你。即使我的房子被拍卖掉——一百五十卢布总还会剩下的。”

我知道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女人，她的伤心事又那么令人感动，我想：还不还我，不去管它啦，一百五十卢布不能让你发财，也不会叫你变穷，而她就不至于因为没有想尽办法“下传票”来挽救自己的官司而内心感到痛苦。

她拿着借到的钱，径直到小饭馆里去找她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掳客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满怀着好奇心等着她来，我想知道在彼得堡还会巧妙地想出怎样的新花招来骗人。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竟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商场里的天才并没有辱没那个善良的老太婆的信任和预感。

第 五 章

圣诞节假日的第三天，她突然来访，穿着旅行的服装，提着旅行袋。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向我借的一百五十卢布放在桌上，接着把一张一万五千余卢布的银行支票递给我看……

“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没有别的，我把自己的钱和利息都要回来了。”

“怎样要回来的呀？这果真是那个伊万·伊万内奇成全的吗？”

“对，是他。不过还有一个人，他另付给那个人三百卢布，因为没有那个人的帮助是办不成的。”

“这另外一位实干家是谁呢？他们是怎样帮助您的，请通告诉我。”

“他们很真诚地帮助了我。我一到小饭馆，就把钱交给伊万·伊万内奇，他数过钱后便说，‘现在，太太，我们可以走了，’他说，‘我出主意是个天才，但是我必需有人来实行

我的计划，因为我本人是个神秘的陌生人，不能自己出面打官司。’我们走过许多矮房子和澡堂，老在寻找某个‘塞尔维亚战士’^①，但是好久没能找到他。最后给我们找到了。那个战士从一个洞穴一样的地方钻了出来，穿着一件破烂的塞尔维亚军服，嘴里衔着一根用报纸卷成的香烟。他说，‘要我干什么我都能行，但是先得喝酒。’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家小饭馆里，开始讨价还价。那个‘塞尔维亚战士’要‘三个月每月一百卢布’。我们都同意了这价钱。我还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但是看见伊万·伊万内奇把钱给了他，可见他是相信他的，我心里也就踏实些了。后来我带伊万·伊万内奇回到我的住处，叫他待在我的房间里，而‘塞尔维亚战士’则在澡堂里过夜，叫他早晨来找我们。第二天早晨，他来了，对我们说：‘我准备好了。’伊万·伊万内奇悄悄地对我说：‘派人买点伏特加给他，我们要的是他的胆量。我不会让他多喝的，但是他需要喝两口壮壮胆，现在最主要的是看他办事了。’”

“塞尔维亚战士”喝过伏特加，他们便一起到老太婆的债户和他那位女士要乘火车离开的那个铁路车站上去。老太婆还是一点也摸不透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准备怎样去做，但是“塞尔维亚战士”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干得光明磊落。乘火车的人渐渐多起来，债户也来了，身子挺得笔直的，那

① 一八七六年，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发动了一次反土耳其人的解放战争。大批俄国人志愿到塞尔维亚作战。回国后，一部分人陷于失业和贫困。这些人被称为“塞尔维亚战士”。

位太太同他在一起。一个仆人给他们买车票去了，他和他那位女士坐着喝茶，一边惊惶不安地向四下里张望。老太婆躲在伊万·伊万内奇身后，指着那个债户说，“就是他！”

“塞尔维亚战士”看见了他，说声“好”，立即站起身来，从那公子哥儿身旁走了过去，接着又趑趄回来，然后又第三次走过去，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说：

“您干吗这么看我？”

对方回答道：

“我根本没看你，我在喝茶。”

“啊——”战士说。“您不看我，您在喝茶？那么，我倒要让您看看我，这儿是给您的柠檬汁、砂糖，还有巧克力！您就着喝茶吧！”他一边说，一边照他脸上接连“拍一拍一拍”打了三记耳光。

那位女士急忙溜到一边，那位先生也想逃走，还说他现在不控告他，但是警察跑过来干预了：“那可不行：这是在公共场所。”于是把“塞尔维亚战士”逮捕了，把挨打的也抓了起来。那位挨打的非常激动，他不知道是跟那位女士跑好，还是听从警察的传唤好。正在这时，警察的报告打好了，火车也开走了……那位女士走了，他留了下来……而当他一说出自己的身份和姓名时，警察就说，“我的公文包里正好有一张给您下的传票。”那个债户没有办法，只好当着许多证人的面收下了那张传票。为了使自己摆脱不许离境的规定，他立刻付给老太婆一张支票，连本带息地偿还了欠她的全部债款。

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就这样顺利地克服了。正义胜利了，贫穷而诚实的家庭又获得了安宁，圣诞节也成为光辉、快乐的节日了。

这样一个能想办法解决如此棘手的问题的人，的确完全有权自命为真正的天才。

(1884)

陈燕宇 译

珍珠项链

第一章

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朋友们坐在一起喝茶，谈文学——讲到虚构，讲到情节。大家叹息的是，不知什么缘故，现在我们的创作越来越贫乏，越来越苍白。我提到已故的皮谢姆斯基^①说过的一句很有特色的话，他说，这种文学衰落的现象首先与大建铁路有关，铁路虽然对于商业极为有利，但是对于文学却有害无益。

皮谢姆斯基说：“现在的人经常出门，但是来去匆匆，而且不受委屈，因此无从获得强烈的印象。再说他也没有东西可观察，更没有时间去观察，什么都一晃而过。这就是贫乏的原因所在。从前，由莫斯科到科斯特罗马，乘的是不换马拉的或者换马拉的长途四轮马车，加以车夫是个无赖，同行的人非常讨厌，客店店主老奸巨滑，他的厨娘不干不净——真有看也看不完、忍也忍不下的事儿。要是你从菜汤里捞出什么脏东西来，开口大骂厨娘，那么你说一句，她

^① 阿列克谢·皮谢姆斯基(1821—1881)是俄国作家，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

就回敬你十句。诸如此类的印象简直叫你无法摆脱。它们留在你的心间，稠稠的，象隔夜的粥一样发馊。不消说，这样的印象到了作品里也是稠的。如今呢，全都按铁路上那一套办——拿一盘去，别多嘴；吃饭，没有时间细嚼；叮、叮、叮就结束，又要上路了，你得到的印象不过是：侍役少找了钱，而痛痛快快跟他吵一架却没有时间。”

一位客人听了这话说，皮谢姆斯基的见解虽然新奇，但是欠妥；接着便举出狄更斯为例，狄更斯正是在一个旅行速度很高的国家写作，他却见多识广，他的小说也不乏情节。

“只有他的圣诞节故事例外。当然，那些故事写得也挺精彩，但是未免单调。不过这不能怪作者，因为这种文学形式本身就过于局促，使作者不能随意挥洒。圣诞节故事一定要以圣诞节期（由圣诞节至主显节^①）夜晚发生的事情为题材，还得比较离奇，带一点教诲意义，哪怕是针对某种有害的偏见；最后，结尾必需是皆大欢喜。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所以作者只好挖空心思去编造符合要求的情节。这样一来，圣诞节故事就难免生搬硬套和千篇一律了。”

“我可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第三位客人说。他是个可敬的人，善于在关键时刻发表高见，因此我们都想听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他接着说，“圣诞节故事虽然受各种框框的

① 即由俄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月六日。

限制，而仍旧有变通的可能，不失为反映时代和世风的有趣的万花筒。”

“您怎么来证明自己的见解呢？要令人信服，您得从当今俄国社会生活中举出一些事例，既要反映当代和当代人，又要符合圣诞节故事对形式和内容的要求，就是说，既要比较离奇，又要针砭某种偏见，还得来一个使人高高兴兴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结尾。”

“好吧，我就给你们讲一个这样的故事。”

“请讲！不过您可要记住，一定得是真事！”

“哎，放心吧，我给你们讲一个最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我的至亲。事情关系到我的亲弟弟，你们大概都知道，他克己奉公，享有他受之无愧的好名声。”

大家都说此话不差，许多人还补充说，他的弟弟确实是个出色的可敬的人。

“好，”他说，“我就来讲这个你们认为是出色的人。”

第 二 章

三年前，我弟弟从外省到我家来过圣诞节（他当时在外省做事）。他愁眉不展地向我和我太太苦苦哀求说：“给我娶亲吧！”

起初我们以为他开玩笑，可是他一本正经而又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说：“请你们做件好事，给我娶亲吧！我受不了单身的寂寞啦！独身生活、外省人的流言蜚语真叫我烦透

了，我要有自己的家，晚上我要跟爱妻待在自己的灯下。给我娶亲吧！”

我们就说，“别忙，你的话说得很好，就照你的意思办，上帝祝福你，成家吧，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得物色一个你觉得称心的好姑娘，也得让人家喜欢你才行。这些都需要时间。”

可是他说：

“时间足够了：两个星期的圣诞节期不能结婚，你们可以在这段时间给我说媒，到主显节晚上我和她就举行婚礼，然后一起离开。”

“嘿，”我说，“亲爱的，你大概是寂寞得有点神经失常了吧？我没有时间跟你胡闹，我这就要去法院办公，你先在家跟嫂子坐一会儿，随你想入非非去。”

我想，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少这念头离实现还很遥远。不料我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事情已经酝酿成熟。

我太太对我说：

“玛申卡·瓦西里耶娃来了一趟，她要我去帮她挑一件衣服。趁我换衣服的工夫，他俩（就是我弟弟和这位女郎）就坐下来喝茶，弟弟说：‘多好的姑娘！还挑什么？让我娶她吧！’”

我对我太太说：

“我看弟弟真的糊涂了。”

“哪儿的话！”我太太说，“这怎么能叫糊涂？你为什么

否定你自己一向尊崇的东西啊？”

“我尊崇什么？”

“无法解释的好感和爱慕。”

“哼，”我说，“太太，你别想抓我的话柄。那得在适逢其时、恰到好处的情況下才算好，就是说，那种爱慕之情要发生于明确意识到某种东西、断定心灵美德显然存在之后，可这算什么……刚见面就决定终生大事。”

“你说玛申卡有什么不好？她跟你说的一模一样，是个聪明、高尚、心灵美好而又忠实可靠的姑娘。再说她也很喜欢他。”

“什么?!”我嚷道，“你已经得到她的同意了？”

“同意不同意难道还不清楚吗？”我太太说。“恋爱本来就是我们女人的事情，它一萌芽我们就看得出。”

“你们都是些可恶极了的媒婆，”我说，“你们只知撮合，至于这样做结果如何，你们就不管了。当心，可别轻率从事啊！”

“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太太说，“因为双方我都了解。我知道，你弟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玛莎也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他们既然许诺要关心对方的幸福，自然会这样去做的。”

“什么?!”我急得喊叫起来，“他们已经互相许诺了？”

“对，”我太太说，“目前还只是暗示，不过很清楚。他俩的志趣和爱好都相投，今天晚上我就要跟你弟弟到她家去，她的父母想必会喜欢你弟弟，然后……”

“什么？然后什么？”

“然后让他们知道，你别干涉就是了。”

“好吧，好吧，”我说，“我才不想干涉这种蠢事呢。”

“一点儿也不蠢。”

“那太好了。”

“一切都会圆满实现：他们会幸福的！”

“我很高兴！不过玛申卡的父亲是个尽人皆知的家藏万金的守财奴，我弟弟和你不妨了解了解这个情况，记在心里。”

“那又怎么样？关于这个情况，很遗憾，我没有话说。不过这一点儿也不妨碍玛申卡现在做个好姑娘，将来做个好妻子。你大概忘了我和你一再谈论过的话题，想一想屠格涅夫笔下的优秀女性吧，她们个个都有极可尊敬的父母。”

“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玛申卡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姑娘，可是她父亲在嫁她两个姐姐的时候把两个女婿都骗了，一点陪嫁也不给，他也不会给玛莎什么东西的。”

“你怎么知道？她父亲最爱她。”

“哎，太太，那你就把衣袋张大一点吧。我可知道这种人爱一个要出嫁的女儿是怎么个爱法。他谁都要欺骗！他不能不欺骗，因为他靠这个活着，据说他就是靠放高利贷发家的。你们竟然想在这种人身上找到慈爱和慷慨！我还要对你们说，那大女婿、二女婿两个都是诡计多端的人，既然老岳丈欺骗了他们，他们现在当然恨他，而我弟弟从小就是个极其谦恭的人，那老岳丈更要叫他拿竹篮子去打水了。”

“怎么拿竹篮子打水？”我太太问。

“嘿，太太，你胡搅什么？”

“不，我不是胡搅。”

“难道你不知道‘竹篮子打水’是什么意思？什么也不给玛申卡——就是这个意思。”

“哦，原来是这样！”

“当然啦。”

“当然，当然！这很可能，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你看来，娶一个贤妻，即使是没有陪嫁的贤妻，就叫竹篮子打水。”

你们都知道女士们的脾气和逻辑吧？她们精于指桑骂槐，旁敲侧击……

“我根本不是说我自己……”

“怎么不是？……”

“这真叫人纳闷儿，我亲爱的！①”

“怎么纳闷儿？”

“叫人纳闷儿的是，我这话并不是指着自已说的。”

“那么你这样想了。”

“没有，我根本没有这样想。”

“那么你这样假设了。”

“真见鬼，我什么也没有假设呀！”

“你嚷什么？！”

① 原文为法文。

“我没有嚷。”

“还‘鬼’啊‘鬼’的……象什么话？”

“这是因为你把我惹火了。”

“你瞧瞧！要是我有钱，给你带了嫁妆来……”

“唉！……”

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正如已故诗人托尔斯泰^①说的，“开始象神明，末了象猪猡。”我摆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我也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冤枉气），并且摇摇头，转身回自己的书房去了。但是，当我带上房门的时候，我心中却涌起了一股无法抑止的复仇的热望，我便又拉开门，说：

“没个人样儿！”

可是她说：

“谢谢^②，我亲爱的丈夫。”

第三章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请大家别忘了，这是发生在没有闹过一点纠纷的四年最幸福的夫妻生活之后……令人懊丧，令人遗憾，令人无法忍受！真叫胡闹！而且又是因为什么事情闹起来的啊！……都怪我弟弟。不过我又何必这么激动，这么着急！他的确已经是大人了，难道不能自己

① 指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1817—1875)，引文出自他的讽刺诗《波波夫的梦》，但不准确。

② 原文为法文。

考虑：什么样的姑娘他才喜欢，才愿意娶吗？……天哪，如今在这方面连亲生儿子也管不了，更谈不上叫弟弟听哥哥的话……又凭什么要他听啊？……再说我是否真能做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敢预先肯定谁做的媒会有什么结果呢？……玛申卡确实是个很好的姑娘，不过我太太难道不是个很可爱的女人吗？……而我，感谢上帝，也没有听见谁叫我坏蛋，但是在没有闹过一点纠纷的四年幸福的夫妻生活以后，我和她今天竟吵得象裁缝家两口子……起因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怪别人异想天开……

我觉得十分内疚，也十分可怜我太太：我已经不以她的话为意，只怪自己不好，于是怀着这种自怨自艾的心情，闷闷不乐的躺在书房里的长沙发上，盖着我的爱妻亲手给我织的软和的棉袍睡着了……

妻子亲手给丈夫做的穿起来舒适的衣服可真是个能收买人心的东西！它那么好，那么可爱，不管是时候不是时候，总叫我们记起自己的过错，记起那双珍贵的小手，并且忽然想去吻一吻这双小手，乞求宽恕。

“原谅我吧，我的天使，是你把我惹火了啊。以后我不敢了。”

说真的，当时我请罪心切，因此又醒过来，起身走出书房。

我一看，屋里一片漆黑，悄无声息。

我就问女仆：

“太太呢？”

“太太跟您弟弟上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父亲那儿去了。我这就去给您烧茶。”女仆说。

“什么！”我想，“这么说她还是没有改变主意，一定要我弟弟娶玛申卡……算了，由他们去吧，让玛申卡的父亲也骗他们一通，就象骗他的大女婿和二女婿一样。这回一定骗得更厉害，因为那两个女婿本身就很滑头，而我弟弟是个最诚实无欺、彬彬有礼的人。这样更好，就让他去骗我弟弟和我太太吧。让我太太先得个教训，明白应当怎样为人作媒！”

我从女仆手中接过一杯茶，坐下来翻阅公文——明天我们法院要开始审理这个案件，困难不少。

我看得入了迷，一直坐到深夜，而我太太和我弟弟凌晨两点才回家来，两个人高兴得不得了。

我太太对我说：

“你想不想吃点冷牛排，再来一杯换酒的水？我们在瓦西里耶夫家吃过晚饭了。”

“我不想吃，”我说，“多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忽然大方起来，请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

“哦！”

“我们今天晚上真快活，还喝了香槟。”

“口福不浅！”我说，而心中暗想：“这么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魔鬼一眼就看出我弟弟幼稚可欺，给他灌迷魂汤并不是白灌的。他一定先跟他亲热一番，只等订婚期一

过，就给这公牛套上绳索。”

于是我又对我太太生起气来，也不去请求她原谅我无心了。如果我当时有闲工夫去过问他们想出来的这个恋爱游戏的始末，我一定又要光火，而且一定会横加干涉，最后弄得大家都精神失常。幸而我没有时间。我刚才对你们说的那个案子弄得我脱不开身，一直忙到圣诞节，因此我只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家，其他时间都是在忒弥斯^①的圣坛前度过的。

我家里的事情也没有拖延，当我在圣诞节前夜回到自己的住所，因摆脱了法院的公务而高兴的时候，家里人却迎上来，请我去看一只漂亮的篮子，里面装满了我弟弟要送给玛申卡的贵重礼物。

“这是什么？”

“这是未婚夫送给未婚妻的礼物，”我太太向我解释道。

“啊哈！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祝贺你们。”

“可不是吗，你弟弟本来要跟你再谈一次才肯去正式求婚，可是他又想快点举行婚礼，而你偏偏总待在你那个可恶的法院里。无法再等下去了，他们就订婚了。”

“好哇，”我说，“用不着等我了。”

“你这是说气话吧？”

“根本就不是气话。”

“那么是风凉话？”

① 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忒弥斯的圣坛即法院。

“也不是风凉话。”

“就是说了也没有用，不管你说什么丧气话，他们都会是最美满的一对。”

“当然，”我说，“既然你担保……俗话说：‘琢磨得越久，挑上的越坏。’不挑更好。”

我太太一面盖上礼品篮子，一面说：“你们男人总以为，是你们选中了我们，其实这是胡扯。”

“怎么是胡扯？我想不是大姑娘去挑女婿，而是男方向女方提亲。”

“提亲的话不假，但是谨慎小心或者冷静理智地去择偶的事情却从来没有过。”

我摇摇头说：

“你想想你说的是什么话吧。举例来说，我选中了你就是因为 I 尊敬你，看到了你的长处。”

“瞎说。”

“怎么瞎说？！”

“瞎说，你选中了我根本就不是因为看到我有长处。”

“那么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喜欢我。”

“怎么，你竟然否认自己的长处？”

“一点儿也不否认，长处我有，不过如果你不喜欢我，你还是不会娶我。”

我觉得她说的是实话。

“可是，”我说，“我等了整整一年，总上你家去。这又是

为了什么呢？”

“为了看我。”

“不对，我是去研究你的性格。”

我太太哈哈大笑起来。

“傻笑什么！”

“一点儿也不傻。你什么也没有研究过，亲爱的，也不可能研究。”

“为什么？”

“要我说出来吗？”

“你行行好，说出来吧！”

“因为你爱上了我。”

“就算是这样吧，那也不妨碍我看到你的品德。”

“妨碍。”

“不，不妨碍。”

“妨碍，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会是妨碍，所以长时间的研究是没有好处的。你们以为，你们爱上一个女人以后就能够冷静地去观察她了，其实你们只会瞧着她想入非非。”

“嗯……不过，你这样说未免……太现实了。”

我心里却想：“这倒是真的！”

我太太又说：

“算了，别想了，事情进行得并不坏，现在你赶快去换衣服，咱们一起去看玛申卡，今天就在她家迎接圣诞，你应该去祝贺她和你弟弟。”

“我很高兴，”我说。于是我们就出门了。

第四章

到了那边，我们献上礼物，又祝贺了一番，大家都喝了不少令人快活的香槟酒。

根本没有时间去思索，交谈，或者劝阻。只能随大家一起相信这对未婚夫妻将来会幸福，一起喝香槟酒。一天一天，一夜一夜就这么过去了，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未婚妻的父母家。

在这样的心境中过日子还能不快吗？

一转眼，已经到了新年前夕。准备欢度佳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天下的人都盼着热闹一番，我们也不落后。我们又到玛申卡的父母家里去迎接新年，而且象我们的先辈说的那样“以酒洗面”，证明祖宗的话：“罗斯即开怀畅饮”一点不假。只有一个缺陷：玛申卡的父亲绝口不提嫁妆之事，不过他给了女儿一件极为古怪，而且（我后来才明白）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不祥之物。吃晚饭的时候，他当着大家的面，亲自把一串贵重的珍珠项链戴到女儿的脖子上……我们男人们看到这东西还想得挺美：

“嘿，这得值多少钱啊？大概是老祖传下来的吧？那年头名门望族还不兴上当铺典押，在急需钱用的时候情愿把自己的宝物交托给象玛申卡的父亲这样的暗中放高利贷的人。”

珠子又大又圆，特别富于生气。而项链的做工却是老式的，所谓筛孔式的——颈后开始的一粒不大，但是非常圆润，往下便逐渐大起来，由小珠而大珠，直到最下面，在正中间排列着三粒黑珍珠，大得惊人，色泽也最艳丽。在这件漂亮而又贵重的赠品面前，我弟弟的礼物便黯然失色。总之，我们两个愚蠢的男人都觉得玛申卡的父亲给女儿的礼物美极了，我们也很喜欢老人送项链时说的话，他说：“女儿，这东西有一句咒语：虫蛀不了，贼偷不去，即使偷去，也捞不到好。是个不朽之物呢。”

不过女人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玛申卡接过项链就哭起来，我太太也忍不住找了个机会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叫到窗口去申斥了一顿——他看在亲属的面上接受了。他之所以受到申斥是因为珍珠象征着眼泪。由于这个缘故，珍珠从来不当作新年礼物送人。

不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挺机灵地用笑话把事情遮掩过去了，他说：

“首先，这不过是无聊的偏见。如果有人送我一粒尤苏波娃公爵夫人从戈尔古布斯手里买下的珍珠^①，我立刻就接过来。夫人，我也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知道什么东西送不得。不能把钻石送给姑娘，因为波斯人认为，钻石是殉情人

① T.B. 尤苏波娃公爵夫人(1769—1841)收藏过许多宝石。据说她用二十万卢布买下一粒曾经属于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名贵珍珠。她还有一粒重一百二十六克拉的珍珠，来自印度，是西班牙国王菲力浦四世当年从商人戈尔吉布斯手里买来的。

的骨头；也不能把配有爱神的箭^①的紫晶送给夫人们，不过我送过这种紫晶，夫人们也接受了……”

我太太笑了笑。他又说：

“我也打算送给您。至于说到珍珠，要知道，珍珠跟珍珠不一样。不是随便一粒珍珠都会叫人流泪。有波斯珍珠，有红海珍珠，还有静水，也就是淡水^②产的珍珠，这种珍珠不会叫人流泪。多愁善感的玛丽亚·斯图亚特^③只戴采自苏格兰河流中的淡水珍珠^④，但是这种珍珠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我知道应该送什么，我给我女儿的正是应该送的东西，您别吓唬她。不过我不会送给您佩有爱神的箭^⑤的东西，我要送给您一粒冷血的月亮宝石。我的孩子，你别哭了，不要去想我的珍珠会带来眼泪。这种珍珠不同一般。等你的婚礼举行以后，第二天我就告诉你这珍珠的秘密，到那时，你就会明白，不必害怕任何偏见……”

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下来，我弟弟和玛申卡在主显节后结了婚，第二天我和我太太去看望新婚夫妇。

第 五 章

我们抵达那里的时候，他俩已经起床，而且心情格外地好。弟弟亲自给我们开了门（这房间就是弟弟婚前在旅馆

①②④⑤ 原文为法文。

③ 玛丽亚·斯图亚特是一五六〇至一五六七年间的苏格兰女王，后被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处死。

给自己定的房间)，他满面春风的迎了上来，哈哈大笑。

这情景令我想起一部旧小说，小说中的新郎幸福得神经失常，我就以此警告弟弟，他却说：

“你想想看，我就碰见了这种情况，叫我连自己的理智都要不相信了。由今天开始的我的家庭生活不仅给我带来了预料到能从我爱妻那里获得的快乐，而且带来了我没料到会从我岳父那里获得的福气。”

“你究竟出了什么事？”

“你们进来，我讲给你们听。”

我太太悄悄对我说：

“一定是那个老恶棍骗了他们。”

我说：

“这不干我的事。”

我们进了屋，弟弟给我们看一封拆开的信，这是新婚夫妇一早接到的本市邮件，信上写着：

“关于珍珠的偏见丝毫也威胁不到你们，因为这串珍珠是假的。”

我太太跌坐在椅子上。

“这个恶棍！”她说。

但是弟弟向卧室那边点了点头，暗示玛申卡在里面梳妆，并且说：

“你错了：老人很诚实。我接到这封信，读完以后倒哈哈大笑起来……我有什么可愁的啊？我不希求嫁妆，也没有问他要过，我寻找的是一个妻子，所以知道项链上的珍珠

是假的以后，我一点也不懊丧。即使这串项链的价值不是三万卢布，而是三百卢布，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只要我的妻子幸福……使我为难的只有一件事：怎么对玛莎讲？我面向窗户坐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因此没有发现房门忘记关上了。几分钟以后，我转过身来，忽然看见岳父站在我背后，手里拿着一样用手帕包着的東西。

“‘你好，亲爱的女婿！’他说。

“我跳起身来，拥抱了他，对他说：

“‘太好啦！再过一小时我们就应该上您那儿去了，可是您倒亲自……按规矩没有这样做的……您真好，真难得。’

“‘哎，不必拘礼！我们是一家人啦。我刚刚做过午前祈祷，为你们祷告了，这是我带给你们的圣饼。’

“我又拥抱他，并且吻了吻他。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问。

“‘当然收到了，’我说。

“于是我大笑起来。

“他看着我。

“‘你笑什么？’他问。

“‘有什么办法？这太好玩啦。’

“‘好玩？’

“‘可不是。’

“‘你把珍珠给我。’

“项链就在桌子上的一只盒子里装着，我递给了他。

“‘你有放大镜吗?’

“我说:‘没有。’

“‘那么我有。我随时带在身边,这是我的老习惯。你来看看锁扣。’

“‘我看它做什么?’

“‘哎,你看一看。也许你以为我骗你。’

“‘我根本就不这样想。’

“‘你来看,你来看!’

“我拿起放大镜,看见锁扣上在最不显眼的地方,有几个极小的法国字:‘布吉利翁^①’。

“‘这珍珠的确是假的,’岳父说,‘你相信了吧?’

“‘嗯。’

“‘现在你对我说什么呢?’

“‘还是以前说过的那句话:这与我不相干,我只求您……’

“‘说吧,说吧!’

“‘别把这件事告诉玛莎。’

“‘为什么?’

“‘嗯……’

“‘到底为什么?你不愿意让她伤心?’

“‘对,也是为此。’

“‘还有什么?’

① 巴黎的布吉尼翁厂,以加工人造珍珠著称。

“‘还有，我不愿意让她有一点憎恶父亲的情绪。’

“‘憎恶父亲？’

“‘是的。’

“‘现在她已经脱离了父亲，出嫁从夫嘛……’

“我说：‘人心不是路边的客栈，永远不会嫌挤。对父亲的爱是一种爱，对丈夫的爱是另一种爱，何况……谁想做一个幸福的丈夫，他就得留心做到尊敬妻子，而要尊敬妻子，就得珍惜妻子对她父母的爱和孝心。’

“‘哦！你真行！’

“他默默地用手指弹了一阵鼻烟壶，然后站起来说：

“‘亲爱的女婿，我千辛万苦、千方百计攒下了这份财产。站得高一点来看，我攒钱的办法也许并不都值得称道，不过当时就是那样一个世道，我又不会用别的手段发家。我不大相信人，我只在小说里面看到过爱，而在现实中我总看到：凡人都要钱。那两个女婿我都没有给过钱，果然他们就恨我，不让他们的妻子来看我。不知道他们和我比起来谁更高尚——是他们，还是我？我不给他们钱，他们就毁掉活生生的人心。我不肯给他们钱，可偏偏要给你！对！马上就给！’

“你们看看！”

弟弟指给我们看三张五万卢布的票据。

“全都给你太太吗？”我问。

“不，”弟弟说，“他给了玛莎五万，我就对他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可不好办……玛莎会觉得难

堪：她有您给的陪嫁，而她两个姐姐没有……这一定会使两个姐姐嫉妒她，恨她……算了，您留下这些钱吧……等时机一到，您和那两个女儿和解了，您再把钱平分给她们三个。这才能给我们大家带来快乐……单只给我们……算了吧！’

“他又站起身来，在屋里走了一遭，然后面对卧室的门站住，喊道：

“‘玛丽亚！’

“玛莎穿着宽大的晨衣走出来。

“‘祝贺你，’他说。

“玛莎吻了吻他的手。

“‘你愿意幸福吗？’

“‘当然愿意，爸爸，而且……我抱着希望。’

“‘好……你可挑上了个好丈夫！’

“‘爸爸，不是我挑的，是上帝赐的。’

“‘好，好。是上帝赐的，我再加赐一点：我要给你锦上添花。这里是三张票据，价值一样。一张给你，两张给你两个姐姐。你拿去给她们，就说是你给的……’

“‘爸爸！’

“玛莎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接着忽然跪了下去，抱着他的双膝高兴得哭。我一看，岳父也哭了。

“‘起来，起来！’岳父说，‘按老百姓的说法，你今天是新娘，不该向我下跪。’

“‘我真高兴……为了两个姐姐！……’

“‘对啦……我也高兴！……现在你看见了吧？用不着

害怕珍珠项链。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送给你的珍珠是假的，很久以前一个好朋友拿来骗了我，他可不是一般人，而是留里克和格季明的后代^①。你丈夫倒是个心地单纯的人，而且为人诚挚，这样的人是无法欺骗的——于心不忍啊！”

“我的故事讲完了，”这位客人最后说，“虽然这个故事发生在当代，并且毫无虚构之处，我倒认为它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符合传统的圣诞节故事的要求。”

(1885)

陈 馥 译

^① 即古罗斯和立陶宛大公的后代。

岗 哨

第 一 章

下面给读者讲的故事，就它对这幕戏的主角的意义来看，的确是惊心动魄，而结局又这么不平常，真是除了俄国，任什么地方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故事的情节，部分是宫廷轶事，部分是历史奇闻；它很能说明那个不大有人理会、其实非常有趣的时期——当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风尚和潮流。

这个故事没有一丁点儿虚构。

第 二 章

一八三九年冬天，主显节前后，彼得堡骤然开始解冻。天气十分潮湿，简直象是春天：雪融化了，白天，雪水从房顶上直往下滴，河面上的冰变成了蓝色，出了一层水。冬宫门前的涅瓦河上有一些很深的冰窟窿。西风虽然暖洋洋的，但是刮得很猛，海水被吹上岸来，不时有人鸣炮报警。

守卫皇宫的任务是由伊斯梅洛夫团的一个连担任的，

连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米勒是个学识渊博、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年轻军官(后来他晋升为将军,当了高等政法学校校长)。他是个有所谓“人道”倾向的人,这早已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因而对他在军队里服役是有些不利的。

其实,米勒倒是个认真、可靠的军官,再说当时守卫皇宫也不会出什么风险。那是个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时期。守卫皇宫除了按时站岗以外,无须再管别的事情。但是正当米勒大尉在皇宫值班的时候,发生了一桩最不平常、极其惊人的事件,关于这件事,目下依稀记得的只有不多几个健在的同代人了。

第三章

起初,守卫工作方面一切都很顺利:站岗的班次排定了,人员也布置好了,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当。尼古拉·帕夫洛维奇陛下身体健康,晚上出外游玩一趟,回宫后就睡了。整个宫廷都在沉睡之中。最宁静的夜降临了。内廷警务室里也是静悄悄的。米勒大尉把他的白手帕别在军官坐的那张油垢的、高大的皮靠椅的靠背上,坐下来看书消磨时间。

米勒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因此读着书不知疲倦,夜晚便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到夜里一点多钟,一种可怕的骚动突然吓他一跳:一个派岗的军士跑到他跟前,脸色刷白,慌慌张张地说:

“不好了，大人，不好了……”

“什么事？”

“大祸临头了！”

米勒异常惊慌地跳了起来，他弄不清这“不好了”和“大祸”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 四 章

事情是这样的：伊斯梅洛夫团的哨兵波斯特尼科夫正在如今的约旦门外站岗，听见有人掉进对面涅瓦河的冰窟窿里，拚命呼救。

士兵波斯特尼科夫原是一位贵族的家奴，这人非常神经质，非常敏感。他有好一阵听着远处传来的那个溺水人的呼救声和呻吟声，目瞪口呆。他恐惧地左右张望，但是这条空旷的滨河街，无论街上，还是涅瓦河上，偏巧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没有人去救这个落水人，他死定了……

然而落水人却在久久地拚命挣扎。

看来，他只好别再白费力气，沉到河底了事，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他的精疲力竭的呻吟声、呼救声，时断时续地传送过来，离皇宫前的滨河街越来越近。显然他的神智还清醒，正准确地朝街灯这一头挣扎。虽然如此，他还是不能得救，因为走这条道，他一定会掉到约旦冰洞里，而一坠到冰下，那就完事大吉……接着又是一片静寂，但过了一分钟，

他又击溅着水叫：“救命，救命！”现在更近了，连他溅水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了……

士兵波斯特尼科夫心想，救起这个人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是现在跑到冰上去，那个人一定就在那儿。只要抛给他一条绳子，或是递给他一根竿子，再不然就把步枪递给他，他就可以得救了。他离得这么近，准能抓住递给他的东西跳上来。但是波斯特尼科夫忽然想起自己的职责和誓言。他知道自己是个哨兵，无论出什么事，有什么借口，岗哨都不能擅自离开岗亭。

但是另一方面，波斯特尼科夫的心却很不听话，它在一个劲儿作痛，一个劲儿跳动，一个劲儿收缩……呻吟声和哀号声使他的心如此不安，真想把它挖出来扔到自己的脚下去。要知道，见死不救是多么可怕啊。何况，说实话，他是完全能够救他的，因为岗亭不会跑掉，也不会发生别的危险。“要不要跑过去呢？……不会有人看见吧？……唉，老天爷，快点结束了多好！又在哼哼了……”

这样一直持续了半个钟头，士兵波斯特尼科夫的心全碎了，于是又开始“动摇”了。他是个聪明、认真、头脑清醒的士兵，他很清楚：擅离职守是哨兵最大的罪行，会立即被送交军事法庭，随后就要受鞭笞，罚劳役，甚至还会被枪决。但是呼救声又从上涨的河那边传过来，越来越近，最后连水的哗哗声和绝望的挣扎声都听得见了。

“快一淹一死一了……救命啊，快淹死了！”

眼看就要到“约旦冰洞”了……完了！

波斯特尼科夫又向四周望了一两次，哪儿也没有一个人影，只有路灯在风中闪烁不定，还有断断续续地被风吹送过来的叫喊声……也许是最后的喊声了……

又是溅水声，单调的号叫声，人在水里挣扎的声音。

哨兵再也忍耐不住了，终于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第 五 章

波斯特尼科夫向着跳板冲过去，怀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跑到冰上，站在冰窟窿边上的积水里。他很快就看准了溺水的人在什么地方，便把枪托递了过去。

那人抓住枪托，波斯特尼科夫拉着刺刀，把他拖了上来。

救人的和被救的都湿透了，被救的因疲惫不堪，抖抖索索倒下了，救他的士兵波斯特尼科夫不忍把他抛在冰上，便拖他上岸，他看看周围，想把他交给别人。正在这时，一辆雪橇出现在滨河大街上，雪橇上坐着当时的（后来取消了）宫廷残废军人联队的一个军官。

对波斯特尼科夫说来，这位先生来的真不是时候。应该说，这人性格十分轻浮，头脑又有点糊涂，是个大无赖。他从雪橇上跳下来，问道：

“这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

“他掉在水里快要淹死了……”波斯特尼科夫正要分辩。

“怎样掉下水的？谁掉下水，是你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溺水人只是一个劲儿喘气，波斯特尼科夫却已经溜走，他背上枪又站在岗亭里了。

军官不知道有没有看出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也不再往下追究，立刻把获救的人拖上自己的雪橇，赶到海军大街海军部的拘留所去了。

到了拘留所，这位军官向警官报告说，他带来的这个浑身湿透的人掉进了皇宫对面的冰窟窿里，是他军官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救上来的。

获救的人浑身还是湿淋淋的，他又冷又疲倦。由于惊恐和拚命挣扎，他昏迷过去，根本不清楚究竟是谁救了他。

警医睡眠惺忪的在他身边忙碌着，办公室已经按照残废军官的口述作了记录，警察本来就好疑心，令他们纳闷的是，既然军官也从水里出来，为什么一点也没浸湿。那个想得一枚“救危”奖章的军官解释说，这是偶然的巧合，但是他解释得很不合情理，叫人难以相信。于是派人去叫醒警察所长，还派人出去调查。

这当儿，在皇宫里因为这件事已经掀起了另一场风波。

第 六 章

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即那军官把获救的落水人放在雪橇上带走以后发生的事情，内廷警务室一无所知。伊斯

梅洛夫团的军官和士兵只知道，他们的士兵波斯特尼科夫擅离职守去抢救溺水的人，而这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因此一定要将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还要处以鞭刑，而所有的军官，从连长到团长都感到极不愉快，对这种不愉快既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也不能加以辩护。

全身湿得直打冷颤的士兵波斯特尼科夫，不用说，立即被他们从岗位上撤了下来，带到警务室。他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知道的一切讲给了米勒听，他讲得十分详细，一直说到残废军官把被救的人拖上雪橇，又叫车夫把雪橇赶到海军部去为止。

这样一来，危险却闹大了，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了。不用说，这个残废军官会把一切都禀告警察所长，而警察所长会马上报告警察总长科科什金，科科什金会在第二天早上启奏陛下，那可就“热闹”了。

来不及多加考虑了，得立即请长官来解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米勒立即给营长斯温因中校送去一份紧急报告，请他从速到内廷警务室来，采取措施，帮他摆脱这场可怕的灾难。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科科什金一清早就会向陛下上疏，因此时间十分紧迫，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第七章

斯温因中校不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米勒那样富于

同情心，那样心肠软，但也不是残忍成性的人。他首先是个“公事公办的官吏”（这种人如今人们回忆起来还会表示惋惜）。斯温因的特点是严格，他甚至喜欢夸耀自己执法严明。斯温因并不喜欢作恶，也从来不故意刁难人，但是谁只要有失职行为，那么他是铁面无私的。他认为讨论罪犯犯罪的动机是不适当的，他坚持一种原则：任何职务上的过错都是罪行。因此，全警卫连都知道，士兵波斯特尼科夫擅离岗位一定会受到应得的惩罚，斯温因绝不会因此而难过的。

上级和同僚都知道这位校官是这样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不喜欢斯温因，因为那时候“人道主义”和其他类似的异端还没有完全绝迹。斯温因对于“人道主义者”给他的褒贬是毫不在意的。要向斯温因求情，或者甚至企望打动他的怜悯心都是徒劳的。对于这一切他自有当时官运亨通的人都有的坚甲利盾来抵抗。但是，象阿喀琉斯^①一样，他也有弱点。

斯温因在宦途上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自然小心翼翼地珍惜和爱护它，象对待检阅时穿的军服一样，不让它沾上一丁点儿灰尘。然而，他管辖的营里一个人不幸越轨，这一定会给全营的纪律抹黑。属下某一士兵为最高贵的怜悯心所驱使而干出的事情，营长该不该负责呢？把平步青云、谨慎守己的斯温因掌握在手里的人们是不会去考虑这个问

① 阿喀琉斯是传说中的希腊英雄之一，刀枪不入，但因出生时被母亲握住脚踵倒浸于冥河水中，踵部成为他的致命弱点。最后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敌人用箭射中脚踵而死。

题的。有许多人甚至高兴在他脚下使绊儿，以便为自己的亲信开路，或者提拔某些有背景的年轻军官，何况皇上肯定会动怒，会对团长说他手下的军官“无能”，他的部下“散漫”，这都是谁干的呢？是斯温因。于是就会有人说，“斯温因无能”，也许这种谴责将在斯温因的名声上留下一个洗不净的污点，那么，他再也不能凌驾于同僚之上，他的肖像也不能挂在俄国国家历史人物画廊里了。

那时，虽然人们很少去研究历史，但是他们相信历史，尤其愿意厕身于创造历史的事业里。

第 八 章

凌晨三点钟左右，斯温因接到米勒大尉的紧急报告，立即跳下床来，穿好军装，怀着恐惧和愤怒的心情来到冬宫警务室。他当即讯问士兵波斯特尼科夫，并且确信不可思议的事故已经发生了。士兵波斯特尼科夫又老实地把自己值岗时发生的事，先前已经告诉过连长米勒大尉的，都报告了营长。他说，他“对上帝和皇帝陛下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说他站岗的时候，听见掉到冰窟窿里的人的呻吟声，难受了好长时间，责任心和怜悯心搏斗了好长时间，最后他才敌不过诱惑，禁不起这场搏斗，擅自离开了岗位，跳到冰上，把落水的人拖上岸来，这时，真倒霉，碰上一个过路的内廷残废军人联队的军官。

斯温因中校忍无可忍，而只能把自己的愤怒倾泄在波

斯特尼科夫身上，立即把他关进军营禁闭室。接着他又挖苦了米勒一番，责备他“太人道”，说在军队里这是绝对不合适的。然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既找不到一个为哨兵擅离岗位辩护的借口，更谈不上证明这种行为是合理的了。唯一的出路是把这件事瞒过陛下……

然而这种事隐瞒得了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但全体警卫都已经知道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而且那个可恶的残废军官也知道，他现在当然已经把整个事情向科科什金将军报告了。

现在往哪儿跑，去找谁？向谁乞求帮助和庇护呢？

斯温因想去见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爵^①，老老实实地把事情全盘告诉他。这种做法当时很时兴。虽然大公爵脾气急躁，可能会动怒，呵斥他几句，但是他的脾气和习惯是这样的，开头他的来势越凶（他甚至会狠狠地辱骂你），后来他施恩也就越快，而且会自动出面袒护。过去曾有不少类似的事情，有人甚至故意这样做。“挨骂不是示众。”因此斯温因很想把这件事引到这种有利的境地去，但是难道可以在夜里进宫去惊扰大公爵吗？要是等到早晨，等科科什金启奏陛下之后再去见大公爵，那就晚了。正当斯温因左右为难的时候，他的心软了下来，他的头脑开始意识到另外一条出路，在此以前它一直隐在雾里。

①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爵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弟弟，当时任近卫军军长。

第九章

在著名的军事策略中有这么一条策略：当天大的危险威胁着被包围的城堡时，不是远离城墙，而是直奔城墙脚下。斯温因决定不采取先前想到的办法，而是马上去见科科什金。

在彼得堡，关于警察总长科科什金有过许许多多可怕和荒唐的传说，但是也有人断言，他是个具有惊人的多方面机智的人，凭着这种机智，他不但“能小题大作，而且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大事化小”。

科科什金的确非常严厉，非常威武，但是他有时候对那些好淘气、爱开玩笑的军官又很放纵，这种人在当时是为数不少的，他们不止一次地把科科什金当作一个强有力的、热心的保护人。一般说来，只要他愿意，他能够而且善于做许多事。斯温因和米勒大尉都知道他这一点。米勒也怂恿他的营长马上去见科科什金，相信他的仁慈和“多方面的机智”，这种机智大概会使将军想出摆脱这个困境的办法，而又不致使陛下动怒。值得赞扬的是，科科什金总是努力避免使陛下动怒。

斯温因穿上军大衣，望了望天空，喊了几声“天呀，天呀！”就进谒科科什金去了。

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

第 十 章

警察总长科科什金被人叫醒，说是斯温因有刻不容缓的要事求见。

将军连忙起身，穿了一件短上衣出来接见斯温因，一边擦着前额，一边打哈欠，而且瑟缩着。他聚精会神，然而却是心平气和地倾听斯温因说的每一个细节。在斯温因陈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并请求宽容的整个过程中，他只问了一句：

“士兵离开岗亭去救了一个人吗？”

“是，”斯温因回答。

“那么岗亭呢？”

“那时就空了。”

“嗯……我知道是空了。幸好没被人偷走。”

这话使斯温因更加相信科科什金什么都知道了，而且已经想好第二天早晨以什么方式启奏皇上，不会改变他的决定了。不然，象哨兵擅离皇宫岗哨这样的事件，一定会使这位精力旺盛的警察总长大吃一惊的。

其实科科什金什么也不知道。残废军官带着从水里救上来的人去找的那个警察所长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样了不起。在他看来，根本不值得深更半夜去惊动疲劳的警察总长，何况警察所长认为这件事本身相当可疑，因为残废军官浑身是干的，如果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起落水的人，他决不会是这个样子。警察所长认为，残废军官不过是个

爱慕虚荣的骗子手，想在胸前再挂上一枚奖章罢了。因此，当值班员在作记录时，警察所长就拉着这位残废军官一个劲儿地询问案情细节，想探出真情来。

警察所长也不开心，因为事故发生在他的管区里，而且救人的不是警察，却是皇宫里的军官。

科科什金之所以心平气和，原因很简单，第一，那天一整天工作都很忙，当夜又参加两处灭火工作，非常疲倦；第二，哨兵波斯特尼科夫的行为和警察总长大人没有直接关系。

虽然如此，科科什金仍然立刻作出了相应的指示。

他差人去找海军部警察所长，命他立即带残废军官和被救起的落水人来见他，又叫斯温因在他的办公室前的小接待室里等着。然后他本人回到办公室，没有随手带上门，便在桌旁坐下，开始签署文件。但是，他立刻捧着头在桌旁的安乐椅里睡着了。

第十一章

当时还没有市内电报，也没有电话，当局的紧急指令都是由“四万个信差”骑马奔向四面八方去传达的。这在果戈理的喜剧里留下了不朽的纪念。

不用说，这当然没有电报或电话那样快，但是确实也给城市平添了无比的生气，同时证明了当局的警惕。

当警察所长从海军部带了救人的残废军官和被救的落

水者气喘吁吁地赶来时，神经质的、精力旺盛的科科什金将军已经打过一个盹儿而精神焕发了。这从他的脸部表情和心智的表现上都看得出来。

科科什金把来人请到办公室，同时也请了斯温因。

“记录呢？”科科什金以清爽的声音问警察所长。

警察所长不声不响地递上一卷纸，接着低声说：

“请允许我向大人私下报告一点情况……”

“好。”

科科什金走到窗洞跟前，警察所长跟了过去。

“什么事？”

接着可以听到警察所长模糊不清的耳语声和将军的清晰的哼哼声。

“唔……嗯……怎么样呢？……这也可能……他坚持说从水里跳出来没有弄湿衣服……没别的了吗？”

“没有了。”

将军离开窗洞，坐在办公桌旁开始读记录。他默默地读着，既没有表现惊讶，也没有表现疑惑。接着他立即用洪亮、坚定的声音问那被救的人：

“喂，朋友，你怎么会掉进皇宫对面的冰洞里去的呢？”

“我错了，”那被救的人回答道。

“嘿！是喝醉了吧？”

“我错了，我是喝了酒，醉倒没有醉。”

“你怎么掉进水里去了呢？”

“我想抄近路从冰上过去，走错了路，就掉进水里

去了。”

“这么说，眼前一片漆黑？”

“漆黑，四下一片黑，大人！”

“你连谁拉你上来也没看清楚吗？”

“我错了，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大概就是他。”他指了指残废军官，又加上一句：“我吓昏了，没看清楚。”

“这可真是，该睡觉的时候，你们还在外面逛！现在好好地看一看，要永远记住谁是你的救命恩人。一位高贵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你！”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请问尊姓大名，军官先生？”

军官讲了自己的姓名。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大人。”

“你是正教教徒吗？”

“是正教教徒，大人。”

“记下这个名字，以后好为他祝福。”

“我一定记下来，大人。”

“要为他祈祷上帝，去吧，这儿用不着你了。”

那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就出去了。人家既然放他走，真叫他高兴极了。

斯温因茫然地站在那儿：不料事情竟由上帝开恩解决了！

第十二章

科科什金转脸对那残废军官说道：

“是您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个人的吗？”

“是，大人。”

“没有人作证，深更半夜不可能有人作证，是吗？”

“是，大人，天很黑，滨河大街上除了哨兵就没有旁人了。”

“您不必提哨兵啦，哨兵总站在岗位上的，根本不能注意旁的事情。我相信记录上写的，是按您的话写的，对吗？”

科科什金讲这几个字时，语气特别重，好象是在威胁或者在申斥。

然而军官一点也不胆怯，他睁大眼睛，挺起胸膛，回答说：

“是按照我的话写的，而且准确无误，大人。”

“您的行为值得嘉奖。”

军官立即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没什么可谢的，”科科什金接着说，“我将把您奋不顾身的行为启奏皇帝陛下，也许，今天在您胸前会添一枚奖章。现在您可以回家去，喝点热的暖暖身子，别出门去，说不定还要找您。”

残废军官容光焕发地鞠了一躬，告退了。

科科什金目送他走后，说道：

“陛下可能要见他本人。”

“是，”警察所长会意地说。

“这里用不着您了。”

警察所长退下，随手带上门，按照他的虔诚的习惯画了十字。

残废军官在下面等候所长，他们一起走了，两人的关系比来时友好得多了。

现在只有斯温因一个人留在警察总长的办公室里：科科什金定睛看了他好久，然后才问：

“您没到大公爵那儿去过吧？”

在那个时候，只要一提到大公爵，大家都知道指的是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爵。

“我直接到您这儿来的，”斯温因回答道。

“是哪个军官值班？”

“米勒大尉。”

科科什金又瞥了斯温因一眼，然后说：

“好象您起先对我不是这样讲的。”

斯温因没听懂他这话指的是什么，不敢作声，于是科科什金又说：

“好吧，反正一样，好好休息去吧。”

接见到此结束。

第十三章

下午一点钟，科科什金真的派人去请残废军官，很客气地告诉他说，皇帝陛下听到皇宫残废军人联队里有这样警惕性高、舍己为人的人很是高兴，因而赏给他一枚“救危”奖章。这时科科什金亲自授奖给这位英雄，这位英雄便拿它去夸耀了。整个事件看来已经可以算是结束了，但是中校斯温因却认为还没有了结，他感到自己有义务来结束这个案件。

为这件事他惊慌过度，因此病了三天，第四天才起身去彼得教堂，在救世主像前做过谢恩的祈祷，才心情安定地回家来，派人去找米勒大尉。

“感谢上帝，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对米勒说，“现在我们头上的乌云散了。关于岗哨的那桩不幸事件，已经妥善处理了。我看现在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喘口气了。为此，毫无疑问，我们先得感谢上帝的仁慈，其次得感谢科科什金将军。尽管人家说他不好，说他冷酷，可我却衷心感激他宽宏大量，尊敬他足智多谋。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那个无赖残废军官的大言不惭，要是照理办事，这个无赖根本不配得奖章，只配在马棚里挨一顿鞭子。但是没有别的法子：为了救许多人，只好利用他一下。科科什金使整个案件转圜得真妙，谁也没有遭到一点儿麻烦，相反大家都很愉快和满意。实不相瞒，据靠得住的人说，科科什金对我十分满意。”

他高兴的是，我没有找别人，而是一直去找他，也没有和那领得奖章的流氓争吵。总之，谁都没有吃亏，一切都办得这样机智，以后也不用怕了，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没办妥当。我们也要学科科什金一样机智地了结咱们的事，免得今后出问题。现在有一个人还没有处理，我是说士兵波斯特尼科夫。他现在还关在禁闭室，无疑正焦虑地等待着处理。我们也必须结束他的痛苦的焦虑。”

“对，是时候了！”米勒高兴地附和说。

“当然，由您处理是再好不过的了，请您马上到兵营里去，集合全连士兵，把士兵波斯特尼科夫带出来，当着全连，用桦木条抽他二百下。”

第十四章

米勒大吃一惊，想劝说斯温因饶恕士兵波斯特尼科夫，让大家都高兴，他在禁闭室里等待处理已经够苦的了。然而斯温因火了，他甚至不让米勒讲下去。

“不，”他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我刚和您谈过机智，可您立刻表现出缺乏机智。别说了！”

斯温因的语调变成了干巴巴的官腔，接着他又很坚决地说：

“在这桩事件上，您本人也并不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还犯了不小的错误，因为您表现了军人不应有的软弱，您的性格上的这种缺点也传染给了您的部下。因此，我命令您亲

自执行这次惩罚,要认真地执行这次体罚……尽量严厉。为了做到这点,请下令让那些刚从军队里调来的新兵执行鞭刑,因为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都传染上了近卫军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们不会认真地抽打同伴,只不过拍去他们脊梁上的跳蚤罢了。我要亲自去看看处理罪犯的情况。”

违抗长官的任何职务上的命令都是不行的,因此软心肠的米勒只好一丝不苟地执行营长给他的命令了。

全连士兵在伊斯梅洛夫团的营房前的院子里排好队列,领到足数的桦木条,波斯特尼科夫也被带出禁闭室,在那些从军队新调来的年轻同伴们热心的帮助下被“处理”了。这些士兵还没有受到近卫军自由主义的影响,因此非常准确地执行了营长的“结束这一案件”的命令。然后,受过处分的波斯特尼科夫当即被人用他受刑时穿的军大衣裹好,从刑场抬到军医院里去了。

第十五章

接到刑罚已经执行的报告之后,营长斯温因立即亲自到医院去亲切地慰问了波斯特尼科夫。他很满意,因为事实证明他的命令完全执行了。心地善良的、神经质的波斯特尼科夫已被“狠狠地处理”过了。斯温因非常满意,因此吩咐赏给被处罚的波斯特尼科夫一磅糖和四分之一磅茶,让他在恢复期间享用,开支记在斯温因名下。波斯特尼科夫躺在病床上听见赐茶的命令之后,回答道:

“我心满意足了，大人，感谢您象父亲一样关怀我。”

他的确“满意”，因为在禁闭室的这三天，他原以为要受到比这重得多的处罚。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和军事法庭惯常加给人们的处罚相比，挨两百鞭子根本不算什么；如果不是侥幸，事态要不按上述的勇敢而机智的方式发展，波斯特尼科夫也少不了要受重罚的。

而且，对我们叙述的故事结局感到满意的还不止这些人。

第十六章

士兵波斯特尼科夫的英勇事迹在京都各界偷偷地传开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新闻出版不大风行，风行的倒是流言蜚语。传来传去，真正的英雄——士兵波斯特尼科夫的名字消失了，而故事本身却被加以夸张，平添一层极其有趣的浪漫主义色彩。

说是有一个出色的游泳家，从彼得保罗要塞方面朝皇宫游来，皇宫岗哨朝他开了一枪，打伤了他，刚好有一个残废军官路过这里，跳下水把他救了上来，因之一个受到了应得的奖赏，而另一个受到了应得的处罚。这个荒诞的谣言居然传到主教的耳朵里，这位主教是个为人谨慎、对“世俗事务”颇为关心的人，他对斯温因在莫斯科的虔诚的家人很有好感。

这个颖悟的主教觉得开枪的说法并不十分清楚。这个

夜里游泳的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如果他是在逃的罪犯，那么他从要塞里跑出来，游过涅瓦河，履行职责的哨兵朝他开枪又为什么受处罚呢？如果那人不是罪犯，而是一个应该被人从涅瓦河中救出来的神秘人物，那么哨兵又怎么会知道他呢？事情也绝不会象城里人瞎扯的那样。世人对许多事情都是不假思索地“瞎扯”一通，但是住在修道院和教堂里的人却要严肃得多，他们了解所有世俗事件的真相。

第十七章

一天，当斯温因拜谒主教求他祝福时，这位最值得尊敬的主教“偶然提到了开枪事件”。斯温因把事件真相全都告诉了他，我们已经知道，那与“偶然提到了的开枪事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主教静静地听完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一面慢慢地数着白色的念珠，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斯温因。直到斯温因讲完，主教才轻言细语地说：

“由此应该下断语说，关于这件事的传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对吗？”

斯温因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避免正面回答，说打报告的不是他，而是科科什金将军。

主教默默地用他那黄蜡似的手指数了几回念珠后，又说：

“谎言和不完全真实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接着又是数念珠，又是沉默，最后又是轻声说：

“不完全的真实并不等于谎言。但是这根本没多大关系。”

“正是这样，”在他的鼓励之下，斯温因说道，“对我说来，最为难的当然是责罚那个士兵，虽然他玩忽职守……”

主教又是数念珠，又是轻声插嘴说：

“职责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疏忽的。”

“对，不过他那样做是出于好心，出于怜悯心，此外他还经过内心搏斗，冒着生命危险；他知道，救了别人的性命会毁了自己……这是一种高尚的、神圣的精神！”

“神圣的东西能通达上帝，凡人肉体上受的罪算不了什么，它和民族习俗和《圣经》的精神并不矛盾。皮肉挨鞭抽要比精神受洗炼轻松得多。从这方面看来，您丝毫没有损害正义。”

“但是他被剥夺了获得救人奖章的权利。”

“救人性命并不是什么功绩，而是为人的本分。谁能救人性命而袖手旁观，他就要受法律的制裁；谁救人性命，他就是尽了自己的本分。”

主教暂时停顿一下，又是数念珠，又是轻言细语。

“对一个军人来说，因为立功而遭到屈辱和痛苦，也许要比受奖好得多。然而，在这个事件里最重要的是——要小心谨慎，在任何地方，不要谈起在任何场合对谁说过这一事件。”

显然，主教也是满意的。

第 十 八 章

有一些上帝的幸福选民，他们因为他们伟大的信念而具有洞悉上帝意旨的秘密的能力。如果我也具有这种胆识的话，我就会大胆地这样想：上帝本人也一定会满意他的奴仆波斯特尼科夫的行为的。然而，我是个小信的人^①，看不到这样的高度，我只有凡人的见识。我想到那些为善而行善，不求奖赏的人。我觉得，这些正直而可靠的人，在我这个真实而粗糙的故事里，对谦卑的主角那种神圣的爱的冲动和同样神圣的耐心，一定也会非常满意的。

(1887)

陈燕宇 译

^① “小信的人”是基督教《圣经》里的说法，指信仰不坚定的人。

译 后 记

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一位自学成材的作家。幼小的时候,因为家贫,寄居在嫁给大地主斯特拉霍夫的姨母家里,随表兄弟们一起读书。后来被送进奥廖尔省城的一所中学,念到四年级,又因丧父而辍学。不久,父亲遗留下的微薄家产也在火灾中化为乌有,十六岁的列斯科夫便开始自谋生路。

他起初在奥廖尔省刑事法院当一名小办事员,两年以后(1849)转到基辅纳税人口调查局新兵处,二十二岁那年(1853)正式领十四品文官官衔,几个月后升任这个处的处长。这时候,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列斯科夫奉命进行了数次紧急征兵,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看到了沙俄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疾苦。战争结束以后,他辞掉新兵处处长的职务,先在一个轮船公司做事,后去给他的姨父,为两个大家族经管田庄的施科特当助手,以营业员的身份在全俄各地奔走。三年以后,施科特姨父的事业失利,列斯科夫于一八六〇年春又回到基辅。

列斯科夫的写作才能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施科特姨父身边工作的时候,有一位文学家曾经看过他写的事务

信函，并且预言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作家。三年的营业员生活大大丰富了列斯科夫的生活体验，他不愿再走仕宦的道路，决定从事文学创作。一八六一年初，三十岁的列斯科夫来到首都彼得堡，立刻成了职业作家，同时为几家大杂志撰稿。

熟悉生活是列斯科夫得以进入文坛的重要条件。他曾经说过：“书本告诉我的东西，不及我接触生活时了解到的百分之一。这是多么大的优越性啊！所有的青年作家都应当离开彼得堡，到乌苏里边区、到西伯利亚、到南方草原区……去工作。远远地离开涅瓦大街吧！”

列斯科夫成为专业作家以后，不久就写出象《一个村妇的生活》(1863)、《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865)这样独具一格的、比较成熟的作品。中篇小说《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是根据作者在奥廖尔市上中学时发生于该市的一桩刑事案件写成的。犯有血腥罪行的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一个陷入爱情纠葛的年轻女子。由于她本身是愚昧的商人环境的产物，作家使她的感情带上原始的、粗鄙的色彩，然而她的追求是那么真诚。有一天，她和情人在花园里的时候，竟发现了她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生活的美：苹果树上的白花、春天明净的晴空、夜莺的歌声。卡捷琳娜的矢志不渝和谢尔盖的朝三暮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符合生活真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这篇小说很高的评价，将它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时代》杂志上。

但是，列斯科夫进入文坛，正值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

解放运动深入发展,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分化,平民知识分子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年轻的作者从比较落后和闭塞的外省来到首都这个各种政治势力矛盾冲突的中心,一时间眼花缭乱,贸然涉笔重大政治事件,结果难免不犯错误。一八六二年彼得堡发生大火,社会上议论纷纭。有人说这火是贵族地主放的,因为他们对取消农奴制怀恨在心;有人说是波兰人策划的阴谋;也有人说是反政府的青年学生作乱。列斯科夫则在《北方蜜蜂》(受宪兵第三厅庇护的刊物)上发表社论说:“民众的种种怀疑究竟有多少根据……我们还没有说出我们听到的一切谣传,警方当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他们有责任将其和盘托出,如果他们还想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的话。”这篇社论使当时的革命知识界极为愤慨,列斯科夫被视为告密者,许多人和他疏远了。

其实,列斯科夫并非看不到专制制度下俄国的丑恶现实,也不反对改造社会。他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分歧在于,他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推翻现行制度,说由于俄国落后,革命只会是破坏性的,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人民的自发道德力量逐渐改良社会生活。正是因此,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刻,他往往站在“渐进主义者”一边。他甚至写过一些恶意讽刺所谓“虚无主义者”、“新人”(其实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小说,如《走投无路》(1864)、《结仇》(1870—1871)等。

由于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展开辩论,列斯科夫只好把卡特科夫主办的、带头反对“虚无主义”的《俄国导报》当作自

已暂时栖身之地。这就更加败坏了他在进步舆论界的名声。其实他和卡特科夫的观点并不一致，后者是反动舆论界的代表人物，而他始终倾向人民，在自己的每篇作品中考虑的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命运。后来，在七十年代蓬勃发展的革命民主运动影响下，他终于离开《俄国导报》，与卡特科夫断绝了关系。

从一八七二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堂神父》开始，列斯科夫塑造了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着魔的流浪人》（1873）中那个深识马性的农奴、流浪人伊万就是其中的一个。伊万的经历十分曲折，然而他的生活道路每转折一次，他的精神境界也随之提高一步，从一个秉性善良的普通农民逐渐成长为一个自觉为他人利益而生存的民间壮士。作家把改造社会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正直的人身上，努力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寻找这样的人，去发掘蕴藏在他们身上的人民的自发的道德力量。虽然他并不知道应该把这股力量引向何方，这种多方面深入研究人民生活的艺术实践却在客观上符合了那个时代所提出的新的思想和美学要求。

八十年代，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俄国国内反动势力抬头，献身于民粹主义的一代英勇战士走下了政治历史舞台，知识界普遍产生了悲观、消极、冷漠的情绪。正是在这个时期，列斯科夫写出了许多文情并茂的短篇小说，来歌颂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歌颂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在当时无疑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本书选收的几个短篇，都是他这个时期的

佳作：《左撇子》(1881)歌颂了民间的能工巧匠，具有传奇色彩；《巧妙的理发师》(1883)是对农奴制度的血泪控诉，同时也塑造了农奴艺人的动人形象；《野兽》(1883)写一个农奴如何以他的道德力量驯服了野兽一般的农奴主；《昔日的天才》(1884)和《岗哨》(1887)则以幽默的口吻讲述了普通人的机智和高尚精神。

《珍珠项链》(1885)、《野兽》、《昔日的天才》等一组短篇小说曾于一八八六年被收入列斯科夫的《圣诞节故事集》。圣诞节故事是那个时代俄国和西欧许多作家都喜欢采用的一种创作形式。列斯科夫在《珍珠项链》中对这种形式作了如下的解释：“圣诞节故事一定要以圣诞节期（由圣诞节至主显节）夜晚发生的事情为题材，还得比较离奇，带一点教诲意义，哪怕是针对某种有害的偏见；最后，结尾必须是皆大欢喜。”这些规定看上去似乎会使这类作品千篇一律，而列斯科夫却认为“有变通的可能”。他果然把圣诞节故事变成了“反映时代和世风的有趣的万花筒”。《野兽》、《昔日的天才》、《珍珠项链》三篇小说显然各异其趣，并不雷同。

列斯科夫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首先，他大大扩展了文学反映的生活面，让读者看到活生生的现实。他对“人民”的理解不是抽象的，书卷气的，而是具体的，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其次，他创造了“风景画和风俗画”、“时事小说”、“狂想曲”……这样的文学体裁，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形式。高尔基从他那里得益不少。最后，他的语言最少书卷气和外国腔调，被认为是地道的俄

语。托尔斯泰曾经提到他的“非凡的语言技巧”。高尔基经常指出，他是值得现代俄国作家学习的语言巨匠之一。

到了晚年，列斯科夫更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批判性。

通过本书选收的八篇小说，读者大致可以看到列斯科夫的初期和中期创作的风貌。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生活气息浓厚，情节扣人心弦，语言生动简洁。正是这些特征构成列斯科夫作品的艺术魅力，使他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并且至今为读者所喜爱。

陈 馥

一九八四年五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列斯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作者 = (苏) 列斯科夫著 陈焘宁译

页数 = 4 1 7

S S 号 = 1 1 1 4 3 5 5 9

出版日期 = 1 9 8 5 年 0 2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